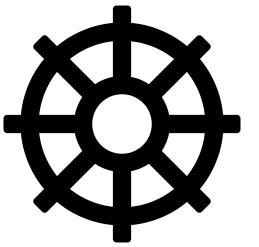
律 藏



巴拉基格部

Pārājikapāḷi

Buddhasāsanaṃ ciraṃ tiṭṭhatu

https://www.tipitaka.cn

版权与流通说明

本书仅供学习、研究与免费流通使用。

未经版权所有者书面许可，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以销售、收费下载、付费课程、商业印刷、商业发行、改编出版等方式使用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

允许：个人阅读、学习、非商业分享、寺院或公益团体免费结缘流通。

禁止：售卖、牟利性印刷、平台付费下载、改名再出版、删改内容后发行。

公益免费印刷结缘无需另行申请，须保留本版权页。

本作品采用 CC BY-NC-ND 4.0 国际许可协议发布：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完整资料与最新版本请以 https://www.tipitaka.cn 发布版本为准。

版权所有 © 2026 三藏之路

目录

毗兰若篇 1

巴拉基格篇 10

第一巴拉基格 10

苏丁那诵分 10

母猴事 18

敷具诵分 19

调伏事摄颂 29

调伏事 29

第二巴拉基格 35

调伏事摄颂 47

调伏事 48

第三巴拉基格 58

调伏事摄颂 67

调伏事 67

第四巴拉基格 75

调伏事摄颂 93

调伏事 94

2. 桑喀地谢思篇 103

1. 故意泄精的学处 103

调伏事摄颂 114

调伏事 114

2. 身相触学处 118

调伏事摄颂 127

调伏事 127

3. 粗恶语学处 129

调伏事摄颂 132

调伏事 132

4. 称赞女人以性事满足自己之学处 133
调伏事摄颂 136
调伏事 136
5. 媒嫁学处 137
调伏事摄颂 153
调伏事 153
6. 建房学处 154
7. 建造精舍学处 167
8. 恶意无根诬告学处 172
第二恶意诬告学处 181
10. 破僧学处 186
11. 随顺破僧学处 189
12. 难教诫学处 192
13. 污家学处 194

3. 不定篇 201

第一不定学处 201
第二不定学处 204

4. 尼萨耆亚篇 207

1. 衣品 207
第一咖提那学处 207
2. 存放学处 209
第三咖提那学处 213
4. 旧衣学处 215
5. 接受衣学处 217
6. 向非亲属乞衣学处 220
7. 超过上限学处 222
8. 已备置学处 224
第二关于指定供养的学处 226
10. 王者学处 228

2. 蚕丝品 231
1. 蚕丝学处 231
2. 纯黑羊毛学处 232
3. 二分学处 233
4. 六年学处 234
5. 坐垫布学处 236
6. 羊毛学处 239
7. 洗羊毛学处 240
8. 金钱学处 242
9. 金钱交易学处 244
10. 买卖学处 246

3. 钵品 247
1. 钵学处 247
2. 不足五条补缀学处 249
3. 药学处 253
4. 雨季浴衣学处 256
5. 夺衣学处 258
6. 求线学处 259
7. 大织匠学处 260
8. 急施衣学处 263
9. 有疑惧学处 265
10. 转施学处 266

礼敬彼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毗兰若篇

Verañjakaṇḍaṃ

1 那时，佛陀、世尊正与约五百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住在毗兰若（Verañjaka）的那勒卢楝树下。毗兰若婆罗门听说：“朋友啊，那位沙门乔达摩（Gotama），是释迦族的儿子，从释迦族出家，正与约五百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住在毗兰若的那勒卢楝树下。关于那位乔达摩大师，流传着这样美好的名声：‘那位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他亲证了包括天、魔、梵的世间，以及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众在内的众生，并将其宣说出来。他教导的法，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也是善的，既有意义又表达清晰；他阐明的是完全圆满、绝对清净的梵行。能够见到这样的阿拉汉，实在是善事一桩。”

2 于是，毗兰若婆罗门就去拜访世尊。到了之后，与世尊互相问候致意。谈过了令人欢喜、值得忆念的话语后，他就坐在一边。坐到一边后，毗兰若婆罗门对世尊这样说：“乔达摩大师，我听到过这种说法：‘沙门乔达摩不向那些年老、资深、高龄、经多岁月、到了生命末期的婆罗门行礼问讯，也不起身迎接，也不以座位邀请他们。’乔达摩大师，这话是真的吗？您确实不向那些年老、资深、高龄、经多岁月、到了生命末期的婆罗门行礼问讯，也不起身迎接，也不以座位邀请他们吗？乔达摩大师，如果是这样，那就做得不太妥当了。”

“婆罗门，在这包含天、魔、梵的世间，以及包含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众生中，我看不到有任何一位，是我应当向他行礼问讯，或起身迎接，或以座位邀请的。婆罗门，因为，如果如来向谁行礼问讯，或起身迎接，或以座位邀请，那个人的头恐怕就会裂开。”

3 “乔达摩大师是个没有品味的人吗？”

“婆罗门，确实有一种论述方式，根据这种论述方式，正确地说话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没有品味的人。’婆罗门，那些对于色的品味、对于声的品味、对于香的

品味、对于味的品味、对于所触的品味，如来已经彻底断除，从根上截断，做了如同砍掉多罗树桩一样的处理，使其归于无有，未来不再生起。婆罗门，正是根据这种论述方式，正确地说话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没有品味的人。’然而，你所说的，并不是指这个意思。”

4 “乔达摩大师是个没有享受的人吗？”

“婆罗门，确实有一种论述方式，根据这种论述方式，正确地说话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没有享受的人。’婆罗门，那些对于色的享受、对于声的享受、对于香的享受、对于味的享受、对于所触的享受，如来已经彻底断除，从根上截断，做了如同砍掉多罗树桩一样的处理，使其归于无有，未来不再生起。婆罗门，正是根据这种论述方式，正确地说话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没有享受的人。’然而，你所说的，并不是指这个意思。”

5 “乔达摩大师是个无作论者吗？”

“婆罗门，确实有一种论述方式，根据这种论述方式，正确地说话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无作论者。’婆罗门，因为我确实宣扬不作恶，不造作身体上的恶行、言语上的恶行、内心里的恶念。对于种种不善的、邪恶的法，我宣扬不要去造作。婆罗门，正是根据这种论述方式，正确地说话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无作论者。’然而，你所说的，并不是指这个意思。”

6 “乔达摩大师是个断灭论者吗？”

“婆罗门，确实有一种论述方式，根据这种论述方式，正确地说话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断灭论者。’婆罗门，因为我确实宣扬断灭，要断灭贪欲、嗔怒、愚痴。对于种种不善的、邪恶的法，我宣扬要将其断灭。婆罗门，正是根据这种论述方式，正确地说话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断灭论者。’然而，你所说的，并不是指这个意思。”

7 “乔达摩大师是个厌恶者吗？”

“婆罗门，确实有一种论述方式，根据这种论述方式，正确地说话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个厌恶者。’婆罗门，因为我确实厌恶身体上的恶行、言语上的恶行、内心里的恶念。对于达成种种不善的、邪恶的法，我确实感到厌恶。婆罗门，正是根据这种论述方式，正确地说话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个厌恶者。’然而，你所说的，并不是指这个意思。”

8 “乔达摩尊者是调伏者吗？”

“婆罗门，确实有一种论述方式，以这种方式正确说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调伏

者’。婆罗门，我确实为了调伏贪、嗔、痴而说法，为了调伏种种恶不善法而说法。婆罗门，这就是那种论述方式，以这种方式正确说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调伏者’，但它不是你所指的那个意思而说的。”

9 “乔达摩尊者是苦行者吗？”

“婆罗门，确实有一种论述方式，以这种方式正确说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苦行者’。婆罗门，我把那些恶不善法——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称为‘应被烧毁的’。婆罗门，谁断除了那些应被烧毁的恶不善法，将其连根切断，像多罗树桩一样不再生长，未来不再生起，我就称他为苦行者。婆罗门，对如来而言，那些应被烧毁的恶不善法，已经被断除，连根切断，像多罗树桩一样不再生长，未来不再生起。婆罗门，这就是那种论述方式，以这种方式正确说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苦行者’，但它不是你所指的那个意思而说的。”

10 “乔达摩尊者是离胎者吗？”

“婆罗门，确实有一种论述方式，以这种方式正确说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离胎者’。婆罗门，谁断除了未来投胎、再次出生，将其连根切断，像多罗树桩一样不再生长，未来不再生起，我就称他为离胎者。婆罗门，对如来而言，未来投胎、再次出生已经被断除，连根切断，像多罗树桩一样不再生长，未来不再生起。婆罗门，这就是那种论述方式，以这种方式正确说的人，可以说‘沙门乔达摩是离胎者’，但它不是你所指的那个意思而说的。”

11 “婆罗门，就好比一只母鸡，有八枚、十枚或十二枚卵，母鸡正确地孵着它们、正确地温暖着它们、正确地培育着它们。在那些小鸡中，如果有哪一只，最先用爪尖或者嘴尖啄破卵壳，安稳地冲出，那么它应该被称为‘最长者’，还是‘最幼者’呢？”

“乔达摩尊者，应该说它是最长者，因为它就是那些小鸡中的最长者。”

“婆罗门，同样地，对于那些被无明笼罩、处于卵中、被包裹着的众生，我独自一人，啄破了无明的卵壳，在这个世界上，证悟了无上的正等正觉。婆罗门，因此，我是世间的最长者、最胜者。”

“婆罗门，那时我的精进已被激发而不懈怠，正念已被确立而不忘失，身体轻安而不躁动，心已得定、专一。婆罗门，我确实远离了感官欲乐，远离了不善法，进入了有寻有伺、由远离所生的喜与乐的初禅，并安住其中。当寻伺平息下来，内心变得平静，心念专一，我进入了无寻无伺、由定所生的喜与乐的第二禅，并安住其中。当喜也消退后，我安住于舍心、正念、正知，并以身体觉受着乐——那种圣者们所描述

的‘舍心、具念、住于乐’的状态，我进入了第三禅，并安住其中。舍断了乐、舍断了苦，并且在之前愉悦与忧恼就已经消失，我进入了不苦不乐、由舍心与念的清净所成的第四禅，并安住其中。”

12 “当我的心像这样得定、清净、纯净、无垢、远离随烦恼、柔软、适业、稳固、达到不动摇的状态后，我便将心导向了宿命随念的智慧。我能忆念起种种过去世的生活，具体来说：一生、两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以及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我曾有如是名、如是姓、如是容貌、如是的饮食、如是苦乐的感受、如是寿命的尽头。从那里死后，又转生到另一处。在另一处，我又有如是名、如是姓、如是容貌、如是的饮食、如是苦乐的感受、如是寿命的尽头。从那里死后，又转生到此处。像这样，我能带着具体特征与细节，忆念起种种过去世。婆罗门，这就是我在夜间初分时证得的第一明。无明被破除了，明生起了；黑暗被破除了，光明生起了——就像一位不放逸、热忱、精勤的修习者那样。婆罗门，这就是我的第一次突破，如同小鸡从卵壳中冲出。”

13 “当我的心像这样得定、清净、纯净、无垢、远离随烦恼、柔软、适业、稳固、达到不动摇的状态后，我便将心导向了众生死生相续的智慧。我以那清净、超越肉眼的天眼，看到众生正在死去、正在投生，有的低劣、有的高尚，有的美丽、有的丑陋，有的生于善趣、有的生于恶趣；我了知这些众生随各自所造的业而投生。‘这些众生确实具足了身恶行，具足了语恶行，具足了意恶行，诽谤圣者，持有邪见，行持邪见引生的行为；他们身体解散、死后，投生到了苦界、恶趣、堕处、地狱。而这些众生具足了身善行，具足了语善行，具足了意善行，不诽谤圣者，持有正见，行持正见引生的行为；他们身体解散、死后，投生到了善趣、天界。’像这样，我以那清净、超越肉眼的天眼，看到众生正在死去、正在投生，有的低劣、有的高尚，有的美丽、有的丑陋，有的生于善趣、有的生于恶趣；我了知这些众生随各自所造的业而投生。婆罗门，这就是我在夜间中分时证得的第二明。无明被破除了，明生起了；黑暗被破除了，光明生起了——就像一位不放逸、热忱、精勤的修习者那样。婆罗门，这就是我的第二次突破，如同小鸡从卵壳中冲出。”

14 “当我的心像这样得定、清净、纯净、无垢、远离随烦恼、柔软、适业、稳固、达到不动摇的状态后，我便将心导向了诸漏灭尽的智慧。我如实地了知了‘这是苦’，如实地了知了‘这是苦的集起’，如实地了知了‘这是苦的息灭’，如实地了知了‘这是导向苦灭的道路’。我如实地了知了‘这些是漏’，如实地了知了‘这是漏的

集起’，如实地了知了‘这是漏的息灭’，如实地了知了‘这是导向漏灭的道路’。当我这样知道、这样看到的时候，我的心便从欲漏中解脱出来，从有漏中解脱出来，从无明漏中解脱出来。在解脱之时，我生起了‘已经解脱’的智慧。我如实地了知了：‘生已灭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不再有后有的状态。’婆罗门，这就是我在夜间后分时证得的第三明。无明被破除了，明生起了；黑暗被破除了，光明生起了——就像一位不放逸、热忱、精勤的修习者那样。婆罗门，这就是我的第三次突破，如同小鸡从卵壳中冲出。”

15 听了这话，毗兰若婆罗门对世尊说：“乔达摩尊者是长者，乔达摩尊者是最胜者！真是殊胜啊，乔达摩尊者！真是殊胜啊，乔达摩尊者！犹如扶起倒下的，揭开隐藏的，为迷路的人指明道路，在黑暗中举起油灯，令有眼者得见诸色；同样地，乔达摩尊者以种种方式阐明了法。从今日起，我皈依乔达摩尊者、法、僧伽。愿乔达摩尊者接受我为近事男，尽形寿皈依。愿乔达摩尊者与比丘僧团接受我在毗兰若度过雨安居的邀请。”世尊以沉默表示接受。当时，毗兰若婆罗门了知世尊已默许，便起坐，向世尊礼敬，右绕一圈，离开了。

16 那时，毗兰若正遭遇饥馑，谷物匮乏，白骨遍地，只能凭筹签配给度日，靠捡拾与乞食活命，也极为困难。当时，有来自北方的马商，带领约五百匹马，来到毗兰若度雨季。他们在马圈中为比丘们备好了每人一钵他的大麦米。比丘们于晨间穿好下衣，持钵与衣，进入毗兰若乞食，却一无所获；只得往马圈乞食，各将一钵他大麦米带回寺院，放在臼中反复舂捣后食用。尊者阿难则将一钵他大麦米在石上磨好，供养世尊。世尊便以此进食。

世尊听到了那捣臼的声音。诸佛如来在知道的情况下会发问，在知道的情况下也会不发问；在恰当的时机会发问，在恰当的时机也会不发问；如来只问有利益的事，不询问无利益的事。对无利益的事，如来们早已彻底截断。诸佛世尊以两种方式询问诸比丘——要么是“我们将说法”，要么是“我们将为弟子们制定学处”。那时，世尊便问阿难尊者（Ānanda）：“阿难，那捣臼的声音是怎么回事？”于是阿难尊者就将此事禀告了世尊。“好，好，阿难！阿难，你们这些善士战胜了。未来的人们将会看不起米饭和肉了。”

17 那时，大目犍连尊者（Mahāmoggallāna）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行礼，在一旁坐下。坐在一旁的大目犍连尊者对世尊说：“尊师，如今毗兰若饥荒，粮食短缺，白骨露野，靠配给度日，靠捡拾和乞讨活下去都不容易。尊师，这片大地的下面一层，滋味丰厚，就像纯净无杂的小蜂蜜一样美味。尊师，我可以把地翻过来，让诸

比丘能食用大地的精华。”世尊说：“目犍连（Moggallāna），那些依靠大地生存的众生，你打算怎么办？”大目犍连尊者回答：“尊师，我会把自己的一只手变得像大地一样，让那些依靠大地生存的众生都转移到那只手上，然后用另一只手把大地翻转过来。”世尊说：“好了，目犍连，别想着翻转大地了。众生可能会因此产生颠倒想。”大目犍连尊者又说：“那么，尊师，可以让整个比丘僧团都去北俱卢洲（Uttarakuru）乞食吧？”世尊说：“好了，目犍连，别想着让整个比丘僧团去北俱卢洲乞食的事了。”

18 那时，舍利弗尊者（Sāriputta）在寂静独处时，心里生起了这样的念头：“过去哪些佛陀世尊的梵行没能长久住世？哪些佛陀世尊的梵行能长久住世呢？”到了傍晚，舍利弗尊者从独处的状态中起来，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行礼，在一旁坐下。坐在一旁的舍利弗尊者对世尊说：“尊师，我在寂静独处时，心里生起这样的想法：‘过去哪些佛陀世尊的梵行没能长久住世，哪些佛陀世尊的梵行能长久住世呢？’尊师，究竟哪些佛陀世尊的梵行没能长久住世，哪些佛陀世尊的梵行能长久住世呢？”

世尊说：“舍利弗，维巴西佛（Vipassī）、西奇（Sikhī）佛和韦萨布佛（Vessabhū）的梵行没能长久住世。而咖咕桑特佛（Kakusandha）、果纳嘎玛那佛（Koṇāgamana）和迦叶佛的梵行能长久住世。”

19 舍利弗又问：“尊师，是什么原因，什么条件，使得维巴西佛、西奇佛和韦萨布佛的梵行没能长久住世呢？”世尊说：“舍利弗，维巴西佛、西奇佛和韦萨布佛，他们都是不热衷于为弟子们详尽说法的。所以他们留下的契经、祇夜、记说、伽陀、优陀那、如是语、本生、未曾有法和方广等教法很少；也没有为弟子们制定学处，没有宣读巴帝摩卡。在这些佛陀世尊和那些随佛觉悟的弟子们相继入灭之后，那些后来的弟子们，名字各异、氏族各异、出身各异，从不同家庭出家，他们很快就把梵行给断灭了。舍利弗，这就好比各种花被放在木板上面，但没有用线串起来，风一吹就会散落、摧毁、消失。这是什么原因呢？正是因为没有被线串起来的缘故。同样，舍利弗，那些佛陀世尊和那些随佛觉悟的弟子们入灭之后，后来的弟子们名字各异、氏族各异、出身各异，从不同家庭出家，很快就让梵行消失了。”

世尊继续说：“但是，舍利弗，那时那些世尊们却是不辞辛劳，用心去了解弟子们的心，然后去教导他们。舍利弗，过去有个例子。韦萨布佛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曾在一个令人恐怖的树林里，用心感知并教导、训诫那一千位比丘：‘你们要这样想，不要那样想；要这样用心，不要那样用心；要舍弃这些，要证入并安住于此。’舍利弗，那时，那一千位比丘，在韦萨布佛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的教导和

训诫下，心无所执取，从诸漏中解脱。对于这件事，舍利弗，要知道那个恐怖的树林之所以恐怖，是因为任何一个还没断除贪爱的人走进那片树林，基本上都会吓得汗毛直竖。舍利弗，这就是原因，这就是条件，使得维巴西佛、西奇佛和韦萨布佛的梵行没能长久住世。”

20 “可是，尊者，是什么原因，什么条件，让咖咕桑特佛、果纳嘎玛那佛、迦叶佛的梵行能够长久住世呢？” “舍利弗，咖咕桑特佛、果纳嘎玛那佛、迦叶佛，他们对于为弟子们详细地说法这件事，不感到疲厌。他们有很多的契经、重颂、记说、偈颂、自说语、如是语、本生、稀有法、方广等教法。他们为弟子们制定了学处，诵出了巴帝摩卡。当这些佛陀世尊们入灭后，这些随佛觉悟的弟子们也入灭后，那些后来出家的弟子们，虽然名字不同、种族不同、出身不同、家族不同，却能让这梵行长久地、长时间地住世。舍利弗，这就好像把各种不同的花放在一个木板上，用一根线把它们好好地串在一起，那么风就不能吹散它们、不能吹乱它们、不能摧毁它们。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它们被线好好地串在一起的缘故。同样地，舍利弗，当那些佛陀世尊们入灭后，那些随佛觉悟的弟子们也入灭后，那些后来出家的弟子们，虽然名字不同、种族不同、出身不同、家族不同，却能让这梵行长久地、长时间地住世。舍利弗，这就是咖咕桑特佛、果纳嘎玛那佛、迦叶佛的梵行能够长久住世的原因，这就是条件。”

21 于是，具寿舍利弗从座位上站起来，将上衣偏覆一肩，朝着世尊的方向合掌致敬，对世尊这样说：“世尊，现在是时候了！善逝，现在是时候了！世尊应该为弟子们制定学处，诵出巴帝摩卡，这样，我们的梵行就能长久、持续地住世。” “你且等待，舍利弗！你且等待，舍利弗！关于这适宜的时间，如来自会知晓。舍利弗，只要那些能引生诸漏的法还没有在僧团中出现，导师就不会为弟子们制定学处，也不会诵出巴帝摩卡。舍利弗，只有当那些能引生诸漏的法在僧团中出现时，导师才会为了对治那些能引生诸漏的法，而为弟子们制定学处，诵出巴帝摩卡。舍利弗，只要僧团还没有达到资历久长的程度，那些能引生诸漏的法就不会在僧团中出现。舍利弗，只有当僧团达到了资历久长的程度时，那些能引生诸漏的法才会在僧团中出现，那时，导师才会为了对治那些能引生诸漏的法，而为弟子们制定学处，诵出巴帝摩卡。舍利弗，只要僧团还没有达到广大发展的程度，那些能引生诸漏的法就不会在僧团中出现。舍利弗，只有当僧团达到了广大发展的程度时，那些能引生诸漏的法才会在僧团中出现，那时，导师才会为了对治那些能引生诸漏的法，而为弟子们制定学处，诵出巴帝摩卡。舍利弗，只要僧团还没有达到利养丰厚的程度，那些能引生诸漏的法就不

会在僧团中出现。舍利弗，只有当僧团达到了利养丰厚的程度时，那些能引生诸漏的法才会在僧团中出现，那时，导师才会为了对治那些能引生诸漏的法，而为弟子们制定学处，诵出巴帝摩卡。舍利弗，只要僧团还没有达到多闻广博的程度，那些能引生诸漏的法就不会在僧团中出现。舍利弗，只有当僧团达到了多闻广博的程度时，那些能引生诸漏的法才会在僧团中出现，那时，导师才会为了对治那些能引生诸漏的法，而为弟子们制定学处，诵出巴帝摩卡。舍利弗，现在的比丘僧团是清净无染的，没有过失，远离了黑暗，是纯粹的，立足于核心。舍利弗，在这五百位比丘中，即使是最末尾的那位比丘，也是一位入流者，不再堕入恶道，必定会走向正觉。”

22 那时，世尊对具寿阿难说：“阿难，这是诸佛如来的惯例：他们受谁邀请度过雨安居，就不会在不辞别那个人的情况下出发去各地游行。来吧，阿难，我们去向毗兰若婆罗门辞行。”“是的，尊者。”具寿阿难回应世尊。于是，世尊穿好下衣，拿着衣钵，以具寿阿难为随从沙门，前往毗兰若婆罗门的住处。到了之后，在已铺设好的座位上坐下。这时，毗兰若婆罗门走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顶礼世尊，然后坐在一边。世尊对坐在一边的毗兰若婆罗门这样说：“婆罗门，我们接受了你的邀请，已经度过了雨安居。我们现在向你辞行，我们想要出发去各地游行了。”“乔达摩大师，的确，我是邀请了您度过雨安居。但是，那些该供养的物品，我却没有供养。供养物我原是有的，也愿意供养，而是因为在家生活事务繁多，责任重大，我哪里能顾得过来呢？恳请乔达摩大师和比丘僧团一起，接受我明天的饭食供养。” 世尊以沉默的方式接受了。然后，世尊以法义的开示教诫、劝导、激励、使得毗兰若婆罗门心生喜悦后，从座位上起身，离开了。之后，毗兰若婆罗门在那天夜晚过后，在自己家里让人准备了美味的主食和副食，然后派人去告知世尊时间：“乔达摩大师，是时候了，饭食已准备好了。”

23 那时，世尊于日初分，着下衣，持衣钵，前往毗兰若婆罗门的住处。到达后，与比丘僧团一同在已铺设好的座位上坐下。

这时，毗兰若婆罗门亲手以美味的主食和副食，供养并令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饱足。

见世尊食讫、手已离钵，他便用三件袈裟供养世尊，并以一套布料供养每一位比丘。

随后，世尊以法语开示、教诫、劝导、激励，令毗兰若婆罗门心生喜悦，便从座起身离去。

此后，世尊在毗兰若随意停留了一段时日，未到索列亚、桑咖沙（Saṅkassa）、甘纳咖迦三地，径往巴亚伽渡口。到达巴亚伽渡口后，渡过恒河（Gaṅgā），前往波罗奈

城（Bārāṇasī）。

世尊在波罗奈城随意停留了一段时日后，便向毗舍离（Vesālī）出发游行，一路次第而行，最终抵达毗舍离。在那里，世尊住在大林（Mahāvana）的重阁讲堂（Kūṭāgārasālā）。

毗兰若诵分终

巴拉基格篇

1. Pārājikakaṇḍaṃ

第一巴拉基格 Paṭhamapārājikaṃ

苏丁那诵分 Sudinnabhāṇavāro

24 那时，离毗舍离（Vesālī）不远有个叫伽兰达的村子。那里有个叫苏丁那（Sudinna）的伽兰达之子（Kalandaputta），是个长者的儿子。当时，苏丁那·伽兰达之子（Sudinna Kalandaputta）因为有些事情，和众多朋友一起去了毗舍离。那时，世尊被大众围绕着，坐在那里说法。苏丁那·伽兰达之子看见世尊被大众围绕着，坐在那里说法。看到之后，他心里想：“我也该听听法。”于是，苏丁那·伽兰达之子走到那群人那里，走近后在一边坐下。坐在一边的苏丁那·伽兰达之子心里又想：“我按照世尊所教导的法来理解，住在家里，要想修习完全圆满、完全清净、如螺贝般洁白的梵行，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何不剃掉须发，穿上袈裟衣，从在家生活出家，过无家的生活呢？”那时，那群人被世尊用佛法开示教导、鼓励、激发、令之欢喜后，从座位起身，向世尊礼敬，右绕之后离开了。

25 过了一会儿，在那群人离开后不久，苏丁那·伽兰达之子走到世尊那里，走近后向世尊礼敬，在一边坐下。坐在一边的苏丁那·伽兰达之子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我按照世尊所教导的法来理解，住在家里，要想修习完全圆满、完全清净、如螺贝般洁白的梵行，不是件容易的事。尊者，我想剃掉须发，穿上袈裟衣，从在家生活出家，过无家的生活。请世尊让我出家。”世尊问：“苏丁那，你得到父母允许从在家生活出家了吗？”苏丁那回答：“尊者，我还没有得到父母允许从在家生活出家。”世尊说：“苏丁那，如来不度没有得到父母允许的儿子出家。”苏丁那说：“尊者，我会想办法让父母允许我从在家生活出家的。”

26 于是，苏丁那·伽兰达之子在毗舍离办完那件事后，就到伽兰达村他父母那里去了。走近后，他对父母这样说：“爹、娘，我按照世尊所教导的法来理解，住在家里，要想修习完全圆满、完全清净、如螺贝般洁白的梵行，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剃掉须发，穿上袈裟衣，从在家生活出家，过无家的生活。请允许我从在家生活出家吧。”听了这话，苏丁那·伽兰达之子的父母对苏丁那·伽兰达之子这样说：“孩子苏丁那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儿子，可爱、称心，在快乐中被养育，在快乐中被呵护。孩子

苏丁那啊，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即使你死了，我们也是不得已才与你分离，又怎么会愿意在你活着的时候，允许你从在家生活去出家呢？”苏丁那·咖兰达之子第二次对父母这样说：“爹、娘，我按照世尊所教导的法来理解，住在家里，要想修习完全圆满、完全清净、如螺贝般洁白的梵行，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剃掉须发，穿上袈裟衣，从在家生活出家，过无家的生活。请允许我从在家生活出家吧。”苏丁那·咖兰达之子的父母第二次对苏丁那·咖兰达之子这样说：“孩子苏丁那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儿子，可爱、称心，在快乐中被养育，在快乐中被呵护。孩子苏丁那啊，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即使你死了，我们也是不得已才与你分离，又怎么会愿意在你活着的时候，允许你从在家生活去出家呢！”苏丁那·咖兰达之子第三次对父母这样说：“爹、娘，我按照世尊所教导的法来理解，住在家里，要想修习完全圆满、完全清净、如螺贝般洁白的梵行，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剃掉须发，穿上袈裟衣，从在家生活出家，过无家的生活。请允许我从在家生活出家吧。”苏丁那·咖兰达之子的父母第三次对苏丁那·咖兰达之子这样说：“孩子苏丁那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儿子，可爱、称心，在快乐中被养育，在快乐中被呵护。孩子苏丁那啊，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即使你死了，我们也是不得已才与你分离，又怎么会愿意在你活着的时候，允许你从在家生活去出家呢！”

27 于是，苏丁那·咖兰达之子心想：“父母不允许我从在家生活去出家。”他就在那没有垫子的地上躺了下来，说：“我要么死在这里，要么出家。”接着，苏丁那·咖兰达之子一餐饭不吃，两餐饭不吃，三餐饭不吃，四餐饭不吃，五餐饭不吃，六餐饭不吃，七餐饭也不吃。

28 于是，苏丁那·咖兰达之子的父母对苏丁那·咖兰达之子这样说：“孩子苏丁那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儿子，可爱、称心，在快乐中被养育，在快乐中被呵护。孩子苏丁那啊，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即使你死了，我们也是不得已才与你分离，又怎么会愿意在你活着的时候，允许你从在家生活去出家呢？起来吧，孩子苏丁那，吃饭、喝水、享受吧，一边吃饭、喝水、享受，一边享用五欲，同时行善积德，好好过日子吧。我们不允许你从在家生活去出家。”听了这话，苏丁那·咖兰达之子默不作声。第二次……（中略）……第三次，苏丁那·咖兰达之子的父母对苏丁那·咖兰达之子这样说：“孩子苏丁那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儿子，可爱、称心，在快乐中被养育，在快乐中被呵护。孩子苏丁那啊，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即使你死了，我们也是不得已才与你分离，又怎么会愿意在你活着的时候，允许你从在家生活去出家呢？起来吧，孩子苏丁那，吃饭、喝水、享受吧，一边吃饭、喝水、享受，一边享用五欲，同时行善

积德，好好过日子吧。我们不允许你从在家生活去出家。”第三次，苏丁那·咖兰达之子还是默不作声。

那时，苏丁那·咖兰达之子的朋友们到苏丁那·咖兰达之子那里，走近后对苏丁那·咖兰达之子这样说：“朋友苏丁那啊，你是父母唯一的儿子，可爱、称心，在快乐中被养育，在快乐中被呵护。朋友苏丁那啊，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即使你死了，你父母也是不得已才与你分离，又怎么会愿意在你活着的时候，允许你从在家生活去出家呢！起来吧，朋友苏丁那，吃饭、喝水、享受吧，一边吃饭、喝水、享受，一边享用五欲，同时行善积德，好好过日子吧。你父母不会允许你从在家生活去出家的。”听了这话，苏丁那·咖兰达之子默不作声。第二次……（中略）……第三次，苏丁那·咖兰达之子的朋友们对苏丁那·咖兰达之子这样说：“朋友苏丁那啊，你是……”第三次，苏丁那·咖兰达之子还是默不作声。

29 那时，苏丁那·咖兰达之子的朋友们到苏丁那·咖兰达之子的父母那里去，走近后对苏丁那·咖兰达之子的父母这样说：“伯父、伯母，苏丁那就在那没有垫子的地上躺着，说：‘我要么死在这里，要么出家。’如果你们不允许苏丁那从在家生活去出家，他当场就会死掉。如果你们允许苏丁那从在家生活去出家，他出家后你们还能看到他。要是苏丁那不喜欢从在家生活去出家的日子，他还能去哪儿呢？只会回到这里来。你们就允许苏丁那从在家生活去出家吧。”父母终于松口了：“好吧，我们允许苏丁那从在家生活去出家了。”于是，苏丁那·咖兰达之子的朋友们到苏丁那·咖兰达之子那里，走近后对苏丁那·咖兰达之子说：“起来吧，朋友苏丁那，你已经得到父母允许从在家生活去出家了。”

30 于是苏丁那·咖兰达之子心想：“看来父母已允许我从在家生活出家，成为无家者了。”他欢喜振奋，用手摩挲着肢体站起身来。苏丁那·咖兰达之子用几天的时间恢复体力后，便去拜访世尊。到了那里，向世尊礼敬后，坐在一边。坐在一旁的苏丁那·咖兰达之子对世尊这样说：“尊者，父母已允许我从在家生活出家，成为无家者。请世尊度我出家。”苏丁那·咖兰达之子在世尊跟前获得了出家，获得了达上。这位具寿苏丁那受达上后不久，便受持这样的头陀功德的修持——成为林居者、托钵食者、粪扫衣者、次第乞食者，依住在跋耆国的一个村落附近。

那时，跋耆国遭遇饥荒，粮食匮乏，白骨遍地，人们凭筹领粮，托钵乞食也难以维生。这时，具寿苏丁那心想：“眼下跋耆饥荒，粮食匮乏，白骨遍地，人们凭筹领粮，托钵乞食也难以维生。而我在毗舍离有众多亲戚，他们富裕、多财，拥有大量金银、资具、财物与谷物。我何不依亲戚而住？亲属可藉我行布施、修福德，诸比丘亦

得利养，我也无需为托钵食而劳顿。”于是具寿苏丁那收拾住处，执持衣钵，前往毗舍离。次第游行，到达毗舍离。具寿苏丁那便住于毗舍离的大林（Mahāvana）重阁讲堂（Kūṭāgārasālā）。具寿苏丁那的亲属听闻：“听说苏丁那·咖兰达之子已抵达毗舍离。”他们为具寿苏丁那送去约六十锅量的美食供养。具寿苏丁那将那约六十锅量的美食分与诸比丘后，于午前时分穿好下裙，执持衣钵，入咖兰达村乞食。他在咖兰达村次第乞食，行至父亲宅邸。

31 那时，具寿苏丁那亲属家的一名女仆正要把隔夜的大麦粥倒掉。具寿苏丁那就对那女仆这样说：“姊妹，如果那东西是该倒掉的，就倒进我这钵里吧。”那女仆一边把那隔夜的大麦粥倒进具寿苏丁那的钵里，一边辨认出了他手、脚和声音的特征。于是那名女仆就去见具寿苏丁那的母亲；到了那里，对具寿苏丁那的母亲这样说：“夫人，您知道吗，少爷苏丁那回来了。”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我就免除你的奴隶身份。”

32 那时，具寿苏丁那正在一处墙根旁在吃那份隔夜的大麦粥。具寿苏丁那的父亲从作务之处回来，看到具寿苏丁那正在一处墙根旁在吃那份隔夜的大麦粥。看见后，他便走到具寿苏丁那那里；到了之后，对具寿苏丁那这样说：“苏丁那我儿，竟然在吃隔夜的大麦粥！苏丁那我儿，难道不该回自己的家吗？”

“居士，我们去过您家了。是在那里得来的这份隔夜大麦粥。”于是具寿苏丁那的父亲抓住具寿苏丁那的胳膊，对具寿苏丁那这样说：“来吧，苏丁那我儿，我们回家去。”于是具寿苏丁那就去了自己父亲的宅邸；到了那里，在铺设好的座位上坐下。具寿苏丁那的父亲对具寿苏丁那这样说：“吃吧，苏丁那我儿。”

“居士，不用了，我今天已经吃过了。”

“苏丁那我儿，请接受明日的饭食吧。”具寿苏丁那以沉默的方式接受了。然后具寿苏丁那从座位起身离开了。

33 那夜过后，具寿苏丁那的母亲让人用新鲜牛粪涂抹地面，然后让人堆起两大堆——一堆是钱币，一堆是黄金。那两堆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站在这一边的人看不到那一边站着的人，站在那一边的人看不到这一边站着的人。她让人用草席把那两堆财宝遮盖起来，在中间设好座位，挂起帷幕，然后对具寿苏丁那的前妻说道：“来吧，媳妇，你就用你过去那种让我的儿子苏丁那觉得可爱、中意的打扮来装扮自己。”

“是的，婆婆。”具寿苏丁那的前妻答应了具寿苏丁那的母亲。

34 那时，具寿苏丁那于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持衣钵，前往他父亲的宅邸。到了之后，便在铺设好的座位上坐下。这时，具寿苏丁那的父亲走到具寿苏丁那面前，让人

掀开那两大堆财宝，对具寿苏丁那这样说：“苏丁那我儿，这是你母亲从娘家带来的嫁资。另一份是你父亲的财产，再一份是你祖父留下的遗产。苏丁那我儿，你可以还俗，既能受用财富，又能积累功德。来吧，苏丁那我儿，你还俗来受用财富、积累功德吧。”

“父亲，我不愿意，我做不到，我乐于修梵行。”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具寿苏丁那的父亲仍对具寿苏丁那这样说：“苏丁那我儿，这是你母亲从娘家带来的嫁资。另一份是你父亲的财产，再一份是你祖父留下的遗产。苏丁那我儿，你可以还俗，既能受用财富，又能积累功德。来吧，苏丁那我儿，你还俗来受用财富、积累功德吧。”

“居士，如果您不动怒，我想对您说几句。”

“说吧，苏丁那我儿。”

“那么，居士，请您让人制作一些又大又深的麻袋，装满金币与金条，用车子运出去，倒入恒河（Gaṅgā）水流中央。这是什么缘故呢？居士，您以后因这些东西而生起的恐惧、惊惶、毛骨悚然，或者为了守护它们而起的烦扰，就都不会有了。”听了这话，具寿苏丁那的父亲很不高兴，心想：“我儿苏丁那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35 于是，具寿苏丁那的父亲对具寿苏丁那的前妻说道：“那么，媳妇，你向来是可爱又中意的。说不定我儿苏丁那会听你的话呢！”于是，具寿苏丁那的前妻就抱住具寿苏丁那的脚，对具寿苏丁那这样说：“夫君少爷，您是为了什么样的天女而修梵行？”

“姊妹，我并不是为了天女而修梵行。”听了这话，具寿苏丁那的前妻心想：“从今日起，夫君少爷苏丁那竟然以‘姊妹’来称呼我，”当场就昏厥倒地了。

于是，具寿苏丁那对父亲这样说：“居士，如果要给饭食就给吧，别为难我们了。”

“吃吧，苏丁那我儿。”于是，具寿苏丁那的母亲和父亲亲手用精致的嚼食与啖食供奉、劝请具寿苏丁那，直到他吃饱为止。当具寿苏丁那吃完，将手从钵上收回时，具寿苏丁那的母亲对他这样说：“苏丁那我儿，这个家族富裕、有很多钱、有很多财产、拥有大量金银、拥有大量资具、拥有大量财物和谷物。苏丁那我儿，你可以还俗，既能享受财富，又能做功德。来吧，苏丁那我儿，你还俗来享受财富、做功德吧。”

“母亲，我不愿意，我做不到，我是乐于修梵行的。”第二次……（中略）……第三次，具寿苏丁那的母亲对具寿苏丁那这样说：“苏丁那我儿，这个家族富裕、有很多钱、有很多财产、拥有大量金银、拥有大量资具、拥有大量财物和谷物。那这样

吧，苏丁那我儿，就算你只留下个种也行——别让离车人把我们这无子嗣的家产给侵吞了。”

“母亲，这件事倒是我可以做的。”

“苏丁那我儿，那你现在住在哪里？”

“在大林，母亲。”然后，具寿苏丁那从座位起身离开了。

36 那时，苏丁那尊者的母亲就对苏丁那尊者的前妻吩咐说：“那么，媳妇，等你的经期到了，身上来了月事花，你就来告诉我。”苏丁那尊者的前妻回答苏丁那尊者的母亲：“好的，婆婆。”过了不久，苏丁那尊者的前妻经期到了，身上来了月事花。于是苏丁那尊者的前妻对苏丁那尊者的母亲说了这件事：“婆婆，我经期到了，月事花来了。”

“那么，媳妇，你就用过去那种能让儿子苏丁那喜欢、中意的装饰来打扮自己吧。”苏丁那尊者的前妻回答苏丁那尊者的母亲：“好的，婆婆。”接着，苏丁那尊者的母亲便带着苏丁那尊者的前妻，朝大林——朝苏丁那尊者所在的地方走去；走到之后，对苏丁那尊者这样说：“孩子苏丁那啊，我们这个家很有钱，财产极多，受用极丰，有大量的金银，有大量的资财器具，有大量的钱财谷物。孩子苏丁那啊，你还俗享用财富、做功德，这是可以做到的啊。来吧，孩子苏丁那，你还俗吧，享用财富，也做功德吧。”

“妈妈，我做不到，我办不到，我乐于修习梵行。”第二次……乃至……第三次，苏丁那尊者的母亲又对苏丁那尊者这样说：“孩子苏丁那啊，我们这个家很有钱，财产极多，受用极丰，有大量的金银，有大量的资财器具，有大量的钱财谷物。那么，孩子苏丁那啊，你就给个种子吧——别让我们家没有子嗣，财产就被离车人夺走了。”

“妈妈，这件事倒是可以做得到。”他便抓着前妻的手臂，深入大林中，当时学处还没有制定，他看不到过患，就跟前妻三次行了淫法。于是那女人就怀了孕。地居诸天神发出声音宣告：“哎呀，诸位！这比丘僧团本来真是没有污点、没有过患的！苏丁那·伽兰达之子却制造了污点，引发了过患！”听到地居诸天神的声音后，四大天王天的诸天神也发出声音宣告……乃至……三十三天的诸天神……夜摩天的诸天神……兜率天的诸天神……化乐天的诸天神……他化自在天的诸天神……梵身天的诸天神都发出声音宣告：“哎呀，诸位！这比丘僧团本来真是没有污点、没有过患的！苏丁那·伽兰达之子却制造了污点，引发了过患！”就这样，在那一个刹那、那一个瞬间，这声音一直传到了梵天界。

后来，苏丁那尊者的前妻怀胎足月，生下了一个儿子。苏丁那尊者的朋友们就给那个小孩取名叫“种子”。他们称苏丁那尊者的前妻为“种子的母亲”，称苏丁那尊者为“种子的父亲”。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种子与种子之母二人都从在家生活中出离，过起了无家的生活，并亲证了阿拉汉果。

37 那时，苏丁那尊者心中生起了懊悔，有了追悔：“我真是损失了，我确实没有得到啊！我真是所得不善，我确实没有得到善利啊！我竟然在这样被善加宣说的法与律中出家之后，却没能终生修习圆满、完全清净的梵行！”他就因为那种懊悔、那种追悔，变得消瘦、憔悴、面色难看、皮肤蜡黄，青筋遍布全身，心中抑郁、萎靡不振，痛苦、忧恼，陷在追悔中闷闷不乐。

38 那时，苏丁那尊者的同修诸比丘对苏丁那尊者这样说：“贤友苏丁那啊，你以前颜面光彩、诸根饱满、面色愉快、肤色明净；可现在的你却变得消瘦、憔悴、面色难看、皮肤蜡黄，青筋遍布全身，心中抑郁、萎靡不振，痛苦、忧恼，陷在追悔中闷闷不乐。贤友苏丁那，难道你是不乐于修习梵行了吗？”

“贤友们，我不是不乐于修习梵行。是我做了一件恶事：我跟前妻行了淫法。贤友们，我因此心中生起了懊悔，有了追悔：‘我真是损失了，我确实没有得到啊！我真是所得不善，我确实没有得到善利啊！我竟然在这样被善加宣说的法与律中出家之后，却没能终生修习圆满、完全清净的梵行！’”“贤友苏丁那啊，你既然在这样被善加宣说的法与律中出家后，却不能够终生修习圆满、完全清净的梵行，那你生出这些懊悔，生出这些追悔，确实是应该的。贤友啊，世尊难道不是用了种种方式，教导为的是离欲，而不是为的贪染吗？教导为的是脱离系缚，而不是为的加深系缚吗？教导为的是无取着，而不是为的有所取着吗？你倒好，贤友，世尊教导离欲的法，你却把心倾向了贪染；教导脱离系缚的法，你却把心倾向了加深系缚；教导无取着的法，你却把心倾向了有所取着！贤友啊，世尊难道不是用了种种方式，教导法是为了从欲染中离欲，为了摧伏骄慢，为了调伏渴爱，为了根除执著，为了截断轮回，为了灭尽渴爱，为了离欲，为了息灭，为了涅槃吗？贤友啊，世尊难道不是用了种种方式，宣说了对诸欲的断除，宣说了对欲想的遍知，宣说了对欲渴爱的调伏，宣说了对欲寻思的根绝，宣说了对欲热恼的止息吗？贤友啊，这样做既不能让未信的人生信，也不能使已信者的信心增长。贤友啊，这恰恰是让未信的人不能生信，而让一部分已信的人转向他处啊。”

39 其时，那些比丘们用了种种方式呵责苏丁那尊者之后，就将这件事告诉了世尊。其时，世尊就着这个因缘、就着这个事件，召集了比丘僧团，问苏丁那尊者说：“苏

丁那，听说你真的和前妻行了淫法，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说：“愚蠢的人，这不适当、不合宜、不相称、不是沙门所为、不如法、是不应该做的事。愚蠢的人，你怎么竟能在这样被善加宣说的法与律中出家之后，却没能终生修习圆满、完全清净的梵行呢！愚蠢的人，我难道没有用种种方式，教导法为的是离欲，而不是为的贪染吗？教导为的是脱离系缚，而不是为的加深系缚吗？教导为的是无取着，而不是为的有所取着吗？你倒好，愚蠢的人，我教导离欲的法，你却把心倾向了贪染；教导脱离系缚的法，你却把心倾向了加深系缚；教导无取着的法，你却把心倾向了有所取着！愚蠢的人，我难道没有用种种方式，教导法是为了从欲染中离欲吗？为了摧伏骄慢，为了调伏渴爱，为了根除执著，为了截断轮回，为了灭尽渴爱，为了离欲，为了息灭，为了涅槃！愚蠢的人，我难道没有用种种方式，宣说了对诸欲的断除，宣说了对欲想的遍知，宣说了对欲渴爱的调伏，宣说了对欲寻思的根绝，宣说了对欲热恼的止息吗！愚蠢的人，把你的男根放进剧毒毒蛇的嘴里，也远比放进女人的女根里要好。愚蠢的人，把你的男根放进黑蛇的嘴里，也远比放进女人的女根里要好。愚蠢的人，把你的男根放进燃烧着、炽燃着、烈火熊熊的火坑里，也远比放进女人的女根里要好。这是什么缘故呢？愚蠢的人，因为那样的话，你虽然可能会因此遭到死亡，或遭到近乎死亡般的痛苦，但绝不会因为那个缘故，在身体破裂、死后，投生到苦界、恶趣、堕处、地狱里去。而现在，愚蠢的人，由于这个缘故，你在身体破裂、死后，却可能投生到苦界、恶趣、堕处、地狱里去。愚蠢的人，你倒好，你竟然行持了这种非正法、村夫俗子之法、下贱人之法、粗秽不堪、以清洗收尾之事、隐秘不净、两人成双入对之事。愚蠢的人，你成了许多不善法的开创者、先行者。愚蠢的人，这样做既不能让未信的人生信，也不能使已信者的信心增长。愚蠢的人，这恰恰是让未信的人不能生信，而让一部分已信的人转向他处啊。”

接着，世尊以种种方式呵责了苏丁那尊者。他先宣说了难养活、难供给、欲望大、不知足、喜欢群聚、懈怠等种种过患；然后又以种种方式，宣说易养活、易供给、欲望少、知足、善于削减、行头陀行、令人清净欢喜、远离积聚、勤发精进等种种功德。随后，世尊针对这一事件，对诸比丘作了相应、相契合的法谈，接着对诸比丘说：“那么，诸比丘，我将为诸比丘制订学处，基于十种利益：为了僧团的福祉，为了僧团安乐共住，为了制止顽固不受教的人，为了使品行端正的比丘安乐而住，为了防护现世的诸漏，为了击破后世的诸漏，为了让未信的人生信，为了使已信者的信

心增长，为了正法的久住，为了护持毗奈耶。那么，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来诵这条学处——”

> 任何比丘，行淫欲法者，犯巴拉基格（pārājika，古译：波罗夷），不共住。

就这样，世尊为诸比丘制定了这条学处。

苏丁那诵分终

母猴事 Makkaṭīvatthu

40 那时，恰好有一位比丘在毗舍离的大林中，用食物引诱一只母猴，与它行了淫法。然后，这位比丘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着衣钵，进入毗舍离城去托钵乞食。那时，恰好有众多比丘正在巡视房舍，来到了这位比丘的住处。那只母猴看见那些比丘从远处走来，看见之后，就朝那些比丘走去；走过去之后，在那些比丘面前扭动腰肢、摇动尾巴，还撅起臀部，显示出交配的迹象。这时，那些比丘心想：“毫无疑问，那位比丘肯定与这只母猴行了淫法。”他们就躲到了一边。那位比丘在毗舍离城托钵后，带着所得的食物回来了。

41 这时，那只母猴就朝那位比丘走去。那位比丘把乞来的食物，自己吃了一部分，另一部分给了那只母猴。母猴吃完那些食物后，就对着那位比丘撅起臀部。于是，那位比丘便与这母猴行了淫法。那些躲着的比丘便对这位比丘说：“贤友，世尊不是已经制定了学处吗？贤友，你为什么还与母猴行淫法呢？”他回答：“贤友，世尊确实制定了学处，但那是指对人类女性而言，不是针对畜生类。”那些比丘说：“贤友，那还不是一样吗！这不合适，贤友，不顺从、不恰当、非沙门行、不合法、不应做。贤友，你怎么能在这样善说的法和律中出家之后，却不能够终生修习圆满、完全清净的梵行呢！贤友，世尊不是以种种方式开示了为离欲的法，而不是为有欲的法吗？……（中略）……开示了诸欲之热的平息！贤友，这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也不能让已生信者增长。贤友，这只会让未生信者不生信，让部分已生信者退转。”那些比丘以种种方式斥责他之后，便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42 其时，世尊因着这个缘起、这件事情，召集了比丘僧团，质问那位比丘：“比丘，你确实与母猴行了淫法吗？”

“是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蠢人，这不合适、不顺从、不恰当、非沙门行、不合法、不应做。蠢人，你怎么能在这样善说的法和律中出家之后，却不能够终生修习圆满、完全清净的梵行呢！蠢人，难道我没有以种种方式开示过为离欲的法，而不是为有欲的法吗……（中略）……开示过诸欲之热的平息吗！蠢人，对你来说，

把你的男根放进凶猛毒蛇的口中，都比把这男根放进母猴的阴道里要好。蠢人，对你来说，把你的男根放进黑色眼镜蛇的口中，都比把这男根放进母猴的阴道里要好。蠢人，对你来说，把你的男根放进正燃烧着、炽盛着、火焰升腾的火坑里，都比把这男根放进母猴的阴道里要好。这是为什么呢？蠢人，因为那样可能导致死亡，或者遭受濒死的痛苦，却绝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在身体破裂、死后，投生到苦界、恶趣、堕落处、地狱。然而，蠢人，因为现在这个原因，在身体破裂、死后，却可能投生到苦界、恶趣、堕落处、地狱。蠢人，你竟然行持了这样的非法行、村野行、卑劣行、粗秽行、以清洗收尾之行、隐秘行、成双结对之事！蠢人，这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中略）……那么，诸比丘，应当这样宣说这条学处——”

> 任何比丘，行淫欲法者，即使是与畜生，犯巴拉基格，不共住。

就这样，世尊为诸比丘制定了这条学处。

母猴事终

敷具诵分 Santhatabhāṇavāro

43 那时，恰好有众多毗舍离的跋耆族出身的比丘，饮食、睡眠、沐浴都随自己所欲。他们随意饮食、睡眠、沐浴之后，他们不如理作意，没有舍戒，没有说明自己难以持守，便行了淫法。后来，他们或遭到了亲属丧亡的灾祸，或遭到了财产损失的灾祸，或遭到了病痛的灾祸，便来到具寿阿难尊者（Ānanda）面前，这样说：“阿难尊者，我们不是呵佛、不是呵法、也不是呵僧；我们是呵自己，阿难尊者，不呵其他。我们这些人真是没有福气、少有功德，以至于在这样善说的法和律中出家之后，却不能够终生修习圆满、完全清净的梵行。阿难尊者，即便到了现在，若还能在世尊面前出家、受达上，我们也愿观照诸善法，会在初夜和后夜精勤修习导向菩提的诸法。萨度（sādhu，古译：善哉）！阿难尊者，请您把这件事禀告给世尊。”

“贤友们，好的。”具寿阿难答应了那些毗舍离跋耆族出身的比丘后，便来到世尊那里，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阿难，如来因为跋耆人或跋耆子弟的缘故，而把已经为弟子们制定的巴拉基格学处废除掉，这是绝不可能的，也是没有道理的。”

于是，世尊因着这个缘起、这件事情，作了法义之谈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一个人如果没有舍戒、没有说明自己难以持守而行淫法，这种人回来，不可再受具足戒；而如果一个人舍了戒，说明自己难以持守之后行淫法，这种人回来，还可以再受具足戒。那么，诸比丘，应当这样宣说这条学处——”

> 44 任何比丘，受持比丘的增上戒学与共同遵行的学处，既没有放弃学处，也没有说明自己难以持守，就从事淫欲的行为——哪怕对象只是畜生——他也犯了巴拉基格，不能再和僧团共住。

45 所谓“任何比丘”，是说无论他是怎样的人、具有什么条件，无论他的出身、名字、氏族、戒行、住法、行处如何，无论是长老、新学还是戒腊居中的比丘，都包括在内。

“比丘”的意思是：通过乞食而称为比丘，投身于托钵行而称为比丘，穿着割截的袈裟而称为比丘，以通称而称为比丘，以自许而称为比丘，以“来，比丘！”而称为比丘，以三次皈依而受具足戒成为比丘，贤善比丘，精要比丘，有学比丘，无学比丘，由和合僧团以白四甘马（kamma，古译：羯磨）——不可动摇且如法的甘马——而受具足戒成为比丘。这其中，那位由和合僧团以白四甘马、不可动摇且如法的甘马而受具足戒的比丘，就是在当前这个语义内涵中，特指的那个比丘。

所谓“学”，是指三种训练：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这其中，所谓的增上戒学，就是在当前这个语义内涵中，特指的那个训练。

世尊所制定的学处，称为比丘共同遵行的准则。依此修学，就称为受持这一共同准则。

所谓“未舍学处，也未说明自己难以持守”——诸比丘，有这种情况：有人表明自己难以继续持戒，但戒还没有舍掉；诸比丘，也有这种情况：有人表明自己难以继续持戒，同时把戒也舍掉了。

诸比丘，怎样算是表明自己难以继续持戒，却尚未舍戒呢？诸比丘，这里有位比丘，他厌倦、不乐，想要从沙门性里退出来。他对这个比丘身份感到厌恶、羞愧、鄙弃，他向往在家人的状态，向往近事男的状态，向往园民的状态，向往沙弥的状态，向往外道的状态，向往外道弟子的状态，向往非沙门的状态，向往非释迦弟子那样的状态。他开口说，让听者明白他的意思：“我干脆把佛陀给舍了吧！”诸比丘，这也是表明自己难以继续持戒，却尚未舍戒。

再者，他厌倦、不乐，想要从沙门性里退出来。他对这个比丘身份感到厌恶、羞愧、鄙弃，他向往在家人的状态……（中略）……向往非释迦弟子那样的状态。他开口说，让听者明白他的意思：“我干脆把法给舍了吧！”……“我干脆把僧给舍了吧！”……“我干脆把训练给舍了吧！”……“我干脆把律给舍了吧！”……“我干脆把巴帝摩卡给舍了吧！”……“我干脆把诵戒给舍了吧！”……“我干脆把亲教师给舍

了吧！”……“我干脆把师长给舍了吧！”……“我干脆把同住弟子给舍了吧！”……“我干脆把门徒给舍了吧！”……“我干脆把同亲教师的人给舍了吧！”……“我干脆把同师长的人给舍了吧！”……“我干脆把同梵行者给舍了吧！”他开口说，让听者明白他的意思：“我干脆做个在家人吧！”……“我干脆做个近事男吧！”……“我干脆做个园民吧！”……“我干脆做个沙弥吧！”……“我干脆做个外道吧！”……“我干脆做个外道弟子吧！”……“我干脆做个非沙门吧！”……“我干脆做个非释迦弟子那样的人吧！”诸比丘，这也是表明自己难以继续持戒，却尚未舍戒。

46 再者，他厌倦、不乐，想要从沙门性里退出来。他对这个比丘身份感到厌恶、羞愧、鄙弃，他向往在家人的状态……（中略）……向往非释迦弟子那样的状态。他开口说，让听者明白他的意思：“要是我就把佛陀给舍掉的话……”乃至……“要是我就做个非释迦弟子那样的人的话……”……“或许我把佛陀给舍掉吧……”乃至……“或许我做个非释迦弟子那样的人吧……”……“那么，我应该把佛陀舍掉吧”乃至……“那么，我应该做个非释迦弟子那样的人吧”……“我想我应该把佛陀舍掉吧”……（中略）……“我想我应该做个非释迦弟子那样的人吧”诸比丘，这也是表明自己难以继续持戒，却尚未舍戒。

47 或者，当他感到厌烦、不喜欢沙门状态，想要脱离，对身为比丘的现状感到苦恼、羞耻、厌恶，渴望过在家生活……乃至渴望过非释迦子的生活时，他开口说，让听者明白他的意思：“我想起母亲了”……“我想起父亲了”……“我想起兄弟了”……“我想起姊妹了”……“我想起儿子了”……“我想起女儿了”……“我想起妻子了”……“我想起亲戚了”……“我想起朋友了”……“我想起村子了”……“我想起城镇了”……“我想起田地了”……“我想起地产了”……“我想起金钱了”……“我想起黄金了”……“我想起手艺了”……“我忆念起从前一起欢笑、聊天、玩耍的时光了”。诸比丘，像这样的情况，也表明自己难以继续持戒，却尚未舍戒。

48 或者，当他感到厌烦、不喜欢沙门状态，想要脱离，对身为比丘的现状感到苦恼、羞耻、厌恶，渴望过在家生活……乃至渴望过非释迦子生活时，他开口说，让听者明白他的意思：“我有母亲，她得由我来奉养”……“我有父亲，他得由我来奉养”……“我有兄弟，他得由我来奉养”……“我有姊妹，她得由我来奉养”……“我有儿子，他得由我来奉养”……“我有女儿，她得由我来奉养”……“我有妻子，她得由我来奉养”……“我有亲戚，他们得由我来奉养”……“我有朋友，他们得由我来奉养”。诸比丘，像这样的情况，也表明自己难以继续持戒，却尚未舍戒。

49 或者，当他感到厌烦、不喜欢沙门状态，想要脱离，对身为比丘的现状感到苦恼、羞耻、厌恶，渴望过在家生活……乃至渴望过非释迦子生活时，他开口说，让听者明白他的意思：“我有母亲，她会奉养我的”……“我有父亲，他会奉养我的”……“我有兄弟，他会奉养我的”……“我有姊妹，她会奉养我的”……“我有儿子，他会奉养我的”……“我有女儿，她会奉养我的”……“我有妻子，她会奉养我的”……“我有亲戚，他们会奉养我的”……“我有朋友，他们会奉养我的”……“我有村子，靠着它我能生活下去”……“我有城镇，靠着它我能生活下去”……“我有田地，靠着它我能生活下去”……“我有地产，靠着它我能生活下去”……“我有金钱，靠着它我能生活下去”……“我有黄金，靠着它我能生活下去”……“我有手艺，靠着它我能生活下去”。诸比丘，像这样的情况，也表明自己难以继续持戒，却尚未舍戒。

50 或者，当他感到厌烦、不喜欢沙门状态，想要脱离，对身为比丘的现状感到苦恼、羞耻、厌恶，渴望过在家生活……乃至渴望过非释迦子生活时，他开口说，让听者明白他的意思：“太难做到了”……“不是容易做到的”……“太难行持了”……“不是容易行持的”……“我努力不了”……“我承受不了”……“我不感到快乐”……“我找不到快乐”。诸比丘，像这样的情况，也表明自己难以继续持戒，却尚未舍戒。

51 那么，诸比丘，怎样的情况，既表明自己难以继续持戒，又已舍戒呢？诸比丘，在此，有一位比丘，当他感到厌烦、不喜欢沙门状态，想要脱离，对身为比丘的现状感到苦恼、羞耻、厌恶，渴望过在家生活……乃至渴望过非释迦子生活时，他开口说，让听者明白他的意思：“我舍佛”。诸比丘，像这样的情况，既表明自己难以继续持戒，也已舍戒。

或者，当他感到厌烦、不喜欢沙门状态，想要脱离，对身为比丘的现状感到苦恼、羞耻、厌恶，渴望过在家生活……乃至渴望过非释迦子生活时，他开口说，让听者明白他的意思：“我舍法”……“我舍僧”……“我舍学”……“我舍律”……“我舍巴帝摩卡”……“我舍诵戒”……“我舍亲教师”……“我舍导师”……“我舍共住弟子”……“我舍近住弟子”……“我舍同亲教师者”……“我舍同导师者”……“我舍梵行同伴”……“你就把我当成在家人吧”……“你就把我当成近事男吧”……“你就把我当成寺院的净人吧”……“你就把我当成沙弥吧”……“你就把我当成外道吧”……“你就把我当成外道弟子吧”……“你就把我当成非沙门吧”……“你就把我当成非释迦子吧”。诸比丘，像这样的情况，既表明自己难以继续持戒，也已舍戒。

52 或者，当他感到厌烦、不喜欢沙门状态，想要脱离，对身为比丘的现状感到苦恼、羞耻、厌恶，渴望过在家生活……乃至渴望过非释迦子生活时，他开口说，让听

者明白他的意思：“佛陀，我已经受够了”……（中略）……“梵行同伴，我已经受够了”。像这样的情况……或者……他开口说，让听者明白他的意思：“我要佛陀有什么用”……（中略）……“我要梵行同伴们有什么用”……“我不需要佛陀”……（中略）……“我不需要梵行同伴们”……“我总算摆脱佛陀了”……（中略）……“我总算摆脱梵行同伴了”。诸比丘，像这样的情况，既表明自己难以继续持戒，也已舍戒。

53 上述各项还各有其他名称，即佛陀、法、僧、学、律、巴帝摩卡、诵戒、亲教师、导师、共住弟子、近住弟子、同亲教师者、同导师者、梵行同伴、在家人、近事男、寺院的净人、沙弥、外道、外道弟子、非沙门、非释迦子的异名。他以这些方式、这些表征、这些迹象来说、来表示。诸比丘，像这样，他既表明自己难以继续持戒，也已舍戒。

54 “那么，诸比丘，怎样算学处未被舍弃呢？诸比丘，这里，即使用的是足以舍弃学处的方式、表征和迹象，若舍弃学处的人精神失常——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当着精神失常的人舍弃学处——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心神狂乱的人舍弃学处——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对着心神狂乱的人舍弃学处——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被痛苦折磨得受不了的人舍弃学处——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对着被痛苦折磨得受不了的人舍弃学处——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当着一位天神舍弃学处——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当着一头畜生舍弃学处——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用雅利安语对说外地话的人舍弃学处，而对方没听懂——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用外地话对说雅利安语的人舍弃学处，而对方没听懂——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用雅利安语对说雅利安语的人舍弃学处，而对方没听懂——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用外地话对说外地话的人舍弃学处，而对方没听懂——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闹着玩地舍弃学处——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因口误而说出舍弃学处的话——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本无意向人宣告舍戒，却说出了舍戒的话——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有意向人宣告舍戒，却没有说出声——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对一个听不懂的人说——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对一个听得懂的人却没对他说——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或是一句话都不对人说——这不算是学处被舍弃。诸比丘，像这样，学处就是未被舍弃的。”

55 那个叫做非法、村落法、贱民法、粗鄙的、事后要用水洗净的行为、两人之间的秘密事、成双成对地行，这叫做淫法。

所谓“从事”者，以相入相，以根入根，即使仅进入一粒芝麻大小的深度，便称为“从事”。

即便和一只雌性畜生从事了淫法，这个人也不再是沙门，不再是释迦子，更何况是和人类女性。因此说：“甚至和雌性畜生也有犯。”

就像一个人头被砍断了，他就不可能靠把脖子和身体缝合起来再继续活下去一样，同样地，一个比丘从事了淫法之后，就不再是沙门，不再是释迦子了。因此说：“他是巴拉基格（断头者）。”

所谓“不共住”：共同作僧团甘马、共同诵戒、共同修学同样的学处，这称为共住。僧团不再与此人这样共住，因此说“不共住”。

56 有三类女性：人类女性、非人女性、雌性畜生。有三类双性人：人类双性人、非人双性人、双性畜生。有三类黄门：人类黄门、非人黄门、畜生黄门。有三类男性：人类男性、非人男性、雄性畜生。

与人类女性在三个孔道从事淫法者，犯巴拉基格罪：粪道、尿道、口道。与非人女性……（中略）……与雌性畜生，在三个孔道从事淫法者，犯巴拉基格罪：粪道、尿道、口道。与人类双性人……与非人双性人……与双性畜生，在三个孔道从事淫法者，犯巴拉基格罪：粪道、尿道、口道。与人类黄门在两个孔道从事淫法者，犯巴拉基格罪：粪道、口道。与非人黄门……与畜生黄门……与人类男性……与非人男性……与雄性畜生，在两个孔道从事淫法者，犯巴拉基格罪：粪道、口道。

57 当比丘起意行淫，对人类女性，将男根塞入大便道，犯巴拉基格。当比丘起意行淫，对人类女性，将男根塞入小便道……塞入口中，犯巴拉基格。当比丘起意行淫，对非人女性……母畜生……人类两性人……非人两性人……双性畜生……将男根塞入大便道、小便道、口中，犯巴拉基格。当比丘起意行淫，对人类黄门，将男根塞入大便道、口中，犯巴拉基格。当比丘起意行淫，对非人黄门……畜生黄门……人类男性……非人男性……公畜生，将男根塞入大便道、口中，犯巴拉基格。

58 怀有敌意的比丘，将人类女性带到比丘身边，使那位比丘的男根进入她的肛门。如果那位比丘接受进入，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取出，犯巴拉基格。怀有敌意的比丘，将人类女性带到比丘身边，使那位比丘的男根进入她的肛门。如果那位比丘不接受进入，但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取出，犯巴拉基格。怀有敌意的比丘，将人类女性带到比丘身边，使那位比丘的男根进入她的肛门。如果那位比丘不接受进入，不接受已入，但接受停留，接受取出，犯巴拉基格。怀有敌意的比丘，将人类女性带到比丘身边，使那位比丘的男根进入她的肛门。如果那位比丘不接受进入，不接受已入，不接受停留，但接受取出，犯巴拉基格。怀有敌意的比丘，将人类女性带到比丘

身边，使那位比丘的男根进入她的肛门。如果那位比丘不接受进入，不接受已入，不接受停留，不接受取出，无犯。

怀有敌意的比丘，将人类女性带到比丘身边，使那位比丘的男根进入她的小便道……或口中。如果那位比丘接受进入，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取出，犯巴拉基格。……如果不接受，无犯。

59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人类女性带到比丘身边。无论对方醒着……睡着……醉酒……发狂……心神旁骛……已死而相应孔道未被啖食……已死而相应孔道大部分未被啖食……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这一行为，犯巴拉基格。若对方已死，相应孔道大部分已被啖食，他们把人类女性带到比丘身边，使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尿道……口。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进入、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抽出，犯土喇咤亚（thullaccaya，古译：偷兰遮）……若各阶段均不接受，无犯。

敌对比丘，将非人女性……母畜生……人类两性人……非人两性人……双性畜生，带到比丘身边，使那位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小便道……口中。如果受迫的比丘接受进入，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取出，犯巴拉基格。……如果不接受，无犯。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双性畜生带到比丘身边。无论对方醒着……睡着……醉酒……发狂……心神旁骛……已死而相应孔道未被啖食……已死而相应孔道大部分未被啖食……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这一行为，犯巴拉基格。若对方已死，相应孔道大部分已被啖食，他们把双性畜生带到比丘身边，使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尿道……口。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进入、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抽出，犯土喇咤亚……若各阶段均不接受，无犯。

怀有敌意的比丘，将人类般荼迦……非人般荼迦……畜生般荼迦，带到比丘身边，使那位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口中。如果受迫的比丘接受进入，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取出，犯巴拉基格。……如果不接受，无犯。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畜生般荼迦带到比丘身边。无论对方醒着……睡着……醉酒……发狂……心神旁骛……已死而相应孔道未被啖食……已死而相应孔道大部分未被啖食……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这一行为，犯巴拉基格。若对方已死，相应孔道大部分已被啖食，他们把畜生般荼迦带到比丘身边，使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口。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进入、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抽出，犯土喇咤亚……若各阶段均不接受，无犯。

60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一个男人……一个非人男……一个公畜生带到比丘身边，使那位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口中。如果受迫的比丘同意插入、同意已插入、同意停留、同意抽出，犯巴拉基格罪……（中略）……不同意者，无犯。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雄性畜生带到比丘身边。无论对方醒着……睡着……醉酒……发狂……心神旁骛……已死而相应孔道未被啖食……已死而相应孔道大部分未被啖食……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这一行为，犯巴拉基格。若对方已死，相应孔道大部分已被啖食，他们把雄性畜生带到比丘身边，使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口。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进入、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抽出，犯土喇咤亚……若各阶段均不接受，无犯。

61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一个女人带到比丘身边，通过大便道……通过小便道……通过口，把比丘的男根塞进去。无论对方的孔道有遮覆而比丘的男根无遮覆，还是前者无遮覆而后者有遮覆，或两者都有遮覆，或两者都无遮覆，若受迫的比丘同意插入、同意已插入、同意停留、同意抽出，犯巴拉基格罪……（中略）……不同意者，无犯。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人类女性带到比丘身边。无论对方醒着……睡着……醉酒……发狂……心神旁骛……已死而相应孔道未被啖食……已死而相应孔道大部分未被啖食……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这一行为，犯巴拉基格。若对方已死，相应孔道大部分已被啖食，他们把人类女性带到比丘身边，使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尿道……口。对方的孔道有遮覆而比丘的男根无遮覆，或孔道无遮覆而男根有遮覆，或两者都有遮覆，或两者都无遮覆。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进入、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抽出，犯土喇咤亚……若各阶段均不接受，无犯。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一个女非人……一个母畜生……一个双性人……一个非人双性人……一个双性畜生带到比丘身边，通过大便道……通过小便道……通过口，使那位比丘的男根进入相应孔道。无论对方的孔道有遮覆而比丘的男根无遮覆，还是前者无遮覆而后者有遮覆，或两者都有遮覆，或两者都无遮覆，若受迫的比丘同意插入、同意已插入、同意停留、同意抽出，犯巴拉基格罪……（中略）……不同意者，无犯。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双性畜生带到比丘身边。无论对方醒着……睡着……醉酒……发狂……心神旁骛……已死而相应孔道未被啖食……已死而相应孔道大部分未被啖食……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这一行为，犯巴拉基格。若对方已死，相应孔道大部分已被啖食，他们把双性畜生带到比丘身边，使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尿道……

口。对方的孔道有遮覆而比丘的男根无遮覆，或孔道无遮覆而男根有遮覆，或两者都有遮覆，或两者都无遮覆。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进入、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抽出，犯土喇咤亚……若各阶段均不接受，无犯。

62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一个黄门人……一个非人黄门……一个畜生黄门……一个男人……一个非人男……一个公畜生带到比丘身边，通过大便道……通过口，使那位比丘的男根进入相应孔道。无论对方的孔道有遮覆而比丘的男根无遮覆，还是前者无遮覆而后者有遮覆，或两者都有遮覆，或两者都无遮覆，若受迫的比丘同意插入、同意已插入、同意停留、同意抽出，犯巴拉基格罪……（中略）……不同意者，无犯。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雄性畜生带到比丘身边。无论对方醒着……睡着……醉酒……发狂……心神旁骛……已死而相应孔道未被啖食……已死而相应孔道大部分未被啖食……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这一行为，犯巴拉基格。若对方已死，相应孔道大部分已被啖食，他们把雄性畜生带到比丘身边，使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口。对方的孔道有遮覆而比丘的男根无遮覆，或孔道无遮覆而男根有遮覆，或两者都有遮覆，或两者都无遮覆。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进入、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抽出，犯土喇咤亚……若各阶段均不接受，无犯。

63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一位比丘带到人类女性面前，使那位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小便道……口中。如果受迫的比丘接受进入、接受已进入、接受停留在内、接受抽出，就犯巴拉基格。……如果他不接受，则无犯。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比丘带到人类女性身边。无论对方醒着……睡着……醉酒……发狂……心神旁骛……已死而相应孔道未被啖食……已死而相应孔道大部分未被啖食……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这一行为，犯巴拉基格。若对方已死，相应孔道大部分已被啖食，他们把比丘带到人类女性身边，使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尿道……口。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进入、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抽出，犯土喇咤亚……若各阶段均不接受，无犯。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一位比丘带到非人女性面前……母畜生面前……人类双性人面前……非人双性人面前……双性畜生面前……人类黄门面前……非人黄门面前……畜生黄门面前……人类男性面前……非人男性面前……公畜生面前，使那位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口中。如果受迫的比丘接受进入、接受已进入、接受停留在内、接受抽出，就犯巴拉基格。……如果他不接受，则无犯。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比丘带到雄性畜生身边。无论对方醒着……睡着……醉酒……发狂……心神旁骛……已死而相应孔道未被啖食……已死而相应孔道大部分未被啖

食……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这一行为，犯巴拉基格。若对方已死，相应孔道大部分已被啖食，他们把比丘带到雄性畜生身边，使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口。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进入、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抽出，犯土喇咤亚……若各阶段均不接受，无犯。

64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一位比丘带到人类女性面前，使那位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尿道……口中。无论比丘的男根有遮覆而对方的孔道无遮覆，还是前者无遮覆而后者有遮覆，或两者都有遮覆，或两者都无遮覆，若受迫的比丘接受进入、接受已进入、接受停留在内、接受抽出，就犯巴拉基格。……如果他不接受，则无犯。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比丘带到人类女性身边。无论对方醒着……睡着……醉酒……发狂……心神旁骛……已死而相应孔道未被啖食……已死而相应孔道大部分未被啖食……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这一行为，犯巴拉基格。若对方已死，相应孔道大部分已被啖食，他们把比丘带到人类女性身边，使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尿道……口。比丘的男根有遮覆而对方的孔道无遮覆，或男根无遮覆而孔道有遮覆，或两者都有遮覆，或两者都无遮覆。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进入、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抽出，犯土喇咤亚……若各阶段均不接受，无犯。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一位比丘带到非人女性面前……母畜生面前……人类双性人面前……非人双性人面前……双性畜生面前……人类黄门面前……非人黄门面前……畜生黄门面前……人类男性面前……非人男性面前……公畜生面前，使那位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口中。无论比丘的男根有遮覆而对方的孔道无遮覆，还是前者无遮覆而后者有遮覆，或两者都有遮覆，或两者都无遮覆，若受迫的比丘接受进入、接受已进入、接受停留在内、接受抽出，就犯巴拉基格。……如果他不接受，则无犯。

65 怀有敌意的比丘把比丘带到雄性畜生身边。无论对方醒着……睡着……醉酒……发狂……心神旁骛……已死而相应孔道未被啖食……已死而相应孔道大部分未被啖食……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这一行为，犯巴拉基格。若对方已死，相应孔道大部分已被啖食，他们把比丘带到雄性畜生身边，使比丘的男根进入对方的肛道……口。比丘的男根有遮覆而对方的孔道无遮覆，或男根无遮覆而孔道有遮覆，或两者都有遮覆，或两者都无遮覆。受迫的比丘若接受进入、接受已入、接受停留、接受抽出，犯土喇咤亚……若各阶段均不接受，无犯。

以下各类敌对者的情形，也应照前面敌对比丘的各例逐一展开。

怀有敌意的国王……盗贼……浪荡子……剖心献祭者。此处略说。

66 以道入道者，犯巴拉基格。以道入非道者，犯巴拉基格。以非道入道者，犯巴拉基格。以非道入非道者，犯土喇咤亚。

比丘对睡着的比丘行不净行，若那位比丘醒后接受，两人都要被摈出。若醒后不接受，只有施行不净行的人应被摈出。比丘对睡着的沙弥行不净行，若那位沙弥醒后接受，两人都要被摈出。若醒后不接受，只有施行不净行的人应被摈出。沙弥对睡着的比丘行不净行，若那位比丘醒后接受，两人都要被摈出。若醒后不接受，只有施行不净行的人应被摈出。沙弥对睡着的沙弥行不净行，若那位沙弥醒后接受，两人都要被摈出。若醒后不接受，只有施行不净行的人应被摈出。

无犯的情况是：不知道的、不同意的、精神失常的、心神错乱的、被剧烈痛苦所折磨的、最初制造此事的肇事者。

敷具诵分终

调伏事摄颂 Vinītavatthuuddānagāthā

母猴、跋耆子弟、在家人、裸体者、外道、
女童、莲华色、以及另外两则关于性征转变的案例、
母亲、女儿、姊妹、故妻、软背者、长茎者；
伤口二案、彩绘人像、木制女偶；
连同孙答罗共五案，弃尸场五案，还有骸骨；
龙女、女夜叉、女鬼、半择迦、感官受损者、触碰。
在跋迪亚，一位阿拉汉睡着；舍卫城另有四案；
毗舍离三案、花鬘案；巴鲁咖咤比丘的梦。
妙跋、萨达、比丘尼，还有在学法尼和沙弥尼；
妓女、半择迦、在家妇女、两位比丘彼此之间、年老才出家者、小鹿。

调伏事 Vinītavatthu

67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跟一只母猴行了不净法。他生起追悔：“世尊已经制定了学处，我是不是已经犯了巴拉基格罪呢？”他向世尊禀告了这件事。世尊说：“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几个毗舍离的跋耆族比丘，没有舍戒，也没有表明自己的羸弱，就行淫法了。他们心里很不安：“世尊已经制定了学处，我们该不会是犯了巴拉基格罪吧？”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你们犯戒了，诸比丘，你们犯了巴拉基格。”

那时，有一位比丘，心想：“这样我就不会是犯戒了吧。”于是他穿着在家人的衣服，去行淫法。事后他心里很不安：“世尊已经制定了学处，我该不会是犯了巴拉基格罪吧？”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你犯戒了，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

那时，有一位比丘，心想：“这样我就不会是犯戒了吧。”于是他变成裸体，去行淫法。事后他心里很不安……（中略）……世尊说：“你犯戒了，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

那时，有一位比丘，心想：“这样我就不会是犯戒了吧。”于是他穿着吉祥草衣……穿着树皮衣……穿着木板衣……穿着人发毯……穿着兽毛衣……穿着鸱鸮翅衣……穿着羚羊皮，去行淫法。事后他心里很不安……（中略）……世尊说：“你犯戒了，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

那时，有一位托钵乞食的比丘，看见一个躺在小床上的女孩，动了欲心，就把拇指放进了她的女根。那个女孩因此死了。这比丘心里很不安……（中略）……世尊说：“你没犯巴拉基格，比丘。但你犯了桑喀地谢思（saṅghādisesa，古译：僧伽婆尸沙，意译：僧残）。”

68 那时，有一位青年男子，对莲华色比丘尼（Uppalavaṇṇā）生起了爱恋之心。有一次，莲华色比丘尼进入村庄去托钵了，那个青年男子就溜进她的小屋藏了起来。莲华色比丘尼吃过饭，从托钵处返回，洗完脚后，进了小屋，坐在床上。这时，那个青年男子就抓住了莲华色比丘尼，把她玷污了。莲华色比丘尼把这件事告诉了比丘尼们。比丘尼们又把这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只要她没有同意，就不犯戒，诸比丘。”

69 那时，有一位比丘，女根显现了。诸比丘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将她原有的亲教师关系、达上资格与既有戒腊一并转入比丘尼僧团。那些比丘与比丘尼共通的犯戒事项，让她到比丘尼们那边去出罪。那些比丘与比丘尼不通的犯戒事项，在这些事项上她不犯戒。”

那时，有一位比丘尼显现出男根。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他仍旧依原来的亲教师、原来的达上、原来的戒腊，与诸比丘共住。凡是比丘尼与比丘共通的犯戒，都让他到诸比丘跟前出罪；凡是比丘尼与比丘不共通的犯戒，他就不算犯戒。”

70 那时，有一位比丘心想：“这样我就不会犯罪”，便与母亲行了淫法……与女儿行了淫法……与姊妹行了淫法……他生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你已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与故妻行了淫法。他生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你已犯了巴拉基格罪。”

71 那时，有一位比丘是个脊背柔软的人。他被不乐逼恼，便用嘴含住了自己的男根。他生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你已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是个长茎人。他被不乐逼恼，便将自己的男根塞进了自己的肛门。他生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你已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看见了一具尸体。那具尸体上，靠近生殖器的地方有个疮口。他心想：“这样我就不会犯罪”，便把男根放进尸体生殖器之中，再从疮口抽了出来。他生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你已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看见了一具尸体。那具尸体上，靠近生殖器的地方有个疮口。他心想：“这样我就不会犯罪”，便把男根放进疮口，再从尸体的生殖器抽出男根。他生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你已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带有染心，用自己的男根触碰了胶泥画像上的生殖器。他生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犯恶作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带有染心，用自己的男根触碰了木制女偶的生殖部位。他生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犯恶作罪。”

72 那时，有位名叫孙答罗的比丘，从王舍城（Rājagaha）出家，正在路上走着。有个女人说：“尊者，请等一下，我要礼敬。”她礼敬时，掀开下衣，用嘴含住了他的男根。他生起了疑惑……“比丘，你同意了吗？”

“世尊，我没有同意。”

“比丘，没有同意的话，无犯。”

那时，有个女人见到一位比丘后，对他这样说：“来，尊者，行淫法吧。”

“够了，姊妹，这不如法。”

“来，尊者，我来动，你不要动，这样你就无犯。”那位比丘照做了。他生起了疑惑……“比丘，你犯了罪，巴拉基格。”

那时，有个女人见到一位比丘后，对他这样说：“来，尊者，行淫法吧。”

“够了，姊妹，这不如法。”

“来，尊者，你来动，我不动，这样你就无犯。”那位比丘照做了。他生起了疑惑……“比丘，你犯了罪，巴拉基格。”

那时，有个女人见到一位比丘后，对他这样说：“来，尊者，行淫法吧。”“够了，姊妹，这不如法。”

“来，尊者，在内部摩擦后在外部释放……在外部摩擦后在内部释放，这样你就无犯。”那位比丘照做了。他生起了疑惑……“比丘，你犯了罪，巴拉基格。”

73 那时，有位比丘去了弃尸场，看到一具未被啃食的尸体，便对这尸体行了淫法。他生起了疑惑……“比丘，你犯了罪，巴拉基格。”

那时，有位比丘去了弃尸场，看到一具大部分未被啃食的尸体，便对这尸体行了淫法。他生起了疑惑……“比丘，你犯了罪，巴拉基格。”

那时，有位比丘去了弃尸场，看到一具大部分已被吃掉的尸体，便对这尸体行了淫法。他生起了疑惑……“比丘，巴拉基格无犯，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位比丘去了弃尸场，看到一个被砍下的头，便把男根放入其张开的口中，进入时触及口腔。他生起了疑惑……“比丘，你犯了罪，巴拉基格。”

那时，有一位比丘去了弃尸场，看见一具被砍断的头颅，将自己的男根放入其张开的口中，进入时未触碰口腔。他对此心生懊悔……世尊说：“比丘，你没有犯巴拉基格罪。但你犯了恶作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对某个女人心生爱恋。后来那个女人死了，被丢弃在弃尸场，骸骨散落一地。于是，那位比丘去了弃尸场，把那些骨头收集起来，将自己的男根置于骸骨上相当于女根的位置。他对此心生懊悔……世尊说：“比丘，你没有犯巴拉基格罪。但你犯了恶作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与母龙行了淫法……与母夜叉行了淫法……与母鬼行了淫法……与一个般荼加行了淫法。他对此心生懊悔……世尊说：“比丘，你犯了罪，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感官受损。他心想：“我既感觉不到快乐，也感觉不到痛苦，我这样做应该不会有罪。” 于是便行了淫法。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无论那个愚人感觉到了，还是没感觉到，他都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心想：“我要和女人行淫法。” 可是刚一接触，他就产生了懊悔。他对此心生懊悔……世尊说：“比丘，你没有犯巴拉基格罪。但你犯了桑喀地谢思罪。”

74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跋迪亚（Bhaddiya）的生林（Jātiyāvana）中，白天静修时躺卧着。他的男根因风而勃起。有个女人看见了，就坐上了他的男根，随心所欲做完后就走了。诸比丘看见他身体湿了，便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有五种原因，会使男根勃起：因为贪欲、因为粪便、因为小便、因为风、因为被毛虫或

蜈蚣之类的小虫叮咬。诸比丘，正是这五种原因，会使男根勃起。但诸比丘，这是不可能的，没有机会，那位比丘的男根会因贪欲而勃起。诸比丘，那位比丘是阿拉汉。诸比丘，那位比丘没有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盲林（Andhavana）里，白天静修时躺卧着。一个放牛女看见了，就坐上了他的男根。那位比丘对进入感到乐意，对已进入感到乐意，对停留感到乐意，对抽出感到乐意。他对此心生懊悔……世尊说：“比丘，你犯了罪，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舍卫城的盲林里，白天静修时躺卧着。一个放山羊的女人看见了……一个拾柴的女人看见了……一个拾牛粪的女人看见了，就坐上了他的男根。那位比丘对进入感到乐意，对已进入感到乐意，对停留感到乐意，对抽出感到乐意。他对此心生懊悔……世尊说：“比丘，你犯了罪，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75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毗舍离的大林中，白天独处时躺下睡着了。有一个女人见到他后，坐上了他的男根，随其所欲而行，然后站在旁边笑着。那位比丘醒来后，对这女人这样说：“这是你做的事吗？”

“是的，是我做的。”他生起了疑惑……“比丘，你认可了吗？”

“世尊，我不知道呀。”

“比丘，对不知情者，无犯。”

76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毗舍离的大林中，白天独处时靠着一棵树躺着。有一个女人见到后，坐上了他的男根。那位比丘猛地站了起来。他生起了疑惑……“比丘，你认可了吗？”

“世尊，我没有认可。”

“比丘，对不认可者，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毗舍离的大林中，白天独处时靠着一棵树躺着。有一个女人见到后，坐上了他的男根。那位比丘用脚踩踏，使她翻转移动了。他生起了疑惑……“比丘，你认可了吗？”

“世尊，我没有认可。”

“比丘，对不认可者，无犯。”

77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毗舍离大林的重阁讲堂里，白天独处时开着门躺下。他的生支因风而勃起。就在那时，一群女人带着香和花环，来到园中参观寺院。那些女人见到这位比丘后，坐上了男根，随其所欲而行，然后说“这真是个精壮男人啊”，就把香和花环挂上，走了。诸比丘看到他身上湿了，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诸比丘，

有五种因缘，男根会勃起——因欲贪、因大便、因小便、因风、因被毛虫叮咬。诸比丘，正是由这五种因缘，男根会勃起。诸比丘，这位比丘的男根绝不可能因欲贪而勃起，这是不可能的事、没有机会的事。诸比丘，那位比丘是阿拉汉。诸比丘，对那位比丘，无犯。诸比丘，我允许白天独处静修时，关好门再独处。”

78 那时，有一位巴鲁咖咤地方的比丘，在梦中与旧妻行了淫法。他心想“我不是沙门了，我要还俗”，在去巴鲁咖咤的半路上，遇到了具寿优波离（Upāli），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具寿优波离这样说：“贤友，在梦中，无犯。”

那时，在王舍城有一位名叫苏巴巴（Supabbā）的在家女信徒，盲目地怀有净信。她持有这样的见解：“谁能提供淫法，谁就给了最殊胜的布施。”她见到一位比丘后，这样说：“来吧，尊者，行淫法吧。”

“够了，姊妹，这不如法。”

“来吧，尊者，用大腿根处碰触，这样你就无犯了”……“来吧，尊者，在肚脐处碰触”……“来吧，尊者，在腹部碰触”……“来吧，尊者，在腋窝处碰触”……“来吧，尊者，在脖颈处碰触”……“来吧，尊者，在耳孔处碰触”……“来吧，尊者，在发髻处碰触”……“来吧，尊者，在手指缝间碰触”……“来吧，尊者，我用手的动作让你释放，这样你就无犯了。”那位比丘就那样做了。他生起了疑惑……“比丘，巴拉基格方面无犯。这是桑喀地谢思的罪。”

79 那时，在舍卫城有一位名叫萨达的在家女信徒，盲目地怀有净信。她持有这样的见解：“谁能提供淫法，谁就给了最殊胜的布施。”她见到一位比丘后，这样说：“来吧，尊者，行淫法吧。”〔比丘答〕“够了，姊妹，这不如法。”〔萨达说〕“来吧，尊者，用大腿根处碰触……”

“来吧，尊者，我用手的动作让你释放，这样你就无犯了。”那位比丘就那样做了。他生起了疑惑……〔世尊说〕“比丘，巴拉基格方面无犯。这是桑喀地谢思的罪。”

80 那时，在毗舍离，一些离车族青年抓了一位比丘，让他与比丘尼行淫法……让他与在学尼行淫法……让他与沙弥尼行淫法。若双方都接受，两人都应被摈出。若双方都不接受，两人都无犯。

81 那时，在毗舍离，离车族的年轻人们抓住一位比丘，让他与妓女行淫法……让他与黄门行淫法……让他与在俗妇女行淫法。若这位比丘接受，应将他摈出。若他不接受，他便无犯。

那时，在毗舍离，离车族的年轻人们抓住诸比丘，让他们彼此行淫法。若双方都接受，两人都应被摈出。若双方都不接受，两人都无犯。

82 那时，有一位年老出家的比丘，去探望前妻。那女人一把抓住他说：“来吧，尊者，你还俗吧。”那位比丘往后退的时候仰面摔倒了。那女人撩起下衣，坐到了他的男根上。他心里生起了疑惑……“比丘，你同意了吗？”

“世尊，我没有同意。”

“比丘，你没有同意，无犯。”

83 那时，有一位比丘住在山林里。一只小鹿到他小便的地方来，一边喝尿一边用嘴含住了他的男根。那位比丘同意了。他心里生起了疑惑……“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第一巴拉基格终

第二巴拉基格 Dutiyapārājikaṃ

84 那时，佛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的灵鹫山（Gijjhakūṭa）上。那时，有一群彼此亲近、关系要好的比丘，在仙人山的山腰搭了草屋，进去雨安居。具寿特尼亚（Dhaniya）·陶匠之子也搭了一间草屋，进去雨安居。后来，三个月的雨安居期满，那些比丘，把草屋拆了，草料和木料收拾好，就出发去各地游行了。可是，具寿特尼亚·陶匠之子就住在那个地方过了雨季，又在那里过了冬天，接着过了夏天。有一次，具寿特尼亚·陶匠之子进村子乞食的时候，一些捡草、捡柴的女人把他的草屋拆了，带着草料和木料走了。具寿特尼亚·陶匠之子第二次又搜集了草和木料，搭了间草屋。当他第二次进村子乞食的时候，那些捡草、捡柴的女人又把草屋拆了，带着草料和木料走了。具寿特尼亚·陶匠之子第三次又搜集了草和木料，搭了间草屋。当他第三次进村子乞食的时候，那些捡草、捡柴的女人又把草屋拆了，带着草料和木料走了。

那时，具寿特尼亚·陶匠之子心里想：“我进村子乞食已经接连三次了，每次那些捡草、捡柴的人都来把草屋拆了，带着草料和木料走了。可我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在自己师父传下来的陶匠手艺上毫无不足，是个技术精湛的行家。我何不自己动手和泥巴，建一间全用泥做的屋子呢！”于是，具寿特尼亚·陶匠之子就自己动手和泥巴，建了一间全用泥做的屋子，又把草、木料和牛粪收集起来，把他的那间屋子烧制了。那间屋子变得很好看、很漂亮、很赏心悦目，是红色的，就像一只胭脂虫那样。而且那间屋子发出的声音，就好像铃铛发出的响声一样。

85 那时，世尊和众多比丘一起从灵鹫山下来，看见了那间很好看、很漂亮、很赏心悦目的红色屋子。看见之后，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那个很好看、很漂亮、很赏心悦目的红色东西是什么，就像一只胭脂虫一样？”于是，那些比丘就把这件事禀

告了世尊。佛世尊呵责说：“诸比丘，那个愚人的做法不恰当、不顺从、不适当、不像沙门、不如法、不该做。诸比丘，那个愚人怎么会建一间全用泥做的屋子呢！诸比丘，那个愚人对生命就没有一点怜悯、一点慈心、一点不伤害之心吗！去，诸比丘，把那间屋子拆了。不要让未来的人们去伤害生命。还有，诸比丘，不能建全用泥做的屋子。如果谁建了，犯恶作罪。”

“好的，尊者。”那些比丘回答了世尊后，就走到那间屋子那里。走到之后，把那间屋子拆了。那时，具寿特尼亚·陶匠之子对那些比丘说：“贤友们，你们为什么拆我的屋子？”

“贤友，是世尊让人拆的。”

“贤友们，如果法的拥有者让拆，那就拆吧。”

86 那时，具寿陶匠之子特尼亚心里这样想：“我已经三次进村乞食了，每次都有捡草的人、捡柴的人把我的草屋拆了，把草和柴都拿走。我之前做的那个全是泥的屋子，也被世尊叫人拆了。有个木材主管是我熟人。那我何不向木材主管讨些木材，做一间木屋呢？”于是，具寿陶匠之子特尼亚就去拜访那位木材主管；到了之后，对木材主管这样说：“贤友，我已经三次进村乞食了，每次都有捡草的人、捡柴的人把我的草屋拆了，把草和柴都拿走。我之前做的那个全是泥的屋子，也被世尊叫人拆了。贤友，你给我些木材吧，我想做一间木屋。”木材主管说：“尊者，我没有那种可以直接给您的木材。尊者，倒是有一些王家的木材，是为应急修缮城池而储备的。如果国王下令让给，尊者，您就拿去用吧。”特尼亚说：“贤友，国王已经给了。”这时，木材主管心里想：“这些沙门释迦子，是依法而行、依正而行、行梵行、说真实语、有戒德、具善法的。国王对这些人也有很强的信心。这位尊者不至于把国王没给的木材说成已经给了。”于是，木材主管对具寿陶匠之子特尼亚说：“尊者，您就拿去吧。”然后，具寿陶匠之子特尼亚就让人把那些木材截成一段一段的，用车子运走，做了一间木屋。

87 那时，摩揭陀国（Magadha）大臣雨行婆罗门，正在王舍城视察各项工程，他来到木材主管那里。到了之后，对木材主管这样说：“我说，那些王家为应急修缮城池而储备的木材，现在在哪儿？”木材主管说：“主人，那些木材，国王已经赐给具寿陶匠之子特尼亚了。”这时，摩揭陀国大臣雨行婆罗门心中不悦，想：“国王怎么能把王家为应急修缮城池而储备的木材，赐给陶匠之子特尼亚呢！”于是，摩揭陀国大臣雨行婆罗门，就去拜访摩揭陀王频婆娑罗（Bimbisāra）。到了之后，对摩揭陀王频婆娑罗这样说：“听说，国王确实把王家为应急修缮城池而储备的木材，赐给陶匠

之子特尼亚了，是真的吗？”国王问：“是谁这么说的？”

“是木材主管，陛下。”

“既然如此，婆罗门，那就命人把木材主管带来。”于是，摩揭陀国大臣雨行婆罗门便命人把木材主管绑了带来。具寿陶匠之子特尼亚看见木材主管被绑着带走，见到之后，就对木材主管说：“贤友，你为什么事被绑着带走？”木材主管说：“尊者，就是因为那些木材的事。”

“你去吧，贤友，我也会跟着来的。”木材主管说：“尊者，请您在我被处死之前赶来。”

88 其时，具寿陶匠之子特尼亚就去了摩揭陀王频婆娑罗的王宫。到了之后，在为他铺设的座位上坐下。这时，摩揭陀王频婆娑罗来到具寿陶匠之子特尼亚面前，到了之后，向具寿特尼亚行礼，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摩揭陀王频婆娑罗，对具寿陶匠之子特尼亚这样说：“尊者，听说，我把王家为应急修缮城池而储备的木材，赐给了您，这是真的吗？”特尼亚回答：“是的，大王。”国王说：“尊者，我们这些做国王的，事情多、要处理的也多，给了之后可能也记不得了。这样吧，尊者，请您帮我回忆一下。”特尼亚说：“大王，您还记得吗？您刚登基时，曾说过这样的话：‘草、柴、水，都属于已给予沙门婆罗门的，让他们自在受用吧。’”国王说：“尊者，我记得。尊者，确实有一些沙门、婆罗门，他们知惭、虑及犯戒、愿意修学。对于他们来说，即使是很小的事，也会顾虑是否犯戒。我那段话就是针对他们说的，而且那指的是林中无主的草、柴和水。尊者，您现在却借着这个理由，竟以为可以拿走我未曾给予的木材！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去杀害、捆绑或驱逐一位沙门或婆罗门呢？去吧，尊者，你因出家人的身份而获释，走吧。可别再做出这样的事了。”人们抱怨、非难、传播恶名：“这些释迦子沙门无惭无愧、恶戒、说妄语。这些人自称是法行者、平等行者、梵行者、说实语者、持戒者、善法者！这些人没有沙门法，没有婆罗门法。这些人沙门法已坏，婆罗门法已坏。这些人哪里有沙门法，哪里有婆罗门法！这些人已远离沙门法，已远离婆罗门法。他们连国王都欺骗，何况其他人呢！”比丘们听到人们抱怨、非难、传播恶名。那些少欲、知足、有惭、有愧、乐学的比丘们抱怨、非难、传播恶名：“具寿陶匠之子特尼亚怎么能拿国王未给的东西呢！”其时，那些比丘以多种方式呵责具寿陶匠之子特尼亚之后，将此事禀报了世尊。其时，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由，令比丘僧众集合，质问具寿陶匠之子特尼亚：“特尼亚，听说你拿了国王未给的东西，是真的吗？”特尼亚回答：“是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道：“愚人，这不适当、不如法、不相应、非沙门法、不净、不应作。

愚人，你怎么能拿国王未给的东西呢！愚人，这不能令未信者生信，也不能使已信者的信心增长；相反，愚人，这只会令未信者不信，令已信者中的一些人改变心意。”

那时，有一位曾在俗时做司法官的大臣，也在比丘中出家了，他正坐在离世尊不远的地方。那时，世尊就对那位比丘说：“比丘，摩揭陀王频婆娑罗抓到盗贼后，是根据偷了多少价值的东西，才会对他施以肉刑、拘禁或驱逐呢？”那位比丘回答说：“世尊，盗取一巴陀钱，或价值一巴陀的物品。”那时候，在王舍城，一巴陀等于五个摩沙迦。于是，世尊用种种方式呵责了具寿陶匠之子特尼亚，讲说了难以供养等等的道理，并且说了这样的话：“诸比丘，你们应如此诵出这条学处——

> 89 任何比丘，起了偷心，拿走别人没有给的东西；凡是这样的偷盗，国王抓到贼会施以肉刑、关押或驱逐，还骂他‘你是贼，你蠢，你糊涂，你是小偷’——比丘要是这样拿走别人没给的东西，他也犯了巴拉基格，不能再和僧团共住。

就这样，世尊为诸比丘制定了这条学处。

90 然而，那时六群比丘去到洗衣人晾衣的地方，偷了洗衣人的衣物包带回僧园分掉。其他比丘对他们说：“贤友们，你们真是大福报啊，得了这么多布料。”他们答：“贤友们，我们哪有什么福报？我们刚刚去晾衣处偷了洗衣人的衣物包。”“贤友们，难道世尊不是已经制定了学处吗？你们为什么去偷洗衣人的衣物包？”“贤友们，确实世尊制定了学处，但那是在村落里，不是在林野中。”“贤友们，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是不适当的、不随顺的、不相应的、非沙门应有的、不净的、不应作的。你们怎么能去偷洗衣人的衣物包呢！贤友们，这既不能使未信者生信，也不能使已信者增长信心；反而会使未信者不信，一部分已信者改变心意。”于是那些比丘以种种方式呵责六群比丘后，将此事禀告世尊。那时世尊以此因缘、此事由，召集比丘僧众，问六群比丘：“比丘们，听说你们去晾衣处偷了洗衣人的衣物包，是真的吗？”“世尊，是真的。”佛陀世尊呵责道：“愚人，这是不适当的、不随顺的、不相应的、非沙门应有的、不净的、不应作的。你们这些愚人怎么能去偷洗衣人的衣物包呢！愚人，这既不能使未信者生信，也不能使已信者增长信心；反而会使未信者不信，一部分已信者改变心意。”于是世尊以种种方式呵责六群比丘，说难养……（中略）……赞叹精进努力后，为比丘们作了相应、随顺的法谈，然后告诉比丘们……（中略）……“比丘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91 任何比丘，在村落或林野，起了偷心，拿走别人没有给的东西；凡是这样的偷盗，国王抓到贼会施以肉刑、关押或驱逐，还骂他‘你是贼，你蠢，你糊涂，你是小偷’——比丘要是这样拿走别人没给的东西，他也犯了巴拉基格，不能再和僧团共住。

92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所谓“村”：有一间小屋的也叫村，有两间小屋的也叫村，有三间小屋的也叫村，有四间小屋的也叫村，有人居住的也叫村，无人居住的也叫村，有围障的也叫村，没有围障的也叫村，布局散乱、如牛群随处卧下般散建的也叫村，乃至超过四个月驻扎的商队，那也被称为村。

所谓“村的周边范围”：对于有围障的村，是指一个臂力中等的男子站在门柱处所投掷土块能落到的地方；对于没有围障的村，是指一个臂力中等的男子站在房屋临近处所投掷土块能落到的地方。

所谓“阿兰若”：除去村和村的周边范围之外，剩下的地方就叫阿兰若。

所谓“不与”，是指那些物主未给予、未交出、未舍弃的、被守护的、被看管的、被视作己有的、属于他人所有之物。这就叫“不与”。

所谓“以盗取心、以夺取心”，就是怀有偷盗的意图、怀有拿走的意图。

所谓“拿走”，是指他会取走、会拿走、会夺走、使被盗的有情改变姿势、将所盗之物移离原位，或使其越过指定界限。

所谓“如此价值”，是指一巴陀钱、价值一巴陀的物品，或价值超过一巴陀的钱物。

所谓的王，是指统领全境之王、区域王、诸侯、领地封君、判官、大臣等，或者任何执行断肢刑罚与处刑并下达命令的人。这些人称为王。

所谓的偷盗者，是指以偷盗的动机，拿了别人没有给与的、价值五摩沙咖或超过五摩沙咖的物品。这个人称为偷盗者。

所谓“施以肉刑”，包括用手、脚、鞭、藤条或短棍击打，或截断肢体。

所谓“拘禁”，包括用绳索、脚镣或锁链束缚，或禁闭在家、城、村或镇内，或派人看守。

所谓“驱逐”，是指从村、或从镇、或从城、或从地区、或从区域中赶出去。

“你是贼、愚人、糊涂者、小偷”——这是辱骂、责骂。

所谓“如此价值”，是指一巴陀钱、价值一巴陀的物品，或价值超过一巴陀的钱物。

所谓“拿取”，是指在取走时、拿走时、偷运时、使被盗的有情改变姿势时、使财物移离原位时，或使其越过指定界限时。

“他也”是相对于前面所说的犯者而言。

就像那枯黄的树叶从枝茎脱落，再不能恢复青绿；同样的，比丘若以偷盗心取走未给与的财物——或一巴陀，或价值一巴陀，或超过一巴陀的物品，便不再是沙门，不再是释迦子。因此说：“他是巴拉基格。”

所谓“不共住”：共同作僧团甘马、共同诵戒、共同修学同样的学处，这称为共住。僧团不再与此人这样共住，因此说“不共住”。

93 地下物、地上物、空中物、高处物、水中物、舟物、车物、担物、园物、寺物、田物、宅地物、村落物、林野物、水、净齿木、林树、被携带物、寄存物、税处、有情、无足、两足、四足、多足、侦查者、受托保管者、共谋取、约定的行动、暗号行动。

94 所谓地下物，是指物品被放置在地下，或被埋藏、被覆盖。若以偷盗心想：“我要偷取这地下物”，而寻找同伴，或寻找锄头，或寻找篮子，或前往，犯恶作。在那里若砍伐所生之木或藤，犯恶作。在那里若挖掘、扒开或掏出泥土，犯恶作。若触碰到罐子，犯恶作。若使之动摇，犯土喇咤亚。若使之移离原位，犯巴拉基格。若将自己的容器伸入，以偷盗心触碰到价值五摩沙咖或超过五摩沙咖的物品，犯恶作。若使之动摇，犯土喇咤亚。若使之进入自己容器，或握取一把，使手中所取与罐内余物分离，犯巴拉基格。若是串在线上或以线制成的物品——垂饰、项链、饰带、披衣或头巾，以偷盗心触碰到，犯恶作。若使之动摇，犯土喇咤亚。若抓住其上端提起，犯土喇咤亚。若摩擦着取出，犯土喇咤亚。哪怕仅使该物越过罐口一发丝之宽，犯巴拉基格。若以偷盗心一次饮用价值五摩沙咖或超过五摩沙咖的酥油、油、蜂蜜、糖浆，犯巴拉基格。若当场毁坏、丢弃、焚烧或使之无法使用，犯恶作。

95 所谓地上物，是指物品被放置在露地。若以偷盗心想：“我要偷取这地上物”，而寻找同伴或前往，犯恶作。若触碰，犯恶作。若使之动摇，犯土喇咤亚。若使之移离原位，犯巴拉基格。

96 所谓空中物，是指物品行于空中。孔雀、野鸡、鹧鸪、鹌鹑，或正被扯断而掉落的外衣、头巾、钱币或黄金。若以偷盗心想：“我要偷取这空中物”，而寻找同伴

或前往，犯恶作。若阻断其行迹，犯恶作。若触碰，犯恶作。若使之动摇，犯土喇咤亚。若使之移离原位，犯巴拉基格。

97 所谓高处物，是指物品被挂在高处。在床、椅子、衣竿、衣绳、墙壁楔钉、象牙钩、树上，乃至在钵托之上。若以偷盗心想：“我要偷取这高处物”，而寻找同伴或前往，犯恶作。若触碰，犯恶作。若使之动摇，犯土喇咤亚。若使之移离原位，犯巴拉基格。

98 所谓“水中物”，指放在水中的财物。怀着偷盗心，为了偷取放在水中的物品而寻找同伴或前往，犯恶作。取物者潜入水中或浮出水面，犯恶作。触碰它，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把它从原位移开，犯巴拉基格。在那里，对于水中自然生长的青莲花、红莲花、白莲花、藕、鱼、龟，价值五摩沙咖或超过五摩沙咖的，怀着偷盗心去触碰，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把它从原位移开，犯巴拉基格。

99 “船”是指凭借它渡过水面的工具。“船上物”是指放在船上的财物。怀着偷盗心，为了偷取放在船上的物品而寻找同伴或前往，犯恶作。触碰它，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把它从原位移开，犯巴拉基格。怀着偷盗心，为了偷船而寻找同伴或前往，犯恶作。触碰它，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解开系船的绳索，犯恶作。解开绳索后触碰船，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使它向上游、向下游或横越水面移动，哪怕只有毫毛尖那么一点，犯巴拉基格。

100 “交通工具”是指轿子、车、货车、战车。“车上物”是指放在车上的财物。怀着偷盗心，为了偷取放在交通工具上的物品而寻找同伴或前往，犯恶作。触碰它，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把它从原位移开，犯巴拉基格。怀着偷盗心，为了偷交通工具而寻找同伴或前往，犯恶作。触碰它，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把它从原位移开，犯巴拉基格。

101 “负担”是指头顶的负担、肩上的负担、腰间的负担、悬挂的负担。怀着偷盗心去触碰头顶上的负担，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把它从头顶移到肩上，犯巴拉基格。怀着偷盗心去触碰肩上的负担，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把它从肩上移到腰间，犯巴拉基格。怀着偷盗心去触碰腰间的负担，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用手抓住它，犯巴拉基格。对于手上的负担，怀着偷盗心把它放到地上，犯巴拉基格。怀着偷盗心从地上拿起它，犯巴拉基格。

102 “园”指花园或果园。“园中物”指以四种方式放在园中的财物：在地下的、在地面上的、在空中的、在离地上方的。怀着偷盗心，为了偷取放在园中的物品而寻找同伴或前往，犯恶作。触碰它，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把它从原位移开，犯

巴拉基格。在那里，对于园中自然生长的根、树皮、叶、花、果，价值五摩沙咖或超过五摩沙咖的，怀着偷盗心去触碰，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把它从原位移开，犯巴拉基格。对园提起争讼，犯恶作。使物主生起疑虑，犯土喇咤亚。物主心想“我拿不回来了”而放弃追索，犯巴拉基格。为了赢得园而诉诸诉讼、使物主败诉，犯巴拉基格。诉讼中自己败诉，犯土喇咤亚。

103 “精舍中物”指以四种方式放在精舍中的财物：在地下的、在地面上的、在空中的、在离地上方的。怀着偷盗心，为了偷取放在精舍中的物品而寻找同伴或前往，犯恶作。触碰它，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把它从原位移开，犯巴拉基格。对精舍提起争讼，犯恶作。使物主生起疑虑，犯土喇咤亚。物主心想“我拿不回来了”而放弃追索，犯巴拉基格。为了赢得精舍而诉诸诉讼、使物主败诉，犯巴拉基格。诉讼中自己败诉，犯土喇咤亚。

104 “田地”是指谷物或豆类生长的地方。“田中物”指以四种方式放在田中的财物：在地下的、在地面上的、在空中的、在离地上方的。怀着偷盗心，为了偷取放在田地中的物品而寻找同伴或前往，犯恶作。触碰它，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把它从原位移开，犯巴拉基格。在那里，对于田地中自然生长的谷物或豆类，价值五摩沙咖或超过五摩沙咖的，怀着偷盗心去触碰，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把它从原位移开，犯巴拉基格。对田地提起争讼，犯恶作。使物主生起疑虑，犯土喇咤亚。物主心想“我拿不回来了”而放弃追索，犯巴拉基格。为了赢得田地而诉诸诉讼、使物主败诉，犯巴拉基格。诉讼中自己败诉，犯土喇咤亚。移动界桩、绳索、篱笆或田埂，犯恶作。移动尚差最后一个动作未完成时，犯土喇咤亚；完成该最后动作时，犯巴拉基格。

105 “宅地”是指园地或精舍地。“宅地中物”指以四种方式放在宅地中的财物：在地下的、在地面上的、在空中的、在离地上方的。怀着偷盗心，为了偷取放在宅地中的物品而寻找同伴或前往，犯恶作。触碰它，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把它从原位移开，犯巴拉基格。对宅地提起争讼，犯恶作。使物主生起疑虑，犯土喇咤亚。物主心想“我拿不回来了”而放弃追索，犯巴拉基格。为了赢得宅地而诉诸诉讼、使物主败诉，犯巴拉基格。诉讼中自己败诉，犯土喇咤亚。移动界桩、绳索、篱笆或围墙，犯恶作。移动尚差最后一个动作未完成时，犯土喇咤亚；完成该最后动作时，犯巴拉基格。

106 “村中物”指以四种方式存放在村中的财物：在地下、在地面上、在空中、在悬空处。如果心怀偷盗想，说“我要偷取村子里的物品”，为此寻找同伙或者前去，

犯恶作。接触物品，犯恶作。让物品晃动，犯土喇咤亚。使物品离开原处，犯巴拉基格。

107 所谓林野，指的是人们占据使用的地带。“林野中物”指以四种方式存放在林野中的财物：在地下、在地面上、在空中、在悬空处。如果心怀偷盗想，说“我要偷取林野中的物品”，为此寻找同伙或者前去，犯恶作。接触物品，犯恶作。让物品晃动，犯土喇咤亚。使物品离开原处，犯巴拉基格。这其中，对自然生长的木头、藤蔓、草，价值五摩沙咖或超过五摩沙咖的，心怀偷盗想去接触，犯恶作。让它们晃动，犯土喇咤亚。使它们离开原处，犯巴拉基格。

108 所谓水，指的是装在容器里、池塘中或湖泊中的水。心怀偷盗想去接触，犯恶作。让物品晃动，犯土喇咤亚。使物品离开原处，犯巴拉基格。把自己的容器放进去，对价值五摩沙咖或超过五摩沙咖的水，心怀偷盗想去接触，犯恶作。让水晃动，犯土喇咤亚。把水弄进自己的容器里，犯巴拉基格。破坏堤岸（水坝），犯恶作。破坏堤岸以后，让价值五摩沙咖或超过五摩沙咖的水流出来，犯巴拉基格。让价值超过一摩沙咖但不到五摩沙咖的水流出来，犯土喇咤亚。让价值一摩沙咖或不到一摩沙咖的水流出来，犯恶作。

109 所谓“净齿木／齿木”，指已截断的或未截断的。对价值五摩沙咖或超过五摩沙咖的，心怀偷盗想去接触，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使它离开原处，犯巴拉基格。

110 所谓树，指的是人们占据使用的树，作为受用物。心怀偷盗想去砍伐，每一斧击下都犯恶作。在最后一斧还未落下时，犯土喇咤亚。在那最后一斧落下之时，犯巴拉基格。

111 所谓运搬物，指的是他人携运的财物。心怀偷盗想去接触，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使它离开原处，犯巴拉基格。心里盘算着“我要把搬运者连同财物一并引走”，使搬运者迈出第一步，犯土喇咤亚。使搬运者迈出第二步，犯巴拉基格。心想“我要接住掉落的物品”而让它掉落，犯恶作。对掉落的、价值五摩沙咖或超过五摩沙咖的物品，心怀偷盗想去接触，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使它离开原处，犯巴拉基格。

112 所谓寄存物，指的是他人交托（给比丘）保管的物品。当别人说“把我的物品还给我”时，回答说“我没拿”，犯恶作。让物主心里产生疑惑，犯土喇咤亚。物主心里想“他大概不会还给我了”而放弃追索，犯巴拉基格。通过打官司让物主败诉，犯巴拉基格。在打官司过程中自己败诉，犯土喇咤亚。

113 所谓关税处，指的是国王在山谷地带、河滩渡口或者村口设立的地方，规定“凡进入这里的人，须缴纳关税”。进入那里以后，对那应向国王缴纳的关税达五摩沙咖或超过五摩沙咖的货物，心怀偷盗想去接触，犯恶作。让它晃动，犯土喇咤亚。第一只脚跨过关税征收区，犯土喇咤亚。第二只脚跨过去，犯巴拉基格。站在关税区内把物品扔到关税区外，犯巴拉基格。若完全绕开关税处以逃避缴税，犯恶作。

114 此处所说的“有情”，指人。以偷盗心触碰，犯恶作。使其动摇，犯土喇咤亚。将其移离原处，犯巴拉基格。想要把人带走，使对方移开第一只脚，犯土喇咤亚。使对方移开第二只脚，犯巴拉基格。

所谓“无足”，指蛇、鱼。以偷盗心触碰价值五摩沙迦或超过五摩沙迦的蛇或鱼，犯恶作。使其动摇，犯土喇咤亚。将其移离原处，犯巴拉基格。

115 所谓“两足”，指人类和有翅膀而生的生物。以偷盗心触碰，犯恶作。使其动摇，犯土喇咤亚。将其移离原处，犯巴拉基格。想要把两足者带走，使其移开第一只脚，犯土喇咤亚。使其移开第二只脚，犯巴拉基格。

116 所谓四足动物，是指：象、马、骆驼、牛、驴、牲畜。以偷盗心触碰，犯恶作。使其动摇，犯土喇咤亚。将其移离原处，犯巴拉基格。想要把四足动物带走，使它移开第一只脚，犯土喇咤亚。使它移开第二只脚，犯土喇咤亚。使它移开第三只脚，犯土喇咤亚。使它移开第四只脚，犯巴拉基格。

117 所谓“多足”，指的是蝎子、蜈蚣、毛虫。估价五个马萨卡或超过五个马萨卡的，以偷盗心触碰，犯恶作。使其动摇，犯土喇咤亚。将其移离原处，犯巴拉基格。想要把多足动物带走，每使它移开一只脚犯一次土喇咤亚。使它移开最后一只脚，犯巴拉基格。

118 所谓探查者，先探明物品的情况，再告诉另一人“你去偷取名为某某的物品”，犯恶作。若听他指示的人偷走那件物品，两人都犯巴拉基格。

所谓“受托保管者”，是指保管他人带来的物品，估价五个马萨卡或超过五个马萨卡的，以偷盗心触碰，犯恶作。使其动摇，犯土喇咤亚。将其移离原处，犯巴拉基格。

所谓“共谋取”，是指多人共谋后，由一个人偷取物品，所有人都犯巴拉基格。

119 所谓“约定时间”，是指约好食前、食后、夜间或白天的某个时候，说：“你在约好的时候去偷那件物品。”这样说，犯恶作。如果在约定的时间偷了那件物品，两个人都犯巴拉基格。如果在约定的时间之前或之后，偷了那件物品，指使者不因这次盗取而犯巴拉基格，实际取物者犯巴拉基格。

120 所谓“发信号”，是指约好信号，说：“我会眨眼、扬眉或抬头。你见到信号就去偷那件物品。”这样说，犯恶作。如果依那个信号偷了那件物品，两个人都犯巴拉基格。如果在信号发出之前或之后，偷了那件物品，指使者不因这次盗取而犯巴拉基格，实际取物者犯巴拉基格。

121 一个比丘命令另一个比丘：“你去偷某某物品。”这样说，犯恶作。被命令的比丘以为就是那个物品，而去偷了那个物品，两个人都犯巴拉基格。

一个比丘命令另一个比丘：“你去偷某某物品。”这样说，犯恶作。被命令的比丘以为是那个物品，却偷了别的物品，指使的比丘不因这次盗取而犯巴拉基格。偷盗者犯巴拉基格。

一个比丘命令另一个比丘：“你去偷某某物品。”这样说，犯恶作。被命令的比丘以为是别的物品，却偷了那个被指定的物品，两个人都犯巴拉基格。

一个比丘命令另一个比丘：“你去偷某某物品。”这样说，犯恶作。被命令的比丘以为是别的物品，也偷了别的物品，指使的比丘不因这次盗取而犯巴拉基格。偷盗者犯巴拉基格。

一个比丘命令另一个比丘：“你去告诉某某：某某去告诉某某，叫某某去偷某某物品。”这样说，犯恶作。那个人转告了，犯恶作。偷盗者接受了指令，最初主谋者犯土喇咤亚。他偷了那件物品，所有人都犯巴拉基格。

一个比丘命令另一个比丘：“你去告诉某某：某某去告诉某某，叫某某去偷某某物品。”这样说，犯恶作。被命令的那个人却另外命令了别人，犯恶作。偷盗者接受了指令，犯恶作。他偷了那件物品，最初指使者不因这次盗取而犯巴拉基格。实际发出偷盗命令的人和偷盗者都犯巴拉基格。

一位比丘指使另一位比丘说：“你去偷那个叫某某的东西。”犯恶作罪。那人去了之后又回来说：“我没办法偷那个东西。”他又指使说：“等你有能力的时候，就去把那个东西偷来。”犯恶作罪。那人偷了那个东西，两人都犯巴拉基格罪。

一位比丘指使另一位比丘说：“你去偷那个叫某某的东西。”犯恶作罪。他指使之后心生后悔，但没有告知对方说：“别偷。”那人偷了那个东西，两人都犯巴拉基格罪。

一位比丘指使另一位比丘说：“你去偷那个叫某某的东西。”犯恶作罪。他指使之后心生后悔，于是告知对方说：“别偷。”那人说：“我受你指使了。”还是把那个东西偷了，指使者不因对方这次盗取而犯巴拉基格。偷盗者犯巴拉基格罪。

一位比丘指使另一位比丘说：“你去偷那个叫某某的东西。”犯恶作罪。他指使之后心生后悔，于是告知对方说：“别偷。”那人答应说“好”，便没有去偷，两人都不因盗取而犯戒。

122 具足五项条件而取不与之物，犯巴拉基格罪：物品为他人所有；取者认为物品为他人所有；该资具属于贵重物品；价值达到五摩沙迦或超过五摩沙迦；并且偷盗之心现前。去碰触，犯恶作罪；令其动摇，犯土喇咤亚；令其改变位置，犯巴拉基格罪。

123 具足五项条件而取不与之物，犯土喇咤亚：物品为他人所有；取者认为物品为他人所有；该资具属于轻物；价值超过一摩沙迦但不足五摩沙迦；并且偷盗之心现前。去碰触，犯恶作罪；令其动摇，犯恶作罪；令其改变位置，犯土喇咤亚。

124 具足五项条件而取不与之物，犯恶作罪：物品为他人所有；取者认为物品为他人所有；该资具属于轻物；价值为一摩沙迦或不足一摩沙迦；并且偷盗之心现前。去碰触，犯恶作罪；令其动摇，犯恶作罪；令其改变位置，犯恶作罪。

125 具足六项条件而取不与之物，犯巴拉基格罪：并非将其误认为自己之物（对该物无自物之想）；不是依亲厚信任而取用（亲厚取）；不是暂时借用的方式；该资具属于贵重物品；价值达到五摩沙迦或超过五摩沙迦；并且偷盗之心现前。去碰触，犯恶作罪；令其动摇，犯土喇咤亚；令其改变位置，犯巴拉基格罪。

126 具足六项条件而取不与之物，犯的是土喇咤亚：取者并不认为东西是自己的、不是以信取的方式拿的、不是暂时借用、物品属于轻物、价值超过一摩沙迦但不足五摩沙迦，并且当时心里带着偷盗的念头。如果只是碰一下，犯恶作罪；把它弄得晃动，犯恶作罪；让它挪离了原来的位置，犯土喇咤亚。

127 具足六项条件而取不与之物，犯的是恶作罪：不认为东西是自己的、不是以信取的方式拿的、不是暂时借用、物品属于轻物、价值刚好一摩沙迦或者不到一摩沙迦，并且当时心里带着偷盗的念头。如果只是碰一下，犯恶作罪；把它弄得晃动，犯恶作罪；让它挪离了原来的位置，犯恶作罪。

128 具足五项条件而取不与之物，犯的是恶作罪：物品实际不为他人所有，取者却认为物品为他人所有；物品属于重物，价值五摩沙迦或者超过五摩沙迦；并且当时心里带着偷盗的念头。如果只是碰一下，犯恶作罪；把它弄得晃动，犯恶作罪；让它挪离了原来的位置，犯恶作罪。

129 具足五项条件而取不与之物，犯的是恶作罪：物品实际不为他人所有，取者却认为物品为他人所有；物品属于轻物，价值超过一摩沙迦但不足五摩沙迦；并且当时心

里带着偷盗的念头。如果只是碰一下，犯恶作罪；把它弄得晃动，犯恶作罪；让它挪离了原来的位置，犯恶作罪。

130 具足五项条件而取不与之物，犯的是恶作罪：物品实际不为他人所有，取者却认为物品为他人所有；物品属于轻物，价值一摩沙迦或者不到一摩沙迦；并且当时心里带着偷盗的念头。如果只是碰一下，犯恶作罪；把它弄得晃动，犯恶作罪；让它挪离了原来的位置，犯恶作罪。

131 没有犯：如果以为东西是自己的；是以信取的方式拿的；是暂时借用；是属于饿鬼的东西；是属于畜生的东西；心里想的是“这是被弃置之物（粪扫物）、无主的东西”；或者是精神失常的人、心神错乱的人、受病痛折磨的人；以及最初犯规而又尚未制戒时的行为人。

不与取中第一诵分终

调伏事摄颂 Vinītavatthuuddānagāthā

洗衣人处五案，覆布四案；

暗中取物五案，搬运物品五案。

依通常说法答话五案，风吹物品另有两案；

新鲜（未腐坏）尸体（取粪扫物）一则，草签抽签一则，加上浴室（误穿下衣）一则，合起来共十则。

通过残食（而取）的情况有五种，另有五案是假称替他人领取一份。

饥荒中盗取熟饭、肉、糕饼、团子、甜食。

资具六则、袋一则、卧褥一则、竹制衣架一则，以及盗后未走出住处一则。

硬食以及与关系亲密者（凭借信任而取）的情况，带着“认为是自己的”想法（而取）又有两种情况。

有七则“我们没有偷”，另外有七则他们确已偷取。

盗取僧团物品七案，花另有两案。

以他人名义求取供养三案，携宝珠过税关三案；

猪、鹿、鱼的事，以及使用车乘的事。

两件肉块事、两件木材事、粪扫衣事、两件水事；

逐次取用一则；另一则未满。

在舍卫城：一把粮食四案、残食两案、草两案；

分取僧团所有物七案，看守者非物主而给与七案。

木材一则、水一则、泥一则，以及草二则；

盗取僧团财物七案、坐卧具。

有主之物，不应移往别处；

有主之物，准予暂时搬用。

在瞻波、王舍城，以及毗舍离的阿吉格，

在波罗奈、憍赏弥，以及萨嘎喇，以及达希咖的事。

调伏事 Vinītavatthu

132 就在那个时候，六众比丘去了洗衣处，偷走了洗衣人捆好的衣物包。他们心里生起了追悔：“世尊制定了学处，我们会不会是犯了巴拉基格罪？”他们把这事报告了世尊。“诸比丘，你们犯了罪，是巴拉基格。”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去了洗衣处，看到一件贵重的布料，生起了盗心。他心里生起了追悔：“世尊制定了学处，我是不是犯了巴拉基格罪？”他把这事报告了世尊。“比丘，没有罪，只是心生念头而已。”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去了洗衣处，看到一件贵重的布料，以盗心碰了碰它。他心里生起了追悔……“比丘，不是巴拉基格，没有巴拉基格的罪。是恶作罪。”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去了洗衣处，看到一件贵重的布料，以盗心使它晃动。他心里生起了追悔……“比丘，不是巴拉基格，没有巴拉基格的罪。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去了洗衣人晾衣的地方，看见一块贵重的布料，生起盗心，把它从原位移开了。他因此心生疑悔……“比丘，你已犯戒，这是巴拉基格。”

133 那时，有一位乞食比丘，看见一块贵重的上覆布，生起盗心……以盗心触碰了它……以盗心晃动了它……以盗心把它从原位移开了。他因此心生疑悔……“比丘，你已犯戒，这是巴拉基格。”

134 那时，有一位比丘白天看见物品，在心里做了记号：“等夜里我来偷。”他以为是所见那件，就偷了它……以为是所见那件，却偷了另一件……以为是另一件，却偷了所见那件……以为是另一件，而偷了另一件。他因此心生疑虑……“比丘，你已犯戒，这是巴拉基格。”

那时，有一位比丘白天看见物品，在心里做了记号：“等夜里我来偷。”他以为拿的是先前看中的那件，实际拿走了自己的物品。他因此心生疑悔……“比丘，这不构成巴拉基格罪，而是恶作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正在搬运别人的物品，头上顶着负荷。他生起盗心，触碰了负荷……生起盗心，晃动了负荷……生起盗心，把头顶的负荷降到肩上……对肩上的负荷，他生起盗心触碰了……生起盗心晃动了……生起盗心，把肩上的负荷降到腰间……对腰间的负荷，他生起盗心触碰了……生起盗心晃动了……生起盗心，用手抓取了……对手中的负荷，他生起盗心放在了地上……生起盗心，从地上拿了起来。他因此心生疑虑……“比丘，你已犯戒，这是巴拉基格。”

135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露天铺开袈裟，然后进了寺院。另一位比丘心想：“可别让这件袈裟丢了。”便替他收了起来。铺衣的比丘出来后，问那位比丘：“贤友，我的袈裟被谁拿走了？”那比丘回答：“是我拿走的。”失主便抓住他，说：“你不再是一位沙门了！”他因此心生疑虑……他把这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比丘，你当时是什么用心？”

“世尊，我只是顺着日常的说法这么回答。”

“比丘，若只是通常的语词表达、并无盗心，没有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把袈裟放在凳子上……把坐具放在凳子上……把钵放在凳子下面，然后进了寺院。另一位比丘心想：“可别让这钵丢了。”便把它收好了。钵主出来后，问收钵的比丘：“贤友，我的钵被谁拿走了？”那位比丘回答：“是我拿走的。”

“你已不是沙门了。”钵主这样指责他，他因此心生疑悔……“比丘，只是依通常说法作答，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尼在围墙篱笆上铺开袈裟，然后进了寺院。另一位比丘尼心想：“可别让这件袈裟丢了。”便把它收好了。衣主出来，问替她收衣的比丘尼：“大姊，我的袈裟被谁拿走了？”她回答：“是我拿走的。”

“你已不是沙门尼了。”衣主这样指责她，她因此心生疑悔。于是，那位比丘尼把这事告诉了比丘尼众，比丘尼众告诉了比丘众，比丘众禀告了世尊……“诸比丘，只是依通常说法作答，无犯。”

136 那时候，有一位比丘，看到一团被旋风卷起的布。他心里想“我要拿去还给原主”，就把它捡了起来。那些原主却质问他：“你根本不是沙门！”这位比丘生起了疑悔……（中间省略）“比丘，你当时是什么心态？”

“世尊，我没有偷盗之心。”

“比丘，对没有偷盗之心的人来说，无犯。”

那时候，有一位比丘，看到一团被旋风卷起的头巾。他心想“要趁物主发现之前拿走”——他抱着偷盗的心把它捡了起来。那些原主质问他：“你根本不是沙门！”这位比丘生起了疑悔……（中间省略）“比丘，你犯了戒，是巴拉基格。”

137 那时候，有一位比丘到坟场去，在一具尚未分解的尸体上捡了一件粪扫衣。而那具尸体上正附着一个饿鬼。这时，那个饿鬼对他这样说：“尊者，不要捡我的布！”那位比丘不理他，就走了。那具尸体随即立了起来，紧跟在那位比丘身后。于是那位比丘跑进寺院，插上了门。那具尸体也就倒在原地。这位比丘生起了疑悔……（中间省略）“比丘，这不犯巴拉基格。不过，诸比丘，不应在未分解的尸体上捡取粪扫衣。谁捡了，犯恶作。”

138 那时候，当僧团在分配衣服时，一位比丘抱着偷盗的心，悄悄地把签筹换了去，得到了一件衣。这位比丘生起了疑悔……（中间省略）“比丘，你犯了戒，是巴拉基格。”

139 那时候，具寿阿难（Ānanda）在浴室里，误以为某位比丘的下衣是自己的，就穿上了。那位比丘就对具寿阿难说：“阿难道友，你为何穿我的下衣？”

“朋友，我以为是自己的。”他们把这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对以为是自己的这种人，无犯。”

140 那时候，一群比丘从灵鹫山下来。他们看到一只狮子吃剩的肉，就让人煮了之后吃了。他们生起了疑悔……（中间省略）“诸比丘，吃狮子吃剩的，无犯。”

那时候，一群比丘从灵鹫山下来，看到老虎吃剩的肉……看到豹子吃剩的肉……看到鬣狗吃剩的肉……看到豺狼吃剩的肉，就让人煮了之后吃了。他们生起了疑悔……（中间省略）“诸比丘，对畜生所有的东西，无犯。”

141 那时候，当僧团在分配米饭时，一位比丘无根据地说：“请再给另一人一份”，便领取了那份（所称的另一人实不存在）。那位比丘生起疑悔……（中略）……“比丘，不犯巴拉基格；明知而妄语，犯巴吉帝亚（pācittiya，古译：波逸提）。”

那时，当僧团正在分发硬食时……当僧团正在分发糕点时……当僧团正在分发甘蔗时……当僧团的丁巴如沙果正在分配时——有位比丘说：“给另一个人一份。”其实并没有那个人，他却领了那一份。他心里产生了疑虑。……“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犯故意妄语的巴吉帝亚。”

142 那时，有位比丘在饥荒时进了一家卖熟饭的店铺，以偷盗心取走了满满一钵的饭。他心里产生了疑虑。……“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位比丘在饥荒时进入肉铺，以偷盗心取走了满满一钵的肉。他心里产生了疑虑。……“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位比丘在饥荒时进入糕点铺，以偷盗心取走了满满一钵的糕点……以偷盗心取走了满满一钵的炸面团……以偷盗心取走了满满一钵的蜜丸。他心里产生了疑虑。……“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143 那时，有位比丘白天看到一件资具，做了标记，心想：“我晚上来偷。”他以为是那件，偷了那件……他以为是那件，偷了别件……他以为是别件，偷了那件……他以为是别件，偷了别件。他心里产生了疑虑。……“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位比丘白天看到一件资具，做了标记，心想：“我晚上来偷。”他以为是那件，结果偷了自己的资具。他心里产生了疑虑。……“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犯恶作罪。”

144 那时，有位比丘看到凳子上的布袋，心想：“我若从这里取走布袋，就会犯巴拉基格。”他把布袋连同凳子移到别处，才把布袋拿走。他心里产生了疑虑。……“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位比丘以偷盗心偷走了僧团的卧褥（床垫）。他心里产生了疑虑。……“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145 那时，有位比丘在衣架上以偷盗心偷取了僧衣。他起了疑悔……（中略）……“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位比丘在精舍里偷了僧衣，心想：“我从这里出去就会成为犯巴拉基格者。”于是就不出精舍……（中略）……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那个愚人不管是出去了还是没出去，他都犯了巴拉基格罪。”

146 那时，有两位比丘是朋友。一位比丘进村子托钵去了。另一位比丘在僧团分配嚼食时，把朋友的份额取了来，出于信任而吃了。那位比丘知道后，就指责他：“你是个非沙门！”他起了疑悔……（中略）……世尊问：“比丘，你当时是什么心？”他答：“世尊，我是信任取用的。”世尊说：“比丘，在信任取用的情况下，无犯。”

147 那时，众多比丘在做衣。僧团分配嚼食时，大家的份额被取来放在一旁。某位比丘把另一位比丘的份额误认为是自己的，就吃了。那位比丘知道后，指责他：“你是个非沙门！”他起了疑悔……（中略）……世尊问：“比丘，你当时是什么心？”他答：“世尊，我以为是自己的。”世尊说：“比丘，误以为是自己的份额而取食，无犯。”

那时，众多比丘在做衣。僧团分配嚼食时，另一位比丘的份额被取来放在某位比丘的钵里。钵的主人以为是自己的就吃了。那位比丘知道后，指责他：“你是个非

沙门！”他起了疑悔……（中略）……世尊说：“比丘，误以为是自己的份额而取食，无犯。”

148 那时，有盗芒果的贼打下芒果，捆成包裹拿走了。物主们追赶那些贼。贼看见物主，丢下包裹逃跑了。诸比丘以为是粪扫衣，取来吃了。物主们指责那些比丘：“你们是非沙门！”他们起了疑悔……（中略）……向世尊禀告了这件事。世尊问：“诸比丘，你们当时是什么心？”他们答：“世尊，我们以为是粪扫衣。”世尊说：“诸比丘，在以为是粪扫衣的情况下，无犯。”

那时，有盗阎浮果的贼……盗面包果的贼……盗波罗蜜果的贼……盗棕榈果的贼……盗甘蔗的贼……盗廷巴卢萨果（柿属果）的贼摘了廷巴卢萨果，捆成包裹拿走了。物主们追赶那些贼。贼看见物主，丢下包裹逃跑了。诸比丘误以为是被弃置之物（无主物），取来吃了。物主们指责那些比丘：“你们是非沙门！”他们起了疑悔……（中略）……世尊说：“诸比丘，在误以为是被弃置之物的情况下，无犯。”

那时，有盗芒果的贼打下芒果，捆成包裹拿走了。物主们追赶那些贼。贼看见物主，丢下包裹逃跑了。诸比丘心想“趁物主还没看见”，以偷盗心吃了。物主们指责那些比丘：“你们是非沙门！”他们起了疑悔……（中略）……世尊说：“诸比丘，你们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群偷阎浮果的贼……偷面包果（labuja）的贼……偷波罗蜜果（panasa）的贼……偷棕榈果的贼……偷甘蔗的贼……偷廷巴卢萨果（柿属果）的贼，他们把廷巴卢萨果摘下来后，捆成一捆带着走了。物主们追着那些贼跑。贼们看见物主们来了，就把那捆果子扔下逃走了。诸比丘心想‘趁物主还没看见’，却还是以偷盗心把那果子拿来吃了。物主们就指责那些比丘说：‘你们不是沙门吧？’那些比丘心里生起了疑惑……世尊说：‘诸比丘，你们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个比丘以偷盗心偷了僧团的芒果……偷了僧团的阎浮果……偷了僧团的菠萝蜜果……偷了僧团的棕榈果……偷了僧团的甘蔗……偷了僧团的枣。他心里生起了疑惑……世尊说：“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149 那时，有一个比丘去了花圃，以偷盗心偷了已经被采摘好、价值五钱的花。他心里生起了疑惑……世尊说：“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个比丘去了花圃，自己把花采摘下来，以偷盗心偷了价值五钱的花。他心里生起了疑惑……世尊说：“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150 那时，有一个比丘要到村子里去，他对另一个比丘说：“朋友，我就说是受你所托，到供养你的人家求取供养吧。”他去了以后，要了一件衣，自己拿来用了。那个

比丘知道后，就指责他说：“你不是沙门！”他心里生起了疑惑……世尊说：“比丘，不算犯巴拉基格罪。不过，诸比丘，不该说‘我以你的名义开口’。如果谁这么说，犯恶作罪。”

那时，有一个比丘要到村子里去。另一个比丘对这个比丘说：“朋友，你就说是受我所托，到供养我的人家求取供养吧。”他去了以后，要了一套衣，自己用了一件，把另一件给了那个比丘。那个比丘知道后，就指责他说：“你不是沙门！”他心里生起了疑惑……世尊说：“比丘，不算犯巴拉基格罪。不过，诸比丘，不该说‘你以我的名义开口’。如果谁这么说，犯恶作罪。”

那时，有一个比丘要到村子里去，他对另一个比丘说：“朋友，我就说是受你所托，到供养你的人家求取供养吧。”那个比丘也这样说：“你就说是受我所托，替我开口吧。”他去了以后，要了一升酥油、一秤糖、一斗米，自己拿来吃了。那个比丘知道后，就指责他说：“你不是沙门！”他心里生起了疑惑……世尊说：“比丘，不算犯巴拉基格罪。不过，诸比丘，不该说‘我以你的名义开口’，也不该说‘你以我的名义开口’。如果谁这么说，犯恶作罪。”

151 那时，有一个男子带着一颗贵重的宝珠，和一位比丘同路走。后来，那个男子看见了一个税关，就在那位比丘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宝珠放进了他的袋子里，等过了税关之后，才把宝珠取了回来。那位比丘心里生起了疑惑……世尊问：“比丘，你存的是什么心？”他回答：“世尊，我不知道啊。”世尊说：“比丘，既然你不知道，那就不算犯戒。”

那时，有这么一个人，拿着一颗价值昂贵的宝珠，和一位比丘结伴走在路上。后来，那人看到了一个征税关卡，就装病，把自己的包袱交给了那位比丘。之后，那人通过了征税关卡，对比丘说：“尊者，把包袱还给我吧，我又不是真生病。”比丘说：“贤友，那你干嘛要搞这一出？”于是，那人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这位比丘。比丘心里起了疑惑……（省略重复）“比丘，你以什么心？”

“世尊，我不知道啊。”

“比丘，不知者，无犯。”

152 那时，有位比丘随同一个商队走在路上。有一个人用好处引诱这位比丘，看到了一个征税关卡后，把一颗价值昂贵的宝珠交给这位比丘，说：“尊者，请您把这颗宝珠带过征税关卡吧。”于是，那位比丘就把那颗宝珠带过了征税关卡。比丘心里起了疑惑……（省略重复）“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153 那时，有位比丘出于悲悯，把一头被套索缚住的猪给放了。比丘心里起了疑惑……（省略重复）“比丘，你以什么心？”

“世尊，我是出于悲悯的意图。”

“比丘，出于悲悯意图者，无犯。”

那时，有位比丘以偷盗之心，把一头被套索缚住的猪给放了，心想：“要趁物主还没看见就放走。”比丘心里起了疑惑……（省略重复）“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位比丘出于悲悯，把一头被套索缚住的鹿给放了……以偷盗之心，把一头被套索缚住的鹿给放了，心想：“趁物主还没看见就放走”……出于悲悯，把困在捕鱼笼里的鱼给放了……以偷盗之心，把困在捕鱼笼里的鱼给放了，心想：“趁物主还没看见就放走”。比丘心里起了疑惑……（省略重复）“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位比丘看到车上的货物，心想：“如果我从这里拿，就会成为犯巴拉基格的人”，于是就使车辆向前滚动（货物随车改变了位置），以此方式取走货物。比丘心里起了疑惑……（省略重复）“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位比丘捡起了被老鹰叼走掉下的一块肉，心想：“我要还给失主。”失主们呵斥那位比丘说：“你是个非沙门！”比丘心里起了疑惑……（省略重复）“比丘，不是偷盗之心者，无犯。”

那时，有位比丘以偷盗之心，捡起了被老鹰叼走掉下的一块肉，心想：“趁失主未看见时。”失主们呵斥那位比丘说：“你是个非沙门！”比丘心里起了疑惑……（省略重复）“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154 那时候，人们把木筏绑好，放到阿致罗筏底河（Aciravatī）里。绑绳断了，木头散开漂走了。有些比丘以为那些木头已被丢弃，就把木头捞了上来。物主们指责那些比丘说：“你们不是沙门！”那些比丘心里生起了疑虑……（世尊说：）“诸比丘，以为是弃物而取的，无犯。”

那时候，人们把木筏绑好，放到阿致罗筏底河里。绑绳断了，木头散开漂走了。有些比丘心想“趁物主还没看见”，怀着偷盗之心把木头捞了上来。物主们指责那些比丘说：“你们不是沙门！”那些比丘心里生起了疑虑……（世尊说：）“诸比丘，你们已经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候，有个放牛人把上衣挂在树上，就去大便了。有位比丘以为是粪扫衣，就把那上衣拿了。接着，那个放牛人就指责那位比丘说：“你不是沙门！”那位比丘心里生起了疑虑……（世尊说：）“比丘，以为是粪扫衣而取的，无犯。”

那时候，有位比丘在渡河时，从洗衣工手里滑脱的一件上衣缠在了他的脚上。他心想“我会还给物主的”，就把那衣服拿了。物主们指责那位比丘说：“你不是沙门！”那位比丘心里生起了疑虑……（世尊说：）“比丘，没有偷盗之心而取的，无犯。”

那时候，有位比丘在渡河时，从洗衣工手里滑脱的一件上衣缠在了他的脚上。那位比丘心想“趁物主还没看见”，怀着偷盗之心把衣服拿了。物主们指责那位比丘说：“你不是沙门！”那位比丘心里生起了疑虑……（世尊说：）“比丘，你已经犯了巴拉基格罪。”

155 那时候，有位比丘看到一个酥油罐，就一点一点地拿来受用。他心里生起了疑虑……（世尊说：）“比丘，不构成巴拉基格罪，但犯恶作罪。”

那时候，众多比丘一起商量后，出发去偷东西，他们说：“我们去偷货物吧。”其中一个人偷了货物。其他人这样说：“我们不是巴拉基格，偷了东西的那个才是巴拉基格。”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你们都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候，众多比丘一起商量后去偷了货物，然后进行了分配。分配之后，每个人分到的份额都不满五摩沙迦。他们这样说：“我们不是巴拉基格。”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你们都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在舍卫城（Sāvatthī）闹饥荒的时候，有位比丘以盗心偷了店主一把米。他事后心里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在舍卫城闹饥荒的时候，有位比丘以盗心偷了店主一把绿豆……一把黑豆……一把芝麻。他事后心里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在舍卫城的盲林（Andhavana）里，一伙强盗杀了牛，吃了肉，把剩下的藏起来就走了。诸比丘以为是被人丢弃的东西，便请人将肉授与他们，随后食用。那些强盗责骂这些比丘说：“你们这些人不是沙门！”诸比丘心里起了追悔……世尊说：“诸比丘，以丢弃物想而取用，没有罪。”

那时，在舍卫城的盲林里，一伙强盗杀了猪，吃了肉，把剩下的藏起来就走了。诸比丘以为是被人丢弃的东西，便请人将肉授与他们，随后食用。那些强盗责骂这些

比丘说：“你们这些人不是沙门！”诸比丘心里起了追悔……世尊说：“诸比丘，以丢弃物想而取用，没有罪。”

那时，有位比丘去到草场，以盗心偷了已经割下的草，价值五摩沙迦。他事后心里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位比丘去到草场，自己动手割了草，以盗心偷走，价值五摩沙迦。他事后心里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156 那时，一些客比丘请人把僧团的芒果分发后，拿来吃了。常住的诸比丘责骂这些比丘说：“你们这些人不是沙门！”客诸比丘心里起了追悔……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诸比丘，你们是出于什么心念这样做的？”他们回答：“世尊，我们是为了食用才这样做的。”世尊说：“诸比丘，如果是为了食用而取用，没有罪。”

那时，一些客比丘请人把僧团的阎浮果……僧团的面包果……僧团的菠萝蜜……僧团的棕榈果……僧团的甘蔗……僧团的丁巴如沙果分发后，拿来吃了。常住的诸比丘责骂这些比丘说：“你们这些人不是沙门！”客诸比丘心里起了追悔……世尊说：“诸比丘，如果是为了食用而取用，没有罪。”

那时，芒果园的看守人们向诸比丘布施芒果。诸比丘想：“他们有权看守，却无权给予。”因而心生疑惑，没有接受。他们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接受看守者的布施，无犯。”

那时，蒲桃看守人们……面包果看守人们……菠萝蜜看守人们……棕榈果看守人们……甘蔗看守人们……乌檀果看守人们向诸比丘布施乌檀果。诸比丘想：“他们有权看守，却无权给予。”因而心生疑惑，没有接受。他们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接受看守者的布施，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暂借僧团的木材去支撑自己精舍的墙。其他比丘指责他：“你不是沙门！”他因此心生疑惑。他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问：“比丘，你存着什么心念？”他回答：“世尊，我是暂借的。”世尊说：“比丘，暂借使用，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以盗心偷取了僧团的水……又以盗心偷取了僧团的粘土……又以盗心偷取了僧团堆成堆的草……他因此心生疑惑。……世尊说：“比丘，你已经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以盗心焚烧了僧团堆成堆的草。他因此心生疑惑。……世尊说：“比丘，这不犯巴拉基格罪，但是犯恶作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以盗心偷取了僧团的床。他因此心生疑惑。……世尊说：“比丘，你已经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以盗心偷取了僧团的椅子……僧团的床垫……僧团的枕头……僧团的门扇……僧团的窗户……僧团的椽子。他因此心生疑惑。……世尊说：“比丘，你已经犯了巴拉基格罪。”

157 那时，诸比丘将一位居士指定给寺院使用的坐卧具，拿到别处使用。那位居士得知后，便不满、批评、指责道：“尊者们怎么能将指定在一处使用的物品拿到别处使用呢！”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将指定在一处使用的物品拿到别处使用。若使用了，犯恶作罪。”

那时，那些比丘因为顾虑，不敢把坐卧具搬去伍波萨他堂或集会处使用，就坐在地上，身体和衣服都沾满了灰尘。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暂时把坐卧具搬去使用。”

那时，在瞻波（Campā），一位依止偷兰难陀比丘尼（Thullanandā）学法的比丘尼去了偷兰难陀比丘尼的护持者家里，说：“尊者想喝三合粥。”她让人煮好之后带回去，自己吃了。偷兰难陀比丘尼知道后呵责她：“你根本不是沙门尼！”那位比丘尼心里生起了疑悔。于是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比丘尼们，比丘尼们又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犯巴拉基格；但犯故意妄语的巴吉帝亚。”

那时，在王舍城，一位依止偷兰难陀比丘尼学法的比丘尼去了偷兰难陀比丘尼的护持者家里，说：“尊者想吃蜜丸。”她让人做好之后带回去，自己吃了。偷兰难陀比丘尼知道后呵责她：“你根本不是沙门尼！”那位比丘尼心里生起了疑悔……（世尊说：）“诸比丘，不犯巴拉基格；但犯故意妄语的巴吉帝亚。”

158 那时，在毗舍离（Vesālī），具寿阿玖咖有一位护持者居士，他有两个男孩——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外甥。那位居士对具寿阿玖咖这样说：“尊者，这两个孩子当中，哪一位具足信心、心怀净信，就请把财物所在之处告诉哪一位。”那时，那位居士的外甥有信心、有净信。于是，具寿阿玖咖就把财物所在之处告诉了那个外甥。那个外甥凭着那些家产安顿了家业，并开始行布施。后来，那位居士的儿子对具寿阿难这样说：“阿难尊者，到底谁是父亲的遗产继承人——是儿子，还是外甥？”〔阿难答〕“朋友，儿子才是父亲的遗产继承人。”〔居士之子说〕“尊者，这位阿玖咖尊者把我家财物的下落告诉了那个跟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即外甥）。”〔阿难答〕“朋友，阿玖咖具寿不是真正的沙门。”于是，具寿阿玖咖对具寿阿难这样说：“阿难朋友，请你为我作裁决。”那时，具寿优波离（Upāli）是具寿阿玖咖的支持者。具寿优波离对具寿阿难这样说：“阿难朋友，如果一个人被物主这样吩咐：‘请把这个地方告诉某某人’，

然后他就告诉了那个人，他犯什么罪呢？”〔阿难答〕“尊者，什么罪也无犯，连最小的恶作都无犯。”〔优波离说〕“朋友，这位阿玖咖具寿就是被物主这样吩咐：‘请把这个地方告诉某某人’，然后他就告诉了那个人；阿难朋友，阿玖咖具寿无犯。”

159 那时，在波罗奈（Bārāṇasī），具寿毕林达·瓦恰（Pilindavaccha）的护持者家庭遭到了强盗的劫掠，有两个男孩被掳走了。于是，具寿毕林达·瓦恰用神通把那两个男孩带了回来，安置在楼阁上。人们看到那两个男孩，都说：“这真是毕林达·瓦恰尊者的神通威力！”他们对具寿毕林达·瓦恰生起了深厚的净信。诸比丘却讥嫌、呵责、批评说：“具寿毕林达·瓦恰怎么竟然把被强盗掳走的男孩带回来了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对于有神通的人来说，在他的神通范畴内行事，无犯。”

160 那时，有两位比丘是朋友——般度咖和咖比罗。一位住在村庄里，一位住在憍赏弥（Kosambī）。那位住在村庄的比丘去憍赏弥，在途中过河的时候，一块从养猪人手中掉落的肥肉团黏在了他的脚上。那位比丘心想：“我要还给主人。”就把那块肥肉拿了起来。那些养猪人呵责那位比丘说：“你不是沙门！”那位比丘上岸后，一个牧牛女看见了，对他说：“来吧，尊者，来行淫法。”那位比丘心想：“我本来就已经不是沙门了。”于是就跟她行了淫法。到了憍赏弥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在不与取方面不犯巴拉基格；但在行淫法方面犯巴拉基格。”

161 那时，在萨嘎喇（Sāgalā），具寿达希咖（Daḷhika）的一位同住弟子因为对梵行感到不乐而苦闷，他偷了一个商人的头巾，然后对具寿达希咖这样说：“尊者，我不是沙门了，我要还俗。”

“朋友，你做了什么？”那位比丘就把事情说了。达希咖尊者让人把头巾拿来估价。估价的结果，那块头巾不足五摩沙迦。达希咖尊者说：“朋友，不犯巴拉基格。”他还为那位比丘说法开示，那位比丘便又乐于修梵行。

第二巴拉基格终

第三巴拉基格 Tatiyapārājikaṃ

162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毗舍离（Vesālī）的大林（Mahāvana）重阁讲堂（Kūṭāgārasālā）。当时，世尊以种种方法为诸比丘开示不净法，赞叹不净，赞叹不净的修习，一一指出不净等至的益处，加以赞叹。于是，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想独处半个月。除了那位送食的，任何人都不应来见我。”那些比丘回应世

尊说：“是的，尊者。”他们答应了世尊后，果然除了那位送食的，再没有人去见世尊。诸比丘心想：“世尊以种种方法开示不净法，赞叹不净，赞叹不净的修习，一一指出不净等至的益处，加以赞叹。”他们便以种种方式、种种行相，精勤地专注于不净的修习。他们对自身的身体感到厌烦、羞愧、厌恶。就像一位年轻、青春、爱打扮的男女，刚洗完头，若在脖子上挂上蛇的尸体、狗的尸体或人的尸体，会感到厌烦、羞愧、厌恶一样；同样地，那些比丘对自身的身体感到厌烦、羞愧、厌恶，便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也相互残杀，甚至还去找沙门伪装者米嘎兰迪咖（Migalaṇḍika），对他说：“朋友，请帮帮忙，结束我们的生命吧。这衣钵就归你了。”于是，那位沙门伪装者米嘎兰迪咖，在衣钵的报酬驱动下，接连杀害了许多比丘，然后拿着血淋淋的刀，走向了跋耆穆达河。

163 就在沙门伪装者米嘎兰迪咖清洗那把血刀的时候，他心里生起了懊悔和追悔：“我真的没有得到什么，真的没有获得什么；我真是遭到了恶得，没有得到善得。我造下了极大的非福，竟然杀害了这些持戒、有善法的比丘。”这时，有一位属于魔罗一方的天神从不破的水面上行来，对沙门伪装者米嘎兰迪咖这样说：“萨度，萨度，善人！善人，你得到了，你获得了善得。善人，你造下了大福，因为你把那些还没渡过苦海的人度到了彼岸。”于是，沙门伪装者米嘎兰迪咖心想：“看来我真的得到了，真的获得了善得；真的造下了大福；看来我真的把没渡过的人度到了彼岸。”他便拿起锋利的刀，从一个精舍到另一个精舍，从一个院落走到另一个院落，到处问道：“谁还没渡过苦海？我要度谁到彼岸？”在那里，那些尚未离欲的比丘，在那个时刻产生了恐惧，心惊胆战，汗毛直竖。而那些已经离欲的比丘，在那个时刻，没有恐惧，不心惊胆战，也没有汗毛直竖。于是，沙门伪装者米嘎兰迪咖，一天之内就夺走了一位比丘的生命，一天之内夺走了两位比丘的生命，一天之内夺走了三位比丘的生命，一天之内夺走了四位比丘的生命，一天之内夺走了五位比丘的生命，一天之内夺走了十位比丘的生命，一天之内夺走了二十位比丘的生命，一天之内夺走了三十位比丘的生命，一天之内夺走了四十位比丘的生命，一天之内夺走了五十位比丘的生命，一天之内夺走了六十位比丘的生命。

164 接着，半个月过去，世尊结束了独处，便对具寿阿难（Ānanda）说：“阿难，为什么比丘僧团好像变得这么稀少了呢？”具寿阿难回应说：“尊者，事情是这样的：世尊您以种种方法为诸比丘开示不净法，赞叹不净，赞叹不净的修习，一一指出不净等至的益处，加以赞叹。尊者，那些比丘心想：‘世尊以种种方式开示不净法，赞叹不净及其修习，又一一指出不净等至的益处，加以赞叹。’他们便以种种方式、

种种行相，精勤地专注于不净的修习。他们对自身的身体感到厌烦、羞愧、厌恶。就像一个爱打扮的年轻女子或男子，刚刚洗过头，脖子上被挂上蛇尸、狗尸或人尸，会感到厌烦、羞愧、厌恶一样；那些比丘也是这样，对自己身体感到厌烦、羞愧、厌恶，便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也相互残杀，甚至还去找假扮沙门的米嘎兰迪咖，对他说：‘朋友，帮帮忙，结束我们的生命吧，这衣钵就归你了。’于是，尊者，假扮沙门的米嘎兰迪咖在衣钵报酬的驱动下，一天之内就夺走了一位比丘的生命……乃至……一天之内夺走了六十位比丘的生命。恳请世尊开示其他方法，让这个比丘僧团能够安住于更高的智慧中。”世尊说：“阿难，那么，把那些住在毗舍离附近的比丘，全部召集到集会堂来。”

“是的，尊者。”具寿阿难答应世尊后，便把住在毗舍离附近的所有比丘都召集到集会堂，然后去见世尊。到了之后，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比丘僧团已经召集齐了。现在，请世尊斟酌时机。”

165 于是，世尊便前往集会堂。到了之后，在铺设好的座位上坐下。坐下后，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这‘入出息念定’，若修习、多修习，它既是寂静的，又是殊胜的，是纯粹的，是安乐住，而且能让已生起的恶不善法，当即消散、止息。诸比丘，就像在夏季的最后一个月，尘土和污垢漫天飞扬，这时，一场不合时节的大雨，就能让它们当即消散、止息。同样地，诸比丘，‘入出息念定’，若修习、多修习，它是寂静的，又是殊胜的，是纯粹的，是安乐住，而且能让已生起的恶不善法，当即消散、止息。诸比丘，怎样修习、怎样多修习‘入出息念定’，它才能变得寂静、殊胜、纯粹、成为安乐住，并且让已生起的恶不善法当即消散、止息呢？诸比丘，在这里，有比丘去到山林里、或树下、或空房里，盘腿坐下，挺直身体，将正念安立在面前。他保持正念而入息，保持正念而出息。当他入息长时，清楚地知道：‘我入息长。’出息长时，清楚地知道：‘我出息长。’入息短时，清楚地知道：‘我入息短。’出息短时，清楚地知道：‘我出息短。’他学习：‘我将觉知全身地入息。’他学习：‘我将觉知全身地出息。’他学习：‘我将使身行平静地入息。’他学习：‘我将使身行平静地出息。’他学习：‘我将觉知喜地入息。’他学习：‘我将觉知喜地出息。’他学习：‘我将觉知乐地入息。’他学习：‘我将觉知乐地出息。’他学习：‘我将觉知心行地入息。’他学习：‘我将觉知心行地出息。’他学习：‘我将使心行平静地入息。’他学习：‘我将使心行平静地出息。’他学习：‘我将觉知心地入息。’他学习：‘我将觉知心地出息。’他学习：‘我将令心踊跃……我将令心等持……我将令心解脱……我将随观无常……我将随观离贪……我将随观灭……我将随

观弃舍地入息。’他学习：‘我将随观弃舍地出息。’诸比丘，这样修习、这样多修习的‘入出息念定’，它就是寂静的，又是殊胜的，是纯粹的，是安乐住，而且能让已生起的恶不善法，当即消散、止息。”

166 其时，世尊以这件事为因缘，为理由，召集了比丘僧团，质问诸比丘说：“诸比丘，听说诸比丘真的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相互残杀，还去找假扮沙门的米嘎兰迪伽，这样说：‘朋友，请帮帮忙，结束我们的生命吧。这衣钵就归你了。’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道：“诸比丘，这些比丘所作的不合宜、不随顺、不适当、不是沙门所为、不正当、不应该做。诸比丘，他们怎么可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相互残杀，还去找假扮沙门的米嘎兰迪伽，这样说：‘朋友，帮帮忙，结束我们的生命吧。这衣钵就归你了。’诸比丘，这不能令未信者生信……（中略）……那么，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167 任何比丘，故意夺取人的性命，或者替他找来凶器，他也犯了波罗夷，不能再和僧团共住。

就这样，世尊为诸比丘制定了这条学处。

168 那时，有一位近事男生了病。他的妻子容貌美丽、好看、令人愉悦。六群诸比丘的心，被这位女子所吸引。于是，六群诸比丘心想：“朋友们，如果这位近事男活下来，我们就得不到这个女人了。来吧，朋友们，让我们去赞叹这位近事男死亡的功德。”于是，六群诸比丘就去到了那位近事男那里。到了之后，对那位近事男这样说：“近事男，你是一个已造作善业、已造作福业、已做了能使自己免于怖畏的善行、未作恶、未行残暴之事、未作罪过的人。你造作的是善，未造作的是恶。你这样困苦、艰难地活着有什么意义！死亡对你来说，比活着更好。你从这里死去，身坏命终之后，将会投生到善趣、天界。在那里，你将具足、拥有、享受天界的五种妙欲。”

169 于是那位居士心想：“尊者们说得确实对。我确实做了好事、积累了善业、做了能使自己免于怖畏的善行，没有作恶、没有行残暴之事、没有做卑劣的事。善事我做过了，恶事我没做过。我还要这困苦难熬的生活干什么！与其活着，不如死了更好。我从这里去世后，身坏命终，将会投生到善趣、天界。在那里，我将具足享用天上的五种欲乐。”于是，他就吃不合适的食物，吃不合适的嚼食，吃不合适的含食，喝不合适的饮料。因为他吃不合适的食物、嚼食、含食，喝不合适的饮料，结果患了重病。他就因为这场病去世了。他的妻子对此埋怨、批评、指责说：“这些释迦子沙门

真是无耻、破戒、说谎。他们还竟敢自称是行法者、平等行者、梵行者、说实话者、持戒者、善法者！这些人没有沙门性，没有梵行性；他们的沙门性毁掉了，梵行性毁掉了；他们哪来的沙门性？哪来的梵行性？他们远离了沙门性，远离了梵行性。就是他们向我丈夫称赞了死亡的殊胜。是他们害死了我丈夫！”其他的人也埋怨、批评、指责说：“这些释迦子沙门真是无耻、破戒、说谎……就是他们向那位居士称赞了死亡的殊胜。是他们害死了那位居士。”诸比丘听到了那些人埋怨、批评、指责的话。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也埋怨、批评、指责说：“六群比丘怎么可以向居士称赞死亡的殊胜呢！”

170 于是那些比丘用种种方式呵责了六群比丘之后，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你们真的向居士称赞了死亡的殊胜吗？”他们回答：“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愚人们，这不合宜、不随顺、不相称、非沙门行、不适当、不应该做。愚人们，你们怎么可以向居士称赞死亡的殊胜呢！愚人们，这既不能使未生信者生信……那么，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这条学处——

> 171 任何比丘，故意夺取人的性命，或者替他找来凶器，或者称赞死亡、劝人去死，说『喂，你这样痛苦艰难地活着有什么意思？死了比活着强』——他怀着这样的心思和念头，用种种说法称赞死亡、劝人去死，他也犯了波罗夷，不能再和僧团共住。

172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故意”者，即知道、清楚地知道，存心如此，作出决定后违犯。

“人”的意思：从在母胎中最初的心识生起、最初的意识显现开始，直到死亡之时，这期间的存在，就叫做人体。

“杀”的意思：断除命根、使其灭尽、破坏其相续。

“替他寻找凶器”的意思：剑，或者矛，或者投射用的武器，或者棒，或者石头，或者刀具，或者毒药，或者绳子。

所谓“称赞死亡”，就是指出活着的过患，称说死亡的好处。

所谓“劝人去死”，指对那人说：“拿刀来、吞毒、或用绳子上吊而死。”

“喂，朋友”，是向对方打招呼的称谓。

所谓“困苦的生活”：与富人相比，穷人的生活较为困苦、低下；与有财者相比，无财者的生活较为困苦；与天人相比，人间的生活较为困苦。

所谓“艰难度日”，是说手、脚、手脚、耳、鼻或耳鼻被截去的人生活艰难。“你这样困苦、艰难地活着，不如死了好”，指的就是这种劝说。

即心是意，意是心。

所谓“心怀这样的意图”，是指心中想着对方死亡，有意使对方死亡，以其死亡为目的。

所谓“以种种方式”，是指以种种的形态、方式。

这是显示生命的过患，赞叹死亡：“你从这里死后，命终之后，将会投生到善趣、天界，在那里具足并享受天界的五种欲乐。”

所谓“劝人去死”，指对那人说：“拿刀来，或者吃毒药，或者用绳子自缢去死，或者坠入深坑、坑穴或悬崖。”

“他也”是相对于前面所说的犯者而言。

就如同那块大石头裂成了两半，再也不能粘合在一起一样；同样地，一位比丘如果故意夺取人的生命，他就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了。因此说：‘他是巴拉基格。’

所谓“不共住”：共同作僧团甘马、共同诵戒、共同修学同样的学处，这称为共住。僧团不再与此人这样共住，因此说“不共住”。

173 亲自下手、在旁指使、遣使、辗转遣使、不按指示传达的使者、一去一回的使者；对方在场而以为不在场、不在场而以为在场、在场而知道在场、不在场而知道不在场；以身赞叹、以语赞叹、以身语赞叹、以使者赞叹、以书信赞叹、坑陷、倚具（可倚靠的家具）、放置物、药物、布置视觉刺激、声音、气味、味道、触感或心理内容（法境）、告知、教诫、约定时间、发出信号。

174 这是指，自己以身体杀，或以身体所连接之物杀，或以可投掷之物杀。

“在旁指使”，是指站在一旁下令说：“像这样射，像这样击打，像这样杀。”

一个比丘命令[另一个]比丘说：“你去杀掉某某人！”犯恶作。受命者认准了指定之人，并将其杀死，两人都犯巴拉基格。

一个比丘命令[另一个]比丘说：“你去杀掉某某人！”犯恶作。受命者误以为另一人就是指定之人，杀了那另一人；对这次杀人，原指使者无犯。执行杀人者犯巴拉基格。

一个比丘命令[另一个]比丘说：“你去杀掉某某人！”犯恶作。受命者以为眼前是另一人，杀死的却正是指定之人，两人都犯巴拉基格。

一个比丘命令[另一个]比丘说：“你去杀掉某某人！”犯恶作。受命者明知眼前是另一人，杀死的也是指定者以外的人；对这次杀人，原指使者无犯；执行杀人者犯巴拉基格。

一个比丘命令[另一个]比丘说：“去告诉某某人——‘某某人应告诉某某人：某某人去杀掉某某人！’”犯恶作。受命传话者依指示转告，犯恶作。执行杀人者接受了指示，教唆者犯土喇咤亚。执行者杀死了指定之人，所有人都犯巴拉基格。

一个比丘命令[另一个]比丘说：“去告诉某某人——‘某某人让你去告诉某某人：某某人去杀掉某某人！’”犯恶作。受命传话者改而指使了别人，犯恶作。执行杀人者接受了指示，犯恶作。执行者杀死了指定之人，对这次杀人，原指使者无犯；改派他人的指使者和执行者犯巴拉基格。

一个比丘命令[另一个]比丘说：“你去杀掉某某人！”犯恶作。受命者去了又回来，说：“我没办法杀掉那个人。”指使者再次下令：“等你办得到的时候，就去把那个人杀掉！”犯恶作。受命者杀死了指定之人，两人都犯巴拉基格。

一个比丘命令[另一个]比丘说：“你去杀掉某某人！”犯恶作。指使者下令后生了悔意，却没有告诉受命者说：“别杀他！”受命者杀死了指定之人，两人都犯巴拉基格。

一位比丘唆使另一位比丘说：“你去取某某人的命”，犯恶作。他唆使后又后悔了，去告知对方：“别杀他。”那人却说：“我是受你差遣的”，然后把那人杀了。原指使者不因这次杀人而犯巴拉基格。实施杀人者犯巴拉基格。

一位比丘唆使另一位比丘说：“你去取某某人的命”，犯恶作。他唆使后又后悔了，去告知对方：“别杀他。”受命者答应说“好”，便住手了。两人都不因杀人而犯戒。

175 对方在场，却以为对方不在场，说：“啊，但愿某某人被杀”，犯恶作。对方不在场，却以为对方在场，说：“啊，但愿某某人被杀”，犯恶作。对方在场，也知道对方在场，说：“啊，但愿某某人被杀”，犯恶作。对方不在场，也知道对方不在场，说：“啊，但愿某某人被杀”，犯恶作。

所谓“以身示意赞叹死亡”，是用身体做暗示：“谁像这样死了，就能得到财富，或者得到名声，或者生到天界”，犯恶作。因为这样的赞叹，对方心想“我要死”，并因此使自己受苦，赞叹者犯土喇咤亚。对方因此死亡，赞叹者犯巴拉基格。

所谓“以言语赞叹死亡”，是开口说：“谁像这样死了，就能得到财富，或者得到名声，或者生到天界”，犯恶作。因为这样的赞叹，对方心想“我要去死”，并因此使自己受苦，赞叹者犯土喇咤亚。对方因此死亡，赞叹者犯巴拉基格。

所谓“以身示意并用言语赞叹死亡”，是既做暗示又开口说：“谁像这样死了，就能得到财富，或者得到名声，或者生到天界”，犯恶作。因为这样的赞叹，对方心想

“我要去死”，并因此使自己受苦，赞叹者犯土喇咤亚。对方因此死亡，赞叹者犯巴拉基格。

所谓“遣人传话赞叹死亡”，是把以下消息交给信使转告：“谁像这样死了，就能得到财富，或者得到名声，或者生到天界”，犯恶作。对方听了信使的信息后，心想“我要去死”，并因此使自己受苦，遣使者犯土喇咤亚。对方因此死亡，遣使者犯巴拉基格。

176 所谓“用文字赞叹死亡”，是写下这样的话：“谁这样死了，就能得到财富，或者得到名声，或者生到天界。”每一个字母，犯恶作。对方看见文字后，心想“我要去死”，并因此使自己受苦，书写者犯土喇咤亚。对方因此死亡，书写者犯巴拉基格。

针对人挖陷阱，想着“他掉下去就会死”，挖坑者犯突吉拉。他跌落时产生痛苦的感受，挖坑者犯土喇咤亚。他死了，挖坑者犯巴拉基格。不针对特定对象挖陷阱，想着“不管谁掉下去都会死”，挖坑者犯突吉拉。有人掉进那陷阱，挖坑者犯突吉拉。他跌落时产生痛苦的感受，挖坑者犯土喇咤亚。他死了，挖坑者犯巴拉基格。夜叉、鬼或者畜牲道中有人形者掉进那陷阱，挖坑者犯突吉拉。他跌落时产生痛苦的感受，挖坑者犯突吉拉。他死了，挖坑者犯土喇咤亚。畜牲掉进那陷阱，挖坑者犯突吉拉。他跌落时产生痛苦的感受，挖坑者犯突吉拉。他死了，挖坑者犯巴吉帝亚。

177 在供人倚靠的器具上放置刀，或涂上毒药，或把它弄得不牢固，或把它放在水坑、坑穴或悬崖的边缘，想着“他掉下去就会死”，设置倚具者犯突吉拉。因为刀、毒药或者跌落的缘故产生痛苦的感受，设置倚具者犯土喇咤亚。他死了，设置倚具者犯巴拉基格。

若比丘将剑、矛、投射用的武器、棒、石块、刀、毒药或绳索置于人旁，心想：“他将以此而死”，放置物品的比丘犯突吉拉。若彼人生起“我将以此而死”之念，并以此令自身感受痛苦，放置物品的比丘犯土喇咤亚。若彼人因此死亡，放置物品的比丘犯巴拉基格。

给酥油、或生酥、或油、或蜜、或糖浆，想着：“他吃了这个就会死。”给药者犯恶作。他吃了那个之后产生痛苦的感受，给药者犯土喇咤亚。他死了，给药者犯巴拉基格。

178 提供不可意的色所缘，恐怖、吓人的那种，想着：“他看见这个，受到惊吓就会死。”提供者犯恶作。他看见那个之后受到惊吓，提供者犯土喇咤亚。若对方因此死亡，提供者犯巴拉基格。提供可意的色所缘，想着：“他看见这个，因为求不得而憔

悴至死。”提供者犯恶作。他看见那个之后因为求不得而憔悴，提供者犯土喇咤亚。若对方因此死亡，提供者犯巴拉基格。

提供不可意的声所缘，恐怖、吓人的那种，想着：“他听到这个，受到惊吓就会死。”提供者犯恶作。他听到那个之后受到惊吓，提供者犯土喇咤亚。若对方因此死亡，提供者犯巴拉基格。提供可意的声所缘，令人爱恋、动人心弦的那种，想着：“他听到这个，因为求不得而憔悴至死。”提供者犯恶作。他听到那个之后因为求不得而憔悴，提供者犯土喇咤亚。若对方因此死亡，提供者犯巴拉基格。

提供不可意的香所缘，令人厌恶、排斥的那种，想着：“他嗅到这个，因为厌恶、排斥就会死。”提供者犯恶作。他嗅到那个之后，因为厌恶、排斥而产生痛苦的感受，提供者犯土喇咤亚。若对方因此死亡，提供者犯巴拉基格。提供可意的香所缘，想着：“他嗅到这个，因为求不得而憔悴至死。”提供者犯恶作。他嗅到那个之后因为求不得而憔悴，提供者犯土喇咤亚。若对方因此死亡，提供者犯巴拉基格。

提供不可意的味所缘，令人厌恶、排斥的那种，想着：“他尝到这个，因为厌恶、排斥就会死。”提供者犯恶作。他尝到那个之后，因为厌恶、排斥而产生痛苦的感受，提供者犯土喇咤亚。若对方因此死亡，提供者犯巴拉基格。提供可意的味所缘，想着：“他尝到这个，因为求不得而憔悴至死。”提供者犯恶作。他尝到那个之后因为求不得而憔悴，提供者犯土喇咤亚。若对方因此死亡，提供者犯巴拉基格。

故意施加不可意的触所缘，即会带来苦受、粗糙的触感，想着：“被这个碰到，他就会死。”施加者犯恶作。被碰到后，那人产生痛苦的感受，施加者犯土喇咤亚。若对方因此死亡，施加者犯巴拉基格。故意施加可意的触所缘，即会带来乐受、柔软的触感，想着：“被这个碰到，他就会因求不得而憔悴至死。”施加者犯恶作。被碰到后，那人因求不得而憔悴，施加者犯土喇咤亚。若对方因此死亡，施加者犯巴拉基格。

有人对一个应堕地狱者讲述地狱的情形，心想：“听了这个，他就会恐惧而死。”——讲述者犯恶作罪。听了之后，那人感到恐惧，讲述者犯土喇咤亚罪。若对方因此死亡，讲述者犯巴拉基格罪。对一个行善者讲述天界的情形，心想：“听了这个，他就会心生向往而死。”——讲述者犯恶作罪。听了之后，那人心向天界，起意求死，并因此使自己受苦，讲述者犯土喇咤亚罪。若对方因此死亡，讲述者犯巴拉基格罪。

179 所谓“告知”，是指有人问起时回答：“你就这样死吧。这样死的人，可得财富，或得名声，或生天界。”——犯恶作罪。因为这番话，那人起意求死，并因此使自己受苦，告知者犯土喇咤亚罪。若那人因此死亡，告知者犯巴拉基格罪。

所谓“教导”，是指无人问起时主动说：“你就这样死吧。这样死的人，可得财富，或得名声，或生天界。”——犯恶作罪。因为这种教导，那人起意求死，并因此使自己受苦，教导者犯土喇咤亚罪。若那人因此死亡，教导者犯巴拉基格罪。

有人约好食前、食后、夜间或白天的某个时刻，吩咐说：“凭这个约定的时间，你就取他的性命。”——犯恶作罪。受命者在约定的时间取了那人的性命，两人都犯巴拉基格罪。如果在约定时间之前或之后取走了那人的性命，原指使者不因这次杀人而犯巴拉基格，实际杀人者犯巴拉基格罪。

有人约好信号，吩咐说：“我眨一下眼，或者扬一下眉毛，或者抬一下头，见到这个信号，你就取他的性命。”——犯恶作罪。受命者依照那个信号取了那人的性命，两人都犯巴拉基格罪。如果早于或迟于发出信号的时刻取走了那人的性命，原指使者不因这次杀人而犯巴拉基格，实际杀人者犯巴拉基格罪。

无犯的情况：非故意的、不知情的、没有杀心的、精神失常的、最初犯的人。

人身巴拉基格中第一诵分终

调伏事摄颂 Vinītavatthuuddānagāthā

赞叹死亡、坐下、杵与臼；

年老出家者、噎住、先分钵食、试毒。

修整寺基三案，另有砖块三案；

斧与椽；高台、下来、跌落。

发汗、鼻药及按摩，沐浴涂油；

扶起、使躺下，以及给食、给饮致死。

与情夫怀孕；共夫的妻子；母死、子死、母子俱死；

母子俱未死；按压；加热；不能生育的妇人；能生育的妇人。

刺棒、控制、夜叉；凶恶夜叉、遣使；

以为是指定之人、击打、说天界、说地狱。

阿罗毗伐树三案，另有焚林三案；

“别折磨他”、“我不听你的话”、酪浆、酸浆。

调伏事 Vinītavatthu

180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了病。那些比丘出于悲悯，向他赞叹死亡。那比丘去世了。他们心生悔疑：“世尊已经制定了学处，我们会不会是犯了巴拉基格罪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你们，诸比丘，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位常行乞食的比丘，在凳子上铺着块布，他坐下时，压到了一个被布盖着的男孩，把那男孩压死了。他心生悔疑：“世尊已经制定了学处，我是不是犯了巴拉基格罪呢？”他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比丘，就巴拉基格而言，无犯。但是，诸比丘，不能不经观察就坐在座位上。如果坐，犯恶作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斋堂、在内室铺设座位，在多根杵竖立于高处时，他取了一根杵，另一根杵便掉落下来，砸到一个男孩的头顶，那男孩死了。他心生悔疑……（世尊问：）“比丘，你是什么心念？”（他回答：）

“我不是故意的，世尊。”（世尊说：）

“无犯，比丘，不是故意的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斋堂、在内室铺设座位，他用力踢动一个杵臼的部件，使它滚了出去，压到了一个男孩，把那男孩压死了。他心生悔疑……（世尊说：）“无犯，比丘，不是故意的无犯。”

那时，有一对父子都在比丘当中出家了。到了通知的时间，儿子对父亲说：“去吧，尊者，僧团在等您呢。”说着抓住他的后背推了一下。那父亲跌倒了，死了。儿子心生悔疑……（世尊问：）“比丘，你是什么心念？”（他回答：）

“我没有致死的意思，世尊。”（世尊说：）

“无犯，比丘，没有致死意思的无犯。”

那时，有父子俩都在比丘中出家。到了该出发的时候，儿子对父亲这样说道：“您走吧，尊者，僧团在等候您。”怀着想让他死的念头，他抓住父亲的背，把他推了出去。父亲跌倒了，死去了。他心里生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父子俩都在比丘中出家。到了该出发的时候，儿子对父亲这样说道：“您走吧，尊者，僧团在等候您。”怀着想让他死的念头，他抓住父亲的背，把他推了出去。父亲跌倒了，却没有死。他心里生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对于巴拉基格罪，你无犯；但你犯了土喇咤亚（粗重罪）。”

181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吃饭时，肉卡在喉咙里。另一位比丘击打那位比丘的脖子，带血的肉掉了下来。那位比丘死了。他心生悔疑……“比丘，无杀心者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吃饭时，一块肉卡在了喉咙里。另一位比丘怀着想让他死的念头，朝那位比丘的脖子打了一下。带血的肉掉了下来。那位比丘死了。他心中生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吃饭时，一块肉卡在了喉咙里。另一位比丘怀着想让他死的念头，朝那位比丘的脖子打了一下。带血的肉掉了下来。但那位比丘没有死。他心中生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对于巴拉基格罪，你无犯；但你犯了土喇吒亚罪。”

那时，有一位乞食比丘得到了有毒的钵食，带回住处后，把最先（也最上好）的一份先供给了其他比丘。那些比丘吃了就死了。他心中生起了追悔……（世尊问他：）“比丘，你当时是什么心态？”他回答说：“世尊，我不知道有毒。”（世尊说：）“比丘，对于不知道的人，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怀着想测试的心态，把毒物给另一位比丘服用。那位比丘死了。他心中生起了追悔……（世尊问他：）“比丘，你当时是什么心态？”他回答说：“世尊，我是怀着想测试的心态。”（世尊说：）“比丘，对于巴拉基格罪，你无犯；但你犯了土喇吒亚罪。”

182 那时，阿罗毗（Āḷavī）地区的诸比丘在修整寺基。一位比丘在下面，把一块石头往上举。在上面的那位比丘没抓稳石头，石头砸在了下面那位比丘的头顶上。那位比丘死了。上方的比丘心生疑悔……（世尊说：）“比丘，你不是故意的，无犯。”

那时候，阿罗毗的诸比丘正在修整寺基。有一位比丘在下面往上递石头。上面那位比丘存心想杀死他，把石头朝下面那位比丘的头上砸下去。那位比丘因此死了……另有一案，受伤的比丘没有死。上方的比丘心生疑悔……“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犯土喇吒亚。”

那时候，阿罗毗的诸比丘正在砌寺院的墙。有一位比丘在下面往上递砖头。上面那位比丘没接好，砖头掉下来砸在下面那位比丘的头上。那位比丘死了。上方的比丘心生疑悔……“比丘，不犯，因为不是故意的。”

那时候，阿罗毗的诸比丘正在砌寺院的墙。有一位比丘在下面往上递砖头。上面那位比丘存心想杀死他，把砖头朝下面那位比丘的头上砸下去。那位比丘因此死了……另有一案，受伤的比丘没有死。上方的比丘心生疑悔……“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犯土喇吒亚。”

183 那时候，阿罗毗的诸比丘正在做修缮工作。有一位比丘在下面往上递斧头。上面那位比丘没接好，斧头掉下来砸在下面那位比丘的头上。那位比丘死了。上方的比丘心生疑悔……“比丘，无犯，因为不是故意的。”

那时候，阿罗毗的诸比丘正在做修缮工作。有一位比丘在下面往上递斧头。上面那位比丘存心想杀死他，把斧头朝下面那位比丘的头上砸下去。那位比丘因此死了……另有一案，受伤的比丘没有死。上方的比丘心生疑悔……“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犯土喇咤亚。”

那时候，阿罗毗的诸比丘正在做修缮工作。有一位比丘在下面往上递椽子。上面那位比丘没接好，椽子掉下来砸在下面那位比丘的头上。那位比丘死了。上方的比丘心生疑悔……“比丘，无犯，因为不是故意的。”

那时候，阿罗毗的诸比丘正在做修缮工作。有一位比丘在下面往上递椽子。上面那位比丘存心想杀死他，把椽子朝下面那位比丘的头上砸下去。那位比丘因此死了……另有一案，受伤的比丘没有死。上方的比丘心生疑悔……“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犯土喇咤亚。”

那时候，阿罗毗的诸比丘正在做修缮工作，在搭架台。有一位比丘对另一位比丘说：“贤友，你站到那上面去绑吧。”他就站到那上面绑，结果摔下来死了。出言指示的比丘心生疑悔……“比丘，你当时是什么心态？”

“世尊，我没有想杀他的心。”

“比丘，无犯，因为没有杀心。”

那时，阿罗毗的诸比丘正在做修缮工作，在绑扎架子。有一位比丘怀着杀心，对另一位比丘说：“贤友，你站在这里绑吧。”那位比丘就站在这里绑，摔下来死了……另有一案，跌落的比丘没有死。出言指示的比丘心生疑悔……（世尊说：）“比丘，这不犯巴拉基格罪，但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盖完屋顶后正在下来。另一位比丘对他说：“贤友，从这边下。”那人就从那边下来，摔死了。出言指示的比丘心生疑悔……（世尊说：）“比丘，这无犯，因为他没有杀人意图。”

那时，有一位比丘盖完屋顶后正在下来。另一位比丘怀着杀心，对那位比丘说：“贤友，从这边下。”那人就从那边下来，摔死了……另有一案，跌落的比丘没有死。出言指示的比丘心生疑悔……（世尊说：）“比丘，这不犯巴拉基格罪，但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受欲念困扰、厌离出家生活，爬上灵鹫山（Gijjhakūṭa），从悬崖跳下时，压到了一位编竹具的人，把他压死了。他因此心生不安……（世尊说：）“比丘，这不犯巴拉基格罪。但是，诸比丘，不应自杀，如果自杀，则犯恶作罪。”

那时，六群比丘爬上灵鹫山，为了嬉戏扔石头，那石头砸到了一位牧牛人，把他砸死了。他们因此心生不安……（世尊说：）“诸比丘，这不犯巴拉基格罪。但是，诸比丘，不应为了嬉戏扔石头，如果扔，则犯恶作罪。”

184 那时，有一位比丘患病。诸比丘为他发汗治疗，那位比丘死了。他们因此心生不安……（世尊说：）“诸比丘，这无犯，因为他们没有杀人意图。”

那时，有一位比丘患病。诸比丘怀着杀心为他发汗治疗，那位比丘死了……另有一案，那位比丘没有死。后一案中，施治的比丘心生不安……（世尊说：）“诸比丘，这不犯巴拉基格罪，但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剧烈头痛。诸比丘给他滴鼻药，那位比丘死了。他们因此心生不安……（世尊说：）“诸比丘，这无犯，因为他们没有杀人意图。”

那时，有一位比丘剧烈头痛。其他比丘出于想让他死的心，给了他鼻药。那位比丘因此死了……另有一案，那位比丘没有死。他们心里产生了不安……“诸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犯土喇咤亚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其他比丘给他按摩。那位比丘死了。他们心里产生了不安……“诸比丘，如果没有想让他死的心，则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其他比丘出于想让他死的心，给他按摩。那位比丘因此死了……另有一案，那位比丘没有死。他们心里产生了不安……“诸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犯土喇咤亚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其他比丘给他洗澡。那位比丘死了。他们心里产生了不安……“诸比丘，如果没有想让他死的心，则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其他比丘出于想让他死的心，给他洗澡。那位比丘因此死了……另有一案，那位比丘没有死。他们心里产生了不安……“诸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犯土喇咤亚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其他比丘给他涂油。那位比丘死了。他们心里产生了不安……“诸比丘，如果没有想让他死的心，则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其他比丘出于想让他死的心，给他涂油。那位比丘因此死了……另有一案，那位比丘没有死。他们心里产生了不安……“诸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犯土喇咤亚。”

185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其他比丘把他扶起来。那位比丘死了。他们心里产生了不安……“诸比丘，如果没有想让他死的心，则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诸比丘出于让他死的意图，把他扶了起来。那位比丘因此死了……另有一案，那位比丘没有死。他们心里有了不安……“诸比丘，对于巴拉基格罪，无犯；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诸比丘让他躺下。那位比丘死了。他们心里有了不安……“诸比丘，你们没有让他死的意图，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诸比丘出于让他死的意图，让他躺下。那位比丘因此死了……另有一案，那位比丘没有死。他们心里有了不安……“诸比丘，对于巴拉基格罪，无犯；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诸比丘给了他食物。那位比丘死了。他们心里有了不安……“诸比丘，你们没有让他死的意图，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诸比丘出于让他死的意图，给了他食物。那位比丘因此死了……另有一案，那位比丘没有死。他们心里有了不安……“诸比丘，对于巴拉基格罪，无犯；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诸比丘给了他饮料。那位比丘死了。他们心里有了不安……“诸比丘，你们没有让他死的意图，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诸比丘出于让他死的意图，给了他饮料。那位比丘因此死了……另有一案，那位比丘没有死。他们心里有了不安……“诸比丘，对于巴拉基格罪，无犯；犯土喇咤亚。”

186 那时，有一位妇女，丈夫外出远行，跟情夫怀了孕。她对一家常去受供养的比丘说：“尊者，请您想办法把胎儿打掉吧。”

“好的，姊妹。”比丘给她打胎的药。胎儿死了。这位比丘心里有了不安……“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个人有两个妻子——一个不能生育，一个能生育。不能生育的女人对一位常到她家来往的比丘说：“尊者，如果她生下了孩子，她就会成为全家的主人。求您使她堕胎吧。”他说：“好的，姊妹。”便照办，使她堕了胎。胎儿死了，母亲没死。那位比丘心里犯了嘀咕……“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个人有两个妻子——一个不能生育，一个能生育。不能生育的女人对一位常到她家来往的比丘说：“尊者，如果她生下了孩子，她就会成为全家的主人。求您帮帮忙，教我一个让她堕胎的办法吧。”他说：“好的，姊妹。”便给了她堕胎的

方法。母亲死了，胎儿没死。那位比丘心里犯了嘀咕……“比丘，你没有犯巴拉基格罪；你犯的是土喇咤亚罪。”

那时，有个人有两个妻子：一个不能生育，一个能生育。不能生育的女人对常去她家的比丘说：“尊者，如果她生下孩子，她就会成为全家的主人。尊者，请使她堕胎吧。”比丘说：“好的，姊妹。”便照办，使她堕了胎。胎儿与母亲都死了……胎儿与母亲都没有死。他心生悔疑……“比丘，你没有犯巴拉基格罪；犯土喇咤亚。”

187 那时，有个怀孕的女人对一位常到她家来往的比丘说：“求您帮帮忙，教我一个堕胎的办法吧。”他说：“那么，姊妹，你就用力按压吧。”她让人按压之后，胎儿就流产了。那位比丘心里犯了嘀咕……“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个怀孕的女人对一位常到她家来往的比丘说：“求您帮帮忙，教我一个堕胎的办法吧。”他说：“那么，姊妹，你就用热敷吧。”她热敷之后，胎儿就流产了。那位比丘心里犯了嘀咕……“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对一位常到她家来往的比丘说：“求您帮帮忙，教我一种药，让我能够怀孕吧。”他说：“好的，姊妹。”便给了她药。她死了。那位比丘心里犯了嘀咕……“比丘，你没有犯巴拉基格罪；你犯的是恶作罪。”

那时，有个能生育的女人对一位常到她家来往的比丘说：“求您帮帮忙，教我一种药，让我不再怀孕吧。”他说：“好的，姊妹。”便给了她药。她死了。那位比丘心里犯了嘀咕……“比丘，你没有犯巴拉基格罪；你犯的是恶作罪。”

那时，六群比丘用手指捅一位十七群比丘的腋窝逗他笑。那位比丘喘不过气来，窒息而死。那些比丘心里犯了嘀咕……“诸比丘，没有犯巴拉基格罪。”

那时，十七群诸比丘打算对一名六群比丘施行僧团法律程序，把他压制在地，不料致其死亡。他们心里起了疑虑……世尊说：“诸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位驱鬼医师比丘，夺取了一个夜叉的生命。他起了疑虑……世尊说：“比丘，这不是巴拉基格；这是土喇咤亚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派另一位比丘去住着凶猛夜叉的地方。结果那些夜叉把他弄死了。派他前去的比丘心生疑悔……世尊说：“比丘，没有要他死的意图，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怀着想让他死的念头，派另一位比丘去住着凶猛夜叉的地方。夜叉杀死了他……另有一案，夜叉没有杀死他。派他前去的比丘心生疑悔……世尊说：“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派另一位比丘去有猛兽的荒野。结果那些猛兽把他弄死了。派他前去的比丘心生疑悔……世尊说：“比丘，没有要他死的意图，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怀着想让他死的念头，派另一位比丘去有猛兽的荒野。猛兽杀死了他……另有一案，猛兽没有杀死他。派他前去的比丘心生疑悔……世尊说："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派另一位比丘去有强盗的荒野。结果那些强盗把他弄死了。派他前去的比丘心生疑悔……世尊说："比丘，没有要他死的意图，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怀着想让他死的念头，派另一位比丘去有强盗的荒野。强盗杀死了他……另有一案，强盗没有杀死他。派他前去的比丘心生疑悔……世尊说："比丘，不犯巴拉基格；犯土喇咤亚。"

188 那时，有一个比丘，他以为是那个人，就把那个人的命给断了……他以为是那个人，把另一个人的命给断了……他以为是另一个人，把那个人的命给断了……他以为是另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命给断了。他心里生起了疑惑……"比丘，你犯戒了，是巴拉基格。"

那时，有一个比丘被非人附体了。另一个比丘给了那个比丘一击。那个比丘死了。打人的比丘心里生起了疑惑……"比丘，你没有罪，因为你没有杀人意图。"

那时，有一个比丘被非人附体了。另一个比丘带着杀人意图，给了那个比丘一击。受击的比丘因此死了……另有一案，受击的比丘没有死。这个比丘心里生起了疑惑……"比丘，对巴拉基格来说你没有罪；但你犯的是土喇咤亚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对一位有善业的人讲说天界之事。那个人心生向往，死了。这位比丘心里起了疑虑……"比丘，对于没有令死意图者，无犯。"

那时，有一个比丘带着杀人意图，对一位有善业的人讲说了关于天界的话。那人心生向往，因此死了……另有一案，那人心生向往，但没有死。这位比丘心里生起了疑惑……"比丘，对巴拉基格来说你没有罪；但你犯的是土喇咤亚罪。"

那时，有一个比丘对一个有地狱业的人讲说了关于地狱的话。那个人因为恐惧，死了。这位比丘心里生起了疑惑……"比丘，你没有罪，因为你没有杀人意图。"

那时，有一个比丘带着杀人意图，对一个有地狱业的人讲说了关于地狱的话。那人受惊而死……另有一案，那人虽受惊，却没有死。这位比丘心里生起了疑惑……"比丘，对巴拉基格来说你没有罪；但你犯的是土喇咤亚罪。"

189 那时，阿罗毗的诸比丘正在做修建工程，砍一棵树。有一位比丘对另一位比丘这样说："贤友，你站在那里砍吧。"他站在那里砍时，树倒下来把他压死了。出言指示的比丘心生疑悔……"比丘，无杀意者，无犯。"

那时，阿罗毗的诸比丘正在做修建工程，砍一棵树。有一位比丘怀有杀意，对另一位比丘这样说："贤友，你站在那里砍吧。"他站在那里砍时，树倒下来把他压死

了……另有一案，他被倒下的树压住，却没有死。出言指示的比丘心生疑悔……“比丘，对于巴拉基格罪无犯；犯土喇咤亚。”

190 那时候，六众比丘放火烧山林。有人被烧死了。放火的比丘们心生疑悔。……“诸位比丘，如果没有杀心，就无犯。”

那时候，六众比丘怀着杀心，放火烧山林。有人被烧死了……另有一案，有人被烧伤却未死。放火的比丘们心生疑悔。……“诸位比丘，巴拉基格方面无犯；犯的是土喇咤亚。”

191 那时候，有一位比丘去到刑场，对刽子手说：“贤友，别折磨这个人了，一下子要他的命吧。”刽子手说：“好的，尊者。”然后一下子就要了他的命。那位比丘心里产生了疑惑。……“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候，有一位比丘去到刑场，对刽子手说：“贤友，别折磨这个人了，一下子要他的命吧。”刽子手却说：“我才不听你的话。”随后自行处死了犯人。那位比丘心里产生了疑惑。……“比丘，巴拉基格方面无犯；犯的是恶作。”

192 那时候，有个人在亲戚家里，手脚都被砍断了，由亲属们围着照料。有一位比丘对那些亲属说：“诸位贤友，你们愿意他死吗？”他们说：“是的，尊者，我们愿意。”比丘就说：“那你们就给他喝酪浆吧。”他们就给他喝了酪浆，那人就死了。那位比丘心里产生了疑惑。……“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候，有个人在自己家里，手脚都被砍断了，由亲属们围着照料。有一位比丘尼对那些亲属说：“诸位贤友，你们愿意他死吗？”他们说：“是的，圣尼，我们愿意。”比丘尼就说：“那你们就给他喝加盐的酸粥吧。”他们就给他喝了加盐的酸粥，那人就死了。那位比丘尼心里产生了疑惑。于是，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比丘尼。比丘尼们又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位比丘，这位比丘尼犯了巴拉基格罪。”

第三巴拉基格终

第四巴拉基格 Catutthapārājikaṃ

193 【一、跋耆穆达河畔比丘赞得上人法因缘】那时，佛陀世尊正住在毗舍离（Vesālī）大林（Mahāvana）中的重阁讲堂（Kūṭāgārasālā）。就在那时，有众多彼此相识、关系要好的比丘，在跋耆穆达河边入雨安居。那期间，跋耆地区正闹大饥荒，粮食短缺，白骨遍地，人们凭筹领粮，托钵乞食也难以维生。那些比丘们便生起了这样的念头：“眼下跋耆饥荒，粮食匮乏，白骨遍地，人们凭筹领粮，托钵乞食也难以维生。

我们该想个什么法子，既能和合共住、快乐无争、安稳地度过这个雨季，又不至于为乞食所苦呢？”有些人就提议：“诸位贤友，不如我们去替在家人干活吧。这样一来，他们可能就会供养我们了。这样我们就能和合共住、快乐无争、安稳度过雨季，也不用为乞食所苦了。”另一些人则说：“够了，贤友，替在家人干活有什么用？诸位贤友，不如我们替在家人跑腿送信吧。这样他们可能就会供养我们了。这样我们就能和合共住、快乐无争、安稳度过雨季，也不用为乞食所苦了。”还有些人这样说：“够了，贤友，替在家人干活有什么用？跑腿送信又有什么用？诸位贤友，不如我们在在家人面前互相吹嘘上人法吧！就说：某位比丘证得了初禅，某位比丘证得了二禅，某位比丘证得了三禅，某位比丘证得了四禅；某位比丘是入流者；某位比丘是一来者；某位比丘是不来者；某位比丘是阿拉汉；某位比丘有三明；某位比丘有六神通。这样他们可能就会供养我们了。这样我们就能和合共住、快乐无争、安稳度过雨季，也不用为乞食所苦了。”最后大家议定：“贤友们，的确，在在家人面前互相吹嘘上人法，这主意最好。”

194 其时，那些比丘就真的在在家人面前互相吹嘘起上人法来：“某位比丘证得了初禅……（中略）……某位比丘有六神通。”那些在家人听了，纷纷赞叹道：“我们真是有福报、有大利益啊，能有这样戒行清净、德行高尚的比丘来这里入雨安居！我们以前从没见过像这些比丘一样戒行清净、德行高尚的比丘来住过夏安居！”其时，他们自己所吃的饭食，以及给父母、妻儿、奴仆、工人、随从、朋友、同僚和亲族的，都比不上供养诸比丘的。他们自己享用的嚼食、可尝的食物和饮品，以及给父母、妻儿、奴仆、工人、随从、朋友、同僚和亲族的，也比不上供养诸比丘的。结果，这些比丘们个个容光焕发，诸根饱满，面色光润，皮肤光泽。

诸比丘雨季安居结束后去觐见世尊，这是历来的惯例。那些比丘在安居满三个月后，收拾好住处，拿着衣钵，就朝着毗舍离出发了。他们一路辗转，来到毗舍离大林的重阁讲堂，到了世尊所在之处。向世尊顶礼后，退坐一旁。

那时，在其他地方安居结束的诸比丘，个个身体消瘦、憔悴、面色难看、极为苍白、周身青筋暴露。而跋耆穆达河畔的这群比丘，却容光焕发，诸根饱满，面色光润，皮肤光泽。佛陀世尊向来有与新到的比丘寒暄问候的习惯。世尊便对跋耆穆达河畔的诸比丘问道：“诸位比丘，怎么样？能忍受吗？能维持生活吗？你们是否和合共住、快乐无争、安稳地度过这个雨季，而不为乞食所苦呢？”他们回答说：“世尊，能忍受，也能维持生活。我们和合共住、快乐无争、安稳地度过了雨季，也不为乞食所苦。”如来有时明知故问，有时明知却又不问……佛陀世尊们通常是出于两个原因

向诸比丘提问：或是为了开示法义，或是为了为弟子们制定学处。于是，世尊接着问跋耆穆达河畔的诸比丘：“诸位比丘，你们具体是用什么方法，才做到和合共住、快乐无争、安稳地度过这个雨季，又不为乞食所苦的呢？”那些比丘便向世尊如实禀报了事情的原委。世尊问：“诸位比丘，那你们所吹嘘的，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斥道：“愚痴人啊！这不相应，不合规矩，不恰当，不合沙门道，不如法，是不应该做的事！你们这些愚痴人，怎么能为了填饱肚子，就在在家人面前互相吹嘘上人法呢！愚痴人啊，你们用锋利的屠刀割开自己的肚子，都比你们为了填饱肚子而在在家人面前互相吹嘘上人法要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愚痴人啊，用刀割腹，可能会因此而死，或者遭受濒死的痛苦，但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在身坏命终之后，堕入苦处、恶道、险路乃至地狱。然而，愚痴人啊，因为这个原因（即妄说上人法），在身坏命终之后，却会堕入苦处、恶道、险路乃至地狱。愚痴人啊，这不能令未生信者生信……”在这样呵斥并宣说法义之后，世尊对诸比丘说道：

195 诸位比丘，世间存在着这五种大贼。是哪五种呢？诸位比丘，有个大贼心里这样想：“我什么时候才能率领着成百上千的人，走遍乡村、市镇和王都，亲手杀人、叫人杀人，亲手砍斫、叫人砍斫，亲手烧灼、叫人烧灼呢？”后来有一天，他真的率领成百上千的人，走遍乡村、市镇和王都，亲手杀人、叫人杀人，亲手砍斫、叫人砍斫，亲手烧灼、叫人烧灼。同样道理，诸位比丘，有一种恶比丘心里这样想：“我什么时候才能率领着成百上千的随从，游行于乡村、市镇和王都，接受在家众与出家众的恭敬、尊重、崇奉、供养、礼敬，获得衣服、饮食、住处、病者所需医药等资生之具呢？”后来有一天，他真的率领着成百上千的随从，游行于乡村、市镇和王都，受到在家众和出家众的恭敬、尊重、崇奉、供养、礼敬，获得衣服、饮食、住处及病者所需的医药资具。诸位比丘，这就是世间存在、出现的第一种大贼。

再有，诸位比丘，世间还有一种恶比丘，他把学习来的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据为己有，当作是自己领悟的来教导别人。诸位比丘，这就是世间存在、出现的第二种大贼。

再有，诸位比丘，世间还有一种恶比丘，他毫无根据地指控一位清净、正修清净梵行的人行了非梵行。诸位比丘，这就是世间存在、出现的第三种大贼。

【二、世尊呵责：盗食信施与五大盗贼】再有，诸位比丘，世间还有一种恶比丘，他拿僧团的不可让与的重物、不可分配的共有资具——也就是像寺院、寺地、精舍、精舍地、床、椅子、床垫、枕头、铜壶、铜盆、铜瓶、铜锅、刀、斧、锛、锄、铲、

藤条、竹竿、萱草、芦草、茅草、黏土、木器、陶器这些东西——去讨好、笼络在家人。诸位比丘，这就是世间存在、出现的第四种大贼。

“诸比丘，在这个有天神、有魔罗、有梵天的世间，连同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众生之中，有一类最坏的大盗，便是那没有、不真实却宣称自己有上人法之人。那是什么原因呢？诸比丘，你们所食的是以偷盗方式得来的国土信施。”

有人实际是这般，却自称是另一番模样；

他像骗子一样行欺诈，以这种方式受用的食物，便是盗食。

许多袈裟缠颈的人，行恶而不自制；

这些恶人由诸恶业，投生于地狱。

吞下烧得如火焰般炽热的铁丸，

也胜过破戒而不自制的人受用国人的施食。

【三、学处制立因缘】那时，世尊以种种方式呵责了那些跋耆穆达河畔的诸比丘，指出他们难以养护、难以照顾……之后，又这样说：“那么，诸比丘，你们应当如此诵出这条学处——”

> 任何比丘，自己其实没有证得，却宣称具有上人法、具有圣者那样的智慧和知见，说『我这样知道，我这样看见』；后来不管有没有人追问，他因为犯了戒、想求得清净，就改口说『朋友，我其实不知道却说知道、没看见却说看见，说的是空话、谎话、胡话』——他也犯了波罗夷，不能再和僧团共住。

就这样，世尊为诸比丘制定了这条学处。

196 【五、增上慢因缘与随制开许】那时，又有一群比丘，在没有看到的情况下自以为看到了，在没有到达的情况下自以为到达了，在没有证得的情况下自以为证得了，在没有现证的情况下自以为现证了，因增上慢而宣称自己已证得究竟智（证悟）。但后来，他们的心转向了贪欲，也转向了嗔恚，也转向了愚痴。他们生起了疑悔：“世尊制定了学处，而我们却是在没有看到时自以为看到，在没有到达时自以为到达，在没有证得时自以为证得，在没有现证时自以为现证，因增上慢而宣称了自己已证得究竟智（证悟）。我们该不会是犯了巴拉基格罪吧？”他们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具寿阿难（Ānanda）。具寿阿难又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阿难，确实有那样的比丘，未见而以为已见，未至而以为已至，未得而以为已得，未现证而以为已现证，因增上慢而宣称已证得究竟智。这种宣称不以本条论犯。”

197 【六、学处随制正条】那么，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习这条学处——任何比丘，自己其实没有证得，却宣称具有上人法、具有圣者那样的智慧和知见，说“我这样知道，我这样看见”；后来不管有没有人追问，他因为犯了戒、想求得清净，就改口说“朋友，我其实不知道却说知道、没看见却说看见，说的是空话、谎话、胡话”——除非只是出于增上慢，否则他也犯了巴拉基格，不能再和僧团共住。

198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七、句分别：实无自称上人法词义】所谓“未经亲知”，是说自己身上实无这样的善法，自己既不知也不见，却说：“我有这样的善法。”

所谓上人法，指的是禅那、解脱、定、等至、智见、修习圣道、证果、断除烦恼、心的离盖、于空屋中的悦乐。

所谓“归于自身”，是指他把这些善法归于自己，或者把自己归于那些善法之中。

所谓“智”，即三明。所谓“见”，凡智即见，凡见即智。

所谓“宣称”，是指向女人或男人、在家人或出家人宣告。

所谓“我这样知道，我这样看见”，是说：“我知晓这些法，我见到这些法，这些法在我之中，我也体现在这些法之中。”

所谓“后来”，是说作出那一宣称的刹那、时刻、瞬间已经过去。

所谓“被追问”，是指有人就他所声称的事追问他：“你证得了什么？你怎样证得？什么时候证得？什么地方证得？你断除了哪些烦恼？你获得了哪些法？”

所谓“不被追问”，是指没有任何人向他追问。

所谓“已犯”，是指怀有恶欲、受这种欲望驱使的人，虚称自己具有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上人法后，便犯了巴拉基格罪。

所谓“期望清净者”，是指想成为在家人，或者想成为近事男，或者想成为寺院净人（工作人员），或者想成为沙弥。

学友们，我不知却说知、不见却说见——我不了解这些法，我也没有见到这些法。这些法并不在我身上，我也不在这些法当中显现。

所谓“我说了空话、妄语”，是说：我所说的是空洞无物的，我所说的是虚妄不实的，我所说的是不真实的，我是在自己并不知道的情况下说的。

除了增上慢的情况之外。

“他也”是相对于前面所说的犯者而言。

就如同一棵棕榈树，树顶被砍断之后，就不可能再度生长。同样，一个比丘，怀有恶欲、受这种欲望驱使，虚称自己具有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上人法，他便不再是沙门，也不再是释迦子。因此说：他成为“巴拉基格”。

所谓“不共住”：共同作僧团甘马、共同诵戒、共同修学同样的学处，这称为共住。僧团不再与此人这样共住，因此说“不共住”。

199 所谓上人法，指的是禅那、解脱、定、等至、智见、修习圣道、证果、断除烦恼、心的离盖、于空屋中的悦乐。

所谓“禅那”，也就是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

所谓“解脱”，即空解脱、无相解脱、无愿解脱。

所谓“定”，即空定、无相定、无愿定。

所谓“等至”，即空等至、无相等至、无愿等至。

所谓智见，即三明。

所谓道修习，即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圣八支道。

所谓“证果”，即证入流果、证一来果、证不来果、证阿拉汉果。

【八、断除烦恼与心离盖障分别】所谓“断除烦恼”，即断除贪、断除嗔、断除痴。

所谓“心离盖障”，即心不受贪遮障、心不受嗔遮障、心不受痴遮障。

所谓“乐于空屋”，即以初禅而乐于空屋，以第二禅而乐于空屋，以第三禅而乐于空屋，以第四禅而乐于空屋。

200 具足三项条件而故意妄称“我曾证入初禅”者，犯巴拉基格罪——他事先知道自己将说谎，正在说谎时知道自己正在说谎，说完了知道自己说了谎。

具足四项条件而故意妄称“我曾入初禅”者，犯巴拉基格罪——他事先知道自己将说谎，正在说谎时知道自己正在说谎，说完了知道自己说了谎，并且歪曲了自己的见解（作虚假表述）。

具足五项条件而故意妄称“我曾入初禅”者，犯巴拉基格罪——他事先知道自己将说谎，正在说谎时知道自己正在说谎，说完了知道自己说了谎，歪曲了见，歪曲了忍许。

具足六项条件而故意妄称“我曾入初禅”者，犯巴拉基格罪——他事先知道自己将说谎，正在说谎时知道自己正在说谎，说完了知道自己说了谎，歪曲了见，歪曲了忍许，歪曲了喜好。

具足七项条件而故意妄称“我曾入初禅”者，犯巴拉基格罪——他事先知道自己将说谎，正在说谎时知道自己正在说谎，说完了知道自己说了谎，歪曲了见，歪曲了忍许，歪曲了喜好，歪曲了意趣。

201 具足三项条件而故意妄称“我正入初禅”者，犯巴拉基格罪——他事先知道自己将说谎，正在说谎时知道自己正在说谎，说完了知道自己说了谎。

具足四项条件而故意妄称“我正入初禅”者，犯巴拉基格罪——他事先知道自己将说谎，正在说谎时知道自己正在说谎，说完了知道自己说了谎，并且歪曲了见解。

以五个要素，若有人故意妄称“我正入初禅”，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将说妄语”的心念；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说妄语”的心念；说完了以后，他有“我说了妄语”的心念；歪曲了见解，歪曲了忍可。

以六个要素，若有人故意妄称“我正入初禅”，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将说妄语”的心念；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说妄语”的心念；说完了以后，他有“我说了妄语”的心念；歪曲了见解，歪曲了忍可，歪曲了喜好。

以七个要素，若有人故意妄称“我正入初禅”，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将说妄语”的心念；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说妄语”的心念；说完了以后，他有“我说了妄语”的心念；歪曲了见解，歪曲了忍可，歪曲了喜好，歪曲了体悟。

202 以三个要素，若有人故意妄称“我已入初禅”，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将说妄语”的心念；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说妄语”的心念；说完了以后，他有“我说了妄语”的心念。

以四个要素，若有人故意妄称“我已入初禅”，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将说妄语”的心念；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说妄语”的心念；说完了以后，他有“我说了妄语”的心念；歪曲了见解。

以五个要素，若有人故意妄称“我已入初禅”，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将说妄语”的心念；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说妄语”的心念；说完了以后，他有“我说了妄语”的心念；歪曲了见解，歪曲了忍可。

以六个要素，若有人故意妄称“我已入初禅”，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将说妄语”的心念；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说妄语”的心念；说完了以后，他有“我说了妄语”的心念；歪曲了见解，歪曲了忍可，歪曲了喜好。

以七个要素，若有人故意妄称“我已入初禅”，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将说妄语”的心念；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说妄语”的心念；说完了以后，他有“我说了妄语”的心念；歪曲了见解，歪曲了忍可，歪曲了喜好，歪曲了体悟。

203 具足三项条件而明知而故意打妄语说“我是初禅的获得者”的，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要打妄语”的念头；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打妄语”的念头；在说完之后，他有“我打了妄语”的念头。

具足四项条件而明知而故意打妄语说“我已获得初禅”的，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要打妄语”的念头；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打妄语”的念头；在说完之后，他有“我打了妄语”的念头；并且歪曲了见解。

【九、明知故意自称得法之犯相】具足五项条件而明知而故意打妄语说“我已获得初禅”的，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要打妄语”的念头；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打妄语”的念头；在说完之后，他有“我打了妄语”的念头；歪曲了见解；歪曲了忍可。

具足六项条件而明知而故意打妄语说“我已获得初禅”的，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要打妄语”的念头；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打妄语”的念头；在说完之后，他有“我打了妄语”的念头；歪曲了自己的见解；歪曲了自己的忍许；歪曲了自己的喜好。

具足七项条件而明知而故意打妄语说“我已获得初禅”的，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要打妄语”的念头；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打妄语”的念头；在说完之后，他有“我打了妄语”的念头；歪曲了自己的见解；歪曲了自己的忍许；歪曲了自己的喜好；歪曲了自己的状态。

204 具足三项条件而明知而故意打妄语说“我于初禅得自在”的，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要打妄语”的念头；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打妄语”的念头；在说完之后，他有“我打了妄语”的念头。

具足四项条件而明知而故意打妄语说“我于初禅得自在”的，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要打妄语”的念头；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打妄语”的念头；在说完之后，他有“我打了妄语”的念头；并且歪曲了自己的见解。

具足五项条件而明知而故意打妄语说“我于初禅得自在”的，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要打妄语”的念头；在说的时候，他有“我正在打妄语”的念头；在说完之后，他有“我打了妄语”的念头；歪曲了自己的见解；歪曲了自己的忍许。

具足六项条件，明知而妄语说“我对初禅有自在”者，犯巴拉基格：在说之前，他有“我将妄语”的念头；正说时，他有“我正在妄语”的念头；说完后，他有“我已妄语”的念头；歪曲了其见，歪曲了其认可，歪曲了其意乐。

具足七项条件，明知而妄语说“我于初禅得自在”者，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将说妄语”的念头；正在说时，他有“我正在说妄语”的念头；说完之后，他有“我已说妄语”的念头；歪曲了见，歪曲了忍可，歪曲了喜好，歪曲了实况。

205 具足三项条件，明知而妄语说“我已亲证初禅”者，犯巴拉基格罪：说之前，他生起“我要说妄语”的念头；正在说时，他生起“我正在说妄语”的念头；说完了，他生起“我说了妄语”的念头。

具足四项条件，明知而谎言说“我已亲证初禅”者，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将说谎”的念头；正说着时，他有“我正在说谎”的念头；说完了，他有“我已说谎”的念头；歪曲了见。

具足五项条件，明知而谎言说“我已亲证初禅”者，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将说谎”的念头；正说着时，他有“我正在说谎”的念头；说完了，他有“我已说谎”的念头；歪曲了见；歪曲了自己的认可。

具足六项条件，明知故打妄语说“我已亲证初禅”者，犯巴拉基格罪：说之前，他有“我将打妄语”的念头；正说时，他有“我正在打妄语”的念头；说毕，他有“我打了妄语”的念头；歪曲见；歪曲自己的认可；歪曲自己的喜好。

具足七项条件，明知而谎言说“我已亲证初禅”者，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有“我将说谎”的念头；正说着时，他有“我正在说谎”的念头；说完了，他有“我已说谎”的念头；歪曲了见；歪曲了自己的认可；歪曲了自己的喜好；歪曲了自己的实际心意。

如同这初禅被详细解说一样，所有的情况也都应当被详细解说。

206 三方面……七方面，我曾入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我正入……我已入……我是第四禅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第四禅是我所亲证的——如是，心知肚明而说谎者，犯巴拉基格罪。事先他想：我将说谎；正说时他想：我正在说谎；说后他想：我说谎了——通过扭曲所见、扭曲忍许、扭曲好乐、扭曲状态。

207 三方面，我曾入空解脱……无相解脱……无愿解脱……我正入……我已入……我是无愿解脱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无愿解脱是我所亲证的——如是，心知肚明而说谎者，犯巴拉基格罪……

三方面，我曾入空定……无相定……无愿定……我正入……我已入……我是无愿定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无愿定是我所亲证的——如是，心知肚明而说谎者，犯巴拉基格罪。

三方面，我曾入空等至……无相等至……无愿等至……我正入……我已入……我是无愿等至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无愿等至是我所亲证的——如是，心知肚明而说谎者，犯巴拉基格罪。

三方面，我曾入三明……我正入……我已入……我是三明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三明是我所亲证的——如是，心知肚明而说谎者，犯巴拉基格罪。

具足三项条件而说“我入了四念处……我入了四正勤……我入了四神足……我正在入……我已入……我是四神足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四神足是我所现证的”，这样明知而故意说谎者，犯巴拉基格罪。

【十、自称得根力道品之犯相】三方面，我曾入五根……五力……我正入……我已入……我是五力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五力是我所亲证的——如是，心知肚明而说谎者，犯巴拉基格罪。

三方面，我曾入七觉支……我正入……我已入……我是七觉支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七觉支是我所亲证的——如是，心知肚明而说谎者，犯巴拉基格罪。

在三事上：我曾入圣八支道……我正入……我已入……我是圣八支道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圣八支道已被我亲证——如果这么明知而故意妄语，犯巴拉基格（断头）罪。

在三事上：我曾入于入流果……我曾入于一来果……我曾入于不来果……我曾入于阿拉汉果……我正入……我已入……我是阿拉汉果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阿拉汉果已被我亲证——如果这么明知而故意妄语，犯巴拉基格罪。

在三事上：我的贪已被舍断、被吐出、被释放、被断除、被彻底舍离、被拔起、被根除——如果这么明知而故意妄语，犯巴拉基格（断头）罪。

在三事上：我的嗔已被舍断、被吐出、被释放、被断除、被彻底舍离、被拔起、被根除——如果这么明知而故意妄语，犯巴拉基格（断头）罪。

在三事上：我的痴已被舍断、被吐出、被释放、被断除、被彻底舍离、被拔起、被根除——如果这么明知而故意妄语，犯巴拉基格（断头）罪。

以三种行相，明知而妄语说“我的心已离贪之盖障”者，犯巴拉基格罪。

在三事上：我的心已离嗔的障碍——如果这么明知而故意妄语，犯巴拉基格（断头）罪。

在三事上……略……在七事上：我的心已离痴的障碍——如果这么明知而故意妄语，犯巴拉基格（断头）罪。这里，他事先有“我将会说妄语”的念头，正在说时有“我正说妄语”的念头，说完了有“我说了妄语”的念头，扭曲了见解，扭曲了忍许，扭曲了喜好，扭曲了状态。

208 以三种方式——“我进入了初禅和二禅……我正在进入……我已经进入了……我拥有初禅和二禅……我掌握了……初禅和二禅已被我亲证”——这样故意妄语的人，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我进入了初禅和三禅……我正在进入……我已经进入了……我拥有初禅和三禅……我掌握了……初禅和三禅已被我亲证”——这样故意妄语的人，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我进入了初禅和四禅……我正在进入……我已经进入了……我拥有初禅和四禅……我掌握了……初禅和四禅已被我亲证”——这样故意妄语的人，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我进入了初禅和空解脱……我进入了初禅和无相解脱……我进入了初禅和无愿解脱……我正在进入……我已经进入了……我拥有初禅和无愿解脱……我掌握了……初禅和无愿解脱已被我亲证”——这样故意妄语的人，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我进入了初禅和空定……我进入了初禅和无相定……我进入了初禅和无愿定……我正在进入……我已经进入了……我拥有初禅和无愿定……我掌握了……初禅和无愿定已被我亲证”——这样故意妄语的人，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我进入了初禅和空等至……我进入了初禅和无相等至……我进入了初禅和无愿等至……我正在进入……我已经进入了……我拥有初禅和无愿等至……我掌握了……初禅和无愿等至已被我亲证”——这样故意妄语的人，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我进入了初禅和三明……我正在进入……我已经进入了……我拥有初禅和三明……我掌握了……初禅和三明已被我亲证”——这样故意妄语的人，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我进入了初禅和四念处……我进入了初禅和四正勤……我进入了初禅和四神足……我正在进入……我已经进入了……我拥有初禅和四神足……我掌握了……初禅和四神足已被我亲证”——这样故意妄语的人，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我证得了初禅和五根……我证得了初禅和五力……我正在证得初禅和五根……我正在证得初禅和五力……我已证得了初禅和五根……我已证得了初禅和五力……我是初禅和五根的拥有者……我是初禅和五力的拥有者……我是初禅和五根的自在者……我是初禅和五力的自在者……初禅和五根已由我亲证……初禅和五力已由我亲证——如果有人明知而故意说谎，犯巴拉基格罪。

209 以三种方式——我证得了初禅和七觉支……我正在证得初禅和七觉支……我已证得了初禅和七觉支……我是初禅和七觉支的拥有者……我是初禅和七觉支的自在者……初禅和七觉支已由我亲证——如果有人明知而故意说谎，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我证得了初禅和圣八支道……我正在证得初禅和圣八支道……我已证得了初禅和圣八支道……我是初禅和圣八支道的拥有者……我是初禅和圣八支道的自在者……初禅和圣八支道已由我亲证——如果有人明知而故意说谎，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我证得了初禅和入流果……我证得了初禅和一来果……我证得了初禅和不来果……我证得了初禅和阿拉汉果……我正在证得……我已证得……我是初禅和阿拉汉果的拥有者……我是初禅和阿拉汉果的自在者……初禅和阿拉汉果已由我亲证——如果有人明知而故意说谎，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我证得了初禅……我正在证得初禅……我已证得了初禅……我是初禅的拥有者……我是初禅的自在者……初禅已由我亲证，我的贪已被断除……我的嗔已被断除……我的痴已被吐出、释放、舍弃、彻底抛弃、连根拔起、彻底连根拔起了——如果有人明知而故意说谎，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中略）……以七种方式——我证得了初禅……我正在证得初禅……我已证得了初禅……我是初禅的拥有者……我是初禅的自在者……初禅已由我亲证，我的心已远离贪的障盖……我的心已远离嗔的障盖……我的心已远离痴的障盖——如果有人明知而故意说谎，犯巴拉基格罪。在说之前，他心里想“我要说谎了”；在说着的时候，他心里想“我正在说谎”；在说完之后，他心里想“我说了谎”——这是歪曲了见解，歪曲了认可，歪曲了喜好，歪曲了实情。

【十二、破轮与缚轮】破轮终

210 以三种方式——我证得了第二禅和第三禅……我正在证得第二禅和第三禅……我已证得了第二禅和第三禅……我是第二禅和第三禅的拥有者……我是第二禅和第三禅的自在者……第二禅和第三禅已由我亲证——如果有人明知而故意说谎，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我证得了第二禅和第四禅……我正在证得第二禅和第四禅……我已证得了第二禅和第四禅……我是第二禅和第四禅的拥有者……我是第二禅和第四禅的自在者……第二禅和第四禅已由我亲证——如果有人明知而故意说谎，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他多次这么说：“我证入了第二禅、空解脱……无相解脱……无愿解脱……空定……无相定……无愿定……空等至……无相等至……无愿等至……三明……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圣道……入流果……一来果……不来果……阿拉汉果……我证入……我正证入……我已证入……我是第二禅与阿拉汉果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第二禅与阿拉汉果是我亲证的。”比丘这样明知而妄语，犯巴拉基格。

以三种方式，他这么说：“我证入了第二禅……我正证入……我已证入……我是第二禅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第二禅是我亲证的，我舍弃了贪……我舍弃了嗔……我舍弃了愚痴，已吐出、已解脱、已断除、已出离、已彻底拔除、已完全拔除。我的心不被贪所遮障……我的心不被嗔所遮障……我的心不被愚痴所遮障。”比丘这样明知而妄语，犯巴拉基格。

他以三种方式……（中略）……七种方式，这么说：“我证入了第二禅、第一禅……我正证入……我已证入……我是第二禅与第一禅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第二禅与第一禅是我亲证的。”比丘这样明知而妄语，犯巴拉基格……（中略）……颠倒事实。

缚轮

应依此轮流以每一项为根项，展开连锁轮转的排列组合。

此为略说

211 以三种方式，他这么说：“我证入了第三禅、第四禅……（中略）……我证入了第三禅、阿拉汉果……我正证入……我已证入……我是第三禅与阿拉汉果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第三禅与阿拉汉果是我亲证的。”比丘这样明知而妄语，犯巴拉基格。

以三种方式，他这么说：“我证入了第三禅……我正证入……我已证入……我是第三禅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第三禅是我亲证的，我舍弃了贪……我舍弃了嗔……我舍弃了愚痴，已吐出、已解脱、已断除、已出离、已彻底拔除、已完全拔除。我的心不被贪所遮障……我的心不被嗔所遮障……我的心不被愚痴所遮障。”比丘这样明知而妄语，犯巴拉基格。

他以三种方式这么说：“我证入了第三禅、第一禅……我证入了第三禅、第二禅……我正证入……我已证入……我是第三禅与第二禅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第三禅与第二禅是我亲证的。”比丘这样明知而妄语，犯巴拉基格。

他以三种方式这么说：“我的心不被愚痴所遮障……我证入了第一禅……（中略）……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我正证入……我已证入……我的心不被愚痴所遮障，我是第四禅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我的心不被愚痴所遮障，第四禅是我亲证的。”比丘这样明知而妄语，犯巴拉基格。

212 以三种方式来说：“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进入了空解脱……我进入了无相解脱……我进入了无愿解脱……我正向其中进入……我已经完全进入。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是无愿解脱的获得者……我是其自在者……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无愿解脱已被我所亲自证得。”——如果一个人明知而故意说出这样的谎话，他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来说：“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进入了空定……我进入了无相定……我进入了无愿定……我正向其中进入……我已经完全进入。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是无愿定的获得者……我是其自在者……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无愿定已被我所亲自证得。”——如果一个人明知而故意说出这样的谎话，他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来说：“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进入了空等至……我进入了无相等至……我进入了无愿等至……我正向其中进入……我已经完全进入。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是无愿等至的获得者……我是其自在者……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无愿等至已被我所亲自证得。”——如果一个人明知而故意说出这样的谎话，他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来说：‘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进入了三明……我正向其中进入……我已经完全进入。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是三明的获得者……我是其自在者……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三明已被我所亲自证得。’——如果一个人明知而故意说出这样的谎话，他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来说：“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进入了四念处……我进入了四正勤……我进入了四神足……我正向其中进入……我已经完全进入。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是四神足的获得者……我是其自在者……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四神足已被我所亲自证得。”——如果一个人明知而故意说出这样的谎话，他犯巴拉基格罪。

213 以三种方式来说：“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进入了五根……我进入了五力……我正向其中进入……我已经完全进入。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是五力的获得者……我是其自在者……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五力已被我所亲自证得。”——如果一个人明知而故意说出这样的谎话，他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来说：“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进入了七觉支……我正向其中进入……我已经完全进入。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是七觉支的获得者……我是其自在者……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七觉支已被我所亲自证得。”——如果一个人明知而故意说出这样的谎话，他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来说：“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进入了圣八支正道……我正向其中进入……我已经完全进入。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是圣八支正道的获得者……我是其自在者……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圣八支正道已被我所亲自证得。”——如果一个人明知而故意说出这样的谎话，他犯巴拉基格罪。

以三种方式宣称：“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证入了入流果……我证入了一来果……我证入了不来果……我证入了阿拉汉果……我正证入……我已证入……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是阿拉汉果的获得者……我是自在者……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已证悟阿拉汉果。”如果明知而故意说此妄语，犯巴拉基格。

以三种方式宣称：“我的心已离痴无盖，我断除了贪……我断除了嗔……我断除了痴——已吐弃、已脱离、已舍断、已吐尽、已拔除、已彻底拔除。”如果明知而故意说此妄语，犯巴拉基格。

以三种方式……乃至以七种方式宣称：“我的心已离痴无盖，我的心已离贪无盖，我的心已离嗔无盖。”如果明知而故意说此妄语，就犯巴拉基格：他在说之前已有“我将说妄语”的念头，说时有“我正在说妄语”的念头，说后又有“我说了妄语”的念头——他就是扭曲了见解、扭曲了认可、扭曲了喜好、扭曲了心态，才说出这番话的。

一根终

就像以单一项目为根项的系列已详细展开，以两个项目等为根项的系列也应当同样详细展开。

此为一切根

214 从三种方式……乃至以七种方式宣称：“我证入初禅，我证入第二禅，我证入第三禅，我证入第四禅；我证入空解脱、无相解脱、无愿解脱；我证入空定、无相定、无愿定；我证入空等至、无相等至、无愿等至；我证入三明、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圣道；我证入入流果、一来果、不来果、阿拉汉果。”或者宣称：“我正证得……我已证得……我断除了贪、我断除了嗔、我断除了痴——已吐弃、已脱离、已舍断、已吐尽、已拔除、已彻底拔除。我的心已离贪无盖，我的心已离嗔无盖，我的心已离痴无盖。”如果明知而故意说此妄语，犯巴拉基格。他在说

之前已有“我将说妄语”的念头，说时有“我正在说妄语”的念头，说后有“我说了妄语”的念头，并且是扭曲了见解、扭曲了认可、扭曲了喜好、扭曲了心态而说。

一切根终

【十三、事分别品】纯净品论终

215 以三种方式，原本想说“我证得初禅”，却说成了“我证得第二禅”。如果明知而故意说此妄语，听者当时明白其意，犯巴拉基格；听者当时未明白其意，犯土喇咤亚。

以三种方式，原本想说“我证得初禅”，却说成了“我证得第三禅”。如果明知而故意说此妄语，听者当时明白其意，犯巴拉基格；听者当时未明白其意，犯土喇咤亚。

以三种方式，原本想说“我证得初禅”，却说成了“我证得第四禅”。如果明知而故意说此妄语，听者当时明白其意，犯巴拉基格；听者当时未明白其意，犯土喇咤亚。

具足三项……乃至七项条件时，本想说“我入了初禅”，实际却说：“我进入空解脱……无相解脱……无愿解脱……空定……无相定……无愿定……空等至……无相等至……无愿等至……三明……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圣道……入流果……一来果……不来果……阿拉汉果……我的贪已舍……我的嗔已舍……我的痴已舍弃、排除、放出、断除、脱离、彻底拔出、完全彻底拔出。我的心离贪无盖……我的心离嗔无盖……我的心离痴无盖”——如此明知而妄语者，听者明白其意，则犯巴拉基格；听者不明白其意，则犯土喇咤亚。若他事先就想“我将说妄语”，说时想“我正在说妄语”，说了之后想“我已经说了妄语”，歪曲了真理，歪曲了忍耐，歪曲了喜好，歪曲了实情。

事分别一根的破轮终

216 若三项条件具足，他本想说“进入第二禅”，实际却说进入第三禅——如此明知而妄语者，听者明白其意，则犯巴拉基格；听者不明白其意，则犯土喇咤亚。

具足三项条件时，本想说“我入了第二禅”，实际却说“我入了第四禅”……（中略）……“我的心离痴无盖”——如此明知而妄语者，听者明白其意，则犯巴拉基格；听者不明白其意，则犯土喇咤亚。

具足三项……乃至七项条件时，本想说“我入了第二禅”，实际却说“我入了初禅”——如此明知而妄语者，听者明白其意，则犯巴拉基格；听者不明白其意，则犯土喇咤亚……（中略）……歪曲了实情。

事分别一根的缚轮

根略说

217 具足三项条件时，本想说“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实际却说“我入了初禅”——如此明知而妄语，若听者明白其意，则犯巴拉基格；若听者不明白其意，则犯土喇咤亚。

具足三项……乃至七项条件时，本想说“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实际却说“我的心不受嗔遮障”——如此明知而妄语者，听者明白其意，则犯巴拉基格；听者不明白其意，则犯土喇咤亚……（中略）……歪曲了实情。

事分别一根终

就像以单一项目为根项的系列已详细展开，以两个项目等为根项的系列也应当同样详细展开。

此为一切根

218 具足三项……乃至七项条件时，本想说：“我入了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空解脱、无相解脱、无愿解脱、空定、无相定、无愿定、空等至、无相等至、无愿等至、三明、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圣道、入流果、一来果、不来果、阿拉汉果……（中略）……我的贪已舍……我的嗔已舍……我的痴已舍弃、排除、放出、断除、脱离、彻底拔出、完全彻底拔出。我的心不受贪遮障……我的心不受嗔遮障”，实际却说：“我的心不受痴遮障”——这样明知而说妄语，听者明白其意，则犯巴拉基格；听者不明白其意，则犯土喇咤亚。

219 具足三项条件时，本想说“我入了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空解脱、无相解脱、无愿解脱、空定、无相定、无愿定、空等至、无相等至、无愿等至、三明、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圣道、入流果、一来果、不来果、阿拉汉果……（中略）……我的贪已舍……我的嗔已舍……我的痴已舍弃、排除、放出、断除、脱离、彻底拔出、完全彻底拔出。我的心不受贪遮障……我的心不受嗔遮障……我的心不受痴遮障”，实际却说“我入了初禅”——如此明知而妄语者，听者明白其意，则犯巴拉基格；听者不明白其意，则犯土喇咤亚。

具足三项条件时，本想说“我入了第三禅、第四禅……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也入了初禅”，却说“我已证入第二禅”而明知妄语者，若对方领会，犯巴拉基格罪；若对方未领会，犯土喇咤亚罪。

具足三项……乃至七项条件时，本想说“我的心不受愚痴遮障，我入了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我的心不受贪遮障”，实际却说“我的心不受嗔遮障”——若故意说谎且对方领会，犯巴拉基格；若对方未领会，犯土喇咤亚罪。他事先知道

“我将说谎”，正在说时知道“我正在说谎”，说完了知道“我说了谎”，并且歪曲了自己的见解、信解、意乐、心态。

事分别一切根终

事分别轮广说终

【十四、事欲品】事欲品论终

220 关于三种情况，有人说“那个在你寺院住过的比丘，曾进入初禅……正在进入初禅……已进入初禅……那个比丘是初禅的获得者……熟练者……那个比丘亲证了初禅”——若故意说谎且对方领会，犯土喇咤亚罪；若对方未领会，犯恶作罪。

关于四种情况……五种情况……六种情况……七种情况，有人说“那个在你寺院住过的比丘，曾进入初禅……正在进入初禅……已进入初禅……那个比丘是初禅的获得者……熟练者……那个比丘亲证了初禅”——若故意说谎且对方领会，犯土喇咤亚罪；若对方未领会，犯恶作罪。他事先知道“我将说谎”，正在说时知道“我正在说谎”，说完了知道“我说了谎”，并且歪曲了自己的见解、信解、意乐、心态。

关于三种情况，有人说“那个在你寺院住过的比丘，曾进入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空解脱……无相解脱……无愿解脱……空定……无相定……无愿定……空等至……无相等至……无愿等至……三明……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圣八支道……入流果……一来果……不来果……阿拉汉果……正在进入……已进入……那个比丘是阿拉汉果的获得者……熟练者……那个比丘亲证了阿拉汉果”——若故意说谎且对方领会，犯土喇咤亚罪；若对方未领会，犯恶作罪。

关于三种情况，有人说“那个在你寺院住过的比丘，贪已经舍断……嗔已经舍断……痴已经舍断、吐出、释放、断除、弃舍、拔起、彻底拔起了”——若故意说谎且对方领会，犯土喇咤亚罪；若对方未领会，犯恶作罪。

关于三种情况……乃至七种情况，有人说“那个在你寺院住过的比丘，心不受贪遮障……心不受嗔遮障……心不受痴遮障”——若故意说谎且对方领会，犯土喇咤亚罪；若对方未领会，犯恶作罪……他事先知道“我将说谎”，正在说时知道“我正在说谎”，说完了知道“我说了谎”，并且歪曲了自己的见解、信解、意乐、心态。

关于三种情况……乃至七种情况，有人说“那个在你寺院住过的比丘，在空屋中曾进入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正在进入……已进入……那个比丘是在空屋中第四禅的获得者……熟练者……那个比丘在空屋中亲证了第四禅”——若故意说谎且对方领会，犯土喇咤亚罪；若对方未领会，犯恶作罪。他事先知道“我将

说谎”，正在说时知道“我正在说谎”，说完了知道“我说了谎”，并且歪曲了自己的见解、信解、意乐、心态。

如同这个已被详细解说那样，其余的也应当这样详细解说。

221 以三种方式……乃至以七种方式：那个受用了你的衣的……那个受用了你的钵食的……那个受用了你的坐卧处的……那个受用了你的病缘药资具的比丘，在空屋里证入了第四禅……正在证入……已证入……那个比丘是在空屋里第四禅的获得者……自在者……那个比丘在空屋里亲证了第四禅——明知而妄语者，若对方领会，犯土喇咤亚罪；若对方未领会，犯恶作罪……（中略）……歪曲了见，歪曲了忍可，歪曲了喜好，歪曲了实况。

以三种方式……乃至以七种方式：曾使用你的住所的那位……曾使用你的衣的那位……曾使用你的钵食的那位……曾使用你的坐卧处的那位……曾使用你的病缘药资具的那位……那个比丘，在空屋里证入了第四禅……正在证入……已证入……那个比丘是在空屋里第四禅的获得者……自在者……那个比丘在空屋里亲证了第四禅——这样明知而妄语的比丘，若听者领会其意，便犯土喇咤亚罪；若听者未领会，便犯恶作罪……（中略）……歪曲了见，歪曲了忍可，歪曲了喜好，歪曲了实况。

以三种方式……乃至以七种方式：那位比丘——你因为他而布施了住所……布施了衣……布施了钵食……布施了坐卧处……布施了病缘药资具——在空屋里证入了第四禅……正在证入……已证入……那位比丘在空屋里是第四禅的获得者……自在者……那位比丘在空屋里亲证了第四禅——明知而妄语者，若对方领会，犯土喇咤亚罪；若对方未领会，犯恶作罪。他在说之前有“我将说妄语”的念头，正在说时有“我正在说妄语”的念头，说完之后有“我已说妄语”的念头，歪曲了见，歪曲了忍可，歪曲了喜好，歪曲了实况。

广说十五终

【十五、缘相应品与上人法轮略】缘相应品论终

上人法轮广说终

222 【十六、无犯分别（增上慢者等）】无犯的情况：由于增上慢；无意宣称自己证得上人法；精神失常者；心神错乱者；极度痛苦者；最初犯者。

调伏事摄颂 Vinītavatthuuddānagāthā

增上慢；住林；托钵；亲教师；行住坐卧；

结缚；独处时宣说上人法；住处；受人供养。

“并不难”；精进；还有死亡；

“贤友，莫怕”；追悔；正确用功；

精进；投入修习。

还有忍受病痛的两件事。

婆罗门称呼阿拉汉的五事；宣称已证阿拉汉果的三事；

俗家；欲乐已拒；喜乐；最先离开。

骷髅与肉片，前世都是屠牛者；

肉团前世是捕鸟人；无皮者前世是屠羊人；

剑毛者前世是屠猪人；矛毛者前世是猎鹿人；

箭毛者前世是行刑者；针毛者前世是驯马人。

被针缝刺者，前世是告密者；

肩负睾丸者，前世是枉法的判官；

没入粪坑者，前世与他人妻子私通；

食粪者，前世是恶婆罗门；

无皮的女人，前世曾与人私通。

污秽的女人，前世以占卜为业；

身体焦烂流液的女人，前世曾把炭火泼在共夫之妇身上；

被砍头者曾是刽子手。

比丘、比丘尼、正学女；

沙弥及沙弥尼，

他们在迦叶佛的律教中出家

他们那时造下了恶业。

温泉；王舍城战事；象群入水。

阿拉汉比丘索比达，能记忆五百大劫。

调伏事 Vinītavatthu

223 那时，有一位比丘因增上慢的缘故，误以为自己已证阿拉汉果，便向人宣说。事后他心中生起了追悔：“世尊制定了学处，我该不会是犯了巴拉基格罪吧？”他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比丘，你无犯，这是由于增上慢的缘故。”

那时，有一位比丘存心要让人看重他，就故意住在森林里，想着：“这样大家就会推崇我了。”大家果然推崇了他。他心里生起了不安……“比丘，这不犯巴拉基格。但是，诸比丘，不可以存着那样的心去住森林。如果谁那样住，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比丘存心要让人看重他，就故意去托钵乞食，想着：“这样大家就会推崇我了。”大家果然推崇了他。他心里生起了不安……“比丘，这不犯巴拉基格。但是，诸比丘，不可以存着那样的心去托钵乞食。如果谁那样做，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比丘对另一位比丘这样说：“贤友，我们亲教师的那些同住弟子，全都是阿拉汉啊。”他心里生起了不安……“比丘，你是什么心思？”

“世尊，我是存着自我抬举、炫耀的意思。”

“比丘，这不犯巴拉基格；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对另一位比丘这样说：“贤友，我们亲教师的那些从学弟子，全都有大神通、大威力啊。”他心里生起了不安……“比丘，你是什么心思？”

“世尊，我是存着自我抬举、炫耀的意思。”

“比丘，这不犯巴拉基格；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存心要让人看重他，就故意经行……故意站立……故意坐着……故意躺着，想着：“这样大家就会推崇我了。”大家果然推崇了他。他心里生起了不安……“比丘，这不犯巴拉基格。但是，诸比丘，不可以存着那样的心去躺着。如果谁那样躺着，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比丘对另一位比丘炫耀上人法。听他说话的比丘也答道：“贤友，我的结缚也已断除。”作答的比丘心里生起了不安……“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224 那时，有一位比丘独自待着的时候，炫耀上人法。一位能知他人心的比丘呵斥他：“贤友，不要这样说。你并没有这个。”他心里生起了不安……“比丘，这不犯巴拉基格；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比丘独自待着的时候，炫耀上人法。一位天神呵斥他：“尊者，不要这样说。你并没有这个。”他心里生起了不安……“比丘，这不犯巴拉基格；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比丘对某位近事男这样说：“朋友，住在你寺院里的那位比丘是阿拉汉。”而那位比丘确实住在他的寺院里。他感到不安……“比丘，你是什么心思？”

“世尊，我是夸耀的意图。”

“比丘，无巴拉基格罪；犯土喇咤亚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对某位近事男这样说：“朋友，你所供养衣服、饮食、住所、医药资具的那位比丘是阿拉汉。”而那位近事男确实供养他衣服、饮食、住所、医药资具。他感到不安……“比丘，你是什么心思？”

“世尊，我是夸耀的意图。”

“比丘，无巴拉基格罪；犯土喇咤亚罪。”

225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诸比丘对他说：“尊者有上人法吗？”

“贤友们，宣称自己已证阿拉汉果，并不难。”他心里生起了不安：“那些世尊的弟子们会这样说，而我并不是世尊的弟子。我是否已经犯了巴拉基格罪呢？”他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比丘，你是什么心思？”

“世尊，我没有夸耀的意图。”

“比丘，对于没有夸耀意图者，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其他诸比丘这样问他：“尊者有超越凡人的法吗？”

“朋友们，法是可以证得的，只要精进努力。”他感到不安……“比丘，对于没有夸耀意图的人，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其他诸比丘这样对他说：“朋友，不要害怕。”

“朋友们，我不怕死亡。”他感到不安……“比丘，对于没有夸耀意图的人，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其他诸比丘这样对他说：“朋友，不要害怕。”

“朋友们，若是有懊悔的人，他才会害怕吧。”他感到不安……“比丘，对于没有夸耀意图的人，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其他诸比丘这样问他：“尊者有超越凡人的法吗？”

“朋友们，法是可以证得的，只要正确地精勤用功。”他感到不安……“比丘，对于没有夸耀意图的人，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其他诸比丘这样问他：“尊者有超越凡人的法吗？”

“朋友们，法是可以证得的，只要精进努力。”他感到不安……“比丘，对于没有夸耀意图的人，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诸比丘对他说：“尊者有上人法吗？”他说：“贤友，专心修习的人可以证得此法。”他因此产生了疑惑……“……比丘，没有罪，因为你没有宣称的意图。”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诸比丘对他说：“贤友，你能忍受吗？能维持吗？”他说：“贤友，这样的病痛，并非人人都能忍受。”他因此产生了疑惑……“……比丘，没有罪，因为你没有宣称的意图。”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诸比丘对他说：“贤友，你能忍受吗？能维持吗？”他说：“贤友，凡夫是不能忍受的。”他因此产生了疑惑……“……比丘，你是什么心念？”

“世尊，我是想宣称的。”

“比丘，巴拉基格罪无犯；犯土喇咤亚罪。”

226 那时，有一位婆罗门邀请诸比丘之后，这样说：“来吧，尊者阿拉汉们！”诸比丘产生了疑惑：“我们并不是阿拉汉，而这个婆罗门却用‘阿拉汉’的称号来称呼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没有罪，这是出于净信的言辞。”

那时，有一位婆罗门邀请诸比丘之后，这样说：“请坐，尊者阿拉汉们！”……“请吃，尊者阿拉汉们！”……“请满足，尊者阿拉汉们！”……“请离开，尊者阿拉汉们！”诸比丘产生了疑惑：“我们并不是阿拉汉，而这个婆罗门却用‘阿拉汉’的称号来称呼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没有罪，这是出于净信的言辞。”

那时，有一位比丘对另一位比丘宣称上人法。听他说话的比丘也答道：“贤友，我的诸漏也已经断尽了。”作答的比丘心里生起了不安……“……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对另一位比丘宣称上人法。听他说话的比丘也答道：“贤友，这些法我也具足。”作答的比丘心里生起了不安……“……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对另一位比丘宣称上人法。听他说话的比丘也答道：“贤友，我也在这些法中显现。”作答的比丘心里生起了不安……“……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那时，有亲属对比丘说：“来吧，尊者，回去住俗家吧。”比丘回答：“朋友，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再去住俗家的。”事后他生起了法疑……（中略）……“比丘，没有夸耀的意图者，无犯。”

227 那时，有亲属对比丘说：“来吧，尊者，去受用欲乐吧。”比丘回答：“朋友，欲乐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了。”事后他生起了法疑……（中略）……“比丘，你说话时没有引诱的意图，无犯。”

那时，有亲属对比丘说：“尊者，你快乐吗？”比丘回答：“朋友，我快乐，乐于最上的快乐。”事后他生起了忧悔，他想：“世尊的弟子们才会那样说，可我不是世尊的弟子啊。我不会是犯了巴拉基格罪吧？”他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问：“比丘，你当时是什么心思？”

“世尊，我没有夸耀的意图。”

“比丘，没有夸耀意图者，无犯。”

那时，有众多比丘互相约定后，在某住处入雨安居，约定说：“谁最先离开这个住处，我们就认可他是阿拉汉。”有一位比丘心想“让大家认可我是阿拉汉吧”，于是最先离开了那个住处。事后他生起了法疑……（中略）……“比丘，你犯了巴拉基格罪。”

228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的竹林迦兰陀迦园（Kalandakanivāpa）。当时，具寿拉卡诺和具寿大目犍连（Mahāmoggallāna）住在灵鹫山（Gijjhakūṭa）。一天上午，具寿大目犍连穿好下衣，拿了钵和衣，走到具寿拉卡诺那里，对具寿拉卡诺说：“走吧，拉卡诺学友，我们进王舍城去托钵。”

“走吧，学友。”具寿拉卡诺回应了具寿大目犍连。然后，具寿大目犍连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个地方露出了微笑。具寿拉卡诺问具寿大目犍连：“目犍连（Moggallāna）学友，是什么原因，什么因缘让你露出微笑？”

“拉卡诺学友，现在不是问这个问题的时机，到世尊面前再问我这个问题吧。”随后，具寿拉卡诺和具寿大目犍连在王舍城托完钵，饭后从托钵处回来，便去拜见世尊。到了之后，他们礼敬世尊，坐在一边。具寿拉卡诺在一边坐定后，问具寿大目犍连：“刚才目犍连长老从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个地方露出了微笑。目犍连学友，是什么原因，什么因缘让你露出微笑？”

“学友，我刚才从灵鹫山下来时，看见一副骨架在空中飞过去。有兀鹫、乌鸦、老鹰追着它、追着它，啄它的肋骨缝。它发出痛苦的惨叫。学友，那时我就想：‘真是稀奇啊，真是神妙啊，竟然有这样的众生！竟然有这样的夜叉！竟然会有这样的形态！’”诸比丘对此不满，指责、批评说：“具寿大目犍连在夸大上人法！”这时，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确实，弟子们是作为有眼者而住，弟子们是作为有知者而住。因为一个弟子竟能如此了知、看到，或者亲自作证。诸比丘，这个众生我以前

也见到过，但我没有说出来。如果我说出来，别人可能不信；那些不信的人，将会长久地对他们不利、痛苦。诸比丘，这个众生就是以前在王舍城的一个杀牛人。他因为这个业的果报，在地狱里煎熬了许许多多年、许许多多百年、许许多多千年、许许多多十万年后，又因为那个业的残余果报，正在承受这样的形态。诸比丘，目犍连说的是真实的。诸比丘，目犍连无犯。”

229 “学友，我刚才从灵鹫山下来时，看见一片肉片在空中飞过去。有兀鹫、乌鸦、老鹰追着它、追着它，把它撕碎、扯烂。它发出痛苦的惨叫。……（中略）……诸比丘，这个众生就是以前在王舍城的一个杀牛人。……”

“学友，我刚才从灵鹫山下来时，看见一个肉团在空中飞过去。有兀鹫、乌鸦、老鹰追着它、追着它，把它撕碎、扯烂。它发出痛苦的惨叫。……（中略）……诸比丘，这个众生就是以前在王舍城的一个捕鸟人。……”

“学友，我刚才从灵鹫山下来时，看见一个没有皮的男子在空中飞过去。有兀鹫、乌鸦、老鹰追着他、追着他，把他撕碎、扯烂。他发出痛苦的惨叫。……（中略）……诸比丘，这个众生就是以前在王舍城的一个杀羊人。……”

“贤友啊，那时我从灵鹫山下来，看到一个以剑为体毛的人在空中飞行。那些剑刃不断弹起又落下，纷纷扎进他的身体。他就那么惨叫着……诸比丘，这个众生前世是王舍城里的杀猪人。”

“贤友啊，那时我从灵鹫山下来，看到一个以矛为体毛的人在空中飞行。那些矛刃不断弹起又落下，纷纷扎进他的身体。他就那么惨叫着……诸比丘，这个众生前世是王舍城里的猎鹿人。”

“贤友啊，那时我从灵鹫山下来，看到一个以箭为体毛的人在空中飞行。那些箭刃不断弹起又落下，纷纷扎进他的身体。他就那么惨叫着……诸比丘，这个众生前世是王舍城里的刑讯行刑者。”

“贤友啊，那时我从灵鹫山下来，看到一个以针为体毛的人在空中飞行。那些针不断弹起又落下，纷纷扎进他的身体。他就那么惨叫着……诸比丘，这个众生前世是王舍城里的驯马师。”

“贤友啊，当时我从灵鹫山下来，看见一个针毛人在空中行走。那些针从他的头扎进去，从嘴穿出来；从嘴扎进去，从胸口穿出来；从胸口扎进去，从肚子穿出来；从肚子扎进去，从大腿穿出来；从大腿扎进去，从小腿穿出来；从小腿扎进去，从脚穿出来。他就那样发出凄厉的惨叫……诸比丘，这个众生前世是王舍城里的告密离间者。”

“贤友啊，那时我从灵鹫山下来，看到一个睾丸长得像圆罐子的人在空中飞行。他走着的时候，得把那些睾丸扛在肩上走；坐着的时候，也只能坐在那些睾丸上。兀鹫、乌鸦、老鹰不断追着他，啄他、撕他。他就那么惨叫着……诸比丘，这个众生过去在王舍城当过枉法的判官。”

“贤友啊，那时我从灵鹫山下来，看到一个人连头一并没入粪坑里……诸比丘，这个众生过去在王舍城与他人妻子私通。”

“贤友啊，那时我从灵鹫山下来，看到一个人连头都没入粪坑里，用两只手抓着粪便吃……诸比丘，这个众生过去是王舍城的一个恶婆罗门。他在迦叶佛、等正觉者的教法时期，以饭食邀请比丘僧团，却把粪桶装满粪便，让人报时后说：‘诸位尊者，请尽情享用，也请带走吧。’”

230 贤友，当时我从灵鹫山下来，见到一个没有皮肤的妇人正在空中飞行。兀鹫、乌鸦、老鹰紧追不舍，追上去就撕她、扯她。她发出凄厉的惨叫……诸比丘，这个妇人过去在王舍城曾与人私通。

贤友，当时我从灵鹫山下来，见到一个浑身恶臭、污秽不堪的妇人正在空中飞行。兀鹫、乌鸦、老鹰紧追不舍，追上去就撕她、扯她。她发出凄厉的惨叫……诸比丘，这个妇人过去在王舍城是个占卜女。

贤友，当时我从灵鹫山下来，见到一个妇人正在空中飞行，她全身烧焦，渗出液体，周围尽是炭火。她发出凄厉的惨叫……诸比丘，这个妇人曾是羯陵伽（Kāliṅga）王的王后。她出于嫉妒，把盆中的炭火倾倒在与她共夫的女人身上……

贤友，当时我从灵鹫山下来，见到一具无头的躯干在空中飞行。它的胸部上长着眼睛和嘴。兀鹫、乌鸦、老鹰紧追不舍，追上去就撕它、扯它。它发出凄厉的惨叫……诸比丘，这个众生前世是王舍城一个名叫哈利果的刽子手。

贤友，当时我从灵鹫山下来，见到一位比丘在空中飞行。他的桑喀帝燃烧着、猛烈燃烧着、烈焰炽盛；他的钵燃烧着、猛烈燃烧着、烈焰炽盛；他的腰带燃烧着、猛烈燃烧着、烈焰炽盛；他的身体也燃烧着、猛烈燃烧着、烈焰炽盛。他发出凄厉的惨叫……诸比丘，这位比丘曾是迦叶（Kassapa）正自觉者教法中的一个恶比丘。

贤友，当时我从灵鹫山下来，见到一位比丘尼……见到一位学法女……见到一位沙弥……见到一位沙弥尼在空中飞行。她的桑喀帝燃烧着、猛烈燃烧着、烈焰炽盛；她的钵燃烧着、猛烈燃烧着、烈焰炽盛；她的腰带燃烧着、猛烈燃烧着、烈焰炽盛；她的身体也燃烧着、猛烈燃烧着、烈焰炽盛。她发出凄厉的惨叫。贤友，那时我心里这样想：“这真是稀有啊！这真是不可思议啊！竟然会有这样的众生！竟然会有这样

的夜叉！竟然会有得到这种身体形态的！”诸比丘听了就讥嫌、指责、批评说：“具寿大目犍连在宣称自己具有上人法。”

那时，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弟子们确实是具足法眼而安住的。诸比丘，弟子们确实是具足智慧而安住的。像这样的情形，弟子竟然能知道、能看到、能作证！诸比丘，我以前也见过这个沙弥尼。但我没有说出来。我如果说出这件事来，别人若不相信我，那便会使这些不信的人长久蒙受损害和痛苦。诸比丘，这个沙弥尼曾是迦叶正自觉者教法中的一个恶沙弥尼。她因为那个业的果报，在地狱中受了很多年、很多百年、很多千年、很多十万年的苦，之后又因为那个业的残余果报，承受着获得这样的身体形态。诸比丘，目犍连说的是真实的。诸比丘，目犍连无犯。”

231 那时，具寿大目犍连对诸比丘说：“贤友们，这股温泉发源的湖，湖水清澈、凉爽、甘甜、洁净、岸边便于下水、令人愉悦的，还有很多鱼和龟，以及车轮大小的莲花在开放。”诸比丘听了就讥嫌、指责、批评说：“具寿大目犍连怎么能这样说呢——贤友们，这股温泉发源的湖，湖水清澈、凉爽、甘甜、洁净、岸边便于下水、令人愉悦的，还有很多鱼和龟，以及车轮大小的莲花在开放。可实际上这处温泉池水是沸腾着流出来的。具寿大目犍连在夸大上人法。”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这股温泉发源的湖，湖水确实清澈、凉爽、甘甜、洁净、岸边便于下水、令人愉悦的，还有很多鱼和龟，以及车轮大小的莲花在开放。但是，诸比丘，这处温泉池水经过了两个大地狱的夹缝流过来。因此这处温泉池水才沸腾着流出来。诸比丘，目犍连说的是真实的。诸比丘，目犍连无犯。”

那时，摩揭陀（Magadha）王频婆娑罗（Bimbisāra）在与离车族交战时被打败。后来国王重新集结军队，打败了离车族。战场上流传着：“离车族被国王打败了。”这时候，具寿大目犍连告诉诸比丘：“贤友们，国王被离车族打败了。”诸比丘讥嫌、批评、指责说：“具寿大目犍连怎么能这样说：‘贤友们，国王被离车族打败了’！那时战场上明明在流传：‘离车族被国王打败了’！具寿大目犍连是在炫耀上人法！”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起初国王确实被离车族打败了，后来国王集结军队后，才打败了离车族。诸比丘，目犍连说的是实话。诸比丘，目犍连无犯。”

232 那时，具寿大目犍连告诉诸比丘：“贤友们，我在萨比尼河岸边，入不动定，听到了象群下河、上岸时发出的震叫声。”诸比丘讥嫌、批评、指责说：“具寿大目犍连既然入了不动定，怎么还能听到声音呢！具寿大目犍连是在炫耀上人法！”他们把

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那种定确实存在，但那时的定并不纯粹。诸比丘，目犍连说的是实话。诸比丘，目犍连无犯。”

那时，具寿索比达（Sobhita）告诉诸比丘：“贤友们，我能忆念五百劫。”诸比丘讥嫌、批评、指责说：“具寿索比达怎么能这样说：‘贤友们，我能忆念五百劫’！具寿索比达是在炫耀上人法！”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索比达确实经历过那段岁月，那五百劫只是他的一生。诸比丘，索比达说的是实话。诸比丘，索比达无犯。”

第四巴拉基格终

233 诸尊者！四个巴拉基格法已经诵出了。如果有比丘违犯了其中的任何一条，他便犯巴拉基格，不得再与诸比丘共住，如同当初尚未受达上之时一样。在此，我问诸尊者：“你们对此清净吗？”第二次我问：“你们对此清净吗？”第三次我问：“你们对此清净吗？”诸尊者对此清净，所以默然。我如此受持。

巴拉基格终

其摄颂：

行淫、不与取、夺人性命、虚称上人法，
这四条巴拉基格，是断头的罪事，无可置疑。

巴拉基格篇终

2. 桑喀地谢思篇

2. Saṅghādisesakaṇḍaṃ

1. 故意泄精的学处 Sukkavissaṭṭhisikkhāpadaṃ

诸尊者，以下十三条桑喀地谢思

法，现在诵出。

234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园（Jetavana）给孤独园。就在那时，具寿塞亚萨咖（Seyyasaka）不乐于行梵行。他因此变得消瘦、枯槁、面色憔悴、皮肤蜡黄、血管筋腱都凸显在身体上。具寿伍达义（Udāyī）看到具寿塞亚萨咖消瘦、枯槁、面色憔悴、皮肤蜡黄、血管筋腱凸显的样子，便对具寿塞亚萨咖这样说：“贤友塞亚萨咖，你怎么变得这样消瘦、枯槁、面色憔悴、皮肤蜡黄、血管筋腱都凸显了？贤友塞亚萨咖，你是不是不乐于行梵行了？”

“是的，贤友。”“那么，贤友塞亚萨咖，你就尽情地吃，尽情地睡，尽情地沐浴吧。等你尽情地吃、尽情地睡、尽情地沐浴之后，当不乐生起，贪欲扰乱你的心时，你就用手去刺激，把不净排出来吧。”“贤友，做这种事合适吗？”“可以的，贤友。我也是这样做的。”

于是，具寿塞亚萨咖就尽情地吃，尽情地睡，尽情地沐浴。等他尽情地吃、尽情地睡、尽情地沐浴之后，当不乐生起，贪欲扰乱他的心时，他就用手去刺激，把不净排了出来。后来，具寿塞亚萨咖的身体变得有光泽，诸根饱满，面容润泽，肤色明净。这时，具寿塞亚萨咖的同伴诸比丘便问具寿塞亚萨咖：“贤友塞亚萨咖，你以前消瘦、枯槁、面色憔悴、皮肤蜡黄、血管筋腱凸显，现在你却有了光泽，诸根饱满，面容润泽，肤色明净。贤友塞亚萨咖，你是在用什么药吗？”

“贤友们，我没有用什么药。我只是尽情地吃，尽情地睡，尽情地沐浴。尽情地吃、尽情地睡、尽情地沐浴之后，当不乐生起，贪欲扰乱我心时，我就用手去刺激，把不净排出来而已。”

“贤友塞亚萨咖，你竟然用那接受信施供养来吃的手，去做刺激和排出不净的事？”“是的，贤友们。”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对此感到不满，批评指责道：“具寿塞亚萨咖怎么能用手去刺激，把不净排出来呢！”

其时，那些比丘们用了种种方式呵责了具寿塞亚萨咖之后，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那时，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个机会，召集了比丘僧团，审问具寿塞亚萨咖：“塞亚萨咖，听说你真的用手去刺激，把不净排出来了，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 佛陀世尊呵责道：“愚痴人，这是不合适的，不如法的，不正当的，不像出家人所应为的，是不被允许的，是不应该做的。愚痴人，你怎么能用手去刺激，把不净排出来呢！愚痴人，我难道不是以种种方式为离贪而说法，不是为有贪吗？为离缚而说法，不是为系缚吗？为不执取而说法，不是为执取吗？你倒好，愚痴人，在我为离贪而说的法中，你却生起了有贪之心；在我为离缚而说的法中，你却生起了系缚之心；在我为不执取而说的法中，你却生起了执取之心！愚痴人，我难道不是以种种方式，为了对贪的离贪、为了消除迷醉、为了调伏渴爱、为了根除执着、为了截断轮回、为了灭尽渴爱、为了离贪、为了熄灭、为了涅槃而说法的吗？愚痴人，我难道不是以种种方式，宣说了舍断诸欲、遍知欲想、调伏欲渴、根除欲寻、平息欲热的吗？愚痴人，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也不能让已生信者信心增长。相反，愚痴人，这只会让未生信者不生信，让一部分已生信者改变心意。”接着，佛陀世尊用种种方式呵责了具寿塞亚萨咖之后，又谈了难养、难护……等等的道理，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来诵出这条学处——

> 在这里，凡是有意地将精液泄出，这是桑喀地谢思（saṅghādisesa，古译：僧伽婆尸沙，意译：僧残）罪。

就这样，世尊为诸比丘制定了这条学处。

235 就在那个时候，有些比丘吃了美味的食物后，在失去正念、没有正知的情况下睡着了。他们在失去正念、没有正知而入睡时，在梦中泄出了不净。他们心里生起了疑惑：“世尊制定了学处：‘有意的泄精，是桑喀地谢思’。而我们是在梦中泄出的不净。此中也确实存在、可以找到‘意’。我们是不是也犯了桑喀地谢思罪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那里面确实有‘意’，但这种意图不以本条论犯。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来诵出这条学处——

> 236 故意泄漏精液的，除非是在睡梦中，犯桑喀地谢思罪。

237 “故意”者，即知道、清楚地知道，存心如此，作出决定后违犯。

所谓“精”，有十种：青色、黄色、红色、白色、酪色、水色、油色、乳色、凝乳色、酥油色。

所谓“泄出”，指精液从原处移出。

所谓“除在梦中”，即把做梦时的情形除外。

所谓“桑喀地谢思”，只有僧团能就这一罪给予别住、令犯者从头再行、给予敬悦、为犯者出罪。数位比丘或一位比丘都不能单独办理。因此称为“桑喀地谢思”。这恰是这一类罪的名称和表述。也因此称为“桑喀地谢思”。

于内色释放，于外色释放，于内外色释放，在空中摇动腰释放；因贪欲所致的勃起而释放，因大便所致的勃起而释放，因小便所致的勃起而释放，因肠风所致的勃起而释放，因毛虫叮咬所致的勃起而释放；为了健康释放，为了快乐释放，为了医药释放，为了布施释放，为了福德释放，为了祭祀释放，为了升天释放，为了种子释放，为了试验释放，为了嬉戏释放；释放青色，释放黄色，释放红色，释放白色，释放酪色，释放水色，释放油色，释放乳色，释放凝乳色，释放酥油色。

238 所谓“内色”，是指于内在的已执取色。

所谓“外色”，是指于外在的已执取或无执受的色。

所谓“内外色”，是指这两者兼具的情况。

所谓“在空中摇动腰部”，是指他这样用力时，男根处于堪用状态。

所谓“因贪欲而勃起”，是指当被贪欲所迫时，生殖器处于堪用状态。

所谓“因大便而勃起”，是指当被大便所迫时，生殖器处于堪用状态。

所谓“因小便而勃起”，是指当被小便所迫时，男根处于堪用状态。

所谓“因肠风而勃起”，是指当被风所迫时，生殖器处于堪用状态。

当被小虫叮咬时，生殖器处于堪用状态。

239 所谓“为了健康”，是指我将变得健康。

所谓“为了乐”，是指我将生起乐受。

所谓“为了药”，是指这将成为药。

所谓“为了布施”，是指我将行布施。

所谓“为了福德”，是指这将成为福德。

所谓“为了祭祀”，是指我将进行祭祀供养。

所谓“为了升天”，是指我将去往天界。

所谓“为了种子”，是指这将成为种子。

所谓“为了试验”，是指他想：“会是青色吗？会是黄色吗？会是红色吗？会是白色吗？会是酪浆色吗？会是水色吗？会是油色吗？会是乳色吗？会是凝乳色吗？会是酥油色吗？”

所谓“为了嬉戏”，是指怀着嬉戏的意图。

240 以内色为所依，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以外色为所依，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以内外色为所依，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在空中摆动腰部时，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因贪欲而勃起时，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因便意而勃起时，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因尿意而勃起时，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因风而勃起时，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因虫咬而勃起时，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为了健康，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为了快乐……为了医药……为了布施……为了福德……为了祭祀……为了生天……为了种子……为了测试……为了玩耍，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若有意泄出青色精液、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若有意泄出黄色……红色……白色……酪浆色……水色……油色……乳色……凝乳色……酥油色的精液，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纯净终

为了健康也为了快乐，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为了健康也为了医药……为了健康也为了布施……为了健康也为了福德……为了健康也为了祭祀……为了健康也为了生天……为了健康也为了种子……为了健康也为了测试……为了健康也为了玩耍，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根的破轮终

241 为了乐受又为了医药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为了乐受又为了布施的目的……为了乐受又为了福德的目的……为了乐受又为了祭祀的目的……为了乐受又为了生天的目的……为了乐受又为了种子的目的……为了乐受又为了检验的目的……为了乐受又为了嬉戏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为了乐受又为了健康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242 为了医药又为了布施的目的……为了医药又为了福德的目的……为了医药又为了祭祀的目的……为了医药又为了生天的目的……为了医药又为了种子的目的……为了医药又为了检验的目的……为了医药又为了嬉戏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为了医药又为了健康的目的……为了医药又为了乐受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为了布施又为了福德的目的……为了布施又为了祭祀的目的……为了布施又为了生天的目的……为了布施又为了种子的目的……为了布施又为了检验的目的……为了布施又为了嬉戏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为了布施又为了健康的目的……为了布施又为了乐受的目的……为了布施又为了医药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为了福德又为了祭祀的目的……为了福德又为了生天的目的……为了福德又为了种子的目的……为了福德又为了检验的目的……为了福德又为了嬉戏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为了福德又为了健康……（中略）……为了福德又为了快乐……为了福德又为了医药……为了福德又为了布施，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为了祭祀又为了生天……（中略）……为了祭祀又为了种子……为了祭祀又为了考察……为了祭祀又为了游戏，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为了祭祀又为了健康……（中略）……为了祭祀又为了快乐……为了祭祀又为了医药……为了祭祀又为了布施……为了祭祀又为了福德，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为了生天又为了种子……（中略）……为了生天又为了考察……为了生天又为了游戏，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为了生天又为了健康……（中略）……为了生天又为了快乐……为了生天又为了医药……为了生天又为了布施……为了生天又为了福德……为了生天又为了祭祀，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为了种子又为了考察……（中略）……为了种子又为了游戏，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为了种子又为了健康……（中略）……为了种子又为了快乐……为了种子又为了医药……为了种子又为了布施……为了种子又为了福德……为了种子又为了祭祀……为了种子又为了生天，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为了考察又为了游戏，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为了试验的目的，也为了健康的目的……为了试验的目的，也为了快乐的目的……为了试验的目的，也为了药用的目的……为了试验的目的，也为了布施的目的……为了试验的目的，也为了福德的目的……为了试验的目的，也为了祭祀的目的……为了试验的目的，也为了升天的目的……为了试验的目的，也为了种子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为了游戏的目的，也为了健康的目的……为了游戏的目的，也为了快乐的目的……为了游戏的目的，也为了药用的目的……为了游戏的目的，也为了布施的目的……为了游戏的目的，也为了福德的目的……为了游戏的目的，也为了祭祀的目的……为了游戏的目的，也为了升天的目的……为了游戏的目的，也为了种子的目的……为了游戏的目的，也为了试验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一根的缚轮终

为了健康的目的，也为了快乐的目的，也为了药用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为了健康的目的，也为了快乐的目的，也为了游戏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二根的破轮

为了快乐的目的，也为了药用的目的，也为了布施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为了快乐的目的，也为了药用的目的，也为了游戏的目的……为了快乐的目的，也为了药用的目的，也为了健康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二根的缚轮略说

为了试验的目的，也为了游戏的目的，也为了健康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为了试验的目的，也为了游戏的目的，也为了种子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二根终

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九根，也应当这样详细展开。

此为一切根

243 为了健康的目的，也为了快乐的目的，也为了药用的目的，也为了布施的目的，也为了福德的目的，也为了祭祀的目的，也为了升天的目的，也为了种子的目的，也为了试验的目的，也为了游戏的目的，若有意泄精、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一切根终

244 心想青色与黄色而着手、出精，犯桑喀地谢思。

若比丘心想青色与赤色、青色与白色、青色与酪色、青色与水色、青色与油色、青色与乳色、青色与凝酪色、青色与酥油色，起心动身而出精者，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根的破轮终

245 若比丘心想黄色与赤色，起心动身而出精者，犯桑喀地谢思罪。

若比丘心想黄色与白色、黄色与酪色、黄色与水色、黄色与油色、黄色与乳色、黄色与凝酪色、黄色与酥油色，起心动身而出精者，犯桑喀地谢思罪。

若比丘心想黄色与青色，起心动身而出精者，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根的缚轮

246 若比丘心想赤色与白色，起心动身而出精者，犯桑喀地谢思罪。

若比丘心想赤色与酪色、赤色与水色、赤色与油色、赤色与乳色、赤色与凝酪色、赤色与酥油色，起心动身而出精者，犯桑喀地谢思罪。

若比丘心想赤色与青色、赤色与黄色，起心动身而出精者，犯桑喀地谢思罪。

若比丘心想白色与酪色、白色与水色、白色与油色、白色与乳色、白色与凝酪色、白色与酥油色，起心动身而出精者，犯桑喀地谢思罪。

以白色作为所缘，以蓝色作为所缘……（中略）……以白色作为所缘，以黄色作为所缘……以白色作为所缘，以红色作为所缘，思维它、着手进行、漏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以酪浆色作为所缘，以水色作为所缘……（中略）……以酪浆色作为所缘，以油色作为所缘……以酪浆色作为所缘，以乳色作为所缘……以酪浆色作为所缘，以酪色作为所缘……以酪浆色作为所缘，以酥油色作为所缘，思维它、着手进行、漏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以酪浆色作为所缘，以蓝色作为所缘……（中略）……以酪浆色作为所缘，以黄色作为所缘……以酪浆色作为所缘，以红色作为所缘……以酪浆色作为所缘，以白色作为所缘，思维它、着手进行、漏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以水色作为所缘，以油色作为所缘……（中略）……以水色作为所缘，以乳色作为所缘……以水色作为所缘，以酪色作为所缘……以水色作为所缘，以酥油色作为所缘，思维它、着手进行、漏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以水色作为所缘，以蓝色作为所缘……（中略）……以水色作为所缘，以黄色作为所缘……以水色作为所缘，以红色作为所缘……以水色作为所缘，以白色作为所缘……以水色作为所缘，以酪浆色作为所缘，思维它、着手进行、漏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以油色作为所缘，以乳色作为所缘……（中略）……以油色作为所缘，以酪色作为所缘……以油色作为所缘，以酥油色作为所缘，思维它、着手进行、漏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以油色作为所缘，以蓝色作为所缘……（中略）……以油色作为所缘，以黄色作为所缘……以油色作为所缘，以红色作为所缘……以油色作为所缘，以白色作为所缘……以油色作为所缘，以酪浆色作为所缘……以油色作为所缘，以水色作为所缘，思维它、着手进行、漏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以乳色作为所缘，以酪色作为所缘……（中略）……以乳色作为所缘，以酥油色作为所缘，思维它、着手进行、漏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有意泄出乳白色、青色……有意泄出乳白色、黄色……有意泄出乳白色、红色……有意泄出乳白色、白色……有意泄出乳白色、酪浆色……有意泄出乳白色、水色……有意泄出乳白色、油色，采取行动且精液已经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有人意图酪色、酥油色，起作意、着手实施并释放了，犯桑喀地谢思。

有意泄出酪色、青色……有意泄出酪色、黄色……有意泄出酪色、红色……有意泄出酪色、白色……有意泄出酪色、酪浆色……有意泄出酪色、水色……有意泄出酪色、油色……有意泄出酪色、乳白色，采取行动且精液已经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有意泄出酥油色、青色，采取行动且精液已经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有意泄出酥油色、黄色……有意泄出酥油色、红色……有意泄出酥油色、白色……有意泄出酥油色、酪浆色……有意泄出酥油色、水色……有意泄出酥油色、油色……有意泄出酥油色、乳白色……有意泄出酥油色、酪色，采取行动且精液已经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一根的缚轮终

有意泄出青色、黄色、红色，采取行动且精液已经泄出，犯桑喀地谢思……有意泄出青色、黄色、酥油色，采取行动且精液已经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二根的破轮

有意泄出黄色、红色、白色，采取行动且精液已经泄出，犯桑喀地谢思……有意泄出黄色、红色、酥油色……有意泄出黄色、红色、青色，采取行动且精液已经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二根的缚轮略说

有意泄出酪色、酥油色、青色，采取行动且精液已经泄出，犯桑喀地谢思……有意泄出酪色、酥油色、乳白色，采取行动且精液已经泄出，犯桑喀地谢思。

二根终

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九根，也应当这样详细展开。

此为一切根

247 对于青、黄、红、白、酪浆色、水色、油色、乳色、凝乳色、酥油色，若有意泄出具有这些颜色的精液，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切根终

248 为了健康，有意泄出青色的精液，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为了健康，为了快乐，有意泄出青、黄两色的精液，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为了健康，为了快乐，为了药用，有意泄出青、黄、红三色的精液，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目的和颜色两项，都应依此逐项增加。

为了健康，为了快乐，为了药用，为了布施，为了福德，为了祭祀，为了生天，为了种子，为了检验，为了戏乐，有意泄出青、黄、红、白、酪浆色、水色、油色、乳色、凝乳色和酥油色的精液，采取行动，精液也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杂轮终

249 心想“我要排青的”，想了，做了，却排出了黄的，犯桑喀地谢思罪。

想要释放青色的，这么想了之后做了努力，却释放出了红色的……（中略）……白色的……酪浆色的……水色的……油色的……乳色的……凝乳色的……酥油色的，释放了出来，犯桑喀地谢思罪。

破轮终

250 他想要释放黄色的，起了这个念头并为此付诸行动，结果却释放出了红色的，犯桑喀地谢思罪。

想要释放黄色的，便这样作意、着手去做，结果却释放出了白色的……（中略）……酪浆色的……水色的……油色的……乳色的……凝乳色的……酥油色的……青色的，释放了出来，犯桑喀地谢思罪。

缚轮根本略

251 想要释放酥油色的，这么想了之后做了努力，却释放出了青色的，犯桑喀地谢思罪。

想要释放酥油色的，就这样思量着、动手去做，却释放出了黄色的……（中略）……红色的……白色的……酪浆色的……水色的……油色的……乳色的……凝乳色的，如此释放出来，犯桑喀地谢思罪。

腹轮终

252 他想要释放黄色的，这样作意并付诸努力，结果却释放出青色的，犯桑喀地谢思罪。

想要释放红色的……（中略）……白色的……酪浆色的……水色的……油色的……乳色的……凝乳色的……酥油色的，这么想了之后做了努力，却释放出了青色的，犯桑喀地谢思罪。

背轮第一行终

253 他心里盘算“我要把红色的放出来”，并动手去做，结果被放出来的却是黄色的，这就犯了桑喀地谢思罪。

白色……（中略）……酪浆色……水色……油色……乳色

……凝乳色的……酥油色的……青色的，都是他想排出的颜色，并着手操作，结果排出了黄色，犯桑喀地谢思罪。

背轮第二行终

254 心想“我要排出白色的”，并着手操作，结果排出了红色，犯桑喀地谢思罪。

酪浆色……（中略）……水色……油色……乳色……凝乳色……

酥油色的……青色的……黄色的，都是他想排出的颜色，并着手操作，结果排出了红色，犯桑喀地谢思罪。

背轮第三行终

255 心想“我要排出酪浆色的”，并着手操作，结果排出了白色，犯桑喀地谢思罪。

他想排出水色的……油色的……乳色的……凝乳色的……酥油色的……青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并着手操作，结果排出了白色，犯桑喀地谢思罪。

背轮第四行终

256 心想“我要排出水色的”，并着手操作，结果排出了酪浆色，犯桑喀地谢思罪。

油色……（中略）……乳色……酸乳色……熟酥色……青色……

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都是他想排出的颜色，并着手操作，结果排出了酪浆色，犯桑喀地谢思罪。

背轮第五行终

257 心想“我要排出油色的”，并着手操作，结果排出了水色，犯桑喀地谢思罪。

乳色……（中略）……酸乳色……熟酥色……青色……黄色……红色……

心想：“我要排出白色的……酪浆色的。”他这样想、这样努力，结果排出了水色，犯桑喀地谢思。

背轮第六行终

258 想要释放乳色，他这样想、这样努力，结果释放出油色，犯桑喀地谢思。

心想：“我要排出凝乳色……酥油色……蓝色……黄色……红色……白色……酪浆色……水色。”他这样想、这样努力，结果排出了油色，犯桑喀地谢思。

背轮第七行终

259 想要释放凝乳色，他这样想、这样努力，结果释放出乳色，犯桑喀地谢思。

想要释放酥油色……（中略）……蓝色……黄色……红色……白色……酪浆色……水色……想要释放油色，他这样想、这样努力，结果释放出乳色，犯桑喀地谢思。

背轮第八行终

260 想要释放酥油色，他这样想、这样努力，结果释放出凝乳色，犯桑喀地谢思。

想要释放蓝色……（中略）……黄色……红色……白色……酪浆色……水色……油色……想要释放乳色，他这样想、这样努力，结果释放出凝乳色，犯桑喀地谢思。

背轮第九行终

261 想要释放蓝色，他这样想、这样努力，结果释放出酥油色，犯桑喀地谢思。

他心里想：“我要释放出黄色……红色……白色……酪浆色……水色……油色……乳色……凝乳色。”他起了这个心，而且采取了行动，结果释放出酥油色的精液，这犯桑喀地谢思罪。

背轮第十行终

背轮终

262 若有意泄精，采取了行动，精液已泄出，犯桑喀地谢思罪。

若有意泄精，采取了行动，精液未泄出，犯土喇咤亚（thullaccaya，古译：偷兰遮）罪。

若有意泄精，没有采取行动，精液已泄出，无犯。

若有意泄精，没有采取行动，精液未泄出，无犯。

若无意泄精，采取了行动，精液已泄出，无犯。

若无意泄精，采取了行动，精液未泄出，无犯。

若无意泄精，没有采取行动，精液已泄出，无犯。

若无意泄精，没有采取行动，精液未泄出，无犯。

无犯：在梦中；无意使精液泄出者；疯癫者；心神错乱者；受剧痛折磨者；最初引起本条制戒的人。

调伏事摄颂 Vinītavatthuuddānagāthā

梦中；大便；小便；欲寻；热水沐浴；

涂药；搔痒；行路；握持小便；浴室中的动作；

沙弥；熟睡的沙弥；以双腿夹压；以拳按压；

凌空摇腰；绷紧身体；凝视；钥匙孔；用木片摩擦；

逆流沐浴、泥水中嬉戏、水中奔跑、滑泥游戏、莲丛中奔跑；

沙；泥；浇水；床上摩擦；用拇指摩擦。

调伏事 Vinītavatthu

263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睡梦中漏了不净。他生起了疑悔：“世尊已经制定了学处，我是不是犯了桑喀地谢思罪呢？”他把这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比丘，在睡梦中，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大便的时候漏了不净。他生起了疑悔……（世尊问）：“比丘，你当时是什么心态？”

“世尊，我没有排出的意图。”

“比丘，没有排出的意图则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小便的时候漏了不净。他生起了疑悔……“比丘，没有排出的意图则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思维欲寻的时候漏了不净。他生起了疑悔……“比丘，只是思维，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用热水洗澡的时候漏了不净。他生起了疑悔……（世尊问）：“比丘，你当时是什么心态？”

“世尊，我没有排出的意图。”

“比丘，没有排出的意图则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带着排出的意图用热水洗澡，漏出了不净。他生起了疑悔……“比丘，你犯了桑喀地谢思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带着排出的意图用热水洗澡，但没有漏出不净。他生起了疑悔……“比丘，不犯桑喀地谢思；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的男根上生了疮。他在涂药的时候漏了不净。他生起了疑悔……“比丘，没有排出的意图则无犯。”

那时，某位比丘的男根上生了疮。他怀着排精的意图，在涂抹药膏时，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对此心生疑惑……“比丘，这不犯桑喀地谢思；犯土喇咤亚。”

那时，某位比丘在挠抓阴囊时，不净漏了出来。他对此心生疑惑……“比丘，无犯，因为这并非出于排精的意图。”

那时，某位比丘怀着排精的意图，在挠抓阴囊时，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对此心生疑惑……“比丘，这不犯桑喀地谢思；犯土喇咤亚。”

264 那时，某位比丘在行路时，不净漏了出来。他对此心生疑惑……“比丘，无犯，因为这并非出于排精的意图。”

那时，某位比丘怀着排精的意图，在行路时，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对此心生疑惑……“比丘，这不犯桑喀地谢思；犯土喇咤亚。”

那时，某位比丘握着生殖器小便时，不净漏了出来。他对此心生疑惑……“比丘，无犯，因为这并非出于排精的意图。”

那时，某位比丘怀着排精的意图，握着生殖器小便时，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对此心生疑惑……“比丘，这不犯桑喀地谢思；犯土喇咤亚。”

那时，某位比丘在浴室里暖腹部时，不净漏了出来。他对此心生疑惑……“比丘，无犯，因为这并非出于排精的意图。”

那时，有一位比丘，心里想着要排出来，在暖房里烘暖腹部时，不净排了出来……（又有一个案例）……不净没有排出来。他心里生起了疑惑……（佛陀说：）“比丘，不犯桑喀地谢思；犯土喇咤亚。”

那时，某位比丘在暖房里为亲教师做背部服务时，不净漏了出来。他心生疑惑……“比丘，无排精意图者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心里想着要排出来，在暖房里给亲教师做背部按摩时，不净排了出来……（又有一个案例）……不净没有排出来。他心里生起了疑惑……（佛陀说：）“比丘，不犯桑喀地谢思；犯土喇咤亚。”

265 那时，有一位比丘，让别人摩擦自己的大腿时，不净排了出来。他心里生起了疑惑……（佛陀说：）“比丘，没有犯，因为他不是以排出来为目的。”

那时，有一位比丘，心里想着要排出来，让别人摩擦自己的大腿时，不净排了出来……（又有一个案例）……不净没有排出来。他心里生起了疑惑……（佛陀说：）“比丘，不犯桑喀地谢思；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心里想排出来的比丘，对一个沙弥这样说：“来，朋友沙弥，你握住我的男根。”那位沙弥就握住了他的男根。结果那位比丘的不净排了出来。他心里生起了疑惑……（佛陀说：）“比丘，你犯了桑喀地谢思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握住了一位睡着的沙弥的男根。结果那位比丘自己的不净排了出来。他心里生起了疑惑……（佛陀说：）“比丘，不犯桑喀地谢思，犯恶作罪。”

266 那时，有一位比丘，心里想着要排出来，用大腿挤压男根时，不净排了出来……（又有一个案例）……不净没有排出来。他心里生起了疑惑……（佛陀说：）“比丘，不犯桑喀地谢思；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怀着排精的意图，用手按压自己的男根，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重复）……佛陀说：“比丘，这没有犯桑喀地谢思的罪；但犯了土喇咤亚的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怀着排精的意图，在空中抖动腰部，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重复）……佛陀说：“比丘，这没有犯桑喀地谢思的罪；但犯了土喇咤亚的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他绷紧身体时，不净物排出了。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重复）……佛陀说：“比丘，没有排精意图的话，这没有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怀着排精的意图，绷紧身体，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重复）……佛陀说：“比丘，这没有犯桑喀地谢思的罪；但犯了土喇咤亚的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心有染着，注视女性的女根。他的不净物排出了。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重复）……佛陀说：“比丘，这没有犯桑喀地谢思的罪。但，诸位比丘，心有染着时，不应该注视女性的女根。如果有比丘注视，就犯了恶作的罪。”

267 那时，有一位比丘怀着排精的意图，将男根放入钥匙孔中，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重复）……佛陀说：“比丘，这没有犯桑喀地谢思的罪；但犯了土喇咤亚的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怀着排精的意图，用小木片摩擦男根，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重复）……佛陀说：“比丘，这没有犯桑喀地谢思的罪；但犯了土喇咤亚的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逆流中洗澡时，不净物排出了。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重复）……佛陀说：“比丘，没有排精意图的话，这没有罪。”

那时，一位怀有排精意图的比丘在逆流中沐浴，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对此产生了疑虑……“比丘，于桑喀地谢思罪无犯；但犯了土喇咤亚。”

那时，一位比丘在泥水中嬉戏时，精液排出了。他对此产生了疑虑……“比丘，若无排精意图，则无犯。”

那时，一位怀有排精意图的比丘在泥水中嬉戏时，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对此产生了疑虑……“比丘，于桑喀地谢思罪无犯；但犯了土喇咤亚。”

那时，一位比丘在水中奔跑时，精液排出了。他对此产生了疑虑……“比丘，若无排精意图，则无犯。”

那时，一位怀有排精意图的比丘在水中奔跑时，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对此产生了疑虑……“比丘，于桑喀地谢思罪无犯；但犯土喇咤亚。”

那时，一位比丘玩滑泥游戏时，精液排出了。他对此产生了疑虑……“比丘，若无排精意图，则无犯。”

那时，一位怀有排精意图的比丘玩滑泥游戏（在湿泥坡上下滑的游戏）时，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对此产生了疑虑……“比丘，于桑喀地谢思罪无犯；但犯了土喇咤亚（粗重罪）。”

268 那时，一位比丘在莲花林中奔跑时，精液排出了。他对此产生了疑虑……“比丘，若无排精意图，则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存心想释放，在莲丛中奔跑时，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心生疑虑……“比丘，这不犯桑喀地谢思；是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存心想释放，将男根插入沙中时，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心生疑虑……“比丘，这不犯桑喀地谢思；是犯土喇咤亚（粗重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存心想释放，将男根插入泥巴中时，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心生疑虑……“比丘，这不犯桑喀地谢思；是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用水冲洗男根时，不净排出了。他心生疑虑……“比丘，这无犯，因为不是存心想释放。”

那时，有一位比丘存心想释放，用水冲洗男根时，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心生疑虑……“比丘，这不犯桑喀地谢思；是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存心想释放，在床上摩擦男根时，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心生疑虑……“比丘，这不犯桑喀地谢思；是犯土喇咤亚。”

那时，有一位比丘存心想释放，用拇指摩擦男根时，精液排出了……（另一案中）精液没有排出。他心生疑虑：“世尊制定了学处，我是不是犯了桑喀地谢思罪呢？”他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比丘，这不犯桑喀地谢思；是犯土喇咤亚（粗重罪）。”

精液漏泄学处第一终

2. 身相触学处 Kāyasaṃsaggasikkhāpadaṃ

269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园（Jetavana）给孤独园。就在那个时候，具寿伍达义（Udāyī）住在林野。这位具寿的精舍很优美、好看又庄严，中央有内室，四周设有回廊，铺设好了床、椅子、床垫和枕头，饮用水和日用备水都安放妥当，院子也打扫得很干净。很多人都来参观具寿伍达义的精舍。有一位婆罗门，带着他的妻子，来到具寿伍达义那里。走近之后，他对具寿伍达义这样说：“我们希望参观一下尊贵的伍达义您的精舍。”

“那么，婆罗门，请参观吧。”具寿伍达义说着，拿起钥匙，开了锁，推开门，走进了精舍。那位婆罗门也跟着具寿伍达义的后面进去了。那位婆罗门的妻子又跟在婆罗门的后面进去了。那时，具寿伍达义一边打开一些窗户，一边关上另一些窗户，沿着内室绕了一圈后，从后面走回来，触摸了那位婆罗门妻子身体的各个部位。随后，那位婆罗门与具寿伍达义互相友好地交谈之后便离开了。接着，那位婆罗门满心欢喜，说出了赞叹的话：“这些释迦族的沙门真是卓越啊！他们能住在这样的林野里。尊敬的伍达义也同样卓越，他也能住在这样的林野里。”

听到这话，那位婆罗门妻子对婆罗门这样说：“他哪里有什么卓越啊！就如同你触摸我身体各个部位一样，那位沙门伍达义也是那样触摸我身体各个部位的。”于是，那位婆罗门开始责备、呵斥、非难：“这些释迦族的沙门无耻、恶行、说谎。他们竟然宣称自己是依法而行者、端正而行者、清净梵行者、说真实语者、持戒者、具足善法者！他们没有沙门性，他们没有婆罗门性；他们的沙门性已经毁了，他们的婆罗门性已经毁了；他们哪里还有沙门性？他们哪里还有婆罗门性？他们远离了沙门性，他们远离了婆罗门性。那位沙门伍达义，怎么可以触摸我妻子的身体部位呢！不能让良家妇女、良家女子、良家少女、良家媳妇、良家女仆去寺院或者精舍。如果良家妇女、良家女子、良家少女、良家媳妇、良家女仆去了寺院或者精舍，那些释迦族的沙门也会去玷污她们！”

有些比丘听到了那位婆罗门的责备、呵斥与非难。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也责备、呵斥、非难说：“具寿伍达义，怎么可以和女性发生身相触呢！”于是，那些比丘们以种种方式呵责了具寿伍达义之后，便将此事禀告给了世尊。这时，世尊以此事为因缘、以此事为事件，召集了比丘僧团，审问具寿伍达义说：“伍达义，听说你真的和女性发生了身相触，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说：“愚痴人，这不合宜、不顺从、不适当、非沙门行、不如法、不可为。愚痴人，你怎么可以和女性发生身相触呢！愚痴人，难道我没有以种种方式，为了离欲而说法，不是为了有欲吗？……我宣说的是为了止息欲的燃烧。愚痴人，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270 任何比丘，起了贪欲、心思淫乱，和女人有身体接触——握手、握发，或抚摸她身体的任何部位——犯僧残罪。

271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对“染着心”等的解释）所谓‘耽溺’（otiṇṇo）是指，染着、有期待、心被系缚。

（对“变异的心”的解释）‘变异的心’（vipariṇataṃ）是指：贪染的心也是变异的心；嗔恚的心也是变异的心；痴迷的心也是变异的心。然而，在此处意义上，特指‘贪染的心’为‘变异的心’。

（对“女性”的定义）‘女性’（mātugāmo）是指人类女性，不是女夜叉，不是女饿鬼，不是雌性畜生，甚至包括当天刚出生的女婴，更不必说年纪更大的了。

这被称为“与……一起”，即共同、一起。

所谓“若从事身相触”，这被称为非正行。

所谓“手”，是指从手肘到指甲尖的部分。

所谓“辫子”，是指纯毛发的，或混着线的，或混着花鬘的，或混着金钱的，或混着金的，或混着珍珠的，或混着宝石的。

所谓“肢体”，是指除手和辫子之外，身体的其余部分。

272 摩触、来回抚摸、向下抚摩、向上抚摩、向下拉（压低）、向上抬起、拉近、推开、紧握、紧压、执取、碰触。

所谓“摩触”，是指在接触处摩擦。

所谓“来回抚摸”，是指在对方身上往来移动。

所谓“向下抚摩”，是指向下放的动作。

所谓“向上抚摩”，是指沿对方身体向上移动的动作。

所谓“向下拉”，是指向下弯的动作。

所谓“向上抚摩”，是指沿对方身体向上移动的动作。

所谓“拉近”，是指拉的动作。

所谓“推开”，是指往回推压的动作。

所谓“紧握”，是指抓住（一个）身体部位并挤压的动作。

所谓“紧压”，是指与某物一起挤压的动作。

所谓“执取”，是指仅仅是抓住而已。

所谓“碰触”，是指仅仅是触及而已。

所谓“桑喀地谢思”……（中略）……因此，这也被称为桑喀地谢思。

273 对象是女性，并且比丘将她认知为女性，心中有欲染。他以己身触碰女性之身——无论是摩触、来回抚摸、向下抚摩、向上抚摩、压低、抬起、拉近、推开、紧握、紧压、抓握还是轻触，都犯桑喀地谢思。

对象是女性，但比丘对她的性别存有怀疑，心中有欲染。他以己身触碰女性之身——无论是摩触、来回抚摸……抓握还是轻触，都犯土喇咤亚。

对象是女性，但比丘将她认知为半择迦，心中有欲染。他以己身触碰女性之身——无论是摩触、来回抚摸……抓握还是轻触，都犯土喇咤亚。

对象是女性，但比丘将她认知为男性，心中有欲染。他以己身触碰女性之身——无论是摩触、来回抚摸……抓握还是轻触，都犯土喇咤亚。

对象是女性，但比丘将她认知为畜生，心中有欲染。他以己身触碰女性之身——无论是摩触、来回抚摸……抓握还是轻触，都犯土喇咤亚。

对象是半择迦，而比丘也清楚地知道对方是半择迦，并且内心怀着贪欲。这位比丘用自己的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乃至抓握、碰触那位半择迦的身体，犯土喇咤亚。

对象是半择迦，而比丘对此感到疑惑，并且内心怀着贪欲。这位比丘用自己的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乃至抓握、碰触那位半择迦的身体，犯恶作罪。

对象是半择迦，而比丘误以为对方是男性，并且内心怀着贪欲。这位比丘用自己的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乃至抓握、碰触那位半择迦的身体，犯恶作罪。

对象是半择迦，而比丘误以为对方是畜生，并且内心怀着贪欲。这位比丘用自己的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乃至抓握、碰触那位半择迦的身体，犯恶作罪。

对象是半择迦，而比丘误以为对方是女性，并且内心怀着贪欲。这位比丘用自己的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乃至抓握、碰触那位半择迦的身体，犯恶作罪。

对象是男性，而比丘也清楚地知道对方是男性，并且内心怀着贪欲。这位比丘用自己的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乃至抓握、碰触那位男性的身体，犯恶作罪。

对象是男性，而比丘对此感到疑惑……对象是男性，而比丘误以为对方是畜生……对象是男性，而比丘误以为对方是女性……对象是男性，而比丘误以为对方是半择迦，并且内心怀着贪欲。这位比丘用自己的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乃至抓握、碰触那位男性的身体，犯恶作罪。

对象是畜生，而比丘也清楚地知道对方是畜生，并且内心怀着贪欲。这位比丘用自己的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乃至抓握、碰触那位畜生的身体，犯恶作罪。

如果对象是畜生，而比丘对此有疑……（中略）……如果对象是畜生，而比丘把它认作女性……如果对象是畜生，而比丘把它认作半择迦……对象也是畜生；可是比丘把它认作男性，并且生起了染着心；而那位比丘用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中略）……抓握、碰触那畜生的身体，犯的是恶作罪。

一根终

274 对象是两位女性，比丘把两人都认作女性，并且生起了染着心；那位比丘用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中略）……抓握、碰触那两个女性的身体，犯的是两个桑喀地谢思罪。

对象是两位女性，但比丘对此有疑，而心生染着；那位比丘用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中略）……抓握、碰触那两个女性的身体，犯的是两个土喇咤亚罪。

对象是两位女性，但比丘把两人都认作半择迦……（中略）……把两人都认作男性……把两人都认作畜生，而心生染着；那位比丘用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中略）……抓握、碰触那两个女性的身体，犯的是两个土喇咤亚罪。

对象是两位半择迦，比丘把两人都认作半择迦，并且生起了染着心；那位比丘用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中略）……抓握、碰触那两个半择迦的身体，犯的是两个土喇咤亚罪。

对象是两位半择迦，但比丘对此有疑……（中略）……把两人都认作男性……把两人都认作畜生……把两人都认作女性，而心生染着；那位比丘用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中略）……抓握、碰触那两个半择迦的身体，犯的是两个恶作罪。

对象是两位男性，比丘把两人都认作男性，并且生起了染着心；那位比丘用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中略）……抓握、碰触那两个男性的身体，犯的是两个恶作罪。

对象是两位男性，但比丘对此有疑……（中略）……把两人都认作畜生……把两人都认作女性……把两人都认作半择迦，而心生染着；那位比丘用身体去摩触、来回抚摸……（中略）……抓握、碰触那两个男性的身体，犯的是两个恶作罪。

两个畜生，对两个畜生生起畜生想，并且有染心。比丘又对那两个畜生以身摩触、来回抚摸对方的身体……（中略）……捉握、碰触，犯两个恶作。

两个畜生，对这两个对象是否为畜生有疑问……（中略）……生起女性想……生起半择迦想……生起男性想，并且有染心。比丘又对那两个畜生以身摩触、来回抚摸对方的身体……（中略）……捉握、碰触，犯两个恶作。

275 一个女性和一个半择迦，对两者生起女性想，并且有染心。比丘又对那两者以身摩触、来回抚摸对方的身体……（中略）……捉握、碰触，犯一个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

一个女性和一个半择迦，对两者的身份都有疑问，并且有染心。比丘又对那两者以身摩触、来回抚摸对方的身体……（中略）……捉握、碰触，犯一个土喇咤亚和一个恶作。

一个女性和一个半择迦，对两者生起半择迦想，并且有染心。比丘又对那两者以身摩触、来回抚摸对方的身体……（中略）……捉握、碰触，犯两个土喇咤亚。

一个女性和一个半择迦，比丘对两者生起男性想并有染心。比丘又对那两者以身摩触、来回抚摸对方的身体……（中略）……捉握、碰触，犯一个土喇咤亚和一个恶作。

一个女性和一个半择迦，对两者生起畜生想，并且有染心。比丘又对那两者以身摩触、来回抚摸对方的身体……（中略）……捉握、碰触，犯一个土喇咤亚和一个恶作。

一个女性和一个男性，对两者生起女性想，并且有染心。比丘又对那两者以身摩触、来回抚摸对方的身体……（中略）……捉握、碰触，犯一个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

如果有女性与男性，比丘对两者的身份都有疑问……作半择迦想……作男性想……作畜生想，并且心有染着。而该比丘用身体触摸两者的身体、摩挲……乃至抓握、碰触，犯土喇咤亚和恶作。

如果有女性与畜生，比丘对两者都作女性想，并且心有染着。而该比丘用身体触摸两者的身体、摩挲……乃至抓握、碰触，犯桑喀地谢思和恶作。

如果有女性与畜生，比丘对两者的身份都有疑问……作半择迦想……作男性想……作畜生想，并且心有染着。而该比丘用身体触摸两者的身体、摩挲……乃至抓握、碰触，犯土喇咤亚和恶作。

如果有半择迦与男性，比丘对两者都作半择迦想，并且心有染着。而该比丘用身体触摸两者的身体、摩挲……乃至抓握、碰触，犯土喇咤亚和恶作。

如果有半择迦与男性，比丘对两者的身份都有疑问……作男性想……作畜生想……作女性想，并且心有染着。而该比丘用身体触摸两者的身体、摩挲……乃至抓握、碰触，犯两个恶作。

如果有半择迦与畜生，比丘对两者都作半择迦想，并且心有染着。而该比丘用身体触摸两者的身体、摩挲……乃至抓握、碰触，犯土喇咤亚和恶作。

如果有半择迦与畜生，比丘对两者的身份都有疑问……作男性想……作畜生想……作女性想，并且心有染着。而该比丘用身体触摸两者的身体、摩挲……乃至抓握、碰触，犯两个恶作。

如果有男性与畜生，比丘对两者都作男性想，并且心有染着。而该比丘用身体触摸两者的身体、摩挲……乃至抓握、碰触，犯两个恶作。

对于男性与畜生这两者，比丘不确定……以为是畜生……以为是女性……以为是半择迦，并且带着情欲。比丘又用身体触碰、抚摸……抓住、接触这两者的身体，犯两个恶作。

二根终

276 是女性，比丘也作女性想，并且带着情欲。比丘以身触碰、抚摸……抓住、接触与那位女性身体相连之物，犯一个土喇咤亚……。

是两位女性，比丘对这两位女性作女性想，并且带着情欲。比丘用身体触碰、抚摸……抓住、接触与这两位女性身体相连之物，犯两个土喇咤亚……。

女性和半择迦这两者。比丘对两者作女性想、起情欲，用身体触碰、抚摸……抓住、接触与这两者身体相连之物，犯一个土喇咤亚和一个恶作……。

是女性，比丘也作女性想，并且带着情欲。比丘用与自己身体相连之物触碰、抚摸……抓住、接触那位女性的身体，犯一个土喇咤亚……。

是两位女性，比丘对这两位女性作女性想，并且带着情欲。比丘用与自己身体相连之物触碰、抚摸……抓住、接触这两位女性的身体，犯两个土喇咤亚……。

是女性与半择迦这两者，比丘对这两者作女性想，并且带着情欲。比丘用与自己身体相连之物触碰、抚摸……抓住、接触这两者的身体，犯一个土喇咤亚和一个恶作……。

是女性，比丘也作女性想，并且带着情欲。比丘用与自己身体相连之物触碰、抚摸……抓住、接触与那位女性身体相连之物，犯一个恶作……。

两位女性，比丘对两位女性作女性想，且心有染着。比丘用与自己身体相连之物，摩触、来回抚摸与她们身体相连之物……（中略）……抓握、碰触，犯两个恶作罪……。

一位女性和一位半择迦，比丘对这两者作女性想，且心有染着。比丘用与自己身体相连之物，摩触、来回抚摸与这两者身体相连之物……（中略）……抓握、碰触，犯两个恶作罪……。

是一位女性，比丘作女性想，且心有染着。比丘用自己抛出之物，接触该女性的身体，犯恶作罪……。

两位女性，比丘对两位女性作女性想，且心有染着。比丘用自己抛出之物，接触两位女性的身体，犯两个恶作罪……。

一位女性和一位半择迦，比丘对这两者作女性想，且心有染着。比丘用自己抛出之物，接触这两者的身体，犯两个恶作罪……。

是一位女性，比丘作女性想，且心有染着。比丘用自己抛出之物，接触该女性身体所系属之物，犯恶作罪……。

两位女性，比丘对两位女性作女性想，且心有染着。比丘用自己抛出之物，接触两位女性身体所系属之物，犯两个恶作罪……。

一位女性和一位半择迦，比丘对这两者作女性想，且心有染着。比丘用自己抛出之物，接触这两者身体所系属之物，犯两个恶作罪……。

对象是女性，而他作女性想，并且有贪染心。比丘以自己抛出之物，去触碰那位女性抛出之物，犯恶作……

对象是两位女性，他对这两位女性作女性想，并且有贪染心。比丘以自己抛出之物触碰这两位女性抛出之物，则犯两个恶作……

对象是女性与半择迦，他对这两者作女性想，并且有贪染心。比丘若以自己抛出之物触碰这两者抛出之物，则犯两个恶作……

比丘广说终

277 对象是女性，而他作女性想，并且有贪染心。那位女性用身体摩触、来回抚摸、向下抚摩、向上抚摩、压低、抬起、拉近、推开、紧握、紧压、抓握、接触比丘的身体，比丘意在享受该接触，用身体努力，并感知到这种接触，犯桑喀地谢思……

对象是两位女性，他对这两位女性作女性想，并且有贪染心。那两位女性用身体摩触、来回抚摸、向下抚摩、向上抚摩、压低、抬起、拉近、推开、紧握、紧压、抓握、接触比丘的身体，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用身体努力，并感知到这种接触，犯两个桑喀地谢思……

对象是女性与半择迦，他对这两者作女性想，并且有贪染心。那两者用身体触碰、抚摸……抓握、接触比丘的身体，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用身体努力，并感知到触受，犯桑喀地谢思与恶作……

对象是女性，而他作女性想，并且有贪染心。那女性以身体触碰、抚摸……抓握、接触与比丘身体相系属之物；比丘若意在享受这种接触，以身用力，并了知此触，即犯土喇咤亚……

对象是两位女性，他对这两位女性作女性想，并且有贪染心。那两位女性用身体去触碰、抚摸……抓握、接触比丘身上与身体相系属之物，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用身体努力，并感知到触，犯两个土喇咤亚……

对象是一位女性和一位半择迦，比丘把二者都认作女性，心有贪染。二者以身体摩触、来回抚摸……抓握、碰触与比丘身体相连之物。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主动以身回应，并感知到接触，犯一个土喇咤亚和一个恶作……。

女性，对之作女性想，并且心有贪染。女性以身所系属之物摩触、来回抚摸……（中略）……抓住、碰触比丘的身体。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以身努力，感知到触，犯一个土喇咤亚之罪……。

两位女性，对两位都作女性想，并且心有染着。两位女性用与她们自身身体相连之物摩触、来回抚摸……（中略）……抓住、碰触比丘的身体；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主动运用身体，感知到触感，犯两个土喇咤亚……

女性与半择迦，对二者都作女性想，并且心有贪染。二者都用身体所系属之物摩触、来回抚摸……（中略）……抓住、碰触比丘的身体；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主动运用身体，并感知到触，犯土喇咤亚和恶作罪……。

278 女性，对之作女性想，并且心有贪染。女性摩触、来回抚摸……（中略）……抓住、碰触的是比丘身体所系属之物，是通过她自身身体所系属之物接触该身体所系属之物。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主动运用身体，感知到触感，犯一个恶作之罪……。

两位女性，对两位都作女性想，并且心有贪染。两位女性以其身体所系属之物，摩触、来回抚摸……（中略）……抓住、碰触该比丘身体所系属之物。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主动运用身体，感知到触感，犯两个恶作之罪……。

女性与半择迦，对二者都作女性想，并且心有贪染。二者都以各自身体所系属之物，对该比丘身体所系属之物摩触、来回抚摸……（中略）……抓住、碰触。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主动运用身体，感知到触感，犯两个恶作之罪……。

女性，有女性想，并且心有贪染。女性用自己抛出之物触碰比丘的身体。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主动运用身体，感知到触感，犯一个恶作之罪……。

对两个女性，于两个女性有女性想，且心有染着。那两个女性以自己抛出之物触碰该比丘的身体。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用身体主动施力，并觉知到触感，犯两项恶作。……

对一个女性与一个半择迦，于两者都有女性想，且心有染着。两者都用自己抛出之物触碰该比丘的身体。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用身体主动施力，并觉知到触感，犯两项恶作。……

对一个女性，有女性想，且心有染着。该女性用自己抛出之物触碰比丘身体所系属之物。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用身体主动施力，并觉知到触感，犯一项恶作……。

对两个女性，于两个女性有女性想，且心有染着。那两个女性用自己抛出之物触碰比丘的身体所系属之物。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用身体主动施力，并觉知到触感，犯两项恶作。……

对一个女性与一个半择迦，于两者都有女性想，且心有染着。两者都用自己抛出之物触碰比丘的身体所系属之物。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用身体主动施力，并觉知到触感，犯两项恶作。……

对一个女性，有女性想，且心有染着。该女性用自己抛出之物触碰比丘抛出之物。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用身体主动施力，但没有觉知到触感，犯一项恶作……。

有两个女性，对两个女性，于两个女性有女性想，且心有染着。那两个女性以自己抛出之物触碰比丘抛出之物。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用身体主动施力，但没有觉知到触感，犯两项恶作。……

对一个女性与一个半择迦，于两者都有女性想，且心有染着。两者都用自己抛出之物触碰比丘抛出之物。比丘意在享受这种接触，用身体主动施力，但没有觉知到触感，犯两项恶作。……

279 意在享受这种接触，身体做出努力动作并且察觉到触觉，犯桑喀地谢思罪。

意在享受这种接触，身体做出努力动作，但没有察觉到触觉，犯恶作罪。

意在享受这种接触，身体没有做出努力动作，但察觉到了触觉，无犯。

意在享受这种接触，身体没有做出努力动作，也没有察觉到触觉，无犯。

意在摆脱这种接触，身体做出努力动作并且察觉到触觉，无犯。

意在摆脱这种接触，身体做出努力动作，但没有察觉到触觉，无犯。

意在摆脱这种接触，身体没有做出努力动作，但察觉到了触觉，无犯。

意在摆脱这种接触，身体没有做出努力动作，也没有察觉到触觉，无犯。

280 无犯的情况有：不是故意的、没有觉知、无知、不享受、精神失常、心神散乱、极度痛苦所迫、最初犯戒者。

调伏事摄颂 Vinītavatthuuddānagāthā

母亲、女儿、姊妹、妻子、夜叉女和半择迦；

睡着的女性、死去的女性、雌性动物、木制女偶。

众女挤拥、桥、道路、树、船和绳索；

棍杖、用钵推人、受礼时抬脚、伸手欲抓而未触及。

调伏事 Vinītavatthu

281 那时候，有一位比丘出于对母亲的感情而触摸了母亲。他心中生起了追悔：“世尊已经制定了学处，我是不是犯了桑喀地谢思罪？”他把这件事情禀告了世尊。世尊说：“比丘，没有犯桑喀地谢思罪，但是犯了恶作罪。”

那时候，有一位比丘出于对女儿的感情而触摸了女儿……（中略）……出于对姊妹的感情而触摸了姊妹。他心中生起了追悔……（中略）……世尊说：“比丘，没有犯桑喀地谢思罪，但是犯了恶作罪。”

那时候，有一位比丘与他的前妻发生了身体的接触。他心中生起了追悔……（中略）……世尊说：“比丘，你犯了桑喀地谢思罪。”

那时，有位比丘与一个母夜叉发生了身相触。他心生疑虑……（中略）……“比丘，没有桑喀地谢思罪，但犯土喇咤亚罪。”

那时，有位比丘与一个半择迦发生了身相触。他心生疑虑……（中略）……“比丘，没有桑喀地谢思罪，但犯土喇咤亚罪。”

那时，有位比丘与一个睡着的女性发生了身相触。他心生疑虑……（中略）……“比丘，你已犯桑喀地谢思罪。”

那时，有位比丘与一个死去的女性发生了身相触。他心生疑虑……（中略）……“比丘，没有桑喀地谢思罪，但犯土喇咤亚罪。”

那时，有位比丘与一个雌性动物发生了身相触。他心生疑虑……（中略）……“比丘，没有桑喀地谢思罪，但犯恶作罪。”

那时，有位比丘与一个木制女偶发生了身相触。他心生疑虑……（中略）……“比丘，没有桑喀地谢思罪，但犯恶作罪。”

282 那时，一群女性围住某位比丘，一个接一个用手臂把他传递着带走了。他心生疑虑……（中略）……“比丘，你同意了吗？”

“世尊，我没有同意。”

“比丘，对于没有同意的人，没有罪。”

那时，有位比丘对一位女性心生贪染，故意摇晃她正踩着的桥。他心生疑虑……（中略）……“比丘，没有桑喀地谢思罪，但犯恶作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路上看见一位迎面而来的女性，心生贪染，便用肩膀撞了她一下。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中间过程）……比丘，你犯了桑喀地谢思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对一位爬上了树的女性心生贪染，便去摇晃那棵树。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中间过程）……比丘，不是桑喀地谢思罪的犯行；是恶作罪的犯行。

那时，有一位比丘对一位上了船的妇女心生贪染，便去摇晃那艘船。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中间过程）……比丘，不是桑喀地谢思罪的犯行；是恶作罪的犯行。

那时，有一位比丘心有贪染，便拉拽一位女性拿着的绳子。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中间过程）……比丘，不是桑喀地谢思罪的犯行；是土喇咤亚罪的犯行。

那时，有一位比丘心有贪染，便拉拽一位女性拿着的棍子。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中间过程）……比丘，不是桑喀地谢思罪的犯行；是土喇咤亚罪的犯行。

那时，有一位比丘心生贪染，用钵推了一位女性。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中间过程）……比丘，不是桑喀地谢思罪的犯行；是土喇咤亚罪的犯行。

那时，有一位比丘对一位正在对他礼敬的女性心生贪染，便抬起了脚。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中间过程）……比丘，你犯了桑喀地谢思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心想“我要抓住一个女人”，便付诸努力，但没有触碰到她。

他心里生起了疑惑……（省略中间过程）……比丘，不是桑喀地谢思罪的犯行；是恶作罪的犯行。

身触学处第二终

3. 粗恶语学处 Duṭṭhullavācāsikkhāpadaṃ

283 那时，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园（Jetavana）给孤独园。当时，具寿伍达义（Udāyī）住在森林中。他的住所漂亮、好看、令人愉悦。那时，有许多女性来到园中，为了参观住所。于是，那些女性来到具寿伍达义那里；到了之后，对具寿伍达义说：“尊者，我们想参观您的住所。”于是，具寿伍达义让那些女性参观了住所后，指着那些女性的大便道、小便道，说好的，说不好的，请求，恳求，询问，反问，告知，教导，骂詈。那些女性中性情放荡、无耻的，就和具寿伍达义一起笑，一起聊，一起大笑，一起讥笑。而那些有羞耻心的女性就离开，并向诸比丘抱怨：“尊者，这不适当，不合宜。就算我们的丈夫这样说，我们都不愿意，更不用说是具寿伍达义了。”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就讥嫌、批评、指责：“为何具寿伍达义竟以粗恶语与女人交谈呢！”于是，那些比丘以种种方式呵责了具寿伍达义之后，将此事禀告世尊。那时，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件召集比丘僧团，问具寿伍达义：“伍达义，听说你真的以粗恶语与女人交谈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愚痴人，这不适当，不顺法，不合宜，非沙门，不被允许，不应做。愚痴人，为何你竟以粗恶语与女人交谈呢！愚痴人，我岂非以种种方式为离欲而说法，不是为了有欲……（中略）……我说了欲的燃烧的熄灭。愚痴人，这不能令未生信者生信……（中略）……而且，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284 任何比丘，起了贪欲、心思淫乱，对女人说下流的话，就像年轻男子对年轻女子说与性交有关的话那样，犯桑喀地谢思罪。

285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对“染着心”等的解释）所谓‘耽溺’（otiṇṇo）是指，染着、有期待、心被系缚。

（对“变异的心”的解释）‘变异的心’（vipariṇataṃ）是指：贪染的心也是变异的心；嗔恚的心也是变异的心；痴迷的心也是变异的心。然而，在此处意义上，特指‘贪染的心’为‘变异的心’。

“女人”：指人类女性，不是女夜叉，不是女饿鬼，不是雌性畜生。她有辨知能力，能了知善语恶语、粗恶语非粗恶语。

“粗恶语”：指与大便道、小便道、婬欲法相关的言语。

所谓“若从事身相触”，这被称为非正行。

所谓“如同年轻男子对年轻女子”，即少年对少女，青年男子对青年女子，享受欲乐的男子对享受欲乐的女子。

所谓“与淫欲相应的”，意思是：与行淫法相关的。

所谓“桑喀地谢思”……（中略）……因此，这也被称为桑喀地谢思。

指着大便道、小便道，或赞美，或贬斥，或请求，或恳求，或询问，或反问，或告知，或教导，或辱骂。

所谓“赞美”，就是对这二道加以称赞、赞美、褒扬。

所谓“贬斥”，就是对这二道加以嘲弄、贬低、责难。

所谓“乞求”，是指：给我吧，你应该给我。

所谓“恳求”，是说：“你的母亲什么时候才会应允？你的父亲什么时候才会应允？你的诸天什么时候才会应允？什么时候才有好机会、好时机、好时辰？我什么时候才能与你交合？”

所谓“询问”，是说：“你是怎么把自己交给丈夫的，又是怎么把自己交给情人的？”

所谓“反问”，是说：“听说你就是这样把自己交给丈夫的，也是这样把自己交给情人的吗？”

所谓“告知”，是被人问到的时候，他说：“就像这样给。这样给的话，你会成为丈夫喜爱和可意的人。”

所谓“教导”，是没有人问，他就主动说：“就像这样给。这样给的话，你会成为丈夫喜爱和可意的人。”

所谓“辱骂”，是说：“你是无生殖器者、生殖器发育不全者、无经血者、常流血者、常需换洗衣服者、滴流者、生殖器脱垂者、女阉人、具男子相者、患瘘管者、双性人！”

286 如果对方是女人，而比丘对她也生起女人想，并且心存染着。比丘针对那位女人的大便道、小便道，说赞美语、说贬低语、乞求、恳求、询问、反问、告知、教导、辱骂，就犯桑喀地谢思罪……

如果有两位女人，比丘对这两位女人生起女人想，并且心存染着。比丘针对那两位女人的大便道、小便道，说赞美语、说贬低语……乃至辱骂，就犯两个桑喀地谢思罪……

对象是一位女性与一位半择迦，对这两者他都生起是女性的想，并且带有贪染心。而那位比丘针对这两者的大小便道，或称赞，或贬低……（中略）……甚至辱骂，犯桑喀地谢思，以及恶作……。

对象是一位女性，他生起是女性的想，并且带有贪染心。而那位比丘除了大小便道之外，针对那位女性从锁骨以下到膝盖以上的身体部位，或称赞，或贬低……（中略）……甚至辱骂，犯土喇咤亚……。

对象是两位女性，他对这两位女性都生起“是女性”的想，并且带有贪染心。而那位比丘针对这两位女性，除了大小便道之外，对从锁骨以下到膝盖以上的身体部位，或称赞，或贬低……（中略）……甚至辱骂，犯两个土喇咤亚……。

对象是一位女性与一位半择迦；对这两者，他都生起是女性的想，并且带有贪染心。而那位比丘却就这两人除大小便道之外的、从锁骨以下到膝盖以上的身体部位，或称赞，或贬低……（中略）……乃至辱骂，犯土喇咤亚和恶作……。

对象是一位女性，他生起是女性的想，并且带有贪染心。而那位比丘针对那女性锁骨以上或膝盖以下的身体部位，或称赞，或贬低……（中略）……甚至辱骂，犯恶作……。

对象是两位女性，对这两位女性他都生起是女性的想，并且带有贪染心。而那位比丘针对那两位女性锁骨以上或膝盖以下的身体部位，或称赞，或贬低……（中略）……甚至辱骂，犯两个恶作……。

对象是一位女性与一位半择迦，对这两者他都生起是女性的想，并且带有贪染心。而那位比丘针对这两者的锁骨以上及膝盖以下的身体部位，或称赞，或贬低……（中略）……甚至辱骂，犯两个恶作……。

对象是一位女性，他生起是女性的想，并且带有贪染心。而那位比丘针对那女性的身体所附属之物，或称赞，或贬低……（中略）……甚至辱骂，犯恶作……。

两位女性，对两位女性作女性想，并且有染着心。比丘针对这两位女性身体上的附属物，或说其美好，或说其不美好……（中略）……辱骂，犯两个恶作罪……。

一位女性与一位半择迦，对这二者作女性想，并且有染着心。比丘针对这二者身体上的附属物，或说其美好，或说其不美好……（中略）……辱骂，犯两个恶作罪……。

287 无犯的情况：以讲解词义为目的者、以法为目的者、以教导为目的者、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

调伏事摄颂 Vinītavatthuuddānagāthā

红、粗、浓密、粗硬、长、已播种。

道路是否沉陷？有信心的女子、最上的布施、正在干活的女子。

调伏事 Vinītavatthu

288 那时，有一位女性披着一件新染的红毯子。一位比丘起了染着心，对那位女性这样说：“姊妹啊，你的是红色的呢。”她没有领会，说：“是啊，尊者，是新染的毯子。”这位比丘心里生起了追悔：“世尊制定了学处，我是不是犯了桑喀地谢思罪呢？”他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比丘，不犯桑喀地谢思；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女性披着一件粗毛毯。一位比丘起了染着心，对那位女性这样说：“姊妹啊，你的毛真粗糙呢。”她没有领会到话外之意，回应说：“是啊，尊者，是粗毛毯嘛。”这位比丘心里生起了追悔……（世尊说：）“比丘，不犯桑喀地谢思罪；犯恶作罪。”

那时，有一位女性披着一件新织的毯子。一位比丘起了染着心，对那位女性这样说：“姊妹啊，你的毛交杂。”她没有领会，说：“是啊，尊者，是新织的毯子。”这位比丘心里生起追悔……（世尊说：）“比丘，不犯桑喀地谢思；犯恶作。”

那时，有一个妇女穿了一件粗毛毯。一位生起染心的比丘对那妇女说道：“姊妹啊，你的毛很粗。”她没有领会，回应说：“是啊，尊者，这是粗毛毯。”那位比丘心中生起了疑惑……“比丘，这不犯桑喀地谢思，但犯恶作。”

那时，有一个妇女披了一件长披风。一位生起染心的比丘对那妇女说道：“姊妹啊，你的毛很长。”她没有领会，回应说：“是啊，尊者，这是披风。”那位比丘心中生起了疑惑……“比丘，这不犯桑喀地谢思，但犯恶作。”

289 那时，有一个妇女让人在地里播完种后回来。一位生起染心的比丘对那妇女说道：“姊妹，你已经播种了啊？”她没有听懂，说：“是啊，尊者，可是田沟还没有封好呢（尚未覆土）。”（她指的是庄稼）那位比丘心中生起了疑惑……“比丘，这不犯桑喀地谢思，但犯恶作。”

那时，一位比丘在路上迎面遇见一位外道女出家者，生起染心，对那外道女出家者说：“姊妹，这条路会陷下去吗？”她没有领会，说：“是的，比丘，你将踏上它。”那位比丘心中生起了追悔……“比丘，不犯桑喀地谢思；犯土喇咤亚。”

那时，一位生起染心的比丘对一位妇女说道：“姊妹，你很有信心。不过，你给丈夫的那个东西，却不给我们。”那位妇女问：“尊者，是什么东西呢？”比丘说：“行淫法。”那位比丘心中生起了疑惑……“比丘，你已犯下桑喀地谢思罪。”

那时，一位生起染心的比丘对一位妇女说道：“姊妹，你很有信心。不过，你把那最上的布施，却不给我们。”那位妇女问：“尊者，什么是‘最上的布施’呢？”比丘说：“行淫法。”那位比丘心中生起了疑惑……“比丘，你已犯下桑喀地谢思罪。”

那时，有一个妇女正在干活。一位生起染心的比丘对那妇女说道：“姊妹，你站着吧，我来做。”……（又说：）“姊妹，你坐下吧，我来做。”……（又说：）“姊妹，你躺下吧，我来做。”她没有听懂。那位比丘心中生起了疑惑……“比丘，这不犯桑喀地谢思，但犯恶作。”

粗恶语学处第三终

4. 称赞女人以性事满足自己之学处 Attakāmapāricariyasikkhāpadaṃ

290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园（Jetavana）给孤独园。当时，具寿伍达义（Udāyī）常与舍卫城的在家人往来，登门拜访许多人家。那时有一位寡妇，容貌美丽，长相好看，仪态端庄。具寿伍达义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了衣钵，来到那位女性的住处，在铺设好的座位上坐下。那位女性便来到具寿伍达义跟前，向他礼敬之后，坐在一旁。具寿伍达义对坐在一旁的她，用教法的开示教导、鼓励、激发、令她欢喜。那位女性受到具寿伍达义用教法开示的教导、鼓励、激发和欢喜之后，对具寿伍达义这么说：“尊者，您如有需要，请尽管说。我们有能力供养尊者这些东西，也就是：衣服、食物、住所、生病所需的医药资具。”

“姊妹，对我们来说，那些并不难得——衣服、食物、住所、生病所需的医药资具。但是，对我们来说难得的东西，你给那个吧。”“是什么，尊者？”“就是淫欲法。”“您需要吗，尊者？”“我需要，姊妹。”“来吧，尊者。”她走进内室，

脱掉外衣，在床上仰面躺了下来。这时，具寿伍达义走到那位女性跟前，到了之后，说：“谁会去碰这个污秽、恶臭的东西？”随后啐了一口，走开了。于是，那位女性生气、不满、指责道：“这些释迦族的沙门真是无耻、品行败坏、说妄语。他们居然自诩为行法者、修习正行者、梵行者、说真实语者、持戒者、善法者！他们没有沙门性，他们没有婆罗门性；他们的沙门性毁坏了，他们的婆罗门性毁坏了；他们哪里还有沙门性？他们哪里还有婆罗门性？他们已经远离沙门性，已经远离婆罗门性。沙门伍达义怎么可以自己向我求淫欲法，接着又说‘谁会去碰这个污秽、恶臭的东西’，啐了一口便走开呢！我有什么罪过？我有什么恶臭？我比谁差？又是在哪方面差？”其他的女性也生气、不满、指责道：“这些释迦族的沙门真是无耻、品行败坏、说妄语……沙门伍达义怎么可以自己向她求淫欲法，接着又说‘谁会去碰这个污秽、恶臭的东西’，啐了一口便走开呢！她有什么罪过？她有什么恶臭？她比谁差？又是在哪方面差？” 那些比丘们听到了这些女性在那里生气、不满、指责的话语。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他们也生气、不满、指责道：“具寿伍达义怎么可以在女性面前称赞用身体侍奉以满足自身欲望呢！”

随后，那些比丘们用各种方式严厉地批评了具寿伍达义之后，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于是，世尊以这个因缘、以这件事情集合了比丘僧团，质问具寿伍达义：“伍达义，听说你真的在女性面前称赞用身体侍奉以满足自身欲望，这是真的吗？”“是的，世尊。” 佛陀世尊呵责说：“愚痴人，这不适当、不相应、不合宜、非沙门所为、不如法、不应该做。愚痴人，你怎么可以在女性面前称赞用身体侍奉以满足自身欲望呢！愚痴人，我难道不是以各种方式，为了离贪而说法，不是为了有贪吗？……是为了熄灭欲火而宣说的吗？愚痴人，这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也……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291 任何比丘，起了贪欲、心思淫乱，在女人面前称赞用淫欲来侍奉自己，说『姊妹，用这种方式侍奉像我这样有戒行、有善法的修行人，才是最好的供养』——这种和淫欲相关的话——犯僧残罪。

292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对“染着心”等的解释）所谓‘耽溺’（otiṇṇo）是指，染着、有期待、心被系缚。

“变异了”，是指染着了的心变异了，瞋怒了的心也变异了，愚痴了的心也变异了。不过在这里，所指的变异了的心，特指“染着了”的心。

“女性”即人类女性，不是女夜叉，不是女饿鬼，也不是畜生道的雌性。而且是有辨识能力的，能够懂得善言、恶言，粗秽、不粗秽。

所谓“在女性面前”，就是在女性近旁，离她不远。

所谓“自欲”，即为了自己的欲乐，为了自己的原因，为了自己的意图，为了自己的奉侍。

所谓“此最上”，即这最高的，这最上的，这首要的，这无上的，这殊胜的。

所谓“哪位女子”，可以是刹帝利女、婆罗门女、吠舍女或首陀罗女。

所谓“像我这样的人”，即刹帝利，或婆罗门，或吠舍，或首陀罗。

所谓“具戒者”，即离杀生，离不与取，离妄语。

所谓“梵行者”，即远离淫欲法。

所谓“善法者”，即由于这戒行，这梵行，他便成为具足善法者。

所谓“以此法”，就是以性交。

所谓“侍奉”，是说她以此为乐。

所谓“与淫欲相应的”，是指与淫欲法相关的。

所谓“桑喀地谢思”……（中略）……因此，这也被称为桑喀地谢思。

293 对象是女人，且比丘也认知她是女人，自己有染着心。比丘在这女人面前称赞为自己行淫欲事提供服务，犯桑喀地谢思罪。

对象是女人，但比丘不确定，或认知她是半择迦，或认知她是男人，或认知她是畜生，自己有染着心。比丘在这女人面前称赞为自己行淫欲事提供服务，犯土喇吒亚罪。

对象是半择迦，比丘也认知他是半择迦，自己有染着心。对于为自己行淫欲之事而受服侍，比丘在这半择迦面前加以称赞，犯土喇吒亚罪。

对象是半择迦，但比丘不确定，或认知他是男人，或认知他是畜生，或认知他是女人，自己有染着心。比丘在这半择迦面前称赞为自己行淫欲事提供服务，犯恶作罪。

而当对方是男人……（中略）……是畜生，且比丘认为那是畜生……（中略）……不确定、认为那是女人、认为那是半择迦、认为那是男人，并怀着染着心。比丘在那畜生面前，为了自欲侍奉而称赞这事，犯恶作。

当对象是两个女人，而比丘对这两个女人有女人想并怀着染着心时；比丘在那两个女人面前称赞自欲侍奉这事，就犯下两条桑喀地谢思罪……（中略）……。

若对方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半择迦，比丘对这二者都作女人想，并怀着染着心；比丘在二者面前，为求自身贪欲的侍奉而称赞此事，则犯一个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中略）……。

294 无犯情况：若比丘说“以衣服、饮食、住所、医药资具来照顾吧”；对精神失常者；对最初犯者。

调伏事摄颂 Vinītavatthuuddānagāthā

不孕者如何生育？如何得子？如何得丈夫喜爱？如何有福？

我该布施什么？该用什么侍奉？怎样才能往生善趣？

调伏事 Vinītavatthu

295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不孕的女人，对常去她家受供的比丘这样说：“尊者，我要怎样才能怀孕生子呢？”

“那么，姊妹，你就做无上布施吧。”

“尊者，什么是无上布施呢？”

“就是行淫法。”那位比丘事后心生悔疑……（中略）……“比丘，你犯了桑喀地谢思罪。”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刚生产完的女人，对常去她家受供的比丘这样说：“尊者，我要怎样才能得一个儿子呢？”

“那么，姊妹，你就做无上布施吧。”

“尊者，什么是无上布施呢？”

“就是行淫法。”那位比丘事后心生悔疑……（中略）……“比丘，你犯了桑喀地谢思罪。”

那时，有位女性对常到她家来的比丘说：“尊者，我怎么做才能受到丈夫的喜爱呢？”比丘说：“姊妹，那就给最胜的布施吧。”她问：“尊者，什么是最胜的布施？”

答：“淫欲法。”那位比丘心里生起了悔疑……“比丘，你犯了一条桑喀地谢思罪。”

那时，有位女性对常到她家来的比丘说：“尊者，我怎么做才能有福（幸运）呢？”比丘说：“姊妹，那就给最胜的布施吧。”她问：“尊者，什么是最胜的布施？”

答：“淫欲法。”那位比丘心里生起了悔疑……“比丘，你犯了一条桑喀地谢思罪。”

那时，有位女性对常到她家来的比丘说：“尊者，我该拿什么来供养您呢？”比丘说：“最胜的布施，姊妹。”她问：“尊者，什么是最胜的布施？”

答：“淫欲法。”那位比丘心里生起了悔疑……“比丘，你犯了一条桑喀地谢思罪。”

那时，有位女性对常到她家来的比丘说：“尊者，我该用什么来侍奉您呢？”比丘说：“用最胜的布施，姊妹。”她问：“尊者，什么是最胜的布施？”

答：“淫欲法。”那位比丘心里生起了悔疑……“比丘，你犯了一条桑喀地谢思罪。”

那时，有一位女子问常到她家来的比丘：“我怎样

才能往生善趣呢，尊者？”比丘说：“姊妹，那就给最胜的布施吧。”她问：“尊者，什么是最胜的布施？”

答：“淫欲法。”那位比丘心里生起了悔疑……“比丘，你犯了一条桑喀地谢思罪。”

自欲供养学处第四终

5. 媒嫁学处 Sañcarittasikkhāpadaṃ

296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园（Jetavana）给孤独园。那时，具寿伍达义（Udāyī）在舍卫城常与在家人往来，走访许多人家。每当他见到没有妻子的青年男子或没有丈夫的青年女子，他就在青年男子父母面前赞叹那女子：“某某家的女子容貌姣好、端庄可人、聪明伶俐、睿智灵巧、能干勤快，那女子真是这青年的良配。”那些父母就说：“尊者，那些人不认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出自哪一家尊者，如果圣尊能让她家人答应这门亲事，我们就为这青年把那女子迎娶过来。”他也在那青年女子的父母面前赞叹那青年男子：“某某家的青年男子容貌姣好、端庄可人、聪明伶俐、睿智灵巧、能干勤快，这女子与那青年真是天作之合。”那些父母也说：“尊者，那些人不认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出自哪一家我们也不好意思为了女儿主动去跟他们开口。尊者，如果圣尊能让他家人来提亲，我们就把这女儿许配给那青年。”就用这种方法，他促成了提亲、嫁娶，甚至还安排定亲。

297 那时，一位账房先生的遗孀有个女儿，女儿容貌姣好、端庄可人。来自外村的阿耆毗迦（邪命外道）弟子们来到那位母亲那里说：“贤友，把这姑娘许给我们的小伙子吧。”她回答说：“诸位贤友，我不认识你们——‘他们是谁？是哪一家的人？’而且这是我的独生女，还要嫁到外村去，我不给。”有人对那些阿耆毗迦弟子说：“诸位贤友，你们为什么来这里？”他们回答：“我们来为我们的男孩向那位母亲求娶她的女儿，她却说：‘我不认识你们——他们是谁？是哪一家的人？这是我的独生女，还要

嫁到外村去，我不给。’”那些人说：“你们为什么要向那位母亲求亲呢？怎么不去找具寿伍达义呢？具寿伍达义会让她答应的。”

那时，那些邪命外道的弟子们就去找具寿伍达义。到了之后，对具寿伍达义这样说：“尊者，我们在此为自家少爷，向那位母亲求娶她的女儿。她这样说：‘诸位贤者，我并不认识你们，不知你们是谁、属于哪里。而且我只有这一个女儿，还得去别的村子，我不给。’尊者，请您行个方便，让那位母亲同意把女儿嫁给我们家少爷吧。”于是，具寿伍达义就去找那位母亲；到了之后，对那位母亲这样说：“你为什么不把女儿给这些人呢？”

“贤者，我不认识这些人，不知道他们是谁、属于哪里。而且我只有这一个女儿，还得去别的村子，所以我不给。”

“给他们吧，我认识这些人。”

“尊者，既然您认识他们，那我就给。”于是，那位母亲就把女儿嫁给了那些邪命外道的弟子。接着，那些邪命外道的弟子把那位少女带走后，只把她当了一个月的媳妇，此后便把她当作女仆使唤。

接着，那位少女派人送信到她母亲那里，说：“我过得很惨、很苦，得不到快乐。他们只让我享受了一个月的媳妇待遇，之后就一直把我当女仆一样使唤。让我的母亲来，把我带走吧。”于是，那位母亲便去找那些邪命外道的弟子；到了之后，对那些邪命外道的弟子这样说：“贤者们，你们不要把这少女当女仆一样对待。请把她当媳妇一样对待吧。”他们这样回答：“我们跟你之间没有供养关系，我们只跟沙门之间有供养关系。你走吧，我们不认识你。”那位母亲被那些邪命外道的弟子们这样不客气地打发之后，就又回到了舍卫城。第二次，那位少女又派人送信到她母亲那里，说：“我过得很惨、很苦，得不到快乐。他们只让我享受了一个月的媳妇待遇，之后就一直把我当女仆一样使唤。让我的母亲来，把我带走吧。”于是，那位母亲就去找具寿伍达义；到了之后，对具寿伍达义这样说：“尊者，听说那少女过得很惨、很苦，得不到快乐。他们只让她享受了一个月的媳妇待遇，之后就一直把她当女仆一样使唤。请您去说说吧，尊者：‘贤者们，你们不要把这少女当女仆一样对待，请把她当媳妇一样对待。’”

于是，具寿伍达义便去找那些邪命外道的弟子；到了之后，对那些邪命外道的弟子这样说：“贤者们，你们不要把这少女当女仆一样对待。请把她当媳妇一样对待吧。”他们这样回答：“我们跟你没有供养关系，我们只跟她母亲有供养关系。沙门应该少管闲事。当个纯粹的沙门就好了，你走吧，我们不认识你。”于是，具寿伍达

义也被那些邪命外道的弟子不客气地打发之后，又回到了舍卫城。第三次，那位少女又派人送信到她母亲那里，说：“我过得很惨、很苦，得不到快乐。他们只让我享受了一个月的媳妇待遇，之后就一直把我当女仆一样使唤。让我的母亲来，把我带走吧。”第二次，那位母亲又去找具寿伍达义；到了之后，对具寿伍达义这样说：“尊者，听说那少女过得很惨、很苦，得不到快乐。他们只让她享受了一个月的媳妇待遇，之后就一直把她当女仆一样使唤。请您再去说说吧，尊者：‘贤者们，你们不要把这少女当女仆一样对待，请把她当媳妇一样对待。’”“我先前已经被那些邪命外道的弟子不客气地打发过一次了。你走吧，我不会再去了。”

298 于是，那位母亲便心生不满、责备、非议道：“愿具寿伍达义也过得这么惨，愿具寿伍达义也这么苦，愿具寿伍达义得不到快乐，就像我的女儿因为恶婆婆、恶公公、恶丈夫而过着惨兮兮、苦哈哈、没快乐的日子一样！”那位少女也心生不满、责备、非议道：“愿具寿伍达义也过得这么惨，愿具寿伍达义也这么苦，愿具寿伍达义得不到快乐，就像我因为恶婆婆、恶公公、恶丈夫而过着惨兮兮、苦哈哈、没快乐的日子一样！”其他对婆婆、公公或丈夫不满的妇女，她们也这样诅咒：“愿具寿伍达义也过得这么惨，愿具寿伍达义也这么苦，愿具寿伍达义得不到快乐，就像我们因为恶婆婆、恶公公、恶丈夫而过着惨兮兮、苦哈哈、没快乐的日子一样！”而那些对婆婆、公公或丈夫感到满意的妇女，她们则这样祝福：“愿具寿伍达义过得这么快乐，愿具寿伍达义这么幸福，愿具寿伍达义享有快乐和富足，就像我们因为好婆婆、好公公、好丈夫而过着快乐、幸福、富足的日子一样！”

比丘们听到一些妇女诅咒，另一些妇女祝愿。那些少欲的比丘……便心生不满、责备、非议道：“具寿伍达义怎么能给人做媒传信呢！”于是，那些比丘们以种种方式批评了具寿伍达义之后，便将此事禀告了世尊。那时，世尊以此事为因缘，以此事为事件，召集比丘僧团，审问具寿伍达义：“伍达义，听说你真的在给人做媒传信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愚痴人，你怎么能给人做媒传信呢！愚痴人，这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中略）……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299 任何比丘，做牵线撮合的事，把男方的意思传给女方，或把女方的意思传给男方，促成婚配或私通，也犯桑喀地谢思罪。

就这样，世尊为诸比丘制定了这条学处。

300 然而，就在那时，有一群浪荡子在公园里游玩，他们派人送信给某个妓女说：“到公园里来，我们一起玩玩吧。”那个妓女这样回答：“诸位贤者，我并不认识你们，不知道你们是谁、属于哪里。而且我有很多财物和随身用品，还要出城，所以我不会去。”于是，那个送信人就把这件事禀告了那些浪荡子。听了这话，有一个人对那些浪荡子说：“你们为什么要向那个妓女要求呢？应该去找具寿伍达义说啊！具寿伍达义会安排她来的。”听了这话，有一位近事男对那个人说：“贤者，不要这样说。释迦族的沙门们不允许做这样的事。具寿伍达义不会这么做的。”听了这话，大家便就具寿伍达义究竟会不会这样做打起赌来。接着，那些浪荡子就去找具寿伍达义；到了之后，对具寿伍达义这样说：“尊者，我们在公园里游玩，派人送信给某个叫某某的妓女说：‘到公园里来，我们一起玩玩吧。’她这样回答：‘诸位贤者，我并不认识你们，不知道你们是谁、属于哪里，而且我有很多财物和随身用品，还要出城，所以我不会去。’尊者，请您行行好，把那个妓女安排过来吧。”

那时，具寿伍达义去那位妓女那里。到了之后，对那位妓女这样说：“你为什么不跟着这些人去呢？”“尊者，我不知道这些人，他们是谁、是谁的人。而且我有很多行李、很多物品，还得去城外。我不去了。”“你跟着这些人去吧，我认识他们。”“尊者，如果圣者认识他们，那我就去。”于是，那些放荡者就带着那位妓女去花园了。那位近事男就讥嫌、批评、指责说：“具寿伍达义怎么能做这种临时的做媒呢！”有些比丘听到了那位近事男的讥嫌、批评、指责。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也讥嫌、批评、指责说：“具寿伍达义怎么能做这种临时的做媒呢！”于是，那些比丘以种种方式呵责了具寿伍达义之后，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伍达义，听说你真的做了临时的做媒，是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愚痴人，你怎么能做临时的做媒呢？愚痴人，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301 任何比丘，做牵线撮合的事，把男方的意思传给女方，或把女方的意思传给男方，促成婚配或私通，哪怕只是临时的关系，也犯桑喀地谢思罪。

302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做媒”的意思是：被女人派去，到男人那里传话；或者被男人派去，到女人那里传话。

所谓“向女方传男方的意思”，即把男方的心意告诉女方。

所谓“向男方传女方的意思”，即把女方的心意告诉男方。

所谓“为婚配”，即对她说：“你将做他的妻子。”

所谓“为私通”，即对她说：“你将做他的情人。”

甚至哪怕只是片刻，你也将成为一个暂时的妻子。

所谓“桑喀地谢思”……（中略）……因此，这也被称为桑喀地谢思。

303 十种女性：母亲守护的、父亲守护的、父母守护的、兄弟守护的、姊妹守护的、亲戚守护的、家族守护的、同法者守护的、有守护的、受处罚威胁保护者。

十种妻子：买来的妻子、自愿同居的妻子、因财产而同居的妻子、因衣服而同居的妻子、共触水钵成婚的妻子、卸下头垫而成的妻子、既是奴又是妻、既是佣人又是妻、战中被俘而成的妻子、暂时的妻子。

304 所谓“母亲守护”，是指母亲守护、保护、行使权威、支配。

所谓“父亲守护”，是指父亲守护、保护、行使权威、支配。

所谓“父母守护”，是指父母守护、保护、行使权威、支配。

所谓“兄弟守护”，是指兄弟守护、保护、行使权威、支配。

由姊妹守护、监护、行使主权、加以掌控的，名为“姊妹守护”。

由亲戚守护、监护、行使主权、加以掌控的，名为“亲族守护”。

由同姓族人守护、监护、行使主权、加以掌控的，名为“同姓族守护”。

同法者守护、看护、行使主权、加以掌控，故名为“同法者守护”。

即便在胎中也被认取而说“这是我的”的，名为“已被认取”。乃至于仅仅被花环围绕而确立关系的，也是如此。

被某些人立下刑罚——“凡接近某位女性的，就要受这样多的惩罚”——的，名为“有杖罚”。

男子用钱财把她买来并留养，这样的女子名为“买来的妻子”。

所谓“自愿同居的妻子”，是指男女相爱，男子接她同住。

所谓“因财产而同居的妻子”，是指男子给她财物，接她同住。

所谓“因衣服而同居的妻子”，是指男子给她布料，接她同住。

所谓“共触水钵成婚的妻子”，是指男子与她一起触过水钵，接她同住。

所谓“卸下头垫而成的妻子”，是指男子替她卸下头垫，接她同住。

名为：既是女仆，又是妻子。

名为：既是女佣，又是妻子。

所谓“战中被俘而成的妻子”，是指被俘虏带回的女子。

所谓“暂时的妻子”，是指只在一时之间为妻的女子。

305 一个男子派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去对那个名叫某某的、由母亲守护的女子这样说：‘请你做某某人的财买妻吧。’”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个男人派遣比丘说：“去吧，尊者，去对某某父护女子说……去对某某父母护女子说……去对某某兄弟护女子说……去对某某姊妹护女子说……去对某某亲戚护女子说……去对某某同姓护女子说……去对某某法护女子说……去对某某另受保护的女子说……去对某某有罚护女子说：‘你就成为某某人用钱买来的妻子吧。’”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安置句

306 一个男人派遣比丘说：“去吧，尊者，去对某某母护女子和父护女子说：‘你们都成为某某人的妻子吧，是用钱买来的。’”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男子派遣比丘：“尊者，请去某名母所护、父母所护……（中略）……

（派遣比丘去对）母护和兄弟护的……母护和姊妹护的……母护和亲戚护的……母护和同姓护的……母护和法护的……母护和有护的……母护和有罚护的女子说：‘你们都成为某某人的妻子吧，是用钱买来的。’”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缺轮

307 一个男人派遣比丘说：“去吧，尊者，去对某某父护女子和父母护女子说：‘你们都成为某某人的妻子吧，是用钱买来的。’”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个男人派遣比丘说：“去吧，尊者，去对某某父护女子和兄弟护女子……父护和姊妹护的……父护和亲戚护的……父护和同姓护的……父护和法护的……父护和有护的……父护和有罚护的女子说：‘你们都成为某某人的妻子吧，是用钱买来的。’”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个男人派遣比丘说：“去吧，尊者，去对某某父护女子和母护女子说：‘你们都成为某某人的妻子吧，是用钱买来的。’”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缚轮根本略

308 一个男人派遣比丘说：“去吧，尊者，去对某某有罚护女子和母护女子说：‘你们都成为某某人的妻子吧，是用钱买来的。’”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男子派遣比丘：“尊者，请去对有刑罚保护的女子和由父亲守护的女子……（中略）……

那位有刑罚保护的女子、父母守护者……有刑罚保护的女子、兄弟守护者……有刑罚保护的女子、姊妹守护者……有刑罚保护的女子、亲戚所护者……有刑罚保护的女子、氏族守护者……有刑罚保护的女子、法守护者……有刑罚保护的女子、被守护者，你去这样说：‘请你们做某某人的用钱买来的妻子们吧。’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

一根终

如此，两种根、三种根，乃至九种根的方式也都应这样做。

此为十根本

309 有一个男人派比丘去，说：“尊者，请您去对那位母亲守护者、父亲守护者、父母守护者、被兄弟守护者、姊妹守护者、亲戚守护者、氏族守护者、法守护者、被守护者、有刑罚保护的女子这样说：‘请你们做某某人的用钱买来的妻子们吧。’”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

买卖轮终

310 有一个男人派比丘去，说：“尊者，请您去对那位母亲守护者这样说：‘请你做某某人的随欲而住的妻子……随财而住的妻子……布衣而住的妻子……共触水钵成婚的妻子……卸下头垫而成的妻……奴隶兼妻子……佣人兼妻子……战中被俘而成的妻子……片刻妻子吧。’”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

有一个男人派比丘去，说：“尊者，请您去对那位父亲守护者这样说……对那位父母守护者这样说……对那位兄弟守护者这样说……对那位被姊妹守护者这样说……对那位亲戚守护者这样说……对那位氏族守护者这样说……对那位法守护者这样说……对那位被守护者这样说……对那位有刑罚保护的女子这样说：‘请你做某某人的片刻妻子吧。’”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

安置句

311 有一个男人派比丘去，说：“尊者，请您去对由母亲守护的那位女子和由父亲守护的那位女子这样说：‘请你们做某某人的片刻妻子们吧。’”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

有一个男人派比丘去，说：“尊者，请您去对那位母亲守护者和父母守护者……（中略）……母亲守护者和有刑罚保护的女子这样说：‘请你们做某某人的片刻妻子们吧。’”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

缺轮

312 有一个男人派比丘去，说：“尊者，请您去对那位父亲守护者和父母守护者这样说：‘请你们做某某人的片刻妻子们吧。’”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

一个男子派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去对由父亲守护的女子和由兄弟守护的女子……以及由父亲守护的女子和有刑罚保护的女子这样说：‘请你们做某某人的临时妻子吧。’”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个男子派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去对由父亲守护的那位女子和由母亲守护的那位女子这样说：‘请你们做某某人的临时妻子吧。’”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缚轮根本略

313 一个男子派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去对有刑罚保护的那位女子和由母亲守护的那位女子这样说：‘请你们做某某人的临时妻子吧。’”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个男子派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去对有刑罚保护的女子和由父亲守护的女子……以及有刑罚保护的女子和已被认作配偶的女子这样说：‘请你们做某某人的临时妻子吧。’”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根终

以二根等为首的情形，也应以同样的方式处理。

此为十根本

314 一个男子派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去对分别由母亲守护、由父亲守护、由父母守护、由兄长守护、由姊妹守护、由亲族守护、由氏族守护、由法守护、已被认作配偶、由杖罚守护的女子这样说：‘请你们做某某人的临时妻子吧。’”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须臾轮终

315 一个男子派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去对那个名叫某某的、由母亲守护的女子这样说：‘请你做某某人的财买妻吧。’”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有一个男人派比丘去，说：“尊者，请您去对那位母亲守护者这样说：‘请你做某某人的随欲而住的妻子……随财而住的妻子……布衣而住的妻子……共触水钵成婚的妻子……卸下头垫而成的妻……奴隶兼妻子……佣人兼妻子……战中被俘而成的妻子……片刻妻子吧。’”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

安置句

316 一个男子派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去对那个名叫某某的、由母亲守护的女子这样说：‘请你做某某人的财买妻和意乐居妻吧。’”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个男人派比丘去传话：“尊者，去吧，去告诉那位由母亲守护的某某女子：‘你就做某某人的妻子吧，做那种用钱买来并且受赠财物而同住的妻子……用钱买来并且受赠布料而同住的妻子……用钱买来并且共触水钵成婚的妻子……用钱买来并且卸下头垫而成婚的妻子……用钱买来并且既是女仆又是妻子的……用钱买来并且既是佣人又是妻子的……用钱买来并且是战中被俘的妻子……用钱买来并且是暂时的妻子。’”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缺轮

317 一个男人派比丘去传话：“尊者，去吧，去告诉那位由母亲守护的某某女子：‘你就做某某人的妻子吧，做那种自愿同居并且受赠财物而同住的妻子……（中略）……自愿同居并且是暂时的妻子……自愿同居并且是用钱买来的妻子。’”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缚轮根本略

318 一个男人派比丘去传话：“尊者，去吧，去告诉那位由母亲守护的某某女子：‘你就做某某人的妻子吧，做那种暂时的妻子并且是用钱买来的妻子……（中略）……暂时的妻子并且是自愿同居的妻子……（中略）……暂时的妻子并且是战中被俘的妻子。’”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根终

以二根等为首的情形，也应以同样的方式处理。

此为十根本

319 一个男人派比丘去传话：“尊者，去吧，去告诉那位由母亲守护的某某女子：‘你就做某某人的妻子吧，做那种用钱买来的、自愿同居的、受赠财物而同住的、受赠布料而同住的、共触水钵成婚的、卸下头垫而成婚的、既是女仆又是妻子的、既是佣人又是妻子的、战中被俘的、暂时的妻子。’”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母所护轮终

一个男人派比丘去传话：“尊者，去吧，去告诉那位由父亲守护的……（中略）……由父母守护的、由兄弟守护的、由姊妹守护的、由亲族守护的、由同姓者守护的、由同法者守护的、有保护的、有刑罚保护的某某女子：‘你就做某某人的妻子吧，做那种用钱买来的妻子。’”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个男人派比丘去传话：“尊者，去吧，去告诉那位有刑罚保护的某某女子：‘你就做某某人的妻子吧，做那种自愿同居的……（中略）……受赠财物而同住的、受赠布料而同住的、共触水钵成婚的、卸下头垫而成婚的、既是女仆又是妻子的、既是佣人又是妻子的、战中被俘的、暂时的妻子。’”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安置句

320 一个男人派比丘去传话：“尊者，去吧，去告诉那位有刑罚保护的某某女子：‘你就做某某人的妻子吧，做那种用钱买来并且自愿同居的妻子。’”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有个男子派比丘去——说：“尊者，请您去对某某有刑罚保护的女子传话，这么告诉她：‘你去做某某人的妻子吧——财买妻、受赠财物而同住的妻子……（中略）……财买妻和临时妻。’”如果这位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就犯桑喀地谢思罪。

缺轮

有个男子派比丘去——说：“尊者，请您去对某某由杖罚守护的女子传话，这么告诉她：‘你去做某某人的妻子吧——意愿共住妻、受赠财物而同住的妻子……（中略）……意愿共住妻、临时妻，以及意愿共住妻、财买妻。’”如果这位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就犯桑喀地谢思罪。

缚轮根本略

有个男子派比丘去——说：“尊者，请您去对某某由杖罚守护的女子传话，这么告诉她：‘你去做某某人的妻子吧——临时妻、财买妻……（中略）……临时妻、意愿共住妻，以及临时妻、战中被俘而成的妻子。’”如果这位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就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根终

两根基的情况、三根基的情况，乃至直到九根基的情况，都应当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做。

此为十根本

321 有个男子派比丘去——说：“尊者，请您去对某某有刑罚保护的女子传话，这么告诉她：‘你去做某某人的妻子吧——财买妻、意愿共住妻、受赠财物而同住的妻子、受赠布料而同住的妻子、共触水钵成婚的妻子、卸下头垫而成的妻子、婢女兼妻、仆女兼妻、战中被俘而成的妻子、临时妻。’”如果这位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就犯桑喀地谢思罪。

有惩罚轮终

一个男子派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去对那个名叫某某的、由母亲守护的女子这样说：‘请你做某某人的财买妻吧。’”比丘接受委托，向女方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有个男子派比丘去——说：“尊者，请您去对那位由母亲保护的女子、以及由父亲保护的女子传话，这么告诉她们：‘你们去做某某人的妻子们吧——财买妻和意愿共住妻。’”如果这位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就犯桑喀地谢思罪。

有个男子派比丘去——说：“尊者，请您去对那位由母亲保护的女子、由父亲保护的女子、以及由父母共同保护的女子传话，这么告诉她们：‘你们去做某某人的妻子们吧——财买妻、意愿共住妻、以及受赠财物而同住的妻子。’”如果这位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就犯桑喀地谢思罪。

应照此在受话女子和婚配类别两方面逐项递增。

一个男子派遣比丘：“尊者，您去吧，去告诉这些女子——由母亲守护的、由父亲守护的、由父母守护的、由兄弟守护的、由姊妹守护的、由亲戚守护的、由宗族守护的、由法守护的、有守护者的、还有由杖罚守护的——说：‘你们都去给某某人当妻子吧——有花钱买的、有自愿住的、有凭财产住的、有凭衣物住的、有共触水钵成婚的、有卸下头垫的、有既是女仆又是妻子的、有既是女佣又是妻子的、有战中被俘

的、有暂时为妻者。’”如果这位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两边增长终

男子的母亲派遣比丘……（中略）……男子的父亲派遣比丘……（中略）……男子的父母派遣比丘……（中略）……男子的兄弟派遣比丘……（中略）……男子的姊妹派遣比丘……（中略）……男子的亲戚们派遣比丘……（中略）……男子的同宗族人派遣比丘……（中略）……男子的同修道伴们派遣比丘……（中略）……

关于男子的重复概略应当如此详细展开。

应照此在受话女子和婚配类别两方面逐项递增，如同前面的方法那样详细展开。

322 由母亲守护的女子的母亲派遣了比丘：“尊者，您去吧，去告诉那位叫某某的人说：‘让她做某某人花钱买的妻子吧。’”如果这位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由母亲守护的女子的母亲派遣了比丘：“尊者，您去吧，去告诉那位叫某某的人说：‘让她做某某人自愿居住的妻子吧……（中略）……凭财产居住的妻子、凭衣物居住的妻子、共触水钵成婚的妻子、卸下头垫的妻子、既是女仆又是妻子的、既是女佣又是妻子的、战中被俘的妻子、暂时为妻者吧。’”如果这位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安置句

323 由母亲守护的女子的母亲派遣了比丘：“尊者，您去吧，去告诉那位叫某某的人说：‘让她做某某人花钱买的妻子和自愿居住的妻子吧……（中略）……花钱买的妻子和凭财产居住的妻子、花钱买的妻子和暂时为妻者吧。’”如果这位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缺轮

324 一位由母亲监护的女子的母亲，派比丘去传话：“尊者，请去吧，对某某说：愿某某的妻子既依愿而住，也依财而住……既依愿而住，也暂时住；既依愿而住，也是用财买来的。” 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缚轮根本略

325 一位由母亲监护的女子的母亲，派比丘去传话：“尊者，请去吧，对某某说：愿某某的妻子既暂时住，也是用财买来的……既暂时住，也依愿而住……既暂时住，也是劫掠而来的。” 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根终

两根基的情况、三根基的情况，乃至直到九根基的情况，都应当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做。

此为十根本

326 一位由母亲监护的女子的母亲，派比丘去传话：“尊者，请去吧，对某某说：愿某某的妻子是用财买来的、依愿而住的、依财而住的、依布而住的、共触水钵成婚的、卸下头垫而成婚的、既是女仆又是妻子、既是雇工又是妻子、劫掠而来的、暂时住的。” 比丘接受、转达、回来报告，犯桑喀地谢思罪。

母轮终

对由父亲监护的女子，父亲派比丘去……对由父母监护的女子，父母派比丘去……对由兄弟监护的女子，兄弟派比丘去……对由姊妹监护的女子，姊妹派比丘去……对由亲属监护的女子，亲属们派比丘去……对由族人监护的女子，族人们派比丘去……对由同法行者监护的女子，同法行者们派比丘去……对受保护的女子，保护她的人派比丘去……对受刑罚监护的女子，设立刑罚的人派比丘去：“尊者，请去吧，对某某说：愿某某的妻子是用财买来的。” 比丘接受、转达、回来报告，犯桑喀地谢思罪。

对受刑罚监护的女子，设立刑罚的人派比丘去说：“尊者，请去吧，对某某说：愿某某的妻子依愿而住……依财而住……依布而住……共触水钵成婚……卸下头垫而成婚……既是女仆又是妻子……既是雇工又是妻子……劫掠而来的……暂时住的。” 比丘接受、转达、回来报告，犯桑喀地谢思罪。

安置句

327 对受刑罚监护的女子，设立刑罚的人派比丘去说：“尊者，请去吧，对某某说：愿某某的妻子既是用财买来的，也依愿而住……既是用财买来的，也依财而住……既是用财买来的，也暂时住。” 比丘接受、转达、回来报告，犯桑喀地谢思罪。

缺轮

328 对受刑罚监护的女子，设立刑罚的人派比丘去说：“尊者，请去吧，对某某说：愿某某的妻子既依愿而住，也依财而住……既依愿而住，也暂时住……既依愿而住，也是用财买来的。” 比丘接受、转达、回来报告，犯桑喀地谢思罪。

缚轮根本略

329 对于有刑罚守护的女子，设立刑罚的那个人派遣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前往，对某某如是说：‘愿她成为某某的妻子：临时妻及财买妻……（中略）……临时妻

及自愿同住妻……（中略）……临时妻及战中被俘而成的妻子。’”如果接受了，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根终

两根基的情况、三根基的情况，乃至直到九根基的情况，都应当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做。

此为十根本

330 对于有刑罚守护的女子，设立刑罚的那个人派遣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前往，对某某如是说：‘愿她成为某某的妻子：财买妻、自愿同住妻、依财同住妻、依衣同住妻、共触水钵成婚的妻子、取下头垫妻、婢女兼妻、雇工兼妻、战中被俘而成的妻子、临时妻。’”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杖所立轮终

被母亲守护的女子派遣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前往，对某某如是说：‘我愿做某某的财买妻。’”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被母亲守护的女子派遣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前往，对某某如是说：‘我愿成为某某的自愿同住的妻子……（中略）……受赠财物而同住的妻子……受赠布料而同住的妻子……共触水钵成婚的妻子……卸下头垫而成的妻子……婢兼妻……作妇兼妻……战中被俘而成的妻子……临时妻。’”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安置句

331 被母亲守护的女子派遣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前往，对某某如是说：‘我愿成为某某的财买妻及自愿同住的妻子。’”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被母亲守护的女子派遣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前往，对某某如是说：‘我愿成为某某的财买妻及受赠财物而同住的妻子……（中略）……财买妻及受赠布料而同住的妻子……（中略）……财买妻及临时妻。’”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缺轮

332 被母亲守护的女子派遣比丘去传话：“尊者，请您前往，对某某如是说：‘我愿成为某某的自愿同住的妻子及受赠财物而同住的妻子……（中略）……自愿同住的妻子

及临时妻……自愿同住的妻子及财买妻。’”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缚轮根本略

由母亲保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说：“尊者，您去吧，告诉某某人：‘我愿做某某的妻子——既暂时为妻，又以财买得……既暂时为妻，又自愿同住……既暂时为妻，又在战争中被俘而为妻。’”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根终

以二根等为首的情形，也应以同样的方式处理。

此为十根本

333 由母亲保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说：“尊者，您去吧，告诉某某人：‘我愿做某某的妻子——既以财买得，又自愿同住，又依财共住，又依衣物共住，又共触水钵成婚，又卸下头垫而成婚，既是奴婢又是妻子，既是作务者又是妻子，既在战争中被俘而为妻，又暂时为妻。’”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另一母所护轮终

由父亲保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由父母共同保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由兄弟保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由姊妹保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由亲族保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由同姓保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由同法者保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有守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有刑罚守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尊者，您去吧，告诉某某人：‘我愿做某某的妻子——以财买得。’”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有刑罚守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说：“尊者，您去吧，告诉某某人：‘我愿做某某的妻子——自愿同住……依财共住……依衣物共住……共触水钵成婚……卸下头垫而成婚……既是奴婢又是妻子……既是作务者又是妻子……在战争中被俘而为妻……暂时为妻。’”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安置句

334 有刑罚守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说：“尊者，您去吧，告诉某某人：‘我愿做某某的妻子——既以财买得，又自愿同住……既以财买得，又暂时为妻。’”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缺轮

335 有刑罚守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说：“尊者，您去吧，告诉某某人：‘我愿做某某的妻子——既自愿同住，又依财共住……既自愿同住，又暂时为妻……既自愿同住，又以财买得。’”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缚轮根本略

336 有刑罚守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说：“尊者，您去吧，告诉某某人：‘我愿做某某的妻子——既暂时为妻，又以财买得……既暂时为妻，又自愿同住……既暂时为妻，又在战争中被俘而为妻。’”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根终

以二根等为首的情形，也应以同样的方式处理。

此为十根本

337 有刑罚守护的女子派比丘去传话说：“尊者，您去吧，告诉某某人：‘我愿做某某的妻子——既以财买得，又自愿同住，又依财共住，又依衣物共住，又共触水钵成婚，又卸下头垫而成婚，既是奴婢又是妻子，既是作务者又是妻子，既在战争中被俘而为妻，又暂时为妻。’”如果比丘接受委托，向受话人传话，再向委托人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

另一有惩罚轮终

一切轮略终

338 受托、传话、回报，犯桑喀地谢思罪。受托、传话、不回报，犯土喇咤亚罪。受托、不传话、回报，犯土喇咤亚罪。受托、不传话、不回报，犯恶作罪。不受托、传话、回报，犯土喇咤亚罪。不受托、传话、不回报，犯恶作罪。不受托、不传话、回报，犯恶作罪。不受托、不传话、不回报，无犯。

一个男人吩咐好几位比丘：“尊者们，请去把我的意思转告某某女子。”如果所有比丘都接受了、所有比丘都去传话了、所有比丘都回报了结果，那么所有比丘都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个男人吩咐好几位比丘：“尊者们，请去把我的意思转告某某女子。”如果所有比丘都接受了、所有比丘都去传话了、但只让其中一位比丘去回报结果，那么所有比丘都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个男人吩咐好几位比丘：“尊者们，请去把我的意思转告某某女子。”如果所有比丘都接受了，让其中一位比丘去传话，之后所有比丘都回报，那么所有比丘都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个男人吩咐好几位比丘：“尊者们，请去把我的意思转告某某女子。”如果所有比丘都接受了、但只让其中一位比丘去传话、只让其中一位比丘去回报结果，那么所有比丘都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个男人吩咐一位比丘：“尊者，请去把我的意思转告某某女子。”如果这位比丘接受了、去传话了、并且自己回报了结果，那么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个男人吩咐一位比丘：“尊者，请去把我的意思转告某某女子。”如果这位比丘接受了、去传话了、但让自己的弟子去回报结果，那么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个男人吩咐一位比丘：“尊者，请去把我的意思转告某某女子。”如果这位比丘接受了、让自己的弟子去传话、然后自己回报了结果，那么犯桑喀地谢思罪。

一个男子吩咐一位比丘：“尊者，请去把我的意思转告某某女子。”比丘接受委托，让弟子去传话。弟子传话后，直接向委托的男子回报。师徒二人各犯土喇咤亚罪。

339 去的时候如实传达，回来的时候却歪曲了原意，犯土喇咤亚罪。

去的时候歪曲了原意，回来的时候却如实传达了，犯土喇咤亚罪。

去的时候如实传达，回来的时候也如实传达，犯桑喀地谢思罪。

去的时候歪曲了原意，回来的时候也歪曲了原意，无犯。

340 为了处理僧团、塔庙或病人的事务而去，没有罪；对于精神失常者，没有罪；对于最初犯此行为者，没有罪。

调伏事摄颂 Vinītavatthuuddānagāthā

睡着的女子、死去的女子、已外出的女子、非女子、女性半择迦；

夫妻争吵后为他们说和，以及为半择迦做媒。

调伏事 Vinītavatthu

341 那时，有某个男子指使一位比丘说：“尊者，请您去向某位女子转达我的意思吧。”那位比丘去了之后，向人们问道：“某位女子在哪里？”

“她正在睡觉，尊者。”他因此生起了疑悔：“世尊制定了学处，我是否犯了桑喀地谢

思罪呢？”他将此事禀告了世尊。“比丘，没有桑喀地谢思罪，但犯了一个恶作罪。”

那时，有某个男子指使一位比丘说：“尊者，请您去向某位女子转达我的意思吧。”那位比丘去了之后，向人们问道：“某位女子在哪里？”

“她已经死了，尊者。”……“她已经外出了，尊者。”……“那不是女人，尊者。”……“那是一个女性半择迦，尊者。”他因此生起了疑悔……“比丘，没有桑喀地谢思罪，但犯了一个恶作罪。”

那时，一位女子与丈夫争吵后回了娘家。一位常到她家来的比丘为夫妻二人说和。他心生疑悔……“比丘，她和丈夫已经解除婚姻了吗？”

“世尊，他们还没有解除婚姻。”

“比丘，她与丈夫的婚姻尚未解除，为他们说和，无犯。”

那时，有一位比丘为半择迦做了媒合。他因此生起了疑悔……“比丘，没有桑喀地谢思罪，但犯了一个土喇咤亚罪。”

媒嫁学处第五终

6. 建房学处 Kuṭikārasikkhāpadaṃ

342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的竹林迦兰陀迦园（Kalandakanivāpa）。当时，阿罗毗（Āḷavī）的诸比丘，为自己建造靠自己求人出力、出物而建的、没有施主的大屋舍。这些屋舍迟迟不能完工。他们就变得四处讨要、频繁索取，常说：“给我一个人手，给我一个干活的工人，给我一头牛，给我一辆车，给我一把砍刀，给我一柄斧头，给我一把短斧，给我一把锄头，给我一把凿子，给我藤蔓，给我竹子，给我文若草，给我灯芯草，给我茅草，给我黏土。”人们被这种讨要和索取骚扰，一看到比丘，就感到惊恐、害怕、逃跑，或绕道而走，或别过脸去，或关上门。甚至看到一头牛也赶紧逃走，以为那是比丘。

那时，具寿大迦叶（Mahākassapa）在王舍城度过雨安居后，便向阿腊维出发。他次第游行，到达了阿腊维。在阿腊维，具寿大迦叶就住在阿咖腊瓦塔庙。一天上午，具寿大迦叶穿好下衣，拿着钵和上衣，进入阿腊维城托钵乞食。人们一看到具寿大迦叶，就感到惊恐、害怕、逃跑，或绕道而走，或别过脸去，或关上门。乞食完毕，从托钵返回后，具寿大迦叶对诸比丘说：“贤友们，这阿腊维以前食物丰足，容易得到钵食，靠捡拾残食和接受供养过活是很容易的；可如今这阿腊维食物匮乏，钵食难得，靠捡拾残食和接受供养过活很不容易了。贤友们，是什么原因，什么缘故，

使得这阿腊维现在食物匮乏，钵食难得，靠捡拾残食和接受供养过活不容易了呢？”于是，诸比丘就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具寿大迦叶。

343 那时，世尊在王舍城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向阿腊维出发游化。他次第游行，到达了阿腊维。在阿腊维，世尊就住在阿咖腊瓦塔庙。那时，具寿大迦叶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敬礼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具寿大迦叶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于是，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件，集合了比丘僧团，质问阿腊维的诸比丘：“诸比丘，听说你们为自己建造靠自己求人出力、出物而建的、没有施主的大屋舍，这些屋舍迟迟不能完工；你们就因此四处讨要、频繁索取，说‘给我一个人手，给我一个干活的工人……给我茅草，给我黏土。’人们被这种讨要和索取骚扰，一看到比丘，就感到惊恐、害怕、逃跑，或绕道而走，或别过脸去，或关上门，甚至看到一头牛也赶紧逃走、以为那是比丘，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们说……“愚痴人，你们怎么能为自己建造靠自己求人出力、出物而建的、没有施主的大屋舍呢！这些屋舍迟迟不能完工，你们就四处讨要、频繁索取，说‘给我一个人手，给我一个干活的工人……给我茅草，给我黏土’！愚痴人，这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呵责之后，他开示了法义，然后对诸比丘说：

344 诸比丘，从前有两位身为隐士的兄弟，住在恒河（Gaṅgā）附近。那时，诸比丘，名为摩尼颈的龙王渡过恒河，来到那位弟弟隐士那里。到了之后，他用身体在那位弟弟隐士身上缠绕了七圈，然后在隐士头顶上方张开宽大的蛇颈，就这样停在那里。那时，诸比丘，那位弟弟隐士因为对那条龙的恐惧，变得消瘦、羸弱、面色难看、皮肤枯黄、血管遍满身体。诸比丘，那位哥哥隐士看见弟弟隐士消瘦、羸弱、面色难看、皮肤枯黄、血管遍满身体。看见后，就对弟弟隐士这样说：‘朋友，你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消瘦、羸弱、面色难看、皮肤枯黄、血管遍满身体呢？’‘朋友，名为摩尼颈的龙王渡过恒河，来到我这里；到了之后，用身体在我身上缠绕了七圈，然后在我头顶上方张开宽大的蛇颈，停在那里。朋友，由于对那条龙的恐惧，我变得这样消瘦、羸弱、面色难看、皮肤枯黄、血管遍满身体。’‘朋友，你想要那条龙不再来吗？’‘朋友，我想要那条龙不再来。’‘那么，朋友，你看到那条龙身上有什么东西吗？’‘朋友，我看到摩尼颈的龙王颈上挂着一颗宝珠。’‘那么，朋友，你就向那条龙索要宝珠，对它说：“朋友，请把宝珠给我，我需要它。”’

那时，诸比丘，摩尼颈龙王渡过恒河，来到那位弟弟隐士那里；到了之后，就站在一旁。诸比丘，当摩尼颈龙王站在一旁时，弟弟隐士就这样对他说：‘朋友，

给我珠宝；我需要那颗珠宝。’那时，诸比丘，摩尼颈龙王心想：‘这位比丘在索要珠宝，这位比丘需要珠宝’，就立即离去了。诸比丘，第二次，摩尼颈龙王又渡过恒河，走向那位弟弟隐士。诸比丘，弟弟隐士远远地看见摩尼颈龙王走来。看见之后，就对摩尼颈龙王这样说：‘朋友，给我珠宝；我需要那颗珠宝。’那时，诸比丘，摩尼颈龙王心想：‘这位比丘在索要珠宝，这位比丘需要珠宝’，就从那里掉头回去了。诸比丘，第三次，摩尼颈龙王渡着恒河过来。诸比丘，弟弟隐士看见摩尼颈龙王正在渡过恒河。看见之后，就对摩尼颈龙王这样说：‘朋友，给我珠宝；我需要那颗珠宝。’那时，诸比丘，摩尼颈龙王就用偈颂对弟弟隐士说道：

“我丰盛而殊妙的饮食，

正是由于这颗珠宝的缘故才出现；

我不会把它给你，你一再索求，

而且，我也不会再到你的隐修处来了。

如同壮年男子手持磨利的剑，

你向我索要宝珠，也这样使我害怕。

我不会把它给你，你一再索求，

也不会再到你的隐修处来。”

那时，诸比丘，摩尼颈龙王心想：“那个比丘来讨宝珠，那个比丘需要宝珠。”然后他就离开了。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诸比丘，那时，那位弟弟仙人因为见不到那条漂亮的龙，就变得更加消瘦、憔悴、气色难看，全身发黄，血管都显露在皮肤上。诸比丘，那位哥哥仙人看到弟弟仙人更加消瘦、憔悴、气色难看，全身发黄，血管都显露在皮肤上。看见之后，他就对弟弟仙人这样说：“朋友，你为什么变得更加消瘦、憔悴、气色难看，全身发黄，血管都显露在皮肤上呢？”

“朋友，我因为见不到那条漂亮的龙，才变得更加消瘦、憔悴、气色难看，全身发黄，血管都显露在皮肤上的。”诸比丘，于是哥哥仙人就用偈颂对弟弟仙人说道：

“明知是别人珍爱之物，就不该向他索取。

一再索求，会招人厌恶。

婆罗门向龙王索要宝珠，

龙王从此再也没有露面。”

“诸比丘，你看，即使是那些畜生道的众生，都不喜欢别人的讨要，不喜欢别人的乞求。更何况是生而为人的呢！”

345 “诸比丘，从前有一位比丘，住在雪山（Himavant）边的一处树林里。诸比丘，离那片树林不远处，有一个大而低洼的池塘。那时，一大群鸟白天在那片低洼的池塘觅食，傍晚便飞入那片树林栖息。”

“（那群鸟）到那里栖息。诸比丘，那时，那位比丘被那群鸟的叫声吵扰，便来到我这里；到了之后，向我礼敬，然后坐在一边。诸比丘，我给坐在一边的那位比丘这样说：‘比丘，你是否还堪忍受？是否还过得去？你是否一路少受劳顿地来到这里？比丘，你从哪里来？’‘世尊，还能忍受，还能过得去。尊者，我一路少受劳顿地来到这里。尊者，在雪山边有一片大树林。尊者，离那片树林不远处，有一个大而低洼的池塘。尊者，一大群鸟白天在那个池塘觅食，傍晚便飞到那片树林栖息。世尊，我就是从那里来——被那群鸟的叫声吵扰。’‘那么，比丘，你希望那群鸟不再来吗？’‘世尊，我希望那群鸟不再来。’‘既然这样，比丘，你到那里去，进入那片树林，在初夜时分大声宣告三次：“诸位鸟，请听我说！凡是在这片树林里栖息的，我需要你们的羽毛。诸位，请你们各给我一根羽毛吧。”在中夜时分……在后夜时分，也这样大声宣告三次：“诸位鸟，请听我说！凡是在这片树林里栖息的，我需要你们的羽毛。诸位，请你们各给我一根羽毛吧。”’”

“诸比丘，于是那位比丘到了那里，进入那片树林，在初夜时分大声宣告了三次：‘诸位鸟，请听我说！凡是在这片树林里栖息的，我需要你们的羽毛。诸位，请你们各给我一根羽毛吧。’在中夜时分……在后夜时分也大声宣告了三次：‘诸位鸟，请听我说！凡是在这片树林里栖息的，我需要你们的羽毛。诸位，请你们各给我一根羽毛吧。’诸比丘，于是那群鸟心想：‘这比丘讨羽毛，这比丘需要羽毛。’便从那片树林飞走了。它们就这样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诸比丘，像那些畜生道的众生尚且觉得乞求令人不悦、表达需要令人不悦，更何况是人类呢！”

346 “诸比丘，从前，拉塔巴拉（Raṭṭhapāla）良家子的父亲，曾用偈颂对拉塔巴拉良家子说：”

‘拉塔巴拉，许多人我并不认识，

他们却成群来向我求取。你为什么不向我求呢？’

‘有所求的人惹人不喜，不肯给人所求的也惹人不喜。

所以我不向你求，免得你我彼此生厌。’

诸比丘，就连善男子拉塔巴拉也对自己的父亲这样说了。更何况一般人之间呢！

347 诸比丘，在家人要获得财物是不容易的，即使积攒了也难以守护。而你们这些愚痴人，居然在这些不易获得、积攒了也难守护的财物上，变得多所求乞、多所劝

请：‘给我人，给我仆人，给我牛，给我车，给我斧头，给我手斧，给我锄头，给我铲子，给我镐，给我藤，给我竹，给我文阇草，给我芦苇，给我草，给我黏土！’愚痴人，这不能使未生信者生信……（中略）……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习此学处——

> 348 任何比丘，自己筹求人力和材料、为自己建造没有施主的小屋时，要按规定的尺寸来造。规定的尺寸是：长十二善逝抟，内宽七抟。还要请比丘们来指定地点。比丘们应当指定一处没有危害、四周留有空地可以绕行的地方。如果比丘在有危害、四周不能绕行的地方，自行筹求人力和材料建小屋，或不请比丘来指定地点，或超过尺寸，犯桑喀地谢思罪。

349 所谓“自行乞求”，是指亲自求取人手、仆人、牛、车、斧头、手斧、锄头、铲子、镐、藤、竹、文阇草、芦苇、草、黏土。

所谓“小屋”，指内壁涂抹、外壁涂抹，或内外壁皆涂抹的屋舍。

所谓“建造时”，是指自己做或令他人做。

所谓“没有其他所有者”，是指不论是女人、男人、在家众还是出家众，都没有其他的主人。

所谓“为自己而建”，即为自己所用。

应按规定尺寸建造。规定的尺寸是：“长十二抟，以善逝抟计”，指从外侧量。

所谓“内宽七抟”，指从内侧量。

那负责建屋的比丘清扫了建屋的地基后，应前往僧团处，将上衣偏袒一肩，向年长的诸比丘顶礼双足，然后蹲坐下来，合掌，对他们这样说：“诸位尊者，我想为自己建造一间没有施主的、由我自己筹求人力和材料建造的小屋。诸位尊者，我请求僧团勘察建屋的地基。”第二次也应这样请求，第三次也应这样请求。如果全体僧团都愿意去勘察建屋的地基，那就应由全体僧团去勘察。如果全体僧团不能都去勘察建屋的地基，那么僧团中那些贤能、足以判断该地是否有冲突、是否能绕行周旋的诸比丘，在向他们请求之后，应加以委任。诸比丘，应该这样进行委任：应由一位贤能、足以胜任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350 ‘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某某比丘，想为自己建造一间没有施主的、由他自己筹求人力和材料建造的小屋。他现在请求僧团勘察建屋的地基。如果僧团的时机合适，僧团可以委任某某比丘和某某比丘，去为这位某某比丘勘察建屋的地基。这是动议。’

‘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某某比丘，想为自己建造一间没有施主的、由他自己筹求人力和材料建造的小屋。他现在请求僧团勘察建屋的地基。僧团委任某

某比丘和某某比丘，去为这位某某比丘勘察建屋的地基。哪位尊者同意委任某某比丘和某某比丘去为这位某某比丘勘察建屋的地基，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经委任某某比丘和某某比丘去为这位某某比丘勘察建屋的地基。此事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住这件事。”

351 那些受委任的诸比丘应到那里去，勘察建屋的地基，判断该地是否有冲突、是否能绕行周旋。如果发现有冲突、不能绕行周旋，就应该对那比丘说：‘不要在这里建。’如果发现没有冲突、能够绕行周旋，就应向僧团报告：‘没有冲突，能够绕行周旋。’然后，那负责建屋的比丘应前往僧团处，将上衣偏袒一肩，向年长的诸比丘顶礼双足，然后蹲坐下来，合掌，对他们这样说：‘诸位尊者，我想为自己建造一间没有施主的、由我自己筹求人力和材料建造的小屋。诸位尊者，我请求僧团指示建屋的地基。’第二次也应这样请求，第三次也应这样请求。应由一位贤能、足以胜任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352 ‘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某某比丘，想为自己建造一间没有施主的、由他自己筹求人力和材料建造的小屋。他现在请求僧团指示建屋的地基。如果僧团的时机合适，僧团应为这位某某比丘指示建屋的地基。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为某某的比丘，想为自己建造一间自己筹求人力和材料建造的、没有施主的小屋。他正请求僧团指示建小屋的地点。僧团为这位某某比丘指示建小屋的地点。哪位尊者同意为某某比丘指示建小屋的地点，请保持沉默；不同意的，请说出来。”

“僧团已经为某甲比丘指示了建小屋的地点。僧团同意，因此沉默。这件事我就这样持守了。”

353 就是有蚂蚁的住处，或有白蚁的住处，或有老鼠的住处，或有蛇的住处，或有蝎子的住处，或有蜈蚣的住处，或有象的住处，或有马的住处，或有狮子的住处，或有虎的住处，或有豹的住处，或有熊的住处，或有土狼的住处，或任何畜生的住处；或靠近谷物地，或靠近菜地，或靠近屠宰场，或靠近刑场，或靠近坟场，或靠近园林，或靠近王宫地基，或靠近象棚，或靠近马棚，或靠近监狱，或靠近酒店，或靠近肉铺，或靠近街道，或靠近十字路口，或靠近会堂，或靠近行人往来的通道。这些称为有障碍。

所谓“四周无通路”，是指套好牛的车无法绕屋通行，架梯盖屋顶的人也无法沿四周移动梯子。这称为四周无通路。

就是没有蚂蚁的住处，没有白蚁的住处，没有老鼠的住处，没有蛇的住处，没有蝎子的住处，没有蜈蚣的住处……乃至不靠近行人往来的通道。这称为无障碍。

所谓“四周有通路”，是指套好牛的车可以绕屋通行，架梯盖屋顶的人也可以沿四周移动梯子。这称为四周有通路。

所谓“自乞而得”，是指自己乞求后得到了人，或得到帮手……乃至得到泥土。

所谓“小屋”，是指内涂的，或外涂的，或内外皆涂的。

所谓“建造”，是指自己作或指使他人作。

所谓“不请比丘来指定屋址，或超过规定尺寸”，是指未经白二甘马（kamma，古译：羯磨）请僧团指定屋址，或在长度或宽度上超出规定，哪怕只超出一发尖。自己动手或使人建造，每次动工都犯恶作。涂泥只差最后一团即将完工时，犯土喇咤亚。敷上最后一团泥而完工时，犯桑喀地谢思。

所谓“桑喀地谢思”……（中略）……因此，这也被称为桑喀地谢思。

354 比丘造房舍，未指示用地、有障碍、且无环绕空间，犯桑喀地谢思和两个恶作。比丘造房舍，未指示用地、有障碍、但有环绕空间，犯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比丘造房舍，未指示用地、无障碍、且无环绕空间，犯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比丘造房舍，未指示用地、无障碍、但有环绕空间，犯桑喀地谢思。

355 比丘造房舍，已指示用地、有障碍、且无环绕空间，犯两个恶作。比丘造房舍，已指示用地、有障碍、但有环绕空间，犯一个恶作。比丘造房舍，已指示用地、无障碍、且无环绕空间，犯一个恶作。比丘造房舍，已指示用地、无障碍、但有环绕空间，无犯。

比丘造房舍，超出规定尺寸、有障碍、且无环绕空间，犯桑喀地谢思和两个恶作。比丘造房舍，超出规定尺寸、有障碍、但有环绕空间，犯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比丘造房舍，超出规定尺寸、无障碍、且无环绕空间，犯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比丘造房舍，超出规定尺寸、无障碍、但有环绕空间，犯桑喀地谢思。

比丘造房舍，符合规定尺寸、有障碍、且无环绕空间，犯两个恶作。比丘造房舍，符合规定尺寸、有障碍、但有环绕空间，犯一个恶作。比丘造房舍，符合规定尺寸、无障碍、且无环绕空间，犯一个恶作。比丘造房舍，符合规定尺寸、无障碍、但有环绕空间，无犯。

比丘造房舍，未指示用地、且超出规定尺寸、有障碍、无环绕空间，犯两个桑喀地谢思和两个恶作。比丘造房舍，未指示用地、且超出规定尺寸、有障碍、但有环绕空间，犯两个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比丘造房舍，未指示用地、且超出规定尺寸、

无障碍、无环绕空间，犯两个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比丘造房舍，未指示用地、且超出规定尺寸、无障碍、但有环绕空间，犯两个桑喀地谢思。

比丘建造精舍，已指定地点、符合规定尺寸、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两个恶作罪。比丘建造精舍，已指定地点、符合规定尺寸、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犯一个恶作罪。比丘建造精舍，已指定地点、符合规定尺寸、没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一个恶作罪。比丘建造精舍，已指定地点、符合规定尺寸、没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没有罪。

356 比丘吩咐说：“你们为我建造精舍。”建造者为他建造精舍，没有指定地点、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一个桑喀地谢思和两个恶作罪……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犯一个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罪……没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一个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罪……没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犯一个桑喀地谢思罪。

比丘吩咐说：“你们为我建造精舍。”建造者为他建造精舍，指定了地点、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两个恶作罪……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犯一个恶作罪……没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一个恶作罪……没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没有罪。

比丘吩咐说：“你们为我建造精舍。”建造者为他建造精舍，超过了规定尺寸、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一个桑喀地谢思和两个恶作罪……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犯一个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罪……没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一个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罪……没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犯一个桑喀地谢思罪。

比丘吩咐说：“你们为我建造精舍。”建造者为他建造精舍，符合规定尺寸、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两个恶作罪……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犯一个恶作罪……没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一个恶作罪……没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没有罪。

比丘吩咐说：“你们为我建造精舍。”建造者为他建造精舍，没有指定地点、超过了规定尺寸、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两个桑喀地谢思和两个恶作罪……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犯两个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罪……没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两个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罪……没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犯两个桑喀地谢思罪。

比丘吩咐说：“你们为我建造精舍。”建造者为他建造精舍，指定了地点、符合规定尺寸、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两个恶作罪……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犯一个恶作罪……没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一个恶作罪……没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没有罪。

357 比丘吩咐完就离开了，只说了：“你们为我建造精舍。”他没有再交代：“要让它是指定了地点的，没有伤害性的，并且留出空地的。”建造者为他建造精舍，没有指定地点、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一个桑喀地谢思和两个恶作罪……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犯一个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罪……没有伤害性、没有留出空地，犯一个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罪……没有伤害性、留出了空地，犯一个桑喀地谢思罪。

有一位比丘吩咐完就走了，说：“为我造小屋吧。”但他没有交代：“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没有障碍，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人们为他造了小屋，屋址已由僧团指定，有障碍，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这犯两个恶作罪……有障碍，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犯一个恶作罪……没有障碍，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犯一个恶作罪……没有障碍，有绕屋通行的空间，无犯。

有一位比丘吩咐完就走了，说：“为我造小屋吧。”但他没有交代：“要合乎标准尺寸，要没有障碍，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人们为他造了小屋，尺寸超标，有障碍，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这犯一个桑喀地谢思罪和两个恶作罪……有障碍，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犯一个桑喀地谢思罪和一个恶作罪……没有障碍，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犯一个桑喀地谢思罪和一个恶作罪……没有障碍，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犯一个桑喀地谢思罪。

有一位比丘吩咐完就走了，说：“为我造小屋吧。”但他没有交代：“要合乎标准尺寸，要没有障碍，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人们为他造了小屋，尺寸合乎标准，有障碍，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这犯两个恶作罪……有障碍，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犯一个恶作罪……没有障碍，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犯一个恶作罪……没有障碍，有绕屋通行的空间，无犯。

有一位比丘吩咐完就走了，说：“为我造小屋吧。”但他没有交代：“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合乎标准尺寸，要没有障碍，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人们为他造了小屋，屋址未经僧团指定，尺寸超标，有障碍，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这犯两个桑喀地谢思罪和两个恶作罪……有障碍，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犯两个桑喀地谢思罪和一个恶作罪……没有障碍，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犯两个桑喀地谢思罪和一个恶作罪……没有障碍，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犯两个桑喀地谢思罪。

有一位比丘吩咐完就走了，说：“为我造小屋吧。”但他没有交代：“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合乎标准尺寸，要没有障碍，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人们为他造了小屋，屋址已由僧团指定，尺寸合乎标准，有障碍，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这犯两个恶

作罪……有障碍，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犯一个恶作罪……没有障碍，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犯一个恶作罪……没有障碍，有绕屋通行的空间，无犯。

358 有一位比丘吩咐完就走了，说：“为我造小屋吧。”他交代了：“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没有障碍，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人们却为他造了屋址未经僧团指定、有障碍、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的小屋。他听说了：“听说给我造的小屋是屋址未经僧团指定、有障碍、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的。”那位比丘应该亲自去，或者派信使去说：“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没有障碍，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如果他没有亲自去，也没有派信使去，犯一个恶作罪。

有一位比丘吩咐完就走了，说：“为我造小屋吧。”他交代说：“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没有障碍，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人们却给他造了这样的小屋：屋址未经僧团指定、有障碍、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他听人说起：“据说给我造的小屋，屋址未经僧团指定、有障碍、有绕屋通行的空间。”那位比丘应该亲自去，或者派信使去，说：“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没有障碍。”如果他没有亲自去，也没有派信使去，就犯一个恶作罪。

有一位比丘吩咐完就走了，说：“为我造小屋吧。”他交代了：“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没有障碍，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人们却为他造了屋址未经僧团指定、没有障碍、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的小屋。他听说了：“听说给我造的小屋是屋址未经僧团指定、没有障碍、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的。”那位比丘应该亲自去，或者派信使去说：“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如果他没有亲自去，也没有派信使去，犯一个恶作罪。

有比丘交代完就离开了，他说：“你们帮我造一间小屋。”他交代的时候说：“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没有隐患，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结果那些人给他造的小屋，屋址未经僧团指定，没有隐患，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他听说了这事：“听说我的小屋正在造，屋址未经僧团指定，没有隐患，有绕屋通行的空间。”那位比丘应当亲自去，或者派一个使者去说：“屋址要经僧团指定。”如果他不亲自去，也不派使者去，犯恶作罪。

有比丘交代完就离开了，他说：“你们帮我造一间小屋。”他交代的时候说：“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没有隐患，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结果那些人给他造的小屋，屋址已由僧团指定，有隐患，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他听说了这事：“听说我的小屋正在造，屋址已由僧团指定，有隐患，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那位比丘应当亲

自去，或者派一个使者去说：“要没有隐患，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如果他不亲自去，也不派使者去，犯恶作罪。

有比丘交代完就离开了，他说：“你们帮我造一间小屋。”他交代的时候说：“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没有隐患，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结果那些人给他造的小屋，屋址已由僧团指定，有隐患，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他听说了这事：“听说我的小屋正在造，屋址已由僧团指定，有隐患，有绕屋通行的空间。”那位比丘应当亲自去，或者派一个使者去说：“要没有隐患。”如果他不亲自去，也不派使者去，犯恶作罪。

有比丘交代完就离开了，他说：“你们帮我造一间小屋。”他交代的时候说：“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没有隐患，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结果那些人给他造的小屋，屋址已由僧团指定，没有隐患，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他听说了这事：“听说我的小屋正在造，屋址已由僧团指定，没有隐患，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那位比丘应当亲自去，或者派一个使者去说：“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如果他不亲自去，也不派使者去，犯恶作罪。

有比丘交代完就离开了，他说：“你们帮我造一间小屋。”他交代的时候说：“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没有隐患，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结果那些人给他造的小屋，屋址已由僧团指定，没有隐患，有绕屋通行的空间，这样没有犯戒。

359 有比丘交代完就离开了，他说：“你们帮我造一间小屋。”他交代的时候说：“要合乎标准尺寸，要没有隐患，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结果那些人给他造的小屋，超出了标准尺寸，有隐患，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他听说了这事：“听说我的小屋正在造，超出了标准尺寸，有隐患，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那位比丘应当亲自去，或者派一个使者去说：“要合乎标准尺寸，要没有隐患，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要合乎标准尺寸，还要没有隐患。”……“要合乎标准尺寸，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要合乎标准尺寸。”如果他不亲自去，也不派使者去，犯恶作罪。

有比丘交代完就离开了，他说：“你们帮我造一间小屋。”他交代的时候说：“要合乎标准尺寸，要没有隐患，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结果那些人给他造的小屋，合乎标准尺寸，有隐患，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他听说了这事：“听说我的小屋正在造，合乎标准尺寸，有隐患，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那位比丘应当亲自去，或者派一个使者去说：“要没有隐患，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要没有隐患。”……“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这样没有犯戒。

360 有比丘交代完就离开了，他说：“你们帮我造一间小屋。”他交代的时候说：“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合乎标准尺寸，要没有隐患，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结果那些人给他造的小屋，屋址未经僧团指定，超出了标准尺寸，有隐患，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他听说了这事：“听说我的小屋正在造，屋址未经僧团指定，超出了标准尺寸，有隐患，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那位比丘应当亲自去，或者派一个使者去说：“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合乎标准尺寸，要没有隐患，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合乎标准尺寸，还要没有隐患。”……“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要合乎标准尺寸，还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屋址要经僧团指定，还要合乎标准尺寸。”如果他不亲自去，也不派使者去，犯恶作罪。

有一个比丘做了委托之后就离开了，说道：“你们为我建造小屋吧。”他委托时是这样说的：“要有僧团指定的屋址，要符合规定的尺寸，要没有伤害性，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但是，那些建房者为他建造的小屋，虽然有僧团指定的屋址、也符合规定的尺寸，却有伤害性，而且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那个比丘听说了：“听说我的小屋正在建造，有僧团指定的屋址、符合规定的尺寸，但是有伤害性、没有绕屋通行的空间。”这时，那个比丘应当亲自前去，或者派一个信使去说：“要让它没有伤害性，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 “要让它没有伤害性”…… “要有绕屋通行的空间”…… 没有罪。

有一个比丘做了委托之后就离开了，说道：“你们为我建造小屋吧。”他委托时是这样说的：“要有指定的基地，要没有伤害性，要有周旋空间。”但是，那些建房者为他建造的小屋，没有指定的基地，有伤害性，也没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三个恶作罪…… 有伤害性，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两个恶作罪…… 没有伤害性，没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两个恶作罪…… 没有伤害性，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一个恶作罪。

有一个比丘做了委托之后就离开了，说道：“你们为我建造小屋吧。”他委托时是这样说的：“要有指定的基地，要没有伤害性，要有周旋空间。”但是，那些建房者为他建造的小屋，有指定的基地，有伤害性，没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两个恶作罪…… 有伤害性，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一个恶作罪…… 没有伤害性，没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一个恶作罪…… 没有伤害性，有周旋空间，没有罪。

有一个比丘做了委托之后就离开了，说道：“你们为我建造小屋吧。”他委托时是这样说的：“要符合规定的尺寸，要没有伤害性，要有周旋空间。”但是，那些建房者为他建造的小屋，超出了规定的尺寸，有伤害性，也没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三

个恶作罪…… 有伤害性，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两个恶作罪…… 没有伤害性，没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两个恶作罪…… 没有伤害性，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一个恶作罪。

有一个比丘做了委托之后就离开了，说道：“你们为我建造小屋吧。”他委托时是这样说的：“要符合规定的尺寸，要没有伤害性，要有周旋空间。”但是，那些建房者为他建造的小屋，符合规定的尺寸，有伤害性，没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两个恶作罪…… 有伤害性，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一个恶作罪…… 没有伤害性，没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一个恶作罪…… 没有伤害性，有周旋空间，没有罪。

有一个比丘做了委托之后就离开了，说道：“你们为我建造小屋吧。”他委托时是这样说的：“要有指定的基地，要符合规定的尺寸，要没有伤害性，要有周旋空间。”但是，那些建房者为他建造的小屋，没有指定的基地，超出了规定的尺寸，有伤害性，也没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四个恶作罪…… 有伤害性，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三个恶作罪…… 没有伤害性，没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三个恶作罪…… 没有伤害性，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两个恶作罪。

有一个比丘做了委托之后就离开了，说道：“你们为我建造小屋吧。”他委托时是这样说的：“要有指定的基地，要符合规定的尺寸，要没有伤害性，要有周旋空间。”但是，那些建房者为他建造的小屋，有指定的基地，符合规定的尺寸，有伤害性，没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两个恶作罪…… 有伤害性，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一个恶作罪…… 没有伤害性，没有周旋空间，建房者犯一个恶作罪…… 没有伤害性，有周旋空间，没有罪。

361 有一个比丘做了委托之后就离开了，说道：“你们为我建造小屋吧。”那些建房者为他建造的小屋，没有指定的基地，有伤害性，也没有周旋空间。如果在建造过程中他回来了，那个比丘应当把那座小屋送给别人，或者拆掉后重新建造。如果他不把屋子送给别人，也不拆掉重新建造，那么他犯一个桑喀地谢思罪和两个恶作罪。

一位比丘吩咐后离开——“请为我建造小屋”。人们为他建了未指示地点、有侵夺性、有过道的小屋。如果他在建造未完成时回来，那位比丘应将此小屋赠与他人，或者拆掉重建。如果他不赠与他人，也不拆掉重建，则犯桑喀地谢思……恶作。……无侵夺性、无过道的……犯桑喀地谢思……恶作。……无侵夺性、有过道的……犯桑喀地谢思。

一位比丘吩咐后离开——“请为我建造小屋”。人们为他建了已指示地点、有侵夺性、无过道的小屋。如果他在建造未完成时回来，那位比丘应将此小屋赠与他人，或者拆掉重建。如果他不赠与他人，也不拆掉重建，则犯两个恶作。……有侵夺性、

有过道的，犯恶作。……无侵夺性、无过道的，犯恶作。……无侵夺性、有过道的，无犯。

362 一位比丘吩咐后离开——“请为我建造小屋”。人们为他建了尺寸超过规定、有侵夺性、无过道的小屋。如果他在建造未完成时回来，那位比丘应将此小屋赠与他人，或者拆掉重建。如果他不赠与他人，也不拆掉重建，则犯桑喀地谢思与两个恶作。……有侵夺性、有过道的，犯桑喀地谢思与恶作。……无侵夺性、无过道的，犯桑喀地谢思与恶作。……无侵夺性、有过道的，犯桑喀地谢思。

一位比丘吩咐后离开——“请为我建造小屋”。人们为他建了尺寸如法、有侵夺性、无过道的小屋。如果他在建造未完成时回来，那位比丘应将此小屋赠与他人，或者拆掉重建。如果他不赠与他人，也不拆掉重建，则犯两个恶作。……有侵夺性、有过道的，犯恶作。……无侵夺性、无过道的，犯恶作。……无侵夺性、有过道的，无犯。

一位比丘吩咐后离开——“请为我建造小屋”。人们为他建了未指示地点、尺寸超过规定、有侵夺性、无过道的小屋。如果他在建造未完成时回来，那位比丘应将此小屋赠与他人，或者拆掉重建。如果他不赠与他人，也不拆掉重建，则犯两个桑喀地谢思与两个恶作。……有侵夺性、有过道的，犯两个桑喀地谢思与恶作。……无侵夺性、无过道的，犯两个桑喀地谢思与恶作。……无侵夺性、有过道的，犯两个桑喀地谢思。

一位比丘吩咐后离开——“请为我建造小屋”。人们为他建了已指示地点、尺寸如法、有侵夺性、无过道的小屋。如果他在建造未完成时回来，那位比丘应将此小屋赠与他人，或者拆掉重建。如果他不赠与他人，也不拆掉重建，则犯两个恶作。……有侵夺性、有过道的，犯恶作。……无侵夺性、无过道的，犯恶作。

一位比丘吩咐后离开——“请为我建造小屋”。人们为他建了已指示地点、尺寸如法、无侵夺性、有过道的小屋，无犯。

363 自己未做完的，由自己做完，犯桑喀地谢思罪。

自己开工而未完的小屋，令他人完工，犯桑喀地谢思罪。

他人开始的工程由自己完成，犯桑喀地谢思罪。

他人开工而未完的小屋，令他人完工，犯桑喀地谢思罪。

364 建山洞、石窟或草屋，无犯。为他人建造，无犯。除建供自己居住的房屋外，建作其他用途的房屋均无犯。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亦无犯。

小屋建造学处第六终

7. 建造精舍学处 Vihārakārasikkhāpadaṃ

365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憍赏弥城（Kosambī）的科斯达（Ghosita）。当时，具寿恰那的在家侍者对恰那尊者说：“尊者，请为圣者选定精舍的地基，我会为您建造精舍。”于是，恰那尊者在清理精舍地基时，命人砍倒了一棵被村落、小镇、城市、国土、全国所崇敬供养的灵树。人们对此不满、责备、讥嫌道：“这些沙门释迦子，怎么竟命人砍倒被村落、小镇、城市、国土、全国所崇敬供养的灵树！这些沙门释迦子在伤害有生命的东西。”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听到了人们的这些不满、责备和讥嫌，他们也对此不满、责备、讥嫌道：“恰那尊者怎么竟命人砍倒被村落……（中略）……全国所崇敬供养的灵树！”于是，这些比丘用种种方式呵责了恰那尊者之后，将此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恰那：“恰那，听说你确实命人砍倒了被村落……（中略）……全国所崇敬供养的灵树，这是真的吗？”恰那回答：“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说：“愚痴人！你怎么能命人砍倒被村落、小镇、城市、国土、全国所崇敬供养的灵树！愚痴人，人们是认为树有生命的。愚痴人，这既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生起信心，也不能让已经有信心的人增长信心……。”然后，世尊说：“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366 任何比丘，建造有施主、为自己用的大房舍时，要请比丘们来指定地点。比丘们应当指定一处没有危害、四周留有空地可以绕行的地方。如果比丘在有危害、四周不能绕行的地方建造大房舍，或不请比丘来指定地点，犯桑喀地谢思罪。

367 所谓“大精舍”，指有施主的精舍。

所谓“精舍”，指内壁涂抹、外壁涂抹，或内外壁皆涂抹的房舍。

所谓“建造时”，是指自己做或令他人做。

所谓“有施主”，指另有人担任施主，无论是女子、男子、在家人或出家人。

所谓“为自己而建”，即为自己所用。

所谓“请比丘们来指定屋址”，是指那位负责建造精舍的比丘清理好精舍地基后，来到僧团那里，将上衣偏袒一肩，顶礼上座诸比丘的足，然后蹲坐下来，合掌，应当这样说：“尊者们，我想建造一座大精舍，有施主，为自己所用。尊者们，我请求僧团视察精舍地基。”应当第二次请求。应当第三次请求。如果整个僧团都愿意去视察精舍地基，那就应由整个僧团去视察。如果整个僧团不愿意去视察精舍地基，那么在那里凡是有能力、能干、懂得判断哪些是有障碍、无障碍、有四周通行处、无

四周通行处的比丘，应当请求他们并加以任命。诸比丘，应当这样任命：应由一位能干、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368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想建造一座有施主、为自己所用的大精舍。他请求僧团视察精舍地基。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任命某某和某某比丘，去视察这位某某比丘的精舍地基。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想建造一座大精舍，有施主，为自己所用。他请求僧团视察精舍地基。僧团任命某某和某某比丘去视察这位某某比丘的精舍地基。哪位尊者同意任命某某和某某比丘去视察这位某某比丘的精舍地基，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任命某某和某某比丘去视察这位某某比丘的精舍地基。僧团同意，因此默然，我这样领解此事。”

369 那些被选定的比丘去到那里之后，应当视察精舍的建址；要了知这地方是有侵夺性的还是无侵夺性的，是有回旋空间的还是无回旋空间的。如果这地方有侵夺性又没有回旋空间，就应当告诉他：“不要在这里建。”如果这地方无侵夺性又有回旋空间，则应当禀告僧团：“这地方无侵夺性，有回旋空间。”那位要建造精舍的比丘，应当前往僧团所在之处，把上衣搭在一肩，向长老诸比丘顶礼双足，然后蹲坐下来，合掌高举，这样对僧团说：“诸位尊者，我想要建造一所大精舍，它是有施主的、为我个人使用的。因此，诸位尊者，我请求僧团指示精舍地点。”应当如此请求第二次。应当如此请求第三次。应由一位有经验、能胜任的比丘向僧团作宣告：

370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想要建造一所大精舍，有施主、为他个人使用。他请求僧团指示精舍地点。如果僧团认为时机适当，僧团应为此某某比丘指示精舍地点。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想要建造一所归他本人专用、有施主供给的大精舍。他请求僧团指示精舍地点。僧团正在为此某某比丘指示精舍地点。若哪位长老赞同为此某某比丘指示精舍地点，请保持沉默；若哪位不赞同，请说出来。”

“此某某比丘的精舍地点，已由僧团指示。此事得到僧团的认可，因此保持沉默。我如此持守此事。”

371 有蚂蚁所栖居的地方，或白蚁所栖居的地方，或老鼠所栖居的地方……（中略）……或蛇、或蝎子、或蜈蚣、或象、或马、或狮子、或老虎、或豹子、或熊、或鬣狗所栖居的地方，以及任何旁生类有情所栖居的地方；或依附于早生作物的，或依

附于晚生作物的，或依附于刑场的，或依附于屠杀场的，或依附于坟墓的，或依附于公园的，或依附于王宫的，或依附于象棚的，或依附于马厩的，或依附于监狱的，或依附于酒馆的，或依附于肉铺的，或依附于街道的，或依附于十字路口的，或依附于会堂的，或依附于行人往来的通道的。这些称为有妨害的。

所谓“四周无通路”，是指套好牛的车无法绕屋通行，架梯盖屋顶的人也无法沿四周移动梯子。这称为四周无通路。

没有蚂蚁所栖居的地方……（中略）……不靠近行人往来的通道的。这称为无妨害的。

所谓“四周有通路”，是指套好牛的车可以绕屋通行，架梯盖屋顶的人也可以沿四周移动梯子。这称为四周有通路。

所谓“大精舍”，指有施主的精舍。

所谓“精舍”，指内壁涂抹、外壁涂抹，或内外壁皆涂抹的房舍。

所谓“建造”，是指自己作或指使他人作。

所谓“不请比丘来指定屋址”，是指未经白二甘马请僧团指定精舍屋址，便自己建造或使人建造，动工犯恶作。涂泥只差最后一团即将完工时，犯土喇咤亚。敷上最后一团泥而完工时，犯桑喀地谢思。

所谓“桑喀地谢思”……（中略）……因此，这也被称为桑喀地谢思。

372 如果比丘建造住所，地基未经指定、有侵害、没有预留环绕空间，犯一桑喀地谢思和二恶作。如果比丘建造住所，地基未经指定、有侵害、有预留环绕空间，犯一桑喀地谢思和一恶作。如果比丘建造住所，地基未经指定、无侵害、没有预留环绕空间，犯一桑喀地谢思和一恶作。如果比丘建造住所，地基未经指定、无侵害、有预留环绕空间，犯一桑喀地谢思。

如果一个比丘，在已指定地基、有伤害性、没有预留环绕空间的情况下建造住所，他犯两个恶作罪。如果一个比丘，在已指定地基、有伤害性、有预留环绕空间的情况下建造住所，他犯一个恶作罪。如果一个比丘，在已指定地基、无伤害性、没有预留环绕空间的情况下建造住所，他犯一个恶作罪。如果一个比丘，在已指定地基、无伤害性、有预留环绕空间的情况下建造住所，则没有罪。

373 一个比丘指示说：“你们为我建造住所。”那些人为他建造的住所，属于未指定地基、有伤害性、没有预留环绕空间的情况，他犯一个桑喀地谢思罪和两个恶作罪。……属于有伤害性、有预留环绕空间的情况，他犯一个桑喀地谢思罪和一个恶作罪。……属于无伤害性、没有预留环绕空间的情况，他犯一个桑喀地谢思罪和一个恶作罪。……属于无伤害性、有预留环绕空间的情况，他犯一个桑喀地谢思罪。

一位比丘指示说：“请给我建造一间精舍。”为他建造的精舍是：屋址经僧团指定、有干扰性且无绕行空间的，这犯两个恶作……有干扰性且有绕行空间的，犯一个恶作……无干扰性且无绕行空间的，犯一个恶作……无干扰性且有绕行空间的，无犯。

374 一位比丘作了指示后离开，说：“请给我建造一间精舍。”但他没有交代：“让这精舍屋址经僧团指定、无干扰性且有绕行空间。”为他建造的精舍是：屋址未经僧团指定、有干扰性且无绕行空间的，犯一个桑喀地谢思和两个恶作……有干扰性且有绕行空间的，犯一个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无干扰性且无绕行空间的，犯一个桑喀地谢思和一个恶作……无干扰性且有绕行空间的，犯一个桑喀地谢思。

一位比丘作了指示后离开，说：“请为我建造住所。”但他没有交代：“应当地基已经指定、无侵害，并且有预留环绕空间。”他们为他建造的住所，地基已经指定、有侵害、没有预留环绕空间，犯二恶作……有侵害、有预留环绕空间，犯一恶作……无侵害、没有预留环绕空间，犯一恶作……无侵害、有预留环绕空间，无犯。

375 一位比丘作了指示后离开，说：“请为我建造住所。”他也交代：“屋址须经僧团指定、无侵害，并且有预留环绕空间。”他们为他建造的住所却是屋址未经僧团指定、有侵害、没有预留环绕空间。他听说：“听说为我建造的住所屋址未经僧团指定、有侵害、没有预留环绕空间。”那位比丘应当亲自前往，或者派遣使者去说：“屋址须经僧团指定、无侵害，并且有预留环绕空间。”……“屋址须经僧团指定并且无侵害。”……“屋址须经僧团指定并且有预留环绕空间。”……“屋址须经僧团指定。”如果他不亲自前往，也不派遣使者，犯一恶作。

一位比丘作了指示后离开，说：“请为我建造住所。”他也交代：“屋址须经僧团指定、无侵害，并且有预留环绕空间。”他们为他建造的住所却是屋址已经僧团指定、有侵害、没有预留环绕空间。他听说：“听说为我建造的住所屋址已经僧团指定、有侵害、没有预留环绕空间。”那位比丘应当亲自前往，或者派遣使者去说：“应当无侵害，并且有预留环绕空间。”……“应当无侵害。”……“应当有预留环绕空间。”无犯。

376 一位比丘作了指示后离开，说：“请为我建造住所。”他也交代：“屋址须经僧团指定、无侵害，并且有预留环绕空间。”但他们为他建造的住所，屋址未经僧团指定、有侵害、没有预留环绕空间，这些建造者犯三恶作……有侵害、有预留环绕空间，这些建造者犯二恶作……无侵害、没有预留环绕空间，这些建造者犯二恶作……无侵害、有预留环绕空间，这些建造者犯一恶作。

一位比丘作了指示后离开，说：“请给我建造一间精舍。”他交代的是：“精舍屋址须经僧团指定、无干扰性且有绕行空间。”为他建造的精舍是：屋址已经僧团指定、有干扰性且无绕行空间的，这对建造者来说犯两个恶作……有干扰性且有绕行空间的，这对建造者来说犯一个恶作……无干扰性且无绕行空间的，这对建造者来说犯一个恶作……无干扰性且有绕行空间的，无犯。

377 一位比丘作了指示后离开，说：“请为我建造住所。”他们为他建造的住所，屋址未经僧团指定、有侵害、没有预留环绕空间。如果他在尚未完成时回来，那位比丘应当把这住所送给别人，或者拆掉重新建造。如果他不送给别人，也不拆掉重新建造，犯一桑喀地谢思和二恶作……有侵害、有预留环绕空间，犯一桑喀地谢思和一恶作……无侵害、没有预留环绕空间，犯一桑喀地谢思和一恶作……无侵害、有预留环绕空间，犯一桑喀地谢思。

一位比丘吩咐完之后就离开了，说：“你们为我建造精舍吧。”于是众人为他建造一个屋址已经僧团指定、有危害且没有预留绕行空间的精舍。如果精舍还没建完他就回来了，那么这位比丘应当把这座精舍让给其他人，或者拆掉重建。如果他不把它让给别人，也不拆掉重建，则犯两个恶作罪……有危害但有预留绕行空间，犯一个恶作罪……无危害但没有预留绕行空间，犯一个恶作罪……无危害且有预留绕行空间，无犯。

378 自己未做完的，由自己做完，犯桑喀地谢思罪。

自己开工而未完的小屋，令他人完工，犯桑喀地谢思罪。

他人开始的工程由自己完成，犯桑喀地谢思罪。

他人开工而未完的小屋，令他人完工，犯桑喀地谢思罪。

379 建山洞、石窟或草屋，无犯。为他人建造，无犯。除建供自己居住的房屋外，建作其他用途的房屋均无犯。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亦无犯。

精舍建造学处第七终

8. 恶意无根诬告学处 Duṭṭhadosasikkhāpadaṃ

380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的竹林松鼠喂养处。就在那时，具寿达巴·玛拉之子（Mallaputta）年仅七岁，就已经亲身证悟了阿拉汉果。凡是声闻弟子所应证得的，他都已经全部获得，再没有更进一步要做的事，已经完成的也无所增添。当时，具寿达巴·玛拉之子独自隐居静修时，心里生起了这样的思惟：“我年仅七岁，

就亲身证悟了阿拉汉果。凡是声闻弟子所应证得的，我都已经全部获得。我再没有更进一步要做的事，已经完成的也无所增添。那么，我何不为僧团做些服务呢？”

那时，具寿达巴·玛拉之子心里这么想：“不如我来为僧团安排房舍，以及安排诸比丘赴供受食吧。”于是，具寿达巴·玛拉之子在傍晚时分，从禅坐独处中起来，前往世尊那里。到了以后，向世尊礼敬，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具寿达巴·玛拉之子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我独自静处时，心里生起了这样的思虑：‘我七岁的时候就证得了阿拉汉果。凡是弟子所应证得的，我都已经达到了，对我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更高需要做的，也不需要再为已做的积累什么了。那么，我该为僧团做些什么服务呢？’尊者，我这样想了：‘不如我来为僧团安排房舍，以及安排诸比丘赴供受食吧。’尊者，我想为僧团安排房舍和安排诸比丘赴供受食。”世尊说：“好，好，达巴。那么，达巴，你就为僧团安排房舍和安排诸比丘赴供受食吧。”具寿达巴·玛拉之子回答世尊说：“是的，尊者。”接着，世尊借着这个因缘、这件事作了教法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那么，诸比丘，让僧团来授权达巴·玛拉之子为房舍分配者和安排诸比丘赴供受食的人。诸比丘，应当这样授权：首先，应先请求达巴·玛拉之子。请求之后，应由一位能干、有能力的比丘来向僧团宣告：

381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觉得时机恰当，僧团可以授权具寿达巴·玛拉之子为房舍分配者和安排诸比丘赴供受食的人。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正在授权具寿达巴·玛拉之子为房舍分配者和安排诸比丘赴供受食的人。哪位尊者同意授权具寿达巴·玛拉之子为房舍分配者和安排诸比丘赴供受食的人，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具寿达巴·玛拉之子已被僧团授权为房舍分配者和安排诸比丘赴供受食的人。僧团对此同意，所以保持沉默，我这样记录此事。”

382 被授权后的具寿达巴·玛拉之子，把志趣相投的比丘们安排在同一处房舍。对于那些专精经教的比丘，他把他们安排在同一处房舍，心想：“他们可以相互诵习经教。”对于那些持律的比丘，他把他们安排在同一处房舍，心想：“他们可以相互裁决律事。”对于那些说法师，他把他们安排在同一处房舍，心想：“他们可以相互讨论法义。”对于那些禅修者，他把他们安排在同一处房舍，心想：“他们彼此不会打扰。”对于那些习惯谈论畜生论、身体劳苦较多的比丘，他也把他们安排在同一处房舍，心想：“这些尊者们这样也会安住。”即使是那些在非时到来的比丘，他也会进入火界定，借着那光亮为他们安排房舍。甚至有些比丘故意在非时来，心想：“我们来看看具寿达巴·玛拉之子的神通示现。”

他们到具寿达巴·玛拉之子跟前，这样说：“达巴贤友，请为我们安排房舍。”具寿达巴·玛拉之子这样回答：“各位尊者想去哪里？我安排在哪里呢？”他们故意指向远处说：“达巴贤友，请在灵鹫山（Gijjhakūṭa）为我们安排房舍。贤友，请在盗贼崖为我们安排房舍。贤友，请在仙人山边的黑石（Kālasilāya）上为我们安排房舍。贤友，请在毗婆罗山（Vebhāra）边的七叶窟（Sattapaṇṇiguhā）为我们安排房舍。贤友，请在寒林（Sītavana）蛇头岩窟（Sappasoṇḍikapabbhāra）为我们安排房舍。贤友，请在乔达摩峡谷（Gotamakakandarā）为我们安排房舍。贤友，请在柿子树峡谷（Tindukakandarā）为我们安排房舍。贤友，请在温泉峡谷（Tapodakandarā）为我们安排房舍。贤友，请在温泉园（Tapodārāma）为我们安排房舍。贤友，请在吉瓦咖芒果园（Jīvakambavana）为我们安排房舍。贤友，请在鹿腹地野鹿苑为我们安排房舍。”

具寿达巴·玛拉之子进入火界三昧，以燃烧的手指在前面引路。那些比丘就借着那光亮，跟在具寿达巴·玛拉之子后面走。具寿达巴·玛拉之子这样为他们安排房舍，说：“这是床，这是椅子，这是床垫，这是枕头，这是大便处，这是小便处，这是饮用水，这是日常用水，这是手杖，这是僧团共同约定的规矩，这个时间应该进入，这个时间应该离开。”具寿达巴·玛拉之子这样为他们安排好房舍之后，便又返回竹林精舍（Veḷuvana）。

383 那时候，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恰好是出家不久、福报较薄的比丘。僧团里那些差等的房舍和差等的食物，就轮到他们得到。而那时，王舍城的人们乐于向长老诸比丘供养精心准备的钵食，包括酥油、油和配菜。可是，给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的，却是平常的东西，照平常做法煮的碎米粥，配上酸粥。他们吃完钵食回来，就问长老诸比丘：“贤友，你们在食堂吃到了什么？贤友，你们在食堂吃到了什么？”某些长老这样说：“贤友，我们吃到了酥油、油和配菜。”而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却这样说：“贤友，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平常、随便的碎米粥配酸粥。”

那时，有位名叫嘎里亚纳巴提咖的居士，他为僧团提供四人份的常供饮食。到了斋堂，他带着妻子儿女，站在一旁亲手服侍。家人中有人端着饭问比丘要不要添饭，有人端汤，有人奉油，还有人送上配菜。而那时，美提亚与布玛迦诸位比丘已被安排次日到嘎里亚纳巴提咖居士家受食。后来，嘎里亚纳巴提咖居士因为有些事务，就去了寺院。他走到具寿陀婆·末罗子那里；到了之后，向具寿陀婆·末罗子行礼，然后坐在一边。具寿陀婆·末罗子用佛法开示，对坐在一边的嘎里亚纳巴提咖居士进行了教导、劝勉、鼓励，令他心生喜悦。这时，嘎里亚纳巴提咖居士受到具寿陀婆·末罗子以佛法

开示的教导、劝勉、鼓励，心生喜悦，便对具寿陀婆·末罗子这样说：“尊者！明天安排在我家的食物，是供给谁的呢？”“居士，明天安排在你家的食物，是供给美提亚与布玛迦诸位比丘的。”这时，嘎里亚纳巴提咖居士听了感到不满——“怎么可以让这些恶比丘在我家吃饭呢！”他回到家后，便吩咐仆女说：“喂，那些明天的应供者来了，你就把座位设在门廊下，用碎米粥拌着酸粥来招待他们。”那仆女回答嘎里亚纳巴提咖居士说：“是的，主人。”

那时，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心想：“贤友们，昨天我们已被安排到嘎里亚纳巴提咖居士家受食。明天，嘎里亚纳巴提咖居士会带着妻子儿女，站在一旁亲手服侍我们；家人中会有人端饭来问我们要不要添饭，有人端汤，有人奉油，还有人送上配菜。”他们就因为这种喜悦，那晚并没有睡好。然后，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了钵和上衣，前往嘎里亚纳巴提咖居士的住处。那仆女远远地看到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走过来。看见后，她就在门廊下铺好座位，对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说：“请坐，尊者们。”这时，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心里想：“毫无疑问，食物还没准备好！因为这让我们坐到了门廊下。”接着，那仆女拿来了碎米粥拌酸粥，说：“请用吧，尊者们。”“姊妹，我们是常供的应供者。”“我知道，圣尊们，你们是常供应供者。可是，我昨天就被主人吩咐了：‘喂，那些明天的应供者来了，你就在门廊下铺好座位，用碎米粥拌酸粥来招待他们。’请用吧，尊者们。”这时，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心想：“贤友们，昨天嘎里亚纳巴提咖居士去寺院到了达巴·玛拉之子那里。毫无疑问，是达巴·玛拉之子在居士面前挑拨离间，破坏了我们。”他们就因为这种忧愁，没有吃好。饭后，从托钵食处回来，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回到寺院，收拾好钵和上衣，就穿着桑喀帝，坐在寺外的一间小屋里，沉默不语，垂头丧气，耷拉着肩膀，脸朝下沉思，不知所措。

那时，梅地亚比丘尼走到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那里；到了之后，对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这样说：“我礼敬诸位圣尊。”听了这话，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没有回应。第二次……（中略）……第三次，梅地亚比丘尼对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这样说：“我礼敬诸位圣尊。”到了第三次，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仍然没有回应。〔梅地亚比丘尼说〕“我有什么地方冒犯了诸位圣尊？为什么诸位圣尊不理睬我？”〔诸比丘说〕“姊妹，我们正受到达巴·玛拉之子的侵害，你却这样漠不关心？”〔比丘尼说〕“诸位圣尊，我能做什么呢？”〔诸比丘说〕“姊妹，如果你想的话，今日就能让世尊把达巴·玛拉之子赶走。”〔比丘尼说〕“诸位圣尊，我能做什么？我又能办成什么？”〔诸比丘说〕“来吧，姊妹，走到世尊那里去；到了之后，这样对世尊说：‘世尊，这

不合宜，这不得体。世尊，那个方向本来没有恐怖、没有危险、没有灾祸，现在那个方向变得有恐怖、有危险、有灾祸了。本来无风的地方，现在变得有风了。水，在我看来，好像烧着了一样。我被圣尊达巴·玛拉之子玷污了。梅地亚比丘尼答应了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之后，便前往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行礼，然后站在一边。站在一边的梅地亚比丘尼对世尊这样说：“世尊，这不合宜，这不得体。世尊，那个方向本来没有恐怖、没有危险、没有灾祸，现在那个方向变得有恐怖、有危险、有灾祸了。本来无风的地方，现在变得有风了。水，在我看来，好像烧着了一样。我被圣尊达巴·玛拉之子玷污了。”

384 于是，世尊就着这件事、这个缘由，召集了比丘僧团，问具寿达巴·玛拉之子说：“达巴，你回忆一下，你做过像这位比丘尼所说的那样的事吗？”“世尊，正如您所知道我的那样。” 第二次，世尊……（中略）……第三次，世尊对具寿达巴·玛拉之子这样说：“达巴，你回忆一下，你做过像这位比丘尼所说的那样的事吗？”“世尊，正如您所知道我的那样。” “达巴，像达巴这样的人是不会这样推脱的。如果你做了，就说做了；如果你没做，就说没做。” “世尊，自从我出生以来，我都不记得自己即使在梦中也曾行过淫欲法，更不用说在清醒的时候了！” 于是，世尊对诸比丘说：“那么，诸比丘，你们就驱摒梅地亚比丘尼吧。而且，你们要对这些比丘进行审查。” 说完这话，世尊就从座位起身，走进了精舍。

接着，那些比丘就驱摒了梅地亚比丘尼。这时，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对那些比丘这样说：“贤友们，不要驱摒梅地亚比丘尼。她没有任何过失。是我们，在嗔怒、不满、想把被指控的比丘逐出梵行的心态下，鼓动她的。” “那么，贤友们，是不是你们毫无根据地用巴拉基格（pārājika，古译：波罗夷）法来损害具寿陀婆·末罗子呢？” “是的，贤友。” 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中略）……他们感到不满、批评、非议说：“怎么可以这样！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竟然毫无根据地用巴拉基格法来损害具寿陀婆·末罗子！” 然后，那些比丘用了种种方式呵责了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之后，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据说你们真的毫无根据地用巴拉基格法来损害陀婆·末罗子，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 佛陀世尊呵责了他们……“愚痴的人们啊！你们怎么可以毫无根据地用巴拉基格法来损害陀婆·末罗子呢！愚痴的人们，这不能让那些没有净信的人产生净信……（中略）……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385 任何比丘，出于嗔恨、恼怒、不满，用没有根据的巴拉基格罪去诬陷另一位比丘，心想“这样也许能把他逐出梵行”；后来不管有没有人追究，查明那是没有根据的诬告，而这位比丘也承认是出于嗔恨——犯桑喀地谢思罪。

386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所谓“比丘”，是指其他比丘。

所谓“嗔恨、恼怒”，是指愤怒、不满、不悦、心怀怨恨、心生顽固。

所谓“不喜悦”，是指因为那愤怒、那嗔恨、那不满、那不悦，他变得不喜悦。

所谓“无根据”，是指他未见、未闻、未疑之事。

以巴拉基格法，即四种中的任何一种。

所谓“诬陷”，是指他自己指责，或令他人指责。

所谓“也许我能使他退出梵行”，是说我想使他失去比丘身份，离开沙门之法、戒蕴和苦行功德。

所谓“后来”，是指提出诬告的那一刻、那一时、那一瞬已经过去。

所谓“受到追问”，是说指控者就他用来诬告对方的那件事受到追问。

所谓“不被追问”，是指没有任何人向他追问。

所谓“诤事”，是指有四种诤事：争论的诤事、指责的诤事、犯戒的诤事、应做之事的诤事。

所谓“比丘承认过错”，是说：“我说的是空话，是妄语，是不实之言，是我在不知情时说的。”

所谓“桑喀地谢思”……（中略）……因此，这也被称为桑喀地谢思。

387 指控者没有亲眼见到对方犯巴拉基格罪。如果这样指责他：“我亲眼看见，你犯了巴拉基格罪，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我们不与你共作伍波萨他、自恣或僧团甘马。”指控者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指控者没有听说对方犯巴拉基格罪。如果却这样指责他：“我亲耳听见，你犯了巴拉基格罪，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我们不与你共作伍波萨他、自恣或僧团甘马。”指控者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指控者并未怀疑对方犯巴拉基格罪。如果却这样指责他：“我看你很可疑，你肯定犯了巴拉基格罪，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我们不与你共作伍波萨他、自恣或僧团甘马。”指控者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指控者没有亲眼见到对方犯巴拉基格罪。如果这样指责他：“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你犯了巴拉基格罪，你不是沙门……”指控者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指控者没有亲眼见到对方犯巴拉基格罪。如果有人这样指责他——说：“我亲眼见到并且怀疑你，你违犯了巴拉基格法，你不是沙门”指控者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指控者没有亲眼见到对方犯巴拉基格罪。如果指责他说：“我亲眼见到、听到并且怀疑你违犯了巴拉基格法，你不是沙门”指控者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指控者没有听说对方犯巴拉基格罪。如果有人这样指责他——说：“你被我听到并且被我怀疑”……（中略）……“你被我听到并且被我亲眼见到”……（中略）……“你被我听到、被我怀疑并且被我亲眼见到，你违犯了巴拉基格法，你不是沙门”指控者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指控者并未怀疑对方犯巴拉基格罪。如果有人这样指责他——说：“你被我怀疑并且亲眼见到”……（中略）……“你被我怀疑并且听到”……（中略）……“你被我怀疑、亲眼见到并且听到，你违犯了巴拉基格法，你不是沙门”指控者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指控者亲眼见到对方犯巴拉基格罪。如果有人这样指责他——说：“我听说你违犯了巴拉基格法，你不是沙门”……（中略）……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指控者亲眼见到对方犯巴拉基格罪。如果有人指责他说：“我怀疑你犯了巴拉基格法”……（中略）……“我听说并且怀疑你犯了巴拉基格法，你不是沙门”……（中略）……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指控者听说对方犯了巴拉基格罪。如果有人指责他说：“我怀疑你犯了巴拉基格法”……（中略）……“我亲眼见到你犯了巴拉基格法”……（中略）……“我怀疑并且亲眼见到你犯了巴拉基格法，你不是沙门”……（中略）……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指控者怀疑对方犯了巴拉基格罪。如果有人这样指责他——说：“你被我亲眼见到，你违犯了巴拉基格法”……（中略）……“我听说你犯戒，你违犯了巴拉基格法”……（中略）……“你被我亲眼见到并且被我听到，你违犯了巴拉基格法，你不

是沙门，你不是释迦子”……（中略）……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对于确实亲眼见到他犯巴拉基格罪的人，却对所见的感到犹豫，不确信所见，记不起所见，已把所见忘了……对于确实亲耳听到的感到犹豫，不确信所闻，记不起所闻，已把所闻忘了……对于确实有疑点的感到犹豫，不确信疑点，记不起疑点，已把疑点忘了。如果有人这样指责他说：“我有疑点，并且见到了……我有疑点，并且听到了……我有疑点，并且见到了也听到了，你犯了巴拉基格罪，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你不能和我们一起参加伍波萨他、自恣或僧团甘马。”那么，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构成桑喀地谢思罪。

388 指控者没有亲眼见到对方犯巴拉基格罪。如果叫人指责他说：“有人亲眼见到你犯戒，你犯了巴拉基格法，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你不能与我们共作伍波萨他、自恣或僧团甘马。”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对于并没有亲耳听到他犯罪的人，却认为：“他犯了巴拉基格罪”……对于并没有怀疑他犯罪的人，却认为：“他犯了巴拉基格罪”。如果有人叫人去指责他说：“你被怀疑，你犯了巴拉基格罪”……那么，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构成桑喀地谢思罪。

对于并没有被见到犯巴拉基格罪的人，却叫人去指责说：“我见到你也听到你了……我见到你也对你起疑了……我见到你、听到你也对你起疑了，你犯了巴拉基格罪”……对于并没有亲耳听到他犯罪的人，却认为：“他犯了巴拉基格罪”……对于并没有怀疑他犯罪的人，却认为：“他犯了巴拉基格罪”。如果有人叫人去指责说：“我对你有疑点，并且见到你了……我对你有疑点，并且听到你了……我对你有疑点，见到你也听到你了，你犯了巴拉基格罪，你不是沙门”……那么，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构成桑喀地谢思罪。

对于确实亲眼见到他犯巴拉基格罪的人，却叫人去指责说：“有人听说你犯戒”……或者叫人去指责说：“你被怀疑了”……或者叫人去指责说：“有人听说你犯戒，并且你被怀疑了，你犯了巴拉基格罪，你不是沙门”……那么，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构成桑喀地谢思罪。

指控者听说对方犯了巴拉基格罪……指控者怀疑对方犯了巴拉基格罪。如果他叫别人指责对方说：“有人亲眼见到你犯戒”……或者叫人去指责说：“有人听说你犯戒”……或者叫人去指责说：“有人见到你犯戒，也有人听说此事，你犯了巴拉基格罪，你不是沙门”……那么，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构成桑喀地谢思罪。

对于确实亲眼见到他犯巴拉基格罪的人，却对所见的感到犹豫，不确信所见，记不起所见，已把所见忘了……对于确实亲耳听到的感到犹豫，不确信所闻，记不起所闻，已把所闻忘了……对于确实有疑点的感到犹豫，不确信疑点，记不起疑点，已把疑点忘了。如果有人叫人去指责说：“我对你有疑点，并且见到你了”……对所疑点的记忆模糊，又叫人去指责说：“我对你有疑点，并且听到你了”……对所疑点的记忆模糊，又叫人去指责说：“我对你有疑点，并且见到你也听到你了，你犯了巴拉基格罪，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你不能和我们一起参加伍波萨他、自恣或僧团甘马。”那么，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构成桑喀地谢思罪。

389 把不清净的看成清净，把清净的看成不清净，把不清净的看成不清净，把清净的看成清净。

被指控者已经犯了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没有犯此罪，未获对方允许便为使对方退出梵行而提出指控，指控者犯一桑喀地谢思和一恶作。

被指控者已经犯了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没有犯此罪，获对方允许后为使对方退出梵行而提出指控，指控者犯一桑喀地谢思。

被指控者已经犯了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没有犯此罪，未获对方允许便出于辱骂之意而提出指控，指控者犯一辱骂罪和一恶作。

被指控者已经犯了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没有犯此罪，获对方允许后出于辱骂之意而提出指控，指控者犯一辱骂罪。

被指控者没有犯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犯了此罪，未获对方允许便为使对方退出梵行而提出指控，指控者犯一恶作。

被指控者没有犯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犯了此罪，获对方允许后为使对方退出梵行而提出指控，指控者无犯。

被指控者没有犯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犯了此罪，未获对方允许便出于辱骂之意而提出指控，指控者犯一辱骂罪和一恶作。

被指控者没有犯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犯了此罪，获对方允许后出于辱骂之意而提出指控，指控者犯一辱骂罪。

被指控者已经犯了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犯了此罪，未获对方允许便为使对方退出梵行而提出指控，指控者犯一恶作。

被指控者已经犯了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犯了此罪，获对方允许后为使对方退出梵行而提出指控，指控者无犯。

被指控者已经犯了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犯了此罪，未获对方允许便出于辱骂之意而提出指控，指控者犯一辱骂罪和一恶作。

被指控者已经犯了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犯了此罪，获对方允许后出于辱骂之意而提出指控，指控者犯一辱骂罪。

被指控者没有犯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没有犯此罪，未获对方允许便为使对方退出梵行而提出指控，指控者犯一桑喀地谢思和一恶作。

被指控者没有犯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没有犯此罪，获对方允许后为使对方退出梵行而提出指控，指控者犯一桑喀地谢思。

被指控者没有犯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没有犯此罪，未获对方允许便出于辱骂之意而提出指控，指控者犯一辱骂罪和一恶作。

被指控者没有犯巴拉基格罪。若指控者认为对方没有犯此罪，获对方允许后出于辱骂之意而提出指控，指控者犯一辱骂罪。

390 无犯：将清净误认为不清净者；在不清净中确知不清净者；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

嗔恨心学处第八终

第二恶意诬告学处 Dutiyaduṭṭhadosasikkhāpadaṃ

391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竹林迦兰陀迦园（Kalandakanivāpa）。那时，美提亚与布玛迦比丘从灵鹫山（Gijjhakūṭa）下来，看见一只公山羊与一只母羊交配。看见后，他们这样说：“喂，贤友们，我们就把这只公山羊叫作达巴·玛拉之子（Mallaputta），把这只母羊叫作梅地亚比丘尼。我们要这样说：贤友们，以前我们只是听人说达巴·玛拉之子，现在我们却亲眼看见他和梅地亚比丘尼有不正当关系。”他们便称那只公山羊为达巴·玛拉之子，称那只母羊为梅地亚比丘尼。他们对其他比丘说：“贤友们，以前我们只是听人说达巴·玛拉之子，现在我们却亲眼看见他和梅地亚比丘尼有不正当关系。”诸比丘这样说：“贤友们，不要这样说。具寿达巴·玛拉之子不会做这种事的。”

于是，那些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那时，世尊以此事为因缘、为缘由，召集比丘僧团，问具寿达巴·玛拉之子：“达巴，你记得自己做过这些比丘所说的那种事吗？”

“尊者，正如世尊所知道的那样。”第二次，世尊……第三次，世尊对具寿达巴·玛拉之子这样说：“达巴，你记得自己做过这些比丘所说的那种事吗？”

“尊者，正如世尊所知道的那样。”

“达巴，诸达巴们不是这样辩解的。如果你做了，就说做了；如果你没做，就说

没做。”

“尊者，自从我出生以来，即使在梦中也不记得曾行过淫欲之法，更不用说清醒时了！”于是，世尊对诸比丘说：“既然如此，诸比丘，你们就审问这些比丘吧。”说完，世尊从座起身，进入精舍。

其时，那些比丘审问了美提亚与布玛迦比丘。当美提亚与布玛迦比丘被审问时，他们将实情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问：“贤友们，你们是不是借着与具寿达巴·玛拉之子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捕风捉影，以巴拉基格法来诋毁他呢？”

“是的，贤友们。”那些少欲的比丘……他们不满、批评、指责：“怎么可以这样！美提亚与布玛迦比丘竟然借着与具寿达巴·玛拉之子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捕风捉影，以巴拉基格法来诋毁他！”其时，那些比丘以种种方式呵责了美提亚与布玛迦比丘之后，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你们确实借着与达巴·玛拉之子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捕风捉影，以巴拉基格法来诋毁他吗？”

“是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愚痴人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借着与达巴·玛拉之子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捕风捉影，以巴拉基格法来诋毁他！愚痴人啊，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持这个学处——”

> 392 任何比丘，出于嗔恨、恼怒、不满，抓住另一桩无关案件里的某点枝节作借口，用巴拉基格罪去诬陷另一位比丘，心想“这样也许能把他逐出梵行”；后来不管有没有人追究，查明那只是借用了无关案件的枝节，而这位比丘也承认是出于嗔恨——犯桑喀地谢思罪。

393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所谓“比丘”，是指其他比丘。

所谓“嗔恨、恼怒”，是指愤怒、不满、不悦、心怀怨恨、心生顽固。

所谓“不喜悦”，是指因为那愤怒、那嗔恨、那不满、那不悦，他变得不喜悦。

它要么是罪的其他范畴，要么是诤事的其他范畴。什么情况下诤事是诤事的其他范畴？争论诤事是指责诤事、罪诤事、甘马诤事的其他范畴。指责诤事是罪诤事、甘马诤事、争论诤事的其他范畴。罪诤事是甘马诤事、争论诤事、指责诤事的其他范畴。甘马诤事是争论诤事、指责诤事、罪诤事的其他范畴。这就是诤事是诤事的其他范畴的情况。

什么情况下诤事是属于同种诤事的范畴？争论的诤事属于争论的诤事的范畴。指责的诤事属于指责的诤事的范畴。罪的诤事可能属于罪的诤事的范畴，也可能属于其他诤事的范畴。

什么情况下罪的诤事属于罪的诤事的其他范畴？淫欲法的巴拉基格罪属于不予而取法的巴拉基格罪、杀人法的巴拉基格罪、上人法妄语的巴拉基格罪的范畴。不予而取法的巴拉基格罪属于杀人法的巴拉基格罪、上人法妄语的巴拉基格罪、淫欲法的巴拉基格罪的范畴。杀人法的巴拉基格罪属于上人法妄语的巴拉基格罪、淫欲法的巴拉基格罪、不予而取法的巴拉基格罪的范畴。上人法妄语的巴拉基格罪属于淫欲法的巴拉基格罪、不予而取法的巴拉基格罪、杀人法的巴拉基格罪的范畴。这就是罪的诤事属于罪的诤事的其他范畴的情况。

什么情况下罪的诤事属于罪的诤事的同种范畴？淫欲法的巴拉基格罪属于淫欲法的巴拉基格罪的范畴。不予而取法的巴拉基格罪属于不予而取法的巴拉基格罪的范畴。杀人法的巴拉基格罪属于杀人法的巴拉基格罪的范畴。上人法妄语的巴拉基格罪属于上人法妄语的巴拉基格罪的范畴。这就是罪的诤事属于罪的诤事的同种范畴的情况。

义务的诤事属于义务的诤事的范畴。这就是诤事属于同种诤事范畴的情况。

394 所谓“抓住某一点作为借口”，有十种借口：出身、名字、氏族、外形、所犯罪行、所持的钵、所穿的衣、亲教师、老师和住处。

395 所谓“以出身为借口”，是指有人看见一位刹帝利犯了巴拉基格罪。此人见到另一位刹帝利后，指责他说：“我看到了一位刹帝利。你犯了巴拉基格罪，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你没有资格与大家一起参加伍波萨他、自恣或任何僧团甘马。”这样说出口，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一位婆罗门犯下巴拉基格罪被看到了……（中略）……一位吠舍犯下巴拉基格罪被看到了……（中略）……一位首陀罗犯下巴拉基格罪被看到了。他见到另一位首陀罗后，指责他说：“我看到了一位首陀罗。你犯了巴拉基格罪，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中略）……这样说出口，就犯桑喀地谢思。

396 有一位名叫佛护（Buddharakkhita）的人，被人看见犯下巴拉基格罪……（中略）……有一位名叫丹玛·拉奇达（Dhammarakkhita）的人，被人看见犯下巴拉基格罪……（中略）……有一位名叫桑卡拉奇达（Saṅgharakkhita）的人，被人看见犯下巴拉基格罪。这人见到另一位名叫桑卡拉奇达的人，便指责他说：“我见到一位名

叫桑卡拉奇达的人。你犯了巴拉基格罪，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中略）……这样说出来，每说一次就犯一条桑喀地谢思罪。

397 有人看见一位出自乔达摩（Gotama）氏族的人犯下巴拉基格罪……（中略）……有人看见一位出自目犍连（Moggallāna）氏族的人犯下巴拉基格罪……（中略）……有人看见一位出自咖咤亚那氏族的人犯下巴拉基格罪……（中略）……有人看见一位出自瓦塞塔氏族的人犯下巴拉基格罪。他见到另一位瓦塞塔氏族的人后，就指责他说：“我看到瓦塞塔了。你犯了巴拉基格罪，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中略）……每说一句，即犯桑喀地谢思。

398 所谓“以外形为借口”，是指有人看见身材高的人……身材矮的人……肤色深的人……肤色白的人犯了巴拉基格罪。他见到另一位肤色白的人，便指控说：“我见到一个肤色白的人。你犯了巴拉基格罪，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399 所谓“以罪行为借口”，是指有人看见对方犯了轻罪。如果有人以巴拉基格罪指责他说：“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中略）……由言说而有罪；因每一言说，犯桑喀地谢思。

400 所谓“以钵为借口”，是指有人看见持金属钵的人……持光润陶钵的人……持普通陶钵的人犯了巴拉基格罪。他见到另一位持普通陶钵的人，便指控说：“我见到一个持普通陶钵的人。你犯了巴拉基格罪，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401 所谓“以衣为借口”，是指穿粪扫衣的人犯巴拉基格法被看见了……（中略）……穿居士所施之衣的人犯巴拉基格法被看见了。他见到另一位穿居士所施之衣的人后，指责他说：“我看见了穿居士所施之衣的人。你犯了巴拉基格法，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中略）……由言说而有罪；因每一言说，犯桑喀地谢思。

402 所谓“以亲教师为借口”，是指有人看见了某甲比丘的同住弟子，正在犯巴拉基格法。他见到某甲比丘的另一个同住弟子后，便指责他说：“我看见了某甲比丘的同住弟子。你犯了巴拉基格法，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中略）……每说一句，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罪。

403 所谓“以老师为借口”，是指有人看见了某甲比丘的弟子，正在犯巴拉基格法。他见到某甲比丘的另一个弟子后，便指责他说：“我看见了某甲比丘的弟子。你犯了巴拉基格法，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中略）……每说一句，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罪。

404 所谓“以住处为借口”，是指有人看见住在某一住处的人正在犯巴拉基格法。见到另一个住在某一住处的人之后，他便指责说：“我看见住在某一住处的人。你犯了巴拉基格法，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你不能跟我们一起诵戒、自恣或作僧团甘马。”每说一句，便犯一项桑喀地谢思罪。

405 以巴拉基格法，即四种中的任何一种。

所谓“诬陷”，是指他自己指责，或令他人指责。

所谓“也许我能使他退出梵行”，是说我想使他失去比丘身份，离开沙门之法、戒蕴和苦行功德。

所谓“后来”，是指提出诬告的那一刻、那一时、那一瞬已经过去。

所谓“受到追问”，是说指控者就他用来诬告对方的那件事受到追问。

所谓“不被追问”，是指没有任何人向他追问。

所谓“诤事”，是指有四种诤事：争论的诤事、指责的诤事、犯戒的诤事、应做之事的诤事。

所谓“取其中一点作为借口”，是指用了上述十种借口中的一种。

所谓“比丘承认过错”，是说：“我说的是空话，是妄语，是不实之言，是我在不知情时说的。”

所谓“桑喀地谢思”……（中略）……因此，这也被称为桑喀地谢思。

406 有人看见一位比丘犯桑喀地谢思罪，也认定这是桑喀地谢思罪。如果他却亲自以巴拉基格罪指控这位比丘，说：“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我们不与你共作伍波萨他、自恣或僧团甘马。”这也是拿另一类罪作为指控的借口。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有人看见一位比丘犯桑喀地谢思罪，却把它认作土喇咤亚罪……巴吉帝亚（pācittiya，古译：波逸提）罪……应悔过罪……恶作罪……恶说罪。如果他却亲自以巴拉基格罪指控这位比丘，说：“你不是沙门”……这也是拿另一类罪作为指控的借口。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有人看见一位比丘犯土喇咤亚罪，把它认作土喇咤亚罪……巴吉帝亚罪……应悔过罪……恶作罪……恶说罪……桑喀地谢思罪。如果他却亲自以巴拉基格罪指控这位比丘，说：“你不是沙门”……这也是拿另一类罪作为指控的借口。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有人看见一位比丘犯巴吉帝亚罪……应悔过罪……恶作罪……恶说罪。他把所见的恶说罪认作恶说罪……桑喀地谢思罪……土喇咤亚罪……巴吉帝亚罪……应悔过罪……恶作罪。如果他却亲自以巴拉基格罪指控这位比丘，说：“你不是沙门，不是

释迦子，我们不与你共作伍波萨他、自恣或僧团甘马。”这也是拿另一类罪作为指控的借口。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应当把每一个根本情况都做出来，编织成轮。

407 有人看见一位比丘犯桑喀地谢思罪，也认定这是桑喀地谢思罪。如果他却叫别人以巴拉基格罪指控这位比丘，说：“你不是沙门”……这也是拿另一类罪作为指控的借口。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有人看见一位比丘犯桑喀地谢思罪，却把它认作土喇咤亚罪……巴吉帝亚罪……应悔过罪……恶作罪……恶说罪。如果他却叫别人以巴拉基格罪指控这位比丘，说：“你不是沙门”……这也是拿另一类罪作为指控的借口。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有人看见一位比丘犯土喇咤亚罪，把它认作土喇咤亚罪……巴吉帝亚罪……应悔过罪……恶作罪……恶说罪……桑喀地谢思罪。如果他却叫别人以巴拉基格罪指控这位比丘，说：“你不是沙门”……这也是拿另一类罪作为指控的借口。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有人看见一位比丘犯巴吉帝亚罪……应悔过罪……恶作罪……恶说罪。他把所见的恶说罪认作恶说罪……桑喀地谢思罪……土喇咤亚罪……巴吉帝亚罪……应悔过罪……恶作罪。如果他却叫别人以巴拉基格罪指控这位比丘，说：“你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子，我们不与你共作伍波萨他、自恣或僧团甘马。”这也是拿另一类罪作为指控的借口。每说一句这样的指控，就犯一次桑喀地谢思。

408 若确实认为对方犯了所指的罪而亲自指控或使人指控，无犯。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也无犯。

第二嗔恨心学处第九终

10. 破僧学处 Saṅghabhedasikkhāpadaṃ

409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的竹林松鼠园。当时，提婆达多（Devadatta）去到果咖离咖（Kokālika）、咖塔摩达咖帝萨咖（Kaṭamodakatissaka）、坎达戴维亚之子萨目达达达（Samuddadatta）那里；到了以后，对果咖离咖、咖塔摩达咖帝萨咖、坎达戴维亚之子萨目达达达这样说：“朋友们，来吧，我们去分裂沙门乔达摩（Gotama）的僧团，破坏他的法轮。”他这么说后，果咖离咖对提婆达多说：“朋友，沙门乔达摩有大神通、大威力。我们怎么能分裂沙门乔达摩的僧团，破坏他的法轮呢？”

“朋友们，来吧，我们去拜见沙门乔达摩，向他乞求五件事：‘尊者，世尊以种种方式赞叹少欲、知足、减损烦恼、头陀行、清净行、减少系缚、精进努力的人。这五件事，以种种方式能导向少欲、知足、减损烦恼、头陀行、清净行、减少系缚、精进努力。很好，尊者，愿诸比丘终生成为住林者；若有谁进入村落附近，愿罪罚触及他。愿诸比丘终生成为托钵乞食者；若有谁接受邀请应供，愿罪罚触及他。愿诸比丘终生成为穿粪扫衣者；若有谁接受居士施衣，愿罪罚触及他。愿诸比丘终朋友们，确实可以用这五件事来分裂沙门乔达摩的僧团，破坏他的法轮。朋友们，因为人们是敬重简朴生活的。”

那时，提婆达多和他的随从们就去到世尊那里。到了以后，顶礼世尊，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提婆达多对世尊这样说：“尊者，世尊以种种方式赞叹少欲的人……（中略）……赞叹精进努力的人。尊者，这些五件事，以种种方式能导向少欲……（中略）……导向精进努力。很好，尊者，愿诸比丘终生成为住林者；若有谁进入村落附近，愿罪罚触及他……（中略）……愿诸比丘终生不吃鱼和肉；若有谁吃了鱼和肉，愿罪罚触及他。”“够了，提婆达多。谁愿意，就成为住林者；谁愿意，就住在村落附近。谁愿意，就成为托钵乞食者；谁愿意，就接受邀请应供。谁愿意，就成为穿粪扫衣者；谁愿意，就接受居士施衣。提婆达多，我已经允许在雨季以外的八个月里住在树下，我也允许吃三种清净的鱼和肉——没有见到杀、没有听到杀、没有为自己而杀的嫌疑。”那时，提婆达多心想：“世尊不允许这五件事。”于是他既高兴又兴奋，和他的随从们从座而起，顶礼世尊，右绕之后离开了。

410 那时，提婆达多和他的随从们进入王舍城，用那五件事去说服大众：“朋友，我们去拜见了沙门乔达摩，向他乞求了五件事：‘尊者，世尊以种种方式赞叹少欲、知足、减损烦恼、头陀行、清净行、减少系缚、精进努力的人。尊者，这些五件事，以种种方式能导向少欲、知足、减损烦恼、头陀行、清净行、减少系缚、精进努力。很好，尊者，愿诸比丘终生成为住林者；若有谁进入村落附近，愿罪罚触及他。愿诸比丘终生成为托钵乞食者；若有谁接受邀请，愿罪罚触及他。愿诸比丘终生成为穿粪扫衣者；若有谁接受居士施衣，愿罪罚触及他。愿诸比丘终生成为树下住者；若有谁住进有遮蔽的住处，愿罪罚触及他。愿诸比丘终生不吃鱼和肉；若有谁吃了鱼和肉，愿罪罚触及他。’沙门乔达摩不同意这些。我们则坚定地依这五件事而行。”在那里，那些没有信心、不净信、智慧低劣的人们这样说：“这些释迦子沙门真是修习头陀行、严格精进的人，而沙门乔达摩却是生活奢侈、追求奢侈的人。”然而，那些有信心、有净信、有智慧、聪明、有才智的人们则责备、非难、指责说：“为什么提婆达

多竟然要企图分裂世尊的僧团，破坏他的法轮呢！”诸比丘听到了那些人们责备、非难、指责的声音。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中略）……他们也责备、非难、指责道：“为什么提婆达多竟然要企图分裂世尊的僧团，破坏他的法轮呢！”然后，那些比丘们以种种方式呵责了提婆达多之后，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中略）……“提婆达多，据说你真的在企图分裂僧团，破坏法轮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中略）……“愚痴人！你怎么能企图分裂僧团，破坏法轮呢！愚痴人，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中略）……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411 任何比丘，企图分裂和合的僧团，或抓住会导致分裂的事端不放、坚持鼓动，其他比丘应当这样劝他：‘尊者，不要企图分裂和合的僧团，不要抓住导致分裂的事端坚持鼓动。请尊者和僧团和合，因为僧团和合、彼此欢喜、没有争执、共同诵戒，才能安乐共住。’如果这样劝告时他仍坚持不改，诸比丘应当再三劝谏，促他放弃。若再三劝谏时他放弃了，那很好；如果不放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412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所谓“和合的僧团”，指同属一个共住团体、处于同一界内的僧团。

所谓“致力于分裂”，是说：“怎样才能让这些比丘产生分歧、分离、不和呢？”他这样寻找派系，结成党羽。

所谓“导致分裂的事由”，指能导致破僧的十八种事由。

所谓“执取”，是指取来。

所谓“高举”，是指使之彰显。

所谓“坚持”，是指不放弃。

所谓“那位比丘”，指那位图谋分裂僧团的比丘。

所谓“诸比丘”，是指其他诸比丘。

那些看见的，那些听到的，应由他们对他说：“尊者，请不要致力于和合僧团的分裂，也不要固持发起、执取会导致分裂的事端。请尊者与僧团和合。因为和合的僧团，彼此喜悦、没有争执、同一诵戒、安稳地居住。”应该说第二次。应该说第三次。如果他放弃了，这样是好的；如果他不放弃，则犯恶作罪。听了却不说的，犯恶作罪。那位比丘即使被拉到僧团中间，也应该被说：“尊者，请不要致力于和合僧团的分裂，也不要固持发起、执取会导致分裂的事端。请尊者与僧团和合。因为和合的僧团，彼此喜悦、没有争执、同一诵戒、安稳地居住。”应该说第二次。应该说第

三次。如果他放弃了，这样是好的；如果他不放弃，则犯恶作罪。那位比丘应该被劝告。“诸比丘，应当这样进行劝告。应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来告知僧团——”

413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正在致力于和合僧团的分裂。对于那件事，他不放弃。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已到，僧团应当正式告诫那位名叫某某的比丘，让他放弃那件事。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正在致力于和合僧团的分裂。对于那件事，他不放弃。僧团正式告诫那位名叫某某的比丘，让他放弃那件事。哪位尊者对正式告诫那位名叫某某的比丘放弃那件事表示同意，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正在致力于分裂和合的僧团。他不舍弃那件事由。僧团正式告诫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让他舍弃那件事由。如果哪位尊者认同对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进行正式告诫，让他舍弃那件事由，他就默然；哪位不认同，请他说出来。”

“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已被僧团正式告诫，让他放弃那件事由。僧团对此认同，因此默然。我这样持守此事。”

414 动议宣读完毕，犯一恶作。前两次甘马宣告结束，各犯一土喇咤亚。第三次宣告结束，犯桑喀地谢思。犯桑喀地谢思时，动议所犯的一恶作与前两次宣告所犯的两土喇咤亚随即止息。

所谓“桑喀地谢思”……（中略）……因此，这也被称为桑喀地谢思。

415 在如法甘马中，以为是如法甘马，却不舍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在如法甘马中，对是否如法有疑惑，却不舍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在如法甘马中，以为是非法甘马，却不舍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在非法甘马中，认为它是如法甘马，犯恶作罪。

在非法甘马中，如果对此有疑惑，犯恶作。

对非法甘马而有非法甘马想者，犯恶作罪。

416 无犯：未被劝谏者，舍弃者，精神失常者，心乱者，被痛苦折磨者，最初犯者。

破僧学处第十终

11. 随顺破僧学处 Bhedānuvattakasikkhāpadaṃ

417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的竹林松鼠喂食处。就在那时，提婆达多（Devadatta）致力于分裂僧团、破坏法轮。诸比丘这样说：“提婆达多是非法说者，提婆达多是非律说者。为什么提婆达多竟然要致力于分裂僧团、破坏法轮呢！”

当这样说时，果咖离咖（Kokālika）、咖塔摩达咖帝萨咖（Kaṭamodakatissaka）、康达黛薇的儿子萨目达达达（Samuddadatta）对那些比丘说：“尊者们不要这样说。提婆达多是法说者，提婆达多是律说者。而且，提婆达多是依我们的意欲和喜好在说话行事，他知道（我们的心意），他所说的话，我们都能接受。”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中略）……不满、非难、指责道：“为什么诸比丘竟然会成为致力于分裂僧团的提婆达多的随顺者、异语者呢！”于是，那些比丘以种种方式严厉谴责了那些随顺的比丘后，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中略）……“诸比丘，听说诸比丘确实是致力于分裂僧团的提婆达多的随顺者、异语者，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道：……（中略）……“诸比丘，为什么这些愚人竟然会成为致力于分裂僧团的提婆达多的随顺者、异语者！诸比丘，这不能令未生信者生信……（中略）……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此学处——

> 418 如果有一两个或三个比丘附和那位分裂僧团的比丘、为他党同发声，说‘尊者们，不要说这位比丘什么，他是依法、依律而说的，他说的正合我们的心意，我们赞同’，其他比丘应当这样劝他们：‘尊者们，不要这样说。这位比丘并不是依法而说、依律而说。请尊者们也不要乐于分裂僧团。请你们和僧团和合，因为僧团和合、彼此欢喜、没有争执、共同诵戒，才能安乐共住。’如果这样劝告时他们仍坚持不改，比丘们应当再三劝谏，促他们放弃。若再三劝谏时放弃了，那很好；如果不放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419 所谓“正是那位比丘的”，指那位图谋分裂僧团的比丘。

所谓“有比丘”，指另有其他比丘。

所谓“随顺者”，是指那位比丘有这样的见解、这样的认可、这样的喜好，那些追随者也成了同样的见解、同样的认可、同样的喜好。

所谓“说别众语者”，是指这些人就站在他那一边，维护他、赞扬他。

这样的追随者可能是一个、两个或三个。他们会这样说：‘诸位尊者，你们不要对这位比丘说什么。这位比丘是依照法来说话的，这位比丘是依照律来说话的。我们的这位比丘是依着我们的意向和喜好来行事的，他知道我们的心意，他所说的，我们也赞同。’

所谓“那些比丘”，指那些附和他的比丘。

所谓“诸比丘”，是指其他诸比丘。

凡是看见的、凡是听见的，都应该对这些追随者这样说：‘诸位尊者，请不要这样说。这位比丘不是依照法来说话的，这位比丘也不是依照律来说话的。诸位尊者也

请不要喜欢僧团的分裂。请诸位尊者与僧团和合。因为一个和合的僧团，彼此欢喜，没有争执，共同持诵同一部戒经，才能安稳地生活。’应该这样说第二次。应该说第三次。如果他们放弃了那种错误看法，这很好；如果不放弃，就犯恶作罪。如果那些看见了、听见的比丘默不作声，不这样说，也犯恶作罪。那些追随的比丘，即使被拉到僧团中间来，也应该被这样告诫：‘诸位尊者，请不要这样说。这位比丘不是依照法来说话的，这位比丘也不是依照律来说话的。诸位尊者也请不要喜欢僧团的分裂。请诸位尊者与僧团和合。因为一个和合的僧团，彼此欢喜，没有争执，共同持诵同一部戒经，才能安稳地生活。’应该告诫第二次。应该告诫第三次。如果放弃了，这很好；如果不放弃，就犯恶作罪。对这些比丘，应当进行劝告。诸位比丘，应当这样进行劝告。应由一位能干、有能力的比丘来通知僧团：

420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某甲比丘和某乙比丘，是那位正在图谋分裂僧团的某甲比丘的追随者、别众说者。他们不放弃那件事。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当正式告诫某甲比丘和某乙比丘放弃那件事。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某甲比丘和某乙比丘，是那位正在图谋分裂僧团的某甲比丘的追随者、别众说者。他们不放弃那件事。现在，僧团正式告诫某甲比丘和某乙比丘放弃那件事。各位尊者中，凡是同意对某甲比丘和某乙比丘进行正式告诫以令其放弃那件事的，请保持沉默；凡是不同意的，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名为某某与名为某某的比丘，是那位名为某某、正致力于分裂僧团的比丘的追随者、别众说话者。他们不放弃那件事。僧团为了令其放弃那件事而正式告诫名为某某和名为某某的比丘。如果各位尊者中，有赞同为了令其放弃那件事而正式告诫名为某某与名为某某的比丘的，请默然；不赞同的，请说出来。”

“僧团已正式告诫名为某某和名为某某的比丘放弃那件事。僧团赞同，因此默然。我这样理解此事。”

421 动议宣读完毕，犯一恶作。前两次甘马宣告结束，各犯一土喇咤亚。第三次宣告结束，犯桑喀地谢思。对犯桑喀地谢思的比丘，动议所犯的一恶作与前两次宣告所犯的两土喇咤亚随即止息。两人或三人应一同受正式告诫，超过三人则不应一同告诫。

所谓“桑喀地谢思”……（中略）……因此，这也被称为桑喀地谢思。

422 对于如法甘马，作如法甘马想，不放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对于如法甘马，心有疑惑，不放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对于如法甘马，作非法甘马想，不放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在非法甘马中，认为它是如法甘马，犯恶作罪。

对非法甘马有疑心者，犯恶作罪。

对非法甘马而有非法甘马想者，犯恶作罪。

423 无犯的情况是：对那些不接受劝告的人、那些放弃错误行为的人、精神错乱者、心神散乱者、受剧痛折磨者、以及最初的犯行者。

破僧随从学处第十一终

12. 难教诫学处 Dubbacasikkhāpadaṃ

424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憍赏弥城（Kosambī）的科斯达（Ghosita）。当时，具寿恰那正在从事非正行。诸比丘这样对他说：“朋友恰那，不要这样做。这是不如法的。”他却这样说：“朋友们，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训诫我？应该是我训诫你们才对！佛陀是我们的，法是我们的，法是被我们的圣者之子所证悟的。就像大风吹起，会把草、木、叶、枯枝堆到一处；又像从山上流下的溪流，会把浮萍和水草聚到一处；同样，你们这些有着不同名字、不同氏族、不同出身、不同家庭而出家的人，不过是被聚拢到一起的。朋友们，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训诫我？应该是我训诫你们才对！佛陀是我们的，法是我们的，法是被我们的圣者之子所证悟的。”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对此感到不满、非难、指责：“具寿恰那怎么可以这样，当被诸比丘如法劝告时，硬要把自己弄得让人劝不得呢！”当时，那些比丘用各种方式呵责了具寿恰那之后，便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道：“恰那，听说当诸比丘如法劝告你时，你硬要把自己弄得让人劝不得，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愚痴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当被诸比丘如法劝告时，硬要把自己弄得让人劝不得呢！愚痴人，这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那么，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425 如果某位比丘秉性难劝，当其他比丘就诵戒所列的学处如法劝告他时，把自己弄成劝不得的样子，说‘尊者们，不要对我说任何好的坏的，我也不会对你们说任何好的坏的；请尊者们别再劝我了’，其他比丘应当这样劝他：‘尊者，不要把自己弄成劝不得的样子，请尊者让自己可以被劝告；尊者也如法地劝告诸比丘，诸比丘也会如法地劝告尊者。世尊的弟子众正是这样互相劝告、互相提携而增长的。’如果这样劝告时他仍坚持不改，诸比丘应当正式告诫至第三次，促他放弃。若正式告诫至第三次时放弃了，那很好；如果不放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426 所谓“比丘秉性难劝”，是指他难以劝告，具有使人难以劝告的种种特质，不能忍受教导，也不肯虚心领受。

所谓“诵戒所列的学处”，指巴帝摩卡所涵盖的学处。

所谓“诸比丘”，是指其他诸比丘。

意思是，凡是世尊所制定的学处，这就称为如法。

当他被这么说时，他却让自己不肯接受劝告，说道：‘诸位尊者，无论好坏，请什么都不要对我说；同样地，无论好坏，我也什么都不会对诸位尊者说。诸位尊者，请免开尊口，不要对我说话。’

所谓“那位比丘”，指那位秉性难劝的比丘。

所谓“诸比丘”，是指其他诸比丘。那些看见的、听闻的诸比丘应对他说：‘尊者不要让自己不肯接受劝告。尊者应当让自己能接受劝告。尊者应依照教法劝告诸比丘，诸比丘也会依照教法劝告尊者。因为世尊的教团正是这样增长的，即通过互相劝告、互相提携。’应当第二次对他说。应当第三次对他说。如果他舍弃了（那种抗拒态度），这很好；如果他不舍弃，则犯恶作（罪）。听了却不劝说，犯恶作（罪）。即使把那位比丘拉到僧团中间，也应当对他说：‘尊者不要让自己不肯接受劝告……互相劝告、互相提携。’应当第二次对他说。应当第三次对他说。如果他舍弃了，这很好；如果他不舍弃，则犯恶作（罪）。那位比丘应当被劝告。诸比丘，应当这样进行劝告：应由一位贤能、胜任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427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甲的比丘，在被诸比丘如法劝说时，却让自己不肯接受劝告。他对于那件事情不肯放弃。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当正式告诫这位名叫某甲的比丘，让他放弃那件事。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甲的比丘，在被诸比丘如法劝说时，却让自己不肯接受劝告。他对于那件事情不肯放弃。僧团正式告诫这位名叫某甲的比丘，让他放弃那件事。哪位尊者同意对名叫某甲的比丘正式告诫，让他放弃那件事，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我第三次宣说此事——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甲的比丘，在被诸比丘如法劝说时，却让自己不肯接受劝告。他对于那件事情不肯放弃。僧团正式告诫这位名叫某甲的比丘，让他放弃那件事。哪位尊者同意对名叫某甲的比丘正式告诫，让他放弃那件事，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已被僧团正式告诫，让他放弃那件事由。僧团对此认同，因此默然。我这样持守此事。”

428 动议宣读完毕，犯一恶作。前两次甘马宣告结束，各犯一土喇咤亚。第三次宣告结束，犯桑喀地谢思。犯桑喀地谢思时，动议所犯的一恶作与前两次宣告所犯的两土喇咤亚随即止息。

所谓“桑喀地谢思”……（中略）……因此，这也被称为桑喀地谢思。

429 在如法甘马中，以为是如法甘马，却不舍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在如法甘马中，对是否如法有疑惑，却不舍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在如法甘马中，以为是非法甘马，却不舍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在非法甘马中，认为它是如法甘马，犯恶作罪。
在非法甘马中，如果对此有疑惑，犯恶作。
对非法甘马而有非法甘马想者，犯恶作罪。

430 尚未经正式告诫者、放弃拒受劝告的态度者、精神失常者及最初犯者，无犯。

难教诫学处第十二终

13. 污家学处 Kuladūsakasikkhāpadaṃ

431 那时，佛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而当时，在枳咤山（Kīṭāgiri），住着一些名为阿萨吉（Assaji）和富那婆娑的比丘，他们是无耻的恶比丘。他们实践着如此的非行——自作或教人作，种花丛、浇花丛、摘花丛、编花丛；自作或教人作，制作单柄花串、制作双柄花串、制作花簇、制作花穗、制作花环、制作耳环、制作胸饰。他们将单柄花串、双柄花串、花簇、花穗、花环、耳环、胸饰，送给或托人送给良家妇女、良家女儿、良家少女、良家媳妇、良家婢女。他们与良家妇女、良家女儿、良家少女、良家媳妇、良家婢女共用一个盘子吃饭、共用一个杯子喝水、同坐一个座位、同卧一张床、同铺一张垫褥、同盖一张被子、同垫同盖；他们非时进食、饮用酒类、佩戴花鬘香粉；也跳舞、唱歌、奏乐、作滑稽表演；对着跳舞的女子跳舞、歌唱、奏乐、作表演，对着歌唱的女子跳舞、歌唱、奏乐、作表演，对着奏乐的女子跳舞、歌唱、奏乐、作表演，对着作表演的女子跳舞、歌唱、奏乐、作表演。他们又玩八格棋、十格棋、空中棋、绕行棋、堆石游戏、掷骰、棒击、以手作笔、掷球、吹叶笛、玩小犁、翻筋斗、玩风车、玩量器、玩小车、玩小弓、猜字、猜心、模仿残缺等种种游戏。他们还学骑象、骑马、驾车、射箭、击剑，在象前奔跑、在马前奔跑、在车前奔跑与追逐，吹口哨、拍手、角力、以拳相斗；又在戏场中央铺开桑喀帝，对舞女说：“姊妹，就在这里跳舞吧！”并给予额上一弹（喝彩），如此行种种非行。

432 而当时，有一位比丘在迦尸国雨安居结束后，为拜见世尊而前往舍卫城，途中先到了枳咤山。那位比丘于清晨，穿好下衣，持钵与衣，进入枳咤山托钵，他的前行、后退、瞻视、观察、弯伸肢体、垂目而行，威仪具足。人们见到那位比丘后，这样说

道：‘这个看起来像弱无力、呆头呆脑、皱着个眉头的人是谁啊？谁会施食给这种过来的人啊？我们的尊者阿萨吉和富那婆娑（sukkha）是柔和、友善、好说话、面带微笑、总是欢迎、毫不皱眉、和颜悦色、主动开口的人，布施应当给他们才对。’

有位近事男看见那位比丘在枳咤山托钵乞食。看见之后，便走到那位比丘跟前，向那位比丘行礼后，这样说道：‘尊者，托到食物没有？’‘居士，没托到食物。’‘那么，尊者，请到我家来吧。’于是，那位近事男将那位比丘领到家中，供养饭后，这样问道：‘尊者您将去哪里呢？’‘我要去舍卫城，居士，为了拜见世尊。’‘尊者，既然如此，请您以头面礼世尊之足，代我这样说：世尊，枳咤山的住处被毁了。名为阿萨吉和富那婆娑（sukkha）的比丘住在枳咤山，他们是无耻的恶比丘。他们实践着如此的非行——自作或教人作，种花丛、浇花丛……（中略）……实践各种非行。世尊，那些以前有信心、已净信的人们，现在都没有信心、不净信了。以前那些对僧团的布施途径，现在也都断绝了。善好的比丘离去，恶比丘住下来。萨度（sādhu，古译：善哉）！世尊，请世尊派诸比丘去枳咤山，以便整顿枳咤山的那个住处。’

那位比丘回答那位近事男说：‘好的，居士。’之后，便前往舍卫城。他次第游行，到达了舍卫城祇园（Jetavana）给孤独园，来到世尊处。到了之后，向世尊行礼，坐在一旁。而佛陀世尊们向来有与新到比丘互相问候的习惯。那时，世尊便对那位比丘这样说道：‘比丘，你是否堪忍？是否过得去？你长途而来，是否不太疲劳？而你，比丘，是从哪里来的？’‘世尊，堪忍，世尊，过得去。尊师，我长途而来，不算太疲劳。尊师，我在迦尸国雨安居结束后，为拜见世尊而去舍卫城，途中先到了枳咤山。尊师，我于清晨，穿好下衣，持钵与衣，进入枳咤山托钵。尊师，有位近事男看见我在枳咤山托钵乞食。看见之后，便走到我跟前，向我行礼后，这样说道：尊者，托到食物没有？居士，没托到食物。那么，尊者，请到我家来吧。尊师，于是那位近事男将我领到家中，供养饭后，这样问道：尊者您将去哪里呢？我要去舍卫城，居士，为了拜见世尊。尊者，既然如此，请您以头面礼世尊之足，代我这样说：世尊，枳咤山的住处被毁了。名为阿萨吉和富那婆娑（sukkha）的比丘住在枳咤山，他们是无耻的恶比丘。他们实践着如此的非行——自作或教人作，种花丛、浇花丛……（中略）……实践各种非行。世尊，那些以前有信心、已净信的人们，现在都没有信心、不净信了。以前那些对僧团的布施途径，现在也都断绝了。善好的比丘离去，恶比丘住下来。萨度！世尊，请世尊派诸比丘去枳咤山，以便整顿枳咤山的那个住处。尊师，我就是从那里来的。’

433 其时，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由，集合了比丘僧团，并审问诸比丘：“诸比丘，听说在枳咤山住着一些名为阿萨吉和富那婆娑的比丘，他们是无耻的恶比丘，他们实践着如此的非行——自作或教人作，种花丛、浇花丛……（中略）……实践各种非行；诸比丘，听说那些以前有信心、已净信的人们，现在都没有信心、不净信了；以前那些对僧团的布施途径，现在也都断绝了；善好的比丘离去，恶比丘住下来，这事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了……（中略）……“诸比丘，这些痴人怎么能实践如此的非行呢？他们将自作或教人作，种花丛、浇花丛、摘花丛、编花丛；自作或教人作，制作单柄花串、制作双柄花串、制作花簇、制作花穗、制作花环、制作耳环、制作胸饰。他们将单柄花串、双柄花串、花簇、花穗、花环、耳环、胸饰，送给或托人送给良家妇女、良家女儿、良家少女、良家媳妇、良家婢女。他们将与良家妇女、良家女儿、良家少女、良家媳妇、良家婢女共用一个盘子吃饭、共用一个杯子喝水、同坐一个座位、同卧一张床、同铺一张垫褥、同盖一张被子、同垫同盖；他们将非时进食、饮用酒类、佩戴花鬘香粉涂香；他们将跳舞、唱歌、奏乐、嬉戏；他们将和跳舞的女人一起跳、和跳舞的女人一起唱、和跳舞的女人一起奏乐、和跳舞的女人一起嬉戏；他们将和唱歌的女人一起跳、和唱歌的女人一起唱、和唱歌的女人一起奏乐、和唱歌的女人一起嬉戏；他们将和奏乐的女人一起跳、和奏乐的女人一起唱、和奏乐的女人一起奏乐、和奏乐的女人一起嬉戏；他们将和嬉戏的女人一起跳、和嬉戏的女人一起唱、和嬉戏的女人一起奏乐、和嬉戏的女人一起嬉戏；他们将玩八格盘、十格盘、空中棋、连环步棋、石弹棋、骰子、棒击游戏、手测签、骰子游戏、叶笛、镰刀玩具、旋转游戏、风车游戏、用叶量度游戏、玩具车、玩具弓、猜字游戏、猜意游戏、模仿游戏；他们将学习骑象、学习骑马、学习驾车、学习射箭、学习刀术；他们将跑到象前跑、跑到马前跑、跑到车前跑又回跑；他们将呼喝、拍手、打闹、徒手搏击；他们将在表演场中央铺开桑喀帝，对舞女这样说：姊妹，在这儿跳吧；他们将给赏钱；他们将实践各种非行！诸比丘，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呵责之后，作了法谈，然后对舍利弗（Sāriputta）和目犍连说：“舍利弗们，你们去枳咤山一趟，对阿萨吉和富那婆娑诸比丘执行驱摈出枳咤山的甘马。他们是你们的弟子。”

“尊者，我们该如何对那些来自枳咤山的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执行驱出甘马？那些比丘凶恶粗鲁。”“那么，舍利弗，你们就与众多比丘一起去吧。”“是的，尊者。”舍利弗和目犍连应答了世尊。“诸比丘，应当这样做。首先要指责阿萨吉、富

那婆娑比丘。指责之后要提醒他们。提醒之后要使他们承认罪过。使他们承认罪过后，应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434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些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是败坏俗家的人、行为邪恶的人。他们的这些恶行既被看见也被听闻。而且，被他们破坏的俗家也既被看见又被听闻。如果僧团觉得时机合适，僧团应对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执行从枳咤山驱摈的甘马——‘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不得住在枳咤山。’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些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是败坏俗家的人、行为邪恶的人。他们的这些恶行既被看见也被听闻。而且，被他们破坏的俗家也既被看见又被听闻。僧团对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执行从枳咤山驱摈的甘马——‘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不得住在枳咤山。’哪位尊者同意对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执行从枳咤山驱摈的甘马——‘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不得住在枳咤山’，他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他应当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尊者，请僧团听我说……（中略）……他应当说出来。”

“僧团已完成驱出甘马，把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从枳咤山驱出——‘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不得住在枳咤山。’僧团同意此事，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录此事。”

435 那时，以舍利弗、目犍连为首的比丘僧团去了枳咤山，对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执行了从枳咤山驱摈的甘马——“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不得住在枳咤山。”那些被僧团执行了驱出甘马的人，不正确地遵行，不纠正自己，不履行出罪程序，不请求诸比丘原谅，反而辱骂、诽谤，并指控诸比丘被贪欲引导、被嗔恚引导、被愚痴引导、被恐惧引导，还离开那里，甚至还俗。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中略）……不满、批评、责备说：“为什么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被僧团执行了驱出甘马后，不正确地遵行，不纠正自己，不履行出罪程序，不请求诸比丘原谅，反而辱骂、诽谤，并指控诸比丘被贪欲引导、被嗔恚引导、被愚痴引导、被恐惧引导，还离开那里，甚至还俗呢！”那时，那些比丘以多种方式严厉呵责了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之后，将此事禀告了世尊……（中略）……“诸比丘，听说阿萨吉、富那婆娑比丘被僧团执行了驱出甘马后，不正确地遵行……（中略）……甚至还俗，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了他们……（中略）……诸比丘，应当这样诵持这条学处——

436 “任何比丘，依某个村庄或市镇而住，败坏在家人、行为恶劣，他的恶行有目共睹、有耳共闻，被他带坏的人家也有目共睹、有耳共闻，其他比丘应当这样劝他：‘尊者败坏人家、行为恶劣，尊者的恶行有目共睹、有耳共闻，被尊者带坏的人家也有目共睹、有耳共闻。请尊者离开这个住处，你不该再住在这里。’如果这样劝告时，这位比丘对那些比丘说‘比丘们是出于偏爱、嗔恨、愚痴、怖畏才这样处置的，同样的罪，有人被驱摈、有人不被驱摈’，其他比丘应当这样劝他：‘尊者不要这样说。比丘们并不是出于偏爱、嗔恨、愚痴、怖畏。是尊者自己败坏人家、行为恶劣……请尊者离开这个住处，你不该再住在这里。’如果这样劝告时他仍坚持不改，比丘们应当再三劝谏，促他放弃。若再三劝谏时放弃了，那很好；如果不放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437 所谓“某个村庄或市镇”，这里的村庄、市镇也包括城市。

所谓“依该处而住”，是指他的衣、食、住处和病时所需的医药资具，都依赖该处供应。

所谓“家”，指四种人家：刹帝利家、婆罗门家、吠舍家、首陀罗家。

所谓“污染俗家者”，是指他用花、果、粉末、泥土、齿木、竹子，或替人治病，或替人跑腿传信，去败坏这些家族。

所谓“恶行者”，是指种植花圃，或者叫人种植；浇灌，或者叫人浇灌；采摘，或者叫人采摘；编花环，或者叫人编花环。

所谓“既被看见也被听闻”，是指当面的人看到这些，背后的人听到这些。

所谓“被他带坏的人家”，是指原先有信心的人因他而失去信心，原先有净信的人因他而失去净信。

所谓“既被看见也被听闻”，是指当面的人看到这些，背后的人听到这些。

所谓“那位比丘”，指那位败坏俗家的比丘。

所谓“诸比丘”，指其他比丘。那些看见的、那些听闻的比丘应当对他说：“尊者是污染俗家者、恶行比丘。尊者的恶行既被看见也被听闻，尊者所污染的那些俗家既被看见也被听闻。请尊者离开这个住所。你住在这里已经够了。”

如果那位比丘被诸比丘这样劝告时，却对那些比丘这样说：“诸比丘处事偏颇，受偏爱、嗔恨、愚痴、恐惧左右。对于这样的罪过，他们驱摈一些人，却不驱摈另一些人。”

所谓“那位比丘”，指已经僧团作驱摈甘马的比丘。

所谓“诸比丘”，是指由其他比丘来。那些看见的、那些听闻的比丘应当对他说：“尊者不要这样说。诸比丘处事不受偏爱、嗔恨、愚痴或恐惧左右。尊者是污染俗家者、恶行比丘。尊者的恶行既被看见也被听闻，尊者所污染的那些俗家既被看见也被听闻。请尊者离开这个住所。你住在这里已经够了。”对他应该劝告第二次。对他应该劝告第三次。

如果他舍弃那种说法，这样是好的。如果他不舍弃，犯恶作罪。那些比丘听了之后却不劝告，犯恶作罪。这位比丘即使被带到僧团中间，也应当被劝告：“尊者不要这样说。诸比丘处事不受偏爱、嗔恨、愚痴或恐惧左右。尊者是污染俗家者、恶行比丘。尊者的恶行既被看见也被听闻，尊者所污染的那些俗家既被看见也被听闻。请尊者离开这个住所。你住在这里已经够了。”对他应该劝告第二次。对他应该劝告第三次。如果他舍弃那种说法，这样是好的。如果他不舍弃，犯恶作罪。这位比丘应受僧团正式告诫。诸比丘，应当这样对他进行劝告。应由一位有能力、有资质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438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叫某某名字的比丘，是被僧团执行了驱出甘马罚的人，他却指责诸比丘处事受偏爱、嗔恨、愚痴、恐惧左右。他对这件事不肯舍弃。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为了让他舍弃那件事，僧团应当对这位某某比丘进行正式告诫。这是提案。”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叫某某名字的比丘，是被僧团执行了驱出甘马罚的人，他却指责诸比丘处事受偏爱、嗔恨、愚痴、恐惧左右。他对这件事不肯舍弃。僧团正在对这位某某比丘进行正式告诫，为了让他舍弃那件事。哪位尊者同意对这位某某比丘进行正式告诫以让他舍弃那件事，请保持沉默；哪位尊者不同意，请说。”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已被僧团正式告诫，让他放弃那件事由。僧团对此认同，因此默然。我这样持守此事。”

439 动议宣读完毕，犯一恶作。前两次甘马宣告结束，各犯一土喇咤亚。第三次宣告结束，犯桑喀地谢思。犯桑喀地谢思时，动议所犯的一恶作与前两次宣告所犯的两土喇咤亚随即止息。

所谓“桑喀地谢思”，只有僧团能就这一罪给予别住、令犯者从头再行、给予敬悦、为犯者出罪。数位比丘或一位比丘都不能单独办理。因此称为“桑喀地谢思”。这恰是这一类罪的名称和表述。也因此称为“桑喀地谢思”。

440 在如法甘马中，以为是如法甘马，却不舍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在如法甘马中，对是否如法有疑惑，却不舍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在如法甘马中，以为是非法甘马，却不舍弃，犯桑喀地谢思罪。
在非法甘马中，认为它是如法甘马，犯恶作罪。
在非法甘马中，如果对此有疑惑，犯恶作。
对非法甘马而有非法甘马想者，犯恶作罪。

441 尚未经正式告诫者、放弃拒受劝告的态度者、精神失常者及最初犯者，无犯。

坏俗家学处第十三终

442 尊者们，十三桑喀地谢思法已经诵出：九条是最初犯即构成罪，四条是在僧团第三次正式告诫结束时仍不舍弃才构成罪。比丘若犯了其中任何一条，假如明知而覆藏了多少天，那位比丘无论是否情愿，都必须按覆藏的天数行别住。别住满后，那位比丘还须进一步行六夜比丘敬悦。行完敬悦的比丘，应在有二十位比丘僧团的地方，由僧团为他出罪。如果为他出罪的比丘僧团距二十位哪怕只少一位，那么那位比丘并未被出罪，而那些比丘应受到呵责，这是这里的正确做法。尊者们，在此我问你们：‘你们是否清净？’第二次我问：‘你们是否清净？’第三次我问：‘你们是否清净？’尊者们于此是清净的，因此默然。我这样记住此事。

十三法终

其摄颂：

泄精、身相触、粗恶语、为己求欲，
做媒、小屋、精舍、无根谤，
借他事的一点作诬告的借口、破僧、和随顺破僧者，
顽固不受劝谏、污家，这十三桑喀地谢思。

桑喀地谢思篇终

3. 不定篇

3. Aniyatakaṇḍaṃ

第一不定学处 Paṭhamaaniyatasikkhāpadaṃ

诸尊者，以下两条不定法，

现在诵出。

443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树给孤独园。当时，具寿伍达义（Udāyī）在舍卫城亲近诸家，经常拜访很多家族。那时，具寿伍达义的一位护持家庭的少女，被许配给了另一个家庭的青年。于是，具寿伍达义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着钵和衣，前往那个家庭；到了以后，问众人：“某某在哪里？”那些人回答说：“尊者，她已经被许配给某某家的青年了。”那个家庭也是具寿伍达义的护持家庭。于是，具寿伍达义便前往那个家庭；到了以后，问众人：“某某在哪里？”那些人回答：“她就在那间内室里坐着。”于是，具寿伍达义就朝着那位少女走去；走到后，便与那位少女两人独处，在有遮蔽、足以行淫的座位上坐下，适时地交谈，适时地讲说与法相应的话。

那时，毗舍佉·鹿子母（Visākhā Migāramātā）有很多子女、很多孙辈，子女健康，孙辈健康，被公认为吉祥之人。人们在祭祀、节庆、宴会上，都首先请毗舍佉·鹿子母用餐。当时，毗舍佉·鹿子母受到邀请，便前往那个家庭。到了那里，她看见具寿伍达义正与一位少女单独相处——一男一女，坐在有遮蔽、足以行淫的僻静座位上。于是她便对具寿伍达义说：“尊者，一男一女在有遮蔽、足以行淫的僻静座位上这样并坐，这不合适，也不恰当。尊者，纵然您无意于此事，那些尚未生信的人也很难信服。”即使被毗舍佉·鹿子母这样劝告，具寿伍达义也没有接受。于是，毗舍佉·鹿子母离开以后，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就讥嫌、批评、指责说：“具寿伍达义怎么能与女人单独相处，一男一女坐在有遮蔽、足以行淫的僻静座位上呢！”随后，这些比丘以各种方式呵责了具寿伍达义，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伍达义，你真的与女人单独相处，一男一女坐在有遮蔽、足以行淫的僻静座位上了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说：“你这个愚人！怎么能与女人单独相处，

一男一女坐在有遮蔽、足以行淫的僻静座位上呢！你这样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此学处——”

> 444 任何比丘，和女人单独一对一，在僻静处，与她同坐于有遮蔽、足以行淫的座位上，有位说话可信的女居士看见了，就以三种罪中的某一种来指控他——巴拉基格（pārājika，古译：波罗夷）、桑喀地谢思（saṅghādisesa，古译：僧伽婆尸沙，意译：僧残）或巴吉帝亚（pācittiya，古译：波逸提）；如果这位比丘承认自己坐过，就应按三种罪中的某一种来处置——巴拉基格、桑喀地谢思或巴吉帝亚，或者按那位可信的女居士所说的来处置他。这是一条不定法。

445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对“女性”的定义）‘女性’（mātugāmo）是指人类女性，不是女夜叉，不是女饿鬼，不是雌性畜生，甚至包括当天刚出生的女婴，更不必说年纪更大的了。

这被称为“与……一起”，即共同、一起。

所谓“一男一女独处”，指只有一位比丘和一位女子。

所谓“僻静”，有眼所不见和耳所不闻两种。眼所不见，指旁人看不见眨眼、挑眉或抬头的动作。耳所不闻，指旁人听不见正常的谈话声。

所谓座位的隐蔽，是指座位被墙壁、门扇、草席、布幕、树木、柱子、谷仓等任何东西所遮蔽。

所谓“堪行淫事”，是指在那里能够行不净行。

所谓“共坐”，是指，当女人坐着时，比丘靠近她坐着或躺着；或当比丘坐着时，女人靠近他坐着或躺着；或两人都坐着，或两人都躺着。

所谓有信语的近事女，是指已证得果位、通达法义、了知教法的人。

所谓“近事女”，是指已皈依佛、已皈依法、已皈依僧。

所谓“看见”，是指见到之后。

她应以三种罪中的一种来举发——巴拉基格，或桑喀地谢思，或巴吉帝亚。如果比丘承认有那样的共坐，应依三种罪中的一种来处理——巴拉基格，或桑喀地谢思，或巴吉帝亚。或者，应按照那位有信语的近事女所说的来处理那位比丘。

446 若近事女说：“我看见尊者坐着，与一位女子行淫。”比丘承认此事，应依所犯之罪处治。若近事女说：“我看见尊者坐着，与一位女子行淫。”比丘却说：“我确实坐着，但没有行淫。”应依其与女子同坐的行为处治。若近事女说：“我看见尊者坐着，与一位女子行淫。”比丘却说：“我没有坐着，我是卧着的。”应依其与女子同

卧的行为处治。若近事女说：“我看见尊者坐着，与一位女子行淫。”比丘却说：“我没有坐着，我是站着的。”则不应处治。

447 若近事女说：“我看见尊者卧着，与一位女子行淫。”比丘承认此事，应依所犯之罪处治。若近事女说：“我看见尊者卧着，与一位女子行淫。”比丘却说：“我确实卧着，但没有行淫。”应依其与女子同卧的行为处治。若近事女说：“我看见尊者卧着，与一位女子行淫。”比丘却说：“我没有卧着，我是坐着的。”应依其与女子同坐的行为处治。若近事女说：“我看见尊者卧着，与一位女子行淫。”比丘却说：“我没有卧着，我是站着的。”则不应处治。

448 如果那位（近事女）这样说：“尊者！我亲眼看见您坐着，正与那位女性发生身相触。”而那位比丘对此表示承认，那就应依其所犯之罪来处治……如果他说：“我确实是坐着，但并没有发生身相触。”那就应依其坐姿的行为来处治……如果他说：“我不是坐着，而是卧着。”那就应依其卧姿的行为来处治……如果他说：“我不是坐着，而是站着。”那就不应处治。

如果那位（近事女）这样说：“尊者！我亲眼看见您卧着，正与那位女性发生身相触。”而那位比丘对此表示承认，那就应依其所犯之罪来处治……如果他说：“我确实是卧着，但并没有发生身相触。”那就应依其卧姿的行为来处治……如果他说：“我不是卧着，而是坐着。”那就应依其坐姿的行为来处治……如果他说：“我不是卧着，而是站着。”那就不应处治。

449 如果那位（近事女）这样说：“尊者！我亲眼看见您和那位女性，单独在隐蔽、可作不净行的秘密座位处共坐。”而那位比丘对此表示承认，那就应依其坐姿的行为来处治……如果他说：“我不是坐着，而是卧着。”那就应依其卧姿的行为来处治……如果他说：“我不是坐着，而是站着。”那就不应处治。

450 如果那位（近事女）这样说：“尊者！我亲眼看见您和那位女性，单独在隐蔽、可作不净行的秘密座位处共卧。”而那位比丘对此表示承认，那就应依其卧姿的行为来处治……如果他说：“我不是卧着，而是坐着。”那就应依其坐姿的行为来处治……如果他说：“我不是卧着，而是站着。”那就不应处治。

因此，这属于“不定”法，所犯之罪可能是巴拉基格、桑喀地谢思，也可能是巴吉帝亚。

451 如果那位比丘承认去了，也承认坐了，还承认了罪行，那就应按其所犯的罪来处治。如果承认去了，承认了罪行，但不承认坐了，那就应按其所犯的罪来处治。如果

承认去了，也承认坐了，但不承认罪行，那就应按其坐姿的行为来处治。如果承认去了，但不承认坐了，也不承认罪行，那就不应处治。

他不承认去过，但承认坐过，也承认犯了罪，应依所犯之罪

处治。如果他不承认去，不承认坐，但承认有犯，应依犯处治。如果他不承认去，承认坐，但不承认有犯，应依坐处治。如果他不承认去，不承认坐，不承认有犯，就不应处治。

第一不定终

第二不定学处 Dutiyaaniyatasikkhāpadaṃ

452 那时，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具寿伍达义（Udāyī）心想：“世尊已经禁止与女人在隐蔽、可作不净行的座位上一对一独坐。”于是他就与那位少女单独在僻静处坐着，说着适时的话，讲着适时的法。毗舍佉·鹿子母（Visākhā Migāramātā）第二次受邀去那一家。她看见具寿伍达义与那位少女一对一地独坐着。看到后，她对具寿伍达义说：“尊者，这不合适、不恰当，圣者与女人一对一独坐。尊者，纵然您无意于此事，那些尚未生信的人也很难信服。”虽然被毗舍佉·鹿子母这样劝说，具寿伍达义还是不接受。于是毗舍佉·鹿子母离开后，将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呵责、批评、责备说：“具寿伍达义怎么能与女人一对一独坐呢！”然后，那些比丘以种种方式呵责了具寿伍达义之后，向世尊禀告了这件事……“伍达义，听说你真的与女人一对一在隐蔽处独坐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愚人！你怎么能与女人一对一在隐蔽处独坐！愚人，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诸比丘，你们应这样诵此学处——”

> 453 座位虽无遮蔽、不足以行淫，但足以对女人说下流话；任何比丘在这样的座位上与一位女子在僻静处单独坐着，有位说话可信的女居士看见了，就以两种罪中的某一种来指控他——桑喀地谢思或巴吉帝亚；如果这位比丘承认坐过，就应按两种罪中的某一种来处置——桑喀地谢思或巴吉帝亚，或者按那位可信的女居士所说的来处置他。这也是一条不定法。

454 所谓非隐蔽，是指不被墙壁、门、席子、布幕、树、柱子、谷仓等任何东西所遮蔽的。

所谓不能作不净行，是指不能行淫欲法。

所谓可以说粗恶语，是指可以对女人说粗恶语。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在这样的座位上。

“女人”：指人类女性，不是女夜叉，不是女饿鬼，不是雌性畜生。她有辨知能力，能了知善语恶语、粗恶语非粗恶语。

这被称为“与……一起”，即共同、一起。

所谓“一男一女独处”，指只有一位比丘和一位女子。

所谓“僻静”，有眼所不见和耳所不闻两种。眼所不见，指旁人看不见眨眼、挑眉或抬头的动作。耳所不闻，指旁人听不见正常的谈话声。

所谓“共坐”，是指，当女人坐着时，比丘靠近她坐着或躺着；或当比丘坐着时，女人靠近他坐着或躺着；或两人都坐着，或两人都躺着。

所谓有信语的近事女，是指已证得果位、通达法义、了知教法的人。

所谓“近事女”，是指已皈依佛、已皈依法、已皈依僧。

所谓“看见”，是指见到之后。

她若以两种罪中的一种举发——桑喀地谢思或巴吉帝亚。若那比丘承认了与女子共坐，应以二法中的任一种来处治——桑喀地谢思或巴吉帝亚。那位有信语的近事女如何说，就应如何处治那位比丘。

455 如果她这样说：“我看见圣尊坐着，与女人共入身相触。”而他也承认此事，应以犯戒处治。如果她这样说：“我看见圣尊坐着，与女人共入身相触。”而他却这样说：“我确实是坐着，但并没有共入身相触。”应以坐姿处治……“我不是坐着，而是躺着。”应以卧姿处治……“我不是坐着，而是站着。”不需处治。

如果那位（近事女）这样说：“尊者！我亲眼看见您卧着，正与那位女性发生身相触。”而那位比丘对此表示承认，那就应依其所犯之罪来处治……如果他说：“我确实是卧着，但并没有发生身相触。”那就应依其卧姿的行为来处治……如果他说：“我不是卧着，而是坐着。”那就应依其坐姿的行为来处治……如果他说：“我不是卧着，而是站着。”那就不应处治。

如果她这样说：“我听见尊者坐着时，对女子说粗恶语。”而他也承认此事，应以犯戒处治。如果她这样说：“我听见尊者坐着时，对女子说粗恶语。”而他却这样说：“我确实是坐着，但并没有对她说粗恶语。”应以坐姿处治……“我不是坐着，而是躺着。”应以卧姿处治……“我不是坐着，而是站着。”不需处治。

如果她这样说：“我听见圣尊躺着时，对女子说粗恶语。”而他也承认此事，应以犯戒处治……“我确实是躺着，但并没有对她说粗恶语。”应以卧姿处治……“我不是躺着，而是坐着。”应以坐姿处治……“我不是躺着，而是站着。”不需处治。

456 如果她这样说：“我看见圣尊与女人单独、一对一，在隐秘处坐着。”而他也承认此事，应以坐姿处治……“我不是坐着，而是躺着。”应以卧姿处治……“我不是坐着，而是站着。”不需处治。

如果她这样说：“我看见圣尊与女人单独、一对一，在隐秘处躺着。”而他也承认此事，应以卧姿处治……“我不是躺着，而是坐着。”应以坐姿处治……“我不是躺着，而是站着。”不需处治。

“他也”是相对于前面所说的犯者而言。

所谓“不定”，是指罪名不定，或是桑喀地谢思罪，或是巴吉帝亚罪。

457 如果那位比丘承认去了，也承认坐了，还承认了罪行，那就应按其所犯的罪来处治。如果承认去了，承认了罪行，但不承认坐了，那就应按其所犯的罪来处治。如果承认去了，也承认坐了，但不承认罪行，那就应按其坐姿的行为来处治。如果承认去了，但不承认坐了，也不承认罪行，那就不应处治。

如果他不承认去过、承认坐过、承认犯了罪，应按所犯罪处罚他。如果他不承认去过、不承认坐过、承认犯了罪，应按所犯罪处罚他。如果他不承认去过、承认坐过、不承认犯了罪，应按坐的行为处罚他。如果他不承认去过、不承认坐过、不承认犯了罪，不应处罚。

第二不定终

458 尊者们，二不定法已诵出。在此，我问诸尊者：“你们对此是否清净？”第二次我问：“你们对此是否清净？”第三次我问：“你们对此是否清净？”诸尊者对此清净，因此默然。我这样记住此事。

其摄颂：

一处足以行淫，一处不足以行淫，

这两条不定法，由最胜、安然不动的佛陀善为制定。

不定篇终

4. 尼萨耆亚篇

4. Nissaggiyakaṇḍaṃ

1. 衣品 Cīvaravaggo

第一咖提那学处 Paṭhamakathinasikkhāpadaṃ

诸尊者，以下三十条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法，现在诵出。

459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毗舍离（Vesālī）的乔达摩支提。就在那时，世尊允许了诸比丘[持]三衣。六群比丘心想：“世尊允许了三衣。”于是，他们穿着一套三衣进村，在寺院里时穿另一套三衣，又一套三衣穿着去洗澡。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对此感到不满、批评、指责：“六群比丘怎么能持有多余的衣呢！”于是，那些比丘用各种方式呵责了六群比丘后，将这件事报告了世尊。……“诸比丘，听说你们真的持有多余的衣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了……“愚痴的人啊，你们怎么能持有多余的衣呢！愚痴的人啊，这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460 任何比丘，持有多余的衣，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nissaggiya pācittiya，古译：舍堕波逸提）。

就这样，世尊为诸比丘制定了这条学处。

461 就在那时，具寿阿难（Ānanda）有一件多余的衣出现了。具寿阿难想把这件衣送给具寿舍利弗（Sāriputta）。而具寿舍利弗住在娑鸡帝（Sāketa）。于是，具寿阿难心想：“世尊制定了学处：‘不得持有多余的衣。’我这里有了多余的衣。我又想把这件衣送给具寿舍利弗，但具寿舍利弗住在娑鸡帝。我该怎么办呢？”于是，具寿阿难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阿难，舍利弗大概多久会来呢？”阿难答：“世尊，大概第九天或者第十天。”于是，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件，作了法语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最多持有十天多余衣。而且，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462 衣事已毕、咖提那已解除时，多余的衣最多可以存放十天；超过这个期限，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463 所谓“衣已做好”，是指比丘的衣若已做好，或丢失，或毁坏，或烧毁，或对衣的来临希望已断绝。

所谓“咖提那已解除”，是指因八种事由中任一事由而解除，或由僧团在期限届满前解除。

所谓“以十日为限”，是指最多可以持有十日。

所谓“多余的衣”，是指既未作决意、也未作净施的衣。

所谓“衣”，指六种衣中的任何一种，大小至少达到可以净施的最低限度。

所谓“超过期限便须舍出”，是指到了第十一日明相升起时，那件衣就须舍出。应当舍给僧团、或者舍给数位比丘、或者舍给个人。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舍：那位比丘要来到僧团那里，把上衣搭在一肩，顶礼上座诸比丘的双足，然后蹲坐下来，合掌，应当这样说：“尊者，这件衣是我超过十日存留的，是属于尼萨耆亚（nissaggiya，古译：尼萨耆波逸提，意译：舍堕）的。我现在把这件衣舍给僧团。”舍出之后，应当忏罪。应当由一位聪明、能干的比丘接受他的发露忏罪。舍出的衣应当归还。

464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是某甲比丘尼萨耆亚的衣，已经舍给了僧团。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就将这件衣给那位某甲比丘。”

465 那位比丘要来到几位比丘那里，把上衣搭在一肩，顶礼上座诸比丘的双足，然后蹲坐下来，合掌，应当这样对他们说：“尊者们，这件衣是我超过十日存留的，是属于尼萨耆亚的。我现在把这件衣舍给诸位尊者。”舍出之后，应当忏罪。应当由一位聪明、能干的比丘接受他的发露忏罪。舍出的衣应当归还。

466 “请诸位尊者听我说。这是某甲比丘尼萨耆亚的衣，已经舍给了诸位尊者。如果诸位尊者认为时机合适，就请诸位尊者将这件衣给那位某甲比丘。”

467 那位比丘应接近一位比丘，将上衣偏袒一肩，蹲踞而坐，合掌，对他这样说：“贤友，我这件衣超过十日，是应舍的。我把这件衣舍给具寿。”舍出之后，应发露罪过。该比丘应接受所发露的罪。应将已舍出的衣交给对方，说：“我把这件衣给具寿。”

468 超过十日，有超过想，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超过十日，有疑惑，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超过十日，有未超过想，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未决意，有已决意想，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未净施，有已净施想，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未舍

弃，有已舍弃想，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没有丢失，有丢失想，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没有毁坏，有毁坏想，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没有烧掉，有烧掉想，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没有被抢走，有被抢走想，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

未将应舍的衣舍出而继续使用，犯恶作罪。未超过十日，有超过想，犯恶作罪。未超过十日，有疑惑，犯恶作罪。未超过十日，有未超过想，无犯。

469 无犯的情况：十日之内作决意、作净施、舍弃、丢失、毁坏、烧掉、被人强行拿走、被他人依信任关系取走、精神失常者、最初犯戒者。

470 就在那时，六群比丘不交还已舍出的衣。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不交还已舍出的衣。如果不交还者，犯恶作罪。”

咖提那衣学处第一终

2. 存放学处 Udositasikkhāpadaṃ

471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在那时，诸比丘把衣存放在别的比丘那里，只穿着下衣和上衣便出发去各地游行。那些存放已久的衣发了霉。诸比丘正在晒那些衣。具寿阿难（Ānanda）在巡视住处时，看见那些比丘正在晒那些衣。看见后，他走近那些比丘；走近后，对那些比丘这样说：“贤友们，这些发了霉的衣是谁的？”于是，那些比丘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具寿阿难。具寿阿难不满、批评、谴责说：“这些比丘怎么能把衣存放在别的比丘那里，只穿着下衣和上衣就出发去各地游行呢！”于是，具寿阿难以种种方式呵责了那些比丘后，将这件事报告世尊……（世尊问）“诸比丘，传闻你们确实把衣存放在别的比丘那里，只穿着下衣和上衣就出发去各地游行了吗？”“确实如此，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诸比丘，那些愚痴的人们怎么能把衣存放在别的比丘那里，只穿着下衣和上衣就出发去各地游行呢！诸比丘，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那么，诸比丘，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472 任何比丘，衣事已毕、咖提那已解除时，若离开三衣中的任何一件过夜，哪怕只是一夜，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就这样，世尊为诸比丘制定了这条学处。

473 那时，有一位比丘住在憍赏弥（Kosambī），生了病。亲属们派信使到他那里，说：“尊者，请过来，我们会照顾您。”诸比丘也这么说：“贤友，去吧，亲属们会照顾你的。”他却这样说：“贤友们，世尊制定了学处：‘不可离三衣而宿。’我现在生

病了，没办法带着三衣动身。我不去了。”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于是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说法，告诉诸比丘：“诸比丘，我允许给病比丘离三衣宿的认可。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给：那位病比丘来到僧团，偏袒上衣，头面礼上座比丘的足，蹲坐下来，合掌，应当这样说：‘尊者，我生病了，没办法带着三衣动身。尊者，我向僧团请求离三衣宿的认可。’应当请求第二次。应当请求第三次。应由一位能干、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提议：”

474 “请僧团听我说，尊者。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生病了，没办法带着三衣动身。他向僧团请求离三衣宿的认可。如果僧团时机允许，僧团应授予某某比丘离三衣宿的认可。这是动议。”

“请僧团听我说，尊者。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生病了，没办法带着三衣动身。他向僧团请求离三衣宿的认可。僧团授予某某比丘离三衣宿的认可。哪位尊者赞同授予某某比丘离三衣宿的认可，他保持默然；哪位不赞同，请他说。”

“僧团已授予某某比丘离三衣宿的认可。僧团赞同，因此默然。我这样持记。”

【六、学处随制正条】那么，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习这条学处——任何比丘，自己其实没有证得，却宣称具有上人法、具有圣者那样的智慧和知见，说“我这样知道，我这样看见”；后来不管有没有人追问，他因为犯了戒、想求得清净，就改口说“朋友，我其实不知道却说知道、没看见却说看见，说的是空话、谎话、胡话”——除非只是出于增上慢，否则他也犯了巴拉基格（pārājika，古译：波罗夷），不能再和僧团共住。

> 475 衣事已毕、咖提那已解除时，比丘若离开三衣中的任何一件过夜，哪怕只是一夜，除非得到僧团许可，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476 所谓“衣已做好”，是指比丘的衣若已做好，或丢失，或毁坏，或烧毁，或对衣的来临希望已断绝。

所谓“咖提那已解除”，是指因八种事由中任一事由而解除，或由僧团在期限届满前解除。

所谓哪怕一夜与三衣分离，是指与桑喀帝、或上衣、或下衣分离。

所谓“除非得到比丘们的许可”，指已获僧团许可的情形除外。

在明相升起的当下，该衣即成为尼萨耆亚物。应舍给僧团，或者舍给数位比丘，或者舍给个人。而诸比丘，应当这样舍：……“尊者，我这件衣，未经僧团许可，与我分离过夜，成了尼萨耆亚物。我将这件衣舍给僧团。”……“应给与。”……“应给与。”……“我给与具寿。”

477 村庄，有同一界内的，也有不同界内的。宅院，有同一界内的，也有不同界内的。仓库，有同一界内的，也有不同界内的。露台，有同一界内的，也有不同界内的。楼阁，有同一界内的，也有不同界内的。殿堂，有同一界内的，也有不同界内的。长屋，有同一界内的，也有不同界内的。船，有同一界内的，也有不同界内的。商队，有同一界内的，也有不同界内的。田地，有同一界内的，也有不同界内的。打谷场，有同一界内的，也有不同界内的。园林，有同一界内的，也有不同界内的。寺院，有同一界内的，也有不同界内的。树下，有同一界内的，也有不同界内的。露天处，有同一界内的，也有不同界内的。

478 如果是一个单一家庭的村庄，且有围墙，就把衣存放在村内，然后应住在村内。如果没有围墙，衣存放在哪间屋子里，就应住在那间屋子里，或者不可离开触手可及的范围。

479 如果是一个多个家庭的村庄，且有围墙。衣存放在哪间屋子里，就应住在那间屋子里，或者住在会堂里，或者住在门廊处，或者不可离开触手可及的范围。去会堂时，要把衣存放在触手可及的范围内，然后应住在会堂里，或者门廊处，或者不可离开触手可及的范围。把衣存放在会堂里后，应住在会堂里，或者门廊处，或者不可离开触手可及的范围。如果没有围墙，衣存放在哪间屋子里，就应住在那间屋子里，或者不可离开触手可及的范围。

480 如果是一个单一家庭的宅院，且有围墙，但有多间寝室、多个内室。把衣存放在宅院内后，就应住在宅院内。如果没有围墙，衣存放在哪间寝室里，就应住在那间寝室里，或者不可离开触手可及的范围。

481 属于多个家庭、有围墙的房舍，有不同的内室、不同的房间。衣放在哪间内室，就应住在那间内室，或住在公共门口，或留在距该内室或公共门口伸手可及之处。房舍没有围墙，衣放在哪间内室，就应住在那间内室，或留在距该内室伸手可及之处。

482 属于单一家庭、有围墙的小屋，有不同的内室、不同的房间。把衣放在小屋里面之后，应住在小屋里面。小屋没有围墙，衣放在哪间内室，就应住在那间内室，或留在距该内室伸手可及之处。

483 属于多个家庭、有围墙的小屋，有不同的内室、不同的房间。衣放在哪间内室，就应住在那间内室，或住在公共门口，或留在距该内室或公共门口伸手可及之处。小屋没有围墙，衣放在哪间内室，就应住在那间内室，或留在距该内室伸手可及之处。

484 属于单一家庭的楼阁，把衣放在楼阁里面之后，应住在楼阁里面。属于多个家庭的楼阁，有不同的内室、不同的房间。衣放在哪间内室，就应住在那间内室，或住在公共门口，或留在距该内室或公共门口伸手可及之处。

485 属于单一家庭的高脚屋，把衣放在高脚屋里面之后，应住在高脚屋里面。属于多个家庭的高脚屋，有不同的内室、不同的房间，衣放在哪间内室，就应住在那间内室，或住在公共门口，或留在距该内室或公共门口伸手可及之处。

486 属于单一家庭的宫殿，把衣放在宫殿里面之后，应住在宫殿里面。属于多个家庭的宫殿，有不同的内室、不同的房间。衣放在哪间内室，就应住在那间内室，或住在公共门口，或留在距该内室或公共门口伸手可及之处。

487 属于单一家庭的平顶屋，把衣放在平顶屋里面之后，应住在平顶屋里面。属于多个家庭的平顶屋，有不同的内室、不同的房间。衣放在哪间内室，就应住在那间内室，或住在公共门口，或留在距该内室或公共门口伸手可及之处。

488 属于单一家庭的船，把衣放在船里面之后，应住在船里面。属于多个家庭的船，有不同的内室、不同的房间。衣放在哪间房间，就应住在那间船舱，或留在距该船舱伸手可及之处。

489 若商队只属于一家人，比丘把衣放在商队中之后，可以在商队前方或后方，只要不超过七阿跌拏（约合196腕尺）的距离；在商队侧面，则不得超过一阿跌拏。若商队属于几个不同的家庭，比丘把衣放在商队中之后，不可以离开伸手可及的距离。

490 如果田地只有一个主人，而且有围墙，把衣放在田地范围内后，就应当在田地范围内住。如果没有围墙，不可以离开伸手可及的距离。如果田地有几个不同的主人，而且有围墙，把衣放在田地范围内后，可以在门边住，或者不离开伸手可及的距离也可以。如果没有围墙，不可以离开伸手可及的距离。

491 如果打谷场只有一个主人，而且有围墙，把衣放在打谷场范围内后，就应当在打谷场范围内住。如果没有围墙，不可以离开伸手可及的距离。如果打谷场有几个不同的主人，而且有围墙，把衣放在打谷场范围内后，可以在门边住，或者不可以离开伸手可及的距离。如果没有围墙，不可以离开伸手可及的距离。

492 如果园子只有一个主人，而且有围墙，把衣放在园子范围内后，就应当在园子范围内住。如果没有围墙，不可以离开伸手可及的距离。如果园子有几个不同的主人，而且有围墙，把衣放在园子范围内后，可以在门边住，或者不可以离开伸手可及的距离。如果没有围墙，不可以离开伸手可及的距离。

493 如果精舍只有一个主人，而且有围墙，把衣放在精舍范围内后，就应当在精舍范围内住。如果没有围墙，在哪间屋子里放了衣，就应当在那间屋子里住，或者不可以离开伸手可及的距离。如果精舍有几个不同的主人，而且有围墙，在哪间屋子里放了衣，就应当在那间屋子里或者门边住，或者不可以离开伸手可及的距离。如果没有围墙，在哪间屋子里放了衣，就应当在那间屋子里住，或者不可以离开伸手可及的距离。

494 如果树下只有一个主人，而且那棵树在正午时分四面都能覆盖到树荫，把衣放在树荫范围内后，就应当在树荫范围内住。如果树下有几个不同的主人，不可以离开伸手可及的距离。

露天处如果属于同一个界区，就是在没有村庄的旷野中，方圆七阿跌拏以内算同一个界区，超过这个范围就算不同的界区。

495 在离衣而宿的情况下，知道自己离衣而宿，却未得到诸比丘的同意，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在离衣而宿的情况下，对此有疑惑，却未得到诸比丘的同意，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在离衣而宿的情况下，以为自己没有离衣而宿，却未得到诸比丘的同意，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在衣没有被取消决意的情况下，以为已经取消了决意……在衣没有被施出的情况下，以为已经施出了……在衣没有丢失的情况下，以为已经丢失了……在衣没有被毁坏的情况下，以为已经被毁坏了……在衣没有被烧掉的情况下，以为已经被烧掉了……在衣没有被抢走的情况下，以为已经被抢走了，却未得到诸比丘的同意，都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

对应舍出的衣，不先舍出就使用的，犯恶作罪。在没有离衣而宿的情况下，却以为离衣而宿的，犯恶作罪。在没有离衣而宿的情况下，心有疑惑的，犯恶作罪。在没有离衣而宿的情况下，知道没有离衣而宿的，无犯。

496 无犯的情况有：在明相出现前收回、送人、丢失、毁坏、被烧、被抢走、被信赖的人拿走、通过比丘的认可而处理、精神失常者、最初的犯戒者。

离宿学处第二终

第三咖提那学处 Tatiyakathinasikkhāpadaṃ

497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树给孤独园。当时，有一位比丘得到了一件非时衣。他在制作这件衣时，布料不够。于是，那位比丘把衣撑开，反复揉搓。世尊巡视住处时，看见了那位比丘把衣撑开反复揉搓。看到后，世尊走到那位比丘那里，对他说：“比丘，你为何把衣撑开反复揉搓呢？”

“尊者，我得了这件非时衣，制作时布料不够，所以我把衣撑开反复揉搓。”

“比丘，你对衣的来临有希望吗？”

“有的，世尊。”于是，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个事件作了法语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接受非时衣后，把衣存着等待衣的来临。”

498 那时，诸比丘心想：“世尊已允许接受非时衣后，存着等待衣的来临。”于是，他们接受非时衣后，存放超过了一个月。那些衣打成捆，挂在衣架上。具寿阿难（Ānanda）巡视住处时，看见那些衣打成捆挂在衣架上。他对诸比丘说：“道友们，这些打成捆挂在衣架上的衣是谁的？”“道友，是我们接受的非时衣，存放着等衣的到来。”“道友们，这些衣已经存放多久了？”“超过一个月了，道友。”具寿阿难对此不满、批评、指责说：“这些比丘怎么可以接受非时衣后存放超过一个月呢！”接着，具寿阿难以种种方式呵责了那些比丘后，将这件事报告了世尊……（省略重复）“诸比丘，据说你们真的接受非时衣后存放超过一个月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诸比丘，你们这些愚痴人，怎么可以接受非时衣后存放超过一个月呢！诸比丘，这不能令未生信者生信……那么，诸比丘，应当这样诵此学处：

> 499 衣事已毕、咖提那已解除时，比丘若得到非时衣，愿意的话可以接受；接受后应尽快做成衣。如果布料不够，为了凑齐缺的部分、还有指望补足时，最多可存放一个月。如果超过一个月还存放，即便有指望补足，也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00 所谓“衣已做好”，是指比丘的衣若已做好，或丢失，或毁坏，或烧毁，或对衣的来临希望已断绝。

所谓“咖提那已解除”，是指因八种事由中任一事由而解除，或由僧团在期限届满前解除。

当咖提那衣未敷展时，是在十一个月内产生的；当咖提那衣已敷展时，是在七个月内产生的；还有在适宜的时候为特定目的而给的——这称为非时衣。

所谓“得到”，是指从僧团、数位比丘、亲属或朋友处得到衣料，或拾得粪扫布，或以自己的财物购得。

如果愿意，应当接受。

所谓“接受后应尽快做成衣”，是指应在十日内做成。

所谓“还不够”，是指制作这件衣时，衣料不够用。

最多可以存放一个月。

是为了补足不足的部分。

所谓“还有指望”，是指有望从僧团、数位比丘、亲属或朋友处得到衣料，或拾得粪扫布，或用自己的财物购得。

所谓“即使仍有指望，若存放超过期限”：以得到原有衣料的当天为第一日。当天得到所等候的补充衣料，应在十日内做成。第二日得到，也应在十日内做成。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第七日……第八日……第九日……第十日得到，也应在十日内做成。第十一日……第十二日……第十三日……第十四日……第十五日……第十六日……第十七日……第十八日……第十九日……第二十日得到，也应在十日内做成。第二十一日得到，应在九日内做成。第二十二日……第二十三日……第二十四日……第二十五日……第二十六日……第二十七日……第二十八日……第二十九日得到，应在一日内做成。……第三十日得到，当天就应作决意、净施或舍弃。三者均未做，到第三十一日明相升起时，衣就须舍出。应将它舍给僧团、或舍给一群比丘、或舍给一位比丘。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舍：……“尊者，我这件过了期限的非时衣，是应舍的。我把它舍给僧团。”……（僧团）应该给……“应该给”……“我给具寿。”

若等来的衣料与原有衣料不相配，而一月期限还有余日，就不必勉强做成衣。

501 超过了一个月的时限，而有超过时限想，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超过一个月时限，心有疑惑，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超过一个月时限，而有未超过时限想，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对未决意的衣，有已决意想……对未净施的衣，有已净施想……对未舍弃的衣，有已舍弃想……对未丢失的衣，有已丢失想……对未毁坏的衣，有已毁坏想……对未烧的衣，有已烧想……对未被抢的衣，有被抢想，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

不舍出应舍的衣而使用，犯恶作罪。未超过一个月时限，有超过想，犯恶作罪。未超过一个月时限，心有疑惑，犯恶作罪。未超过一个月时限，而有未超过想，无犯。

502 无犯的情况有：在一月之内决意、净施、舍弃；衣丢失、毁坏、被烧、被强行拿走、因信任而拿走；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

第三咖提那衣学处终

4. 旧衣学处 Purāṇacīvarasikkhāpadaṃ

503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当时，具寿伍达义（Udāyī）的前妻在比丘尼众中出家了。她频繁地来具寿伍达义跟前。具寿伍达义也

频繁地去那位比丘尼跟前。那时，具寿伍达义在那位比丘尼跟前安排饭食分配。然后，具寿伍达义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着钵和外衣，前往那位比丘尼那里；到了之后，在那位比丘尼面前，他露出自己的男根，然后坐在座位上。那位比丘尼也在具寿伍达义面前露出自己的女根，然后坐在座位上。当时，具寿伍达义心生染着，凑近凝视那位比丘尼的女根。他的精液流了出来。于是，具寿伍达义对那位比丘尼说："姊妹，去拿水来，我要洗下衣。"她说："拿来吧，我来洗。"她用口接住了一部分精液，又把一部分放入了自己的女根。她因此怀了孕。比丘尼们这样说："这个比丘尼不是梵行者，她怀孕了。"她对尼众说："尊者们，我不是非梵行者。"比丘尼们讥嫌、批评、到处指责说："具寿伍达义怎么能让比丘尼洗他的旧衣呢！"于是，那些比丘尼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那些少欲的诸比丘……讥嫌、批评、指责说："具寿伍达义怎么能让比丘尼洗他的旧衣呢！"然后，那些比丘以种种方式呵责具寿伍达义后，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问："伍达义，你真的让比丘尼洗了旧衣吗？"他答："是真的，世尊。"世尊问："她是你的亲属，还是非亲属？"
答："非亲属，世尊。"世尊说："愚蠢的人，对于非亲属的女人，一个非亲属者不知道什么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什么是端庄、什么是不端庄。你竟然让非亲属的比丘尼洗旧衣！这不能令未生信者生信……诸比丘，应这样诵此学处——"

> 504 任何比丘，让非亲属的比丘尼洗、染或捶打自己的旧衣，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05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所谓（非亲属），是指从母系或父系追溯，一直到七代祖先之间，没有关联的。

所谓（比丘尼），是在两众僧团中都受了具足戒的。

所谓"旧衣"，指哪怕只穿过一次作下衣，或只披过一次作上衣的衣。

他吩咐说"洗吧"，犯恶作罪。洗好了，那件衣就成了应舍的。他吩咐说"染吧"，犯恶作罪。染好了，那件衣就成了应舍的。他吩咐说"捶打吧"，犯恶作罪。她只要用手掌或棒槌捶衣一下，那件衣就成了应舍的。这件衣应当舍给僧团，或者舍给数位比丘，或者舍给一位比丘。诸位比丘，应当这样舍：……"尊者，这件是我的旧衣，我让非亲里的比丘尼洗过了，这衣是应舍的。我这就把它舍给僧团"……"给吧"……"给吧"……"我交给具寿了"。

506 以下各案，比丘都知道对方不是亲属。让这位比丘尼洗旧衣，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让这位比丘尼洗旧衣又染衣，在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的基础上，又犯一个恶作罪。让这位比丘尼洗旧衣又捶打，在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的基础上，又犯一个恶作罪。让这位比丘尼洗旧衣又染衣又捶打，在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的基础上，又犯两个恶作罪。

以下各案，比丘都知道对方不是亲属。让这位比丘尼染旧衣，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让这位比丘尼染旧衣又捶打，在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的基础上，又犯一个恶作罪。让这位比丘尼染旧衣又洗衣，在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的基础上，又犯一个恶作罪。让这位比丘尼染旧衣又捶打又洗衣，在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的基础上，又犯两个恶作罪。

以下各案，比丘都知道对方不是亲属。让这位比丘尼捶打旧衣，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让这位比丘尼捶打旧衣又洗衣，在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的基础上，又犯一个恶作罪。让这位比丘尼捶打旧衣又染衣，在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的基础上，又犯一个恶作罪。让这位比丘尼捶打旧衣又洗衣又染衣，在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的基础上，又犯两个恶作罪。

对非亲属有疑虑……（中略）……对非亲属却以为是亲属……（中略）……让清洗他人的旧衣，犯恶作。让清洗坐垫，犯恶作。让仅受一部具足戒者清洗，犯恶作。对亲属却以为是非亲属，犯恶作。对亲属有疑虑，犯恶作。对亲属确知是亲属，无犯。

507 无犯的情况：亲属在洗，而非亲属只是帮手；没吩咐，她主动洗；让洗还没用过的衣物；除了衣以外，让洗其他资具；让在学尼或沙弥尼洗衣；以及精神失常者、最初的犯戒者。

旧衣学处第四终

5. 接受衣学处 Cīvarapaṭiggahaṇasikkhāpadaṃ

508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竹林迦兰陀迦园（Kalandakanivāpa）。当时，莲华色比丘尼（Uppalavaṇṇā）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那时，莲华色比丘尼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持钵与衣，进入舍卫城乞食。在舍卫城乞食后，饭后从乞食处返回，前往盲林（Andhavana）准备日间休息。进入盲林后，她在一棵树下坐下开始日间休息。那时，有一群刚作完案的盗贼，杀了一头母牛，拿着肉进入了盲林。盗贼首领看见莲华色比丘尼正坐在一棵树下日间休息。看见后，他心想：“要是我的子侄兄弟们看见她，肯定会骚扰这位比丘尼。”

于是便改走另一条路。随后，那盗贼首领在肉煮熟后，取了一些最好的肉，用树叶包好，挂在离莲华色比丘尼不远处的一棵树上，说道：“无论是哪位沙门或婆罗门看见了，请把这已经施与的东西取走吧！”说完就走了。莲华色比丘尼出定后，听到了那盗贼首领所说的这番话。于是，莲华色比丘尼拿起那块肉，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次日夜里过后，莲华色比丘尼把那块肉准备好，用上衣包成一个小包，腾空而起，来到了竹林。

那时，世尊已进村乞食了。具寿伍达义（Udāyī）留守在寺院，负责看护住处。于是，莲华色比丘尼便去拜访具寿伍达义。到了之后，她对具寿伍达义说：“尊者，世尊在哪里？”

“贤妹，世尊进村乞食去了。”

“尊者，请把这块肉交给世尊。”

“贤妹，你用这块肉让世尊满意了。如果你能把下衣给我，那我也就能因下衣而满意了。”

“尊者，我们女人家得到东西很不容易。而且这是我最后一件、第五件衣了。我不能给。”

“贤妹，就像一个人给了大象，却又在象轭上斤斤计较；同样地，贤妹，你既已把肉给了世尊，却又对我吝啬一件下衣。”于是，莲华色比丘尼在具寿伍达义的强索下，把下衣给了他，然后回到了自己的住处。那些比丘尼们迎接莲华色比丘尼，接过她的钵和衣时，对莲华色比丘尼说：“圣尼，你的下衣在哪里？”莲华色比丘尼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些比丘尼。比丘尼们纷纷批评、指责、非难道：“具寿伍达义怎么能接受比丘尼的衣呢？女人家得到东西是多么不容易啊！”然后，那些比丘尼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那些少欲的诸比丘……批评、指责、非难道：“具寿伍达义怎么能接受比丘尼的衣呢！”接着，那些比丘用各种方式呵责了具寿伍达义之后，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伍达义，听说你确实接受了比丘尼的衣，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

“伍达义，那位比丘尼是你的亲属，还是非亲属？”

“是非亲属，世尊。”

“愚人！一个非亲属男子，对一个非亲属女子，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适当、什么是不适当，什么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你竟然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愚人，从非亲属比丘尼的手中接受衣物！愚人，这不能令未信者生信……（中略）……那么，诸比丘，应当这样诵出此学处——”

509 任何比丘，从非亲属的比丘尼手里接受衣，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就这样，世尊为诸比丘制定了这条学处。

510 那时，诸比丘心怀顾虑，不敢接受比丘尼用来交换的衣。比丘尼们批评、指责、非难道：“尊者们怎么能不接受我们用来交换的衣呢！”诸比丘听到了那些比丘尼们的批评、指责、非难。于是，那些比丘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件，进行了法谈后，告诉诸比丘：“诸比丘，允许接受五种人用来交换的物品：比丘、比丘尼、在学尼、沙弥、沙弥尼。诸比丘，允许接受这五种人用来交换的物品。那么，诸比丘，应当这样诵出此学处。”

511 任何比丘，从非亲属的比丘尼手里接受衣，除非是交换，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12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所谓（非亲属），是指从母系或父系追溯，一直到七代祖先之间，没有关联的。

所谓（比丘尼），是在两众僧团中都受了具足戒的。

所谓“衣”，指六种衣中的任何一种，大小至少达到可以净施的最低限度。

所谓除了交换之外，是指除去交换的情形。

着手接受时犯恶作，实际取得时，那件衣就须舍出。应当舍给僧团，或给数位比丘，或给个人。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舍：……“尊者，这件衣是我从非亲属比丘尼手中接受的，并非交换所得，是应舍的。我现在把这件衣舍给僧团。”……“应当给与。”……“应当给与。”……“我给具寿。”

513 如果对非亲属的比丘尼，心里确定她是非亲戚，而从她那里接受衣，除了交换之外，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如果对非亲属的比丘尼，心里有疑惑，而从她那里接受衣，除了交换之外，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如果对非亲属的比丘尼，心里以为她是亲戚，而从她那里接受衣，除了交换之外，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

若从仅在一部僧团中受具足戒的女子手中受衣，且并非交换所得，犯恶作罪。对于是亲属，心里当作非亲属，犯恶作罪。对于是亲属，心里存有疑惑，犯恶作罪。对于是亲属，心里知道是亲属，无犯。

514 无犯的情况是：对方是亲属；属于交换物，即以价值较低之物换取价值较高之物，或以价值较高之物换取价值较低之物；比丘凭信任拿取；暂时借取；除了衣之

外，拿取其他的资具；从在学尼那里拿取；从沙弥尼那里拿取；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

衣受取学处第五终

6. 向非亲属乞衣学处 Aññātakaviññattisikkhāpadaṃ

515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就在那个时候，具寿伍巴南达（Upananda）·释迦子善于说法。当时，有一位长者之子来到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那里。到了之后，他向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礼敬，然后坐在一边。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对坐在一边的那位长者之子以法义开示、劝勉、激励，令他欢喜。于是，那位长者之子受了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以法义开示、劝勉、激励，心生欢喜之后，便对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这样说：“尊者，请说您需要什么。我有能力供养尊者，也就是衣、饮食、坐卧处、生病所需的医药资具。”“贤友，如果你想要布施给我，就从这里给我一件布吧。”“尊者，我们这些良家子弟，怎么好只穿着一件布回去呢。尊者，请您稍等，等我回到家。回到家后，我会从家里送一件布来，或者比这件更好的。”第二次，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又对那位长者之子这样说：“贤友，如果你想要布施给我，就从这里给我一件布吧。”“尊者，我们这些良家子弟，怎么好只穿着一件布回去呢。尊者，请您稍等，等我回到家。回到家后，我会从家里送一件布来，或者比这件更好的。”第三次，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又对那位长者之子这样说：“贤友，如果你想要布施给我，就从这里给我一件布吧。”“尊者，我们这些良家子弟，怎么好只穿着一件布回去呢。尊者，请您稍等，等我回到家。回到家后，我会从家里送一件布来，或者比这件更好的。”“贤友，你既然邀请供养却又不想给，那你为什么邀请了之后却不给呢？”

其时，那位长者之子在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的逼迫下，给了一件布之后便离开了。人们问那位长者之子：“你怎么只穿着一件布回来呢？”其时，那位长者之子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些人。人们纷纷非难、批评、指责：“这些沙门释迦子真是多欲、不知足啊！想如法地请他们说出所需之物也不容易。怎么能当长者之子如法地请他说出所需之物时，就拿走他的布呢！”诸比丘听到了那些人的非难、批评、指责。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也非难、批评、指责：“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怎么能向长者之子乞衣呢！”其时，那些比丘们用种种方式呵责了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之后，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伍巴南达，听说你真的向长者之子乞衣了？”“是的，世尊。”“伍巴南达，那个人是你的亲属，还是非亲属？”“是非亲属，世尊。”“愚痴的人，

一个非亲属哪里知道你对非亲属所做的，是合适还是不合适、是如法还是不如法。你竟然在这件事上，愚痴的人，向身为非亲属的长者之子乞衣！愚痴的人，这既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生起信心……那么，诸比丘，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516 任何比丘，向非亲属的居士或女居士乞衣，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就这样，世尊为诸比丘制定了这条学处。

517 就在那个时候，有许多比丘正从娑鸡帝（Sāketa）经行道路前往舍卫城。在路上，有盗贼出来抢夺了那些比丘的衣物。于是，那些比丘们心想：“世尊禁止向非亲属的在家男居士或在家女居士乞衣。”他们心存顾虑，便没有去乞衣。他们就那样赤裸着身子到了舍卫城，向诸比丘礼敬。诸比丘这样说：“贤友们，这些裸形外道真不错，还来向我们比丘合掌呢。” 他们回答说：“贤友们，我们不是裸形外道，我们是比丘。”诸比丘便对具寿优波离（Upāli）说：“喂，优波离贤友，请你盘问一下这些人。” 于是，在具寿优波离的盘问下，那些比丘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当时，具寿优波离盘问完那些比丘后，便对诸比丘说：“贤友们，这些人是比丘。把衣给他们吧。”那些少欲的诸比丘……非难、批评、指责：“诸比丘怎么能赤裸着身子来呢！难道不应该用草或树叶遮着身体回来吗？” 于是，那些比丘们用种种方式呵责了那些赤裸而来的比丘之后，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当时，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件事为缘由，做了如法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衣服被抢的比丘，或衣服丢失的比丘，向非亲属的在家男居士或在家女居士乞衣。当他到达最先遇到的那个住处时，如果在僧团那里有属于寺院的衣，或者覆盖上座的上等布、铺在地上的布、床垫套子，可以取过来披着，心想：我以后会放回去。如果僧团没有属于寺院的衣，没有覆盖上座的上等布、铺在地上的布、床垫套子，那就应该用草或树叶遮着身子回来；决不可以赤裸着身子回来。如果赤裸着身子回来，犯恶作罪。那么，诸比丘，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518 任何比丘，向非亲属的居士或女居士乞衣，除下述情形外，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这里准许乞衣的情形，是比丘的衣被夺，或已损失、不能再穿。

519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所谓“非亲属”，是指母系或父系向上追溯七代祖先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联结的。

所谓在家人男性，是指任何一个居住在俗家的男子。

所谓“女居士”，是指任何在家居住的女子。

所谓“衣”，指六种衣中的任何一种，大小至少达到可以净施的最低限度。

所谓“除特许情形外”，是指上述特许的情形除外。

所谓“比丘的衣被抢走”，是指被国王们、或被盗贼们、或被流氓们、或被任何人抢走。

所谓“比丘的衣已损失、不能再穿”，是指比丘的衣被火烧了，被水冲走了，被老鼠或白蚁咬坏了，或者穿用久了破损了。

在特许情形之外乞衣，开口索求时犯恶作，实际取得时该衣须舍出。应将该衣舍给僧团、或数位比丘、或个人。而且，诸比丘，应这样舍出：……“尊者，这件衣是我向非亲戚的居士，在特许情形之外乞求所得的，是尼萨耆亚。我今将此衣舍给僧团。”……“应给予……”……“应给予……”……“我给与具寿。”

520 向非亲戚的人乞衣，心里明知是非亲戚，又不属准许乞衣的情形，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向非亲戚的人乞衣，心里对此有疑，又不属准许乞衣的情形，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向非亲戚的人乞衣，心里误以为是亲戚，又不属准许乞衣的情形，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向亲戚乞衣，心里误以为是非亲戚，犯恶作。向亲戚乞衣，心里对此有疑，犯恶作。向亲戚乞衣，心里明知是亲戚，没有犯。

521 在上述特许情形下乞衣，向亲属乞衣，向已请自己说出所需的人乞衣，为他人乞衣，或用自己的财物购衣，均无犯。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也无犯。

非亲里乞学处第六终

7. 超过上限学处 Tatuttarisikkhāpadaṃ

522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树给孤独园。就在那时，六群比丘走到那些衣服被抢走的比丘那里，对他们这样说：“贤友，世尊已经允许了：‘衣服被抢走的比丘或衣服丢失的比丘，可以向非亲戚的男居士或女居士乞衣。’贤友们，去乞衣吧。”

“够了，贤友，我们已经得到衣了。”

“我们替各位具寿去乞。”

“那你们去乞吧，贤友。”于是，六群比丘就去到居士们那里，这样说道：“贤友们，那些衣服被抢走的比丘来了，你们给他们衣吧。”他们就乞得了很多衣。

就在那时，有一个人坐在会堂里，对另一个人这样说：“那些衣服被抢走的尊者比丘们来了，我给了他们衣。”那个人也这样说：“我也给了。”另一个人也这样说：“我也给了。”那些人就非难、责备、讥嫌道：“这些沙门释迦子怎么这样不知道适量，乞得那么多衣！这些沙门释迦子是要做布匹生意，还是要开布店啊！”那些比丘听到了那些人在非难、责备、讥嫌。那些少欲的比丘……也非难、责备、讥嫌道：“六群比丘怎么这样不知道适量，乞得那么多衣！”于是，那些比丘用种种方式呵责了六群比丘之后，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你们真的不知道适量，乞得了很多衣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了……“你们这些愚痴的人，怎么能不知道适量，乞得那么多衣呢！愚痴的人，这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生起信心……诸比丘，你们应这样诵出此学处——”

> 523 若非亲属的居士或女居士拿出许多衣，请那位失衣比丘随意取用，这位比丘最多只能接受够做上下两件衣的量；如果接受超过这个量，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24 所谓“若向他”，指那位衣被夺走的比丘。

所谓“非亲属”，是指母系或父系向上追溯七代祖先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联结的。

所谓在家人男性，是指任何一个居住在俗家的男子。

所谓“女居士”，是指任何在家居住的女子。

所谓“拿出许多衣”，是指所拿出的衣数量很多。

所谓“拿来请他取用”，是说：“你需要多少，就拿多少。”

所谓“最多可从中接受上衣和下衣”，是指三衣全失，可接受两件；失去两件，可接受一件；只失去一件，则一件也不应接受。

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去乞求，在行动中就有恶作罪。实际取得时，该衣即须舍出。这衣必须舍给僧团、或给数位比丘、或给个人。诸比丘，应当这样舍：……“尊者，这件衣是我到一位非亲里的居士家，超出范围乞求来的，是应舍的。我现在把这衣舍给僧团。”……“应该给……”……“应该给……”……“我给这位具寿。”

525 对象是非亲里人，也认知为非亲里人，超出范围乞求衣，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对象是非亲里人，心中存有疑惑，超出范围乞求衣，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对象是非亲里人，却认知为亲里人，超出范围乞求衣，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向亲戚乞衣，心里误以为是非亲戚，犯恶作。向亲戚乞衣，心里对此有疑，犯恶作。向亲戚乞衣，心里明知是亲戚，没有犯。

526 没有罪的情况是：带着衣料离去，打算做完两件衣后把剩下的送还；对方说“剩下的就给你吧”；他们不是因为衣被抢走而给；不是因衣丢失而给；接受亲属所给的衣；接受已请自己说出所需的人所给的衣；用自己的财物买；对精神失常者；对最初犯戒者。

过量学处第七终

8. 已备置学处 Upakkhaṭasikkhāpadaṃ

527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当时，有一位男子对他的妻子这样说：“我要用衣去供养伍巴南达尊者（Upananda）。”一位常行乞食的比丘听到了这男子说的话。于是，那位比丘便去拜访具寿释子伍巴南达；到了之后，就对具寿释子伍巴南达这样说：“贤友伍巴南达，您真是有大福报啊！在某某地方，有位男子对他妻子这样说：‘我要用衣去供养伍巴南达尊者。’”伍巴南达说：“贤友，那人就是我的护持者。”接着，具寿释子伍巴南达就去拜访那位男子；到了之后，对那位男子这样说：“贤友，听说你想用衣来供养我，是真的吗？”

“是的，尊者，我正有这个想法：‘我要用衣去供养伍巴南达尊者。’”“贤友，如果你真的想用衣来供养我，那就用这样款式的衣来供养吧。你要是给我一件我根本不会拿来用的衣，我穿上了又能做什么呢？”

其时，那位男子就讥嫌、抱怨、指责说：“这些沙门释迦子真是多欲、不知足啊！想要用衣去供养他们，真是不容易！伍巴南达尊者怎么可以在我还没邀请他的情况下，就跑来我家，对衣料的款式指指点点呢！”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听到了这位男子的讥嫌、抱怨和指责。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也讥嫌、抱怨、指责说：“具寿释子伍巴南达怎么可以在还没被邀请的情况下，就到居士家里，对衣料的款式指指点点呢！”然后，这些比丘用各种方式呵责了具寿释子伍巴南达之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伍巴南达，听说你确实在还没被邀请的情况下，就到居士家里，对衣料的款式指指点点，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世尊问：“伍巴南达，那人对你来说是亲里人，还是非亲里人呢？”

“是非亲里人，世尊。”世尊呵责道：“你这愚痴人！非亲里人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呢？你这愚痴人，竟然在非亲里的居士还没邀请你的情况下，就跑去对衣料的款式指指点点！你这愚痴人，这既不能让没

生起信心的人生起信心……”

“诸比丘，应当这样来诵出这条学处——”

> 528 如果有非亲属的居士或女居士，为某位比丘备好了购衣的资财，心想‘我用这笔购衣资财买衣，供养某某比丘’；这位比丘事先没有受到邀请，就上门去对买衣这件事提要求，说‘好啊，请用尊者这笔购衣资财，买这样那样的衣来供养我吧’——出于想要好衣的心，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29 所谓“专为一位比丘”，是指为了他，以他为受施者，想给他衣穿。

所谓“非亲属”，是指母系或父系向上追溯七代祖先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联结的。

所谓在家人男性，是指任何一个居住在俗家的男子。

所谓“女居士”，是指任何在家居住的女子。

所谓“购衣资财”，可以是银、金、珍珠、宝石、珊瑚、水晶、布料、线或棉花。

所谓“用这笔购衣资财”，是指用已经备好的资财。

所谓“换取”，是指交换之后。

所谓“我将供养”，是指我将给与。

所谓“这位比丘”，指施主特意为其备好购衣资财的那位比丘。

先前未被这样问过：“尊者，您需要什么样的衣料？我该为您置办什么样的衣料呢？”

去了住宅后，无论何处，靠近之后。

所谓“对衣提出要求”，是说希望衣做得长些、宽些、织得密些或质地细些。

所谓“用这笔购衣资财”，是指用已经备好的资财。

所谓“像这样的或那样的”，即长的、宽的、细密的或柔滑的。

所谓“换取”，是指交换之后。

所谓“请供养”，是指你应给与。

所谓“出于求好之心”，是指想要优质、贵重的衣。施主依比丘的要求置办长的、宽的、织得密的、质地细滑的衣。施主着手置办时，比丘犯恶作；比丘实际取得时，该衣须舍出。这件衣必须舍给僧团、或给一个僧组、或给一位比丘。诸比丘，应该这样舍：“尊者，这件衣是我之前未受邀请，便去拜访非亲戚的居士，在衣这件事上作了不当要求而得到的，属于尼萨耆亚。我把这件衣舍给僧团。”……舍出之后，应该归还……说“应该归还”……“我给具寿。”

530 对象是非亲戚，心里也认为是非亲戚，之前未受邀请就去拜访居士，在衣这件事上作了不当要求，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对象是非亲戚，心里不确定，之前未受邀请就去拜访居士，在衣这件事上作了不当要求，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对象是非亲戚，心里误认为是亲戚，之前未受邀请就去拜访居士，在衣这件事上作了不当要求，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

向亲戚乞衣，心里误以为是非亲戚，犯恶作。向亲戚乞衣，心里对此有疑，犯恶作。向亲戚乞衣，心里明知是亲戚，没有犯。

531 无犯的情况有：对亲戚；已经受过邀请的；为了别人的利益；用自己的财物；施主原想置办贵重的衣，比丘却请他改买较便宜的衣；精神失常的人；最初的犯规者。

送来学处第八终

第二关于指定供养的学处 Dutiyaupakkhaṭasikkhāpadaṃ

532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树给孤独园。当时，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这样说：“我要用衣供养伍巴南达尊者（Upananda）。”另一个人也这样说：“我也要用衣供养伍巴南达尊者。”一位乞食的比丘听到了这两个人的这番对话。于是，那位比丘就去拜访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到了之后，对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说：“法友伍巴南达，你真是有大福报啊！在某某地方，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要用衣供养伍巴南达尊者。’另一个人也这样说：‘我也要用衣供养伍巴南达尊者。’”具寿伍巴南达说：“法友，他们是我的护持者。”

接着，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就去拜访那两个人。到了之后，对那两个人说：“居士们，听说你们确实想要用衣供养我，是真的吗？”他们回答：“是的，尊者，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要用衣供养伍巴南达尊者。’”具寿伍巴南达说：“居士们，如果你们真想用衣供养我，那就用这样的衣来供养吧。你们供养的那些衣，我即使披上了又能怎样呢？我根本不会用的。”那两个人听后，就生气、批评、指责说：“这些沙门释迦子真是欲望大、不知足啊！他们真是不容易用衣来供养。伍巴南达尊者怎么能这样，之前我们还没邀请他，他就来拜访，在衣这件事上提出要求呢！”

那些比丘们听到了那两个人正在生气、批评、指责的话。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就生气、批评、指责说：“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怎么能这样，之前未受邀请就去拜访居士，在衣这件事上提出要求呢！”于是，那些比丘们用各种方式呵责了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之后，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伍巴南达，听说你之前未受邀请就去拜访居士，在衣这件事上提出要求，是真的吗？”他回答：“是真的，世

尊。”世尊问：“伍巴南达，他们是你的亲戚还是非亲戚？”他回答：“是非亲戚，世尊。”世尊呵责说：“你这个愚痴的人！对于非亲戚，你难道不知道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什么如法、什么不如法吗？你这个愚痴的人，竟然之前未受邀请就去拜访非亲戚的居士，在衣这件事上提出要求！愚痴的人，这样做既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产生信心……”……“诸比丘，应该这样诵这条学处——”

> 533 若两位非亲属的居士或女居士各为某比丘备好购衣资财，心想：“我们各自买一件衣供养某比丘。”比丘事先未受邀请，却前去对衣提出要求，说：“诸位，请用你们各自备下的资财，合买一件如此这般的衣供养我吧。”若他出于求好之心这样做，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34 为了某位比丘，以比丘为对象，想要给比丘衣。

所谓“两者”，指两位施主。

所谓（非亲属），是指从母系或父系追溯，一直到七代祖先之间，没有关联的。

所谓“男居士”，指在家生活的男子。

所谓“女居士”，指在家生活的女子。

所谓“购衣资财”，可以是银、金、珍珠、宝石、珊瑚、水晶、布料、线或棉花。

所谓“用各自的购衣资财”，指用两人各自已经备好的资财。

所谓“换取”，是指交换之后。

所谓“我们将供养”，是指我们将给与。

那位比丘——也就是衣资已为他准备妥当的那位比丘。

所谓“事先未受邀请”，是指两位施主先前没有问过他：“尊者，您需要什么样的衣？我们该给您置办什么样的衣？”

去了住宅后，无论何处，靠近之后。

所谓“对衣提出要求”，是说希望衣做得长些、宽些、织得密些或质地细些。

所谓“用各自的购衣资财”，指用两人各自已经备好的资财。

所谓“像这样的或那样的”，即长的、宽的、细密的或柔滑的。

所谓“换取”，是指交换之后。

所谓“请供养”，是指你们应给与。

所谓“两人以一件”，指两位施主合供一件衣。

（比丘）欲求优质、欲求昂贵（的衣）。

两位施主若依照比丘的要求置办长的、宽的、密织的或细软的衣，在着手置办时，比丘犯恶作。比丘取得衣时，该衣须舍出。应将衣舍给僧团、僧群或个人。诸

比丘，应这样舍：……“尊者，这件衣是尼萨耆亚罪物。先前我未被邀请，就前往非亲属的居士那里，对衣提出要求。我将它舍给僧团。”……“应给与。”……“应给与。”……“我给与具寿。”

535 作不亲戚想，先前未被邀请就去不是亲戚的居士那里对衣提出要求，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不是亲戚而犹豫，先前未被邀请就去不是亲戚的居士那里对衣提出要求，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作亲戚想，先前未被邀请就去不是亲戚的居士那里对衣提出要求，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向亲戚乞衣，心里误以为是非亲戚，犯恶作。向亲戚乞衣，心里对此有疑，犯恶作。向亲戚乞衣，心里明知是亲戚，没有犯。

536 无犯的情况：是亲戚；已被邀请；为他人；用自己的资具；两位施主想买贵重的衣，比丘却请他们改买较便宜的衣；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

第二送来学处第九终

10. 王者学处 Rājasikkhāpadaṃ

537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就在那时，具寿伍巴南达（Upananda）·释迦比丘有位做大臣的支持者，派人给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送去了买衣的钱款，并带话说：“用这笔买衣钱买了衣之后，请给伍巴南达尊者穿上这件衣。”于是，那位信使就到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那里去了。到了之后，对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说：“尊者，这是特地给您送来的买衣钱。请尊者收下这笔买衣钱。”这么说时，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对那位信使说：“朋友，我们不收买衣钱。我们只收衣，在恰当的时候、如法的情况下。”这么说时，那位信使对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说：“那么，尊者有没有哪位负责帮忙办事的人呢？”就在那时，有位在家居士因为一些事情来到寺院。于是，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就对那位信使说：“朋友，这位在家居士就是诸比丘的办事人。”接着，那位信使就跟那位在家居士交代清楚，然后又到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那里去了。到了之后，对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说：“尊者，您指派的办事人，我已经跟他交代清楚了。请尊者到时候过去，他会给您衣，让您穿上。”

就在那时，那位大臣又派人到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那里传话说：“请尊者使用那件衣，我们希望尊者用过那件衣。”可是，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对那位在家居士什么也没说。那位大臣第二次派人到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那里传话说：“请尊者使用那件衣，我们希望尊者用过那件衣。”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第二次还是对那位在

家居士什么也没说。那位大臣第三次派人到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那里传话说：“请尊者使用那件衣，我们希望尊者用过那件衣。”

就在那时，集市上有活动。集市的人定了一条规矩：“谁最后一个到，就罚五十钱。”这时，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就到那位在家居士那里去了。到了之后，对那位在家居士说：“朋友，我需要衣。”那位在家居士说：“尊者，请等一等，今日集市有活动。集市的人定了一条规矩：‘谁最后一个到，就罚五十钱。’”伍巴南达却一把拽住他的腰带，说：“朋友，你今日就得给我衣！”于是，那位在家居士被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逼得没办法，只好给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弄来了衣，结果最后一个赶到集市。大家就对那位在家居士说：“尊者（在家居士的尊称），你怎么最后一个到，把五十钱给输掉了？”

其时，那位在家居士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那些人。那些人纷纷指责、批评、非议说：“这些释迦子沙门欲望大、不知足！要给他们办点事都这么难。那位伍巴南达尊者，在家居士明明对他说‘尊者，请等一等’，他怎么就不肯等呢！”那些比丘听到了这些人的指责、批评、非议。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也指责、批评、非议说：“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在家居士明明对他说‘尊者，请等一等’，他怎么就不肯等呢！”然后，这些比丘用各种方式责备了具寿伍巴南达·释迦比丘之后，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伍巴南达，听说在家居士对你说‘尊者，请等一等’，你却不肯等，这是真的吗？”伍巴南达说：“世尊，是真的。”佛陀世尊呵责说……“愚痴的人，在家居士对你说‘尊者，请等一等’，你怎么能不肯等呢！愚痴的人，这既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产生信心……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538 如果有国王、大臣、婆罗门或居士，派使者为某位比丘送来购衣资财，说‘用这笔购衣资财买衣，供养某某比丘’。如果那使者来对这位比丘说‘尊者，这是为您送来的购衣资财，请尊者收下’，比丘应当对使者这样说‘朋友，我们不收购衣资财；我们在合适的时候收的是如法的衣’。如果使者问‘尊者有没有可以替您办事的人’，需要衣的比丘可以指出一位净人——园民或居士，说‘朋友，这位就是替诸比丘办事的人’。如果使者把购衣资财交代给那净人后，回来对比丘说‘尊者指的那位办事人我已交代好了，请尊者适时前去，他会用衣供养您’；需要衣的比丘可以到那办事人处，催问、提醒两三次说‘朋友，我需要衣’。催问、提醒两三次而办成了衣，那很好；如果办不成，可以默默地站着等，最多四次、五次、六次。默默站着等而办成了衣，那很好；如果还办不成，却继续多番催讨才办成衣，

> 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如果办不成，就应当亲自去、或派人去送来衣资的施主那里说‘你们为某位比丘送来的购衣资财，对那位比丘没有任何用处，请你们自己收回，别让财物白白损失’。这才是如法的做法。

539 所谓“专为一位比丘”，是指为了他，以他为受施者，想给他衣穿。

所谓“国王”，指任何治理国家的人。

所谓“王臣”，是指任何依靠国王的饭食和工资而生活的人。

所谓“婆罗门”，是指生来就是婆罗门种姓的人。

所谓“居士”，是指除了国王、王臣、婆罗门之外，其余的人。

所谓“衣资”，是指钱银、或者黄金，或者珍珠，或者宝石。

所谓“用这笔购衣资财”，是指用已经备好的资财。

所谓“换取”，是指交换之后。

所谓“请供养”，是指你应给与。

如果那位信使去拜访那位比丘后这样说：“尊者，这些是为您送来的衣资。请具寿接受这些衣资。”那位比丘应该这样对信使说：“贤友，我们不接受衣资。我们只接受合适的、在适当时候给的衣。”如果那位信使对比丘这样说：“那具寿有没有哪位执事人呢？”诸比丘，需要衣的比丘可以指定一位执事人，可以是净人，也可以是近事男：“贤友，这位就是诸比丘的执事人。”不能说：“给他吧”，或“他会存放起来”，或“他会兑换”，或“他会买”。

假如那位使者这样告知那位办事人后，去见了那位比丘，这么说：“尊者，您指出的那位办事人，我已经向他交代好了。请具寿适时去见他，他会成就您的衣。”诸比丘，需要衣的比丘应当去那位办事人那里，向他催问提醒两三次，说：“贤友，我需要衣。”不应当说：“给我衣”、“拿衣来”、“帮我交换衣”、“帮我购买衣”。可以第二次这么说，也可以第三次这么说。如果这样能成就，这很好；如果不能成就，比丘就应当去那里，默然地站着，针对这件事明示。不应坐在座位上，不应接受食物，不应说法。如果被问到“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应当回答：“贤友，你知道的。”如果坐下，或接受食物，或说法，就破坏了这种站立明示。第二次也应当站着，第三次也应当站着。若已提醒四次，可再默站四次；若已提醒五次，可再默站两次；提醒六次，就不应再站着了。如果在此之后，他更努力还成就了那件衣，在努力时有恶作罪，实际取得时，那件衣就须舍出。应当舍给僧团，或给团体，或给个人。比丘们，应该这样舍：……“尊者，这件衣是我通过超过三次提醒、超过六次站立明

示而成就的，是应尼萨耆亚的。我将这件衣舍给僧团。”……“应给与。”……“应给与。”……“我给与具寿。”

如果这样还不能成就，那么，那些曾把购衣资财送来给他的人，那位比丘应亲自前往他们那里，或者派一位使者去，说：“诸位贤者，你们为了比丘而送来的购衣资财，并没有给那位比丘带来任何好处。请贤者们取回你们自己的财物，不要让你们自己的财物损失。”

所谓“这是此处应有的做法”，指这样处理合乎法。

540 对于通过超过三次提醒、超过六次默然站候而成就衣，如果是有超过想，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如果是怀疑，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如果是少于想，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以不足三次提醒、不足六次默然站候而成就衣：若作超过想，犯恶作；若疑惑，犯恶作；若作少于想，无犯。

541 无犯的情况有：经过三次提醒、六次默然站候；不足三次提醒、不足六次默然站候；没有被提醒而给予；物主们主动提醒后给予；精神失常者；最初的犯行者。

王学处第十终

咖提那衣品第一

其摄颂：

咖提那解除的三条、洗旧衣、接受衣，

非亲属的三条、两位施主，以及托使者送衣资。

2. 蚕丝品 Kosiyavaggo

1. 蚕丝学处 Kosiyasikkhāpadaṃ

542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阿罗毗（Āḷavī）的阿伽拉瓦塔庙里。当时，六群比丘去找那些做蚕丝的人，对他们这么说：“朋友们，你们多煮些蚕茧吧，也给我们一些蚕丝，我们也想要做掺有蚕丝的敷具。”那些人就抱怨、批评、指责说：“这些沙门释迦子怎么好意思来找我们，说出这样的话——‘朋友们，你们多煮些蚕茧吧，也给我们一些蚕丝，我们也想要做掺有蚕丝的敷具！’我们真是没利益，我们真是倒霉，为了生计、为了老婆孩子，我们要让这么多小生命遭到杀害。”诸比丘听到了那些人在抱怨、批评、指责。那些少欲比丘……也抱怨、批评、指责说：“六群比丘怎么好意

思去找做蚕丝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朋友们，你们多煮些蚕茧吧，也给我们一些蚕丝，我们也想要做掺有蚕丝的敷具！’”于是，这些比丘用了各种方式呵责六群比丘之后，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听说你们真的去找做蚕丝的人，这样说了：‘朋友们，你们多煮些蚕茧吧，也给我们一些蚕丝，我们也想要做掺有蚕丝的敷具’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愚痴人，你们怎么好意思去找做蚕丝的人，这样说话——朋友们，你们多煮些蚕茧吧，也给我们一些蚕丝，我们也想要做掺有蚕丝的敷具。愚痴人，这不能使没有信心的人生起信心……那么，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543 任何比丘，自己制作或叫人制作掺有蚕丝的敷具，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44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所谓“敷具”，是将纤维铺开制成、不经编织的毡具。

所谓“使人制作”，是指哪怕只掺一根蚕丝，自己制作或叫人制作，在做的时候是恶作罪。实际取得时，该敷具就须舍出。应该舍给僧团，或者一个团体，或者一个人。那么，诸比丘，应该这样舍：……“尊者，这个我叫人做的掺有蚕丝的坐毯，是尼萨耆亚罪。我现在把它舍给僧团。”……应该给……应该给……“我给这位具寿。”

545 自己没做完的，自己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自己没做完的，叫别人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别人没做完的，自己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别人没做完的，叫别人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为了别人而做，或者指使别人做，犯恶作。获得别人做好的之后拿来使用，犯恶作。

546 无犯：做顶篷、铺地布、布围墙、褥垫或枕头；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行者。

蚕丝学处第一终

2. 纯黑羊毛学处 Suddhakāḷakasikkhāpadaṃ

547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毗舍离（Vesālī）大林（Mahāvana）的重阁讲堂（Kūṭāgārasālā）。当时，六群比丘叫人做纯黑羊毛的敷具。人们在寺院间游行时看到后，非难、批评、指责说：“沙门释迦子怎么能叫人做纯黑羊毛的敷具呢？就像在家享乐的人一样！”诸比丘听到了那些人的非难、批评、指责。那些少欲比丘……非

难、批评、指责说：“六群比丘怎么能叫人做纯黑羊毛的敷具呢！”接着，那些比丘用种种方式呵责了六群比丘，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诸比丘，你们真的叫人做了纯黑羊毛的敷具吗？”“是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愚痴的人们，你们怎么能叫人做纯黑羊毛的敷具呢！愚痴的人们，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这条学处——

> 548 任何比丘，自己制作或叫人制作用纯黑羊毛做的敷具，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49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所谓“黑色（羊毛）”，有两种：天然的黑色，或染成的黑色。

所谓“敷具”，是将纤维铺开制成、不经编织的毡具。

亲手做或叫人做，在制作的过程中犯恶作。得到时，便成尼萨耆亚罪。应当舍给僧团、或给众、或给人。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舍出：……“尊者，这个用纯黑羊毛做成、已叫人做好的垫子，是我该舍出的。我把这个舍给僧团”……“应给”……“应给”……“我给具寿”。

550 自己没做完的，自己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自己没做完的，叫别人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别人没做完的，自己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别人没做完的，叫别人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为了别人而做，或者指使别人做，犯恶作。获得别人做好的之后拿来使用，犯恶作。

551 无犯：做顶篷、铺地布、布围墙、褥垫或枕头；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行者。

纯黑学处第二终

3. 二分学处 Dvebhāgasikkhāpadaṃ

552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当时，六群比丘心想：“世尊禁止叫人做纯黑羊毛的垫子”，他们只取一点点白色在边上，照样叫人做纯黑羊毛的垫子。那些少欲比丘……非难、责备、呵斥说：“六群比丘怎么可以只取一点点白色在边上，照样叫人做纯黑羊毛的垫子呢！”于是，那些比丘用种种方式呵责六群比丘之后，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你们真的只取一点点白色在边上，照样叫人做纯黑羊毛的垫子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愚痴的人们，

你们怎么可以只取一点点白色在边上，照样叫人做纯黑羊毛的垫子呢！愚痴的人们，这不能让没信心的人生起信心……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诵这个学处——

> 553 比丘做新敷具，应当取两分纯黑羊毛、第三分白羊毛、第四分褐色羊毛。如果比丘不按两分黑、第三分白、第四分褐色来取，就做新敷具，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54 “名为‘新’，是就造作而说的。”

所谓“敷具”，是将纤维铺开制成、不经编织的毡具。

所谓“建造时”，是指自己做或令他人做。

“应取两份纯黑羊毛”，是说称重后，取两份的重量。

“第三份用白羊毛”，是说取一份重量的白羊毛。

“第四份用褐羊毛”，是说取一份重量的褐羊毛。

不取两份纯黑羊毛、一份白羊毛、一份褐羊毛，就做新敷具——自己做也好，叫别人做也好，在做的时候犯恶作，拿到手就犯尼萨耆亚。必须舍给僧团，或舍给一个小组，或舍给一位比丘。诸比丘，应该这样舍：……“尊者，我这个敷具，是没有取两份纯黑羊毛、一份白羊毛、一份褐羊毛就叫人做的，是尼萨耆亚物。我把它舍给僧团。”……（僧团）应该给还……“给还给这位尊者。”

555 自己没做完的，自己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自己没做完的，叫别人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别人没做完的，自己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别人没做完的，叫别人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为了别人而做，或者指使别人做，犯恶作。获得别人做好的之后拿来使用，犯恶作。

556 无犯条款：用一量白色羊毛、一量褐羊毛掺杂制作；用更多白色羊毛、更多褐羊毛掺杂制作；全用白羊毛或全用褐羊毛制作；做帷幕、地毯、屏风、床垫、枕头；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

二分学处第三终

4. 六年学处 Chabbassasikkhāpadaṃ

557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树给孤独园。当时，诸比丘每年都让人做敷具。他们经常乞求、经常讨要，说道：“请给些羊毛吧，我们需要羊毛。”人们责备、批评、非议说：“这些释迦子沙门，怎么能每年都让人做敷具，还经常乞求、经常讨要地说‘请给些羊毛吧，我们需要羊毛’呢！我们做的敷具，一次就能

用上五六年，期间孩子们还会在上面大便、小便，老鼠也会啃咬它。而这些释迦子沙门，却每年都让人做敷具，经常乞求、经常讨要地说‘请给些羊毛吧，我们需要羊毛’！”

那些比丘们听到了人们的责备、批评和非议。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也责备、批评、非议说：“诸比丘怎么能每年都让人做敷具，还经常乞求、经常讨要地说‘请给些羊毛吧，我们需要羊毛’呢！”于是，那些比丘以种种方式呵责了那些比丘后，将此事报告给世尊……世尊问道：“诸比丘，听说有比丘每年都让人做敷具，经常乞求、经常讨要地说‘请给些羊毛吧，我们需要羊毛’，这是真的吗？”他们回答说：“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诸比丘，这些愚痴人怎么能每年都让人做敷具，经常乞求、经常讨要地说‘请给些羊毛吧，我们需要羊毛’呢！诸比丘，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此学处——

> 558 任何比丘，做了新敷具后，应当用满六年。如果不到六年，无论是否把原来的敷具给人，又另做新敷具，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就这样，世尊为诸比丘制定了这条学处。

559 那时，有位比丘在憍赏弥（Kosambī）生病了。他的亲属派了信使到那位比丘那里去，说：“尊者，请您来吧，我们来照顾您。”诸比丘也这样对他说：“贤友，去吧，亲属们会照顾你的。”他却这样回答：“贤友们，世尊制定了学处：‘任何比丘做了新敷具后，应使用满六年。’而我是个病人，我没办法带着敷具离开。我没有敷具又不舒服。我不去了。”诸比丘把这事报告给世尊。于是，世尊借着这个因缘、借着这件事情，作了佛法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给生病的比丘敷具豁免许可。而诸比丘，应当这样给：那位生病的比丘，应到僧团那里，偏袒上衣，顶礼上座诸比丘的足，蹲踞坐下，合掌，应当这样说：‘尊者，我生病了，没办法带着敷具离开。尊者，我向僧团乞求敷具豁免许可。’应当乞求第二次。应当乞求第三次。然后，应由一位能干、胜任的比丘向僧团提出动议：

560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为某某的比丘生病了，他没办法带着敷具离开。他向僧团乞求敷具豁免许可。如果僧团认为时机适宜，僧团就给予这位名为某某的比丘敷具豁免许可。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为某甲的比丘生病，无法带着敷具出行。他向僧团请求敷具的许可。僧团现在给予某甲比丘敷具的许可。哪位尊者同意僧团给予某甲比丘敷具的许可，请保持沉默；哪位尊者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经给予某甲比丘敷具的许可。此事僧团认可，因此默然。我就这样持守。”

【六、学处随制正条】那么，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习这条学处——任何比丘，自己其实没有证得，却宣称具有上人法、具有圣者那样的智慧和知见，说“我这样知道，我这样看见”；后来不管有没有人追问，他因为犯了戒、想求得清净，就改口说“朋友，我其实不知道却说知道、没看见却说看见，说的是空话、谎话、胡话”——除非只是出于增上慢，否则他也犯了巴拉基格，不能再和僧团共住。

> 561 比丘做了新敷具后，应当用满六年。如果不到六年，无论是否把原来的敷具给人，又另做新敷具，除非得到僧团许可，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62 “名为‘新’，是就造作而说的。”

所谓“敷具”，是将纤维铺开制成、不经编织的毡具。

“制成后”，是指自己做成或请人做成之后。

“应持用六年”，是说至少应持用六年。

“若未满六年”，是指还不到六年。

“舍出那件敷具”，是指把它给了别人。

所谓“不舍弃”，是指没给任何人。

未经僧团许可，自己另做新敷具或叫人做，着手制作时犯恶作；得到时，成为尼萨耆亚。应舍给僧团、或数位比丘、或一位比丘。诸比丘，应这样舍：“尊者，这件敷具是我未满六年、未经僧团许可便让人做的，应当舍出。我现在把它舍给僧团。”……应交还……说“交还”……“我给具寿”。

563 自己没做完的，自己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自己没做完的，叫别人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别人没做完的，自己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别人没做完的，叫别人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64 没有犯戒的情况：满六年时再做、超过六年再做、为别人做或叫人做、拿到别人做好后受用的、做顶篷、地垫、布幕、褥垫或枕头、有僧团许可的、精神失常者、最初犯戒者。

六年学处第四终

5. 坐垫布学处 Nisīdanasanthatasikkhāpadaṃ

565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当时，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想独自静修三个月。除了一个送饭的人外，谁也不许来我这里。”

“是的，世尊，”诸比丘这样回答后，确实没有一个人去靠近世尊，除了那个送饭的。那时，舍卫城的僧团定下了一条共约：“贤友们，世尊想独自静修三个月。除了一个送饭的，谁都不许靠近世尊。谁靠近世尊，就应该让他忏巴吉帝亚（pācittiya，古译：波逸提）。”那时，具寿伍巴塞那·旺甘德之子（Upasena Vaṅgantaputta），带着他的随众，前往世尊那里。到了以后，向世尊行礼，坐在一旁。其实，佛陀世尊们对客比丘问候一下，这是惯例。于是世尊对具寿伍巴塞那·旺甘德之子说：“伍巴塞那（Upasena），你还好吗？顶得住吗？一路来得累不累啊？”

“世尊，还行，顶得住。我们没怎么费力就走完了这条路，世尊。”

那时，具寿伍巴塞那·旺甘德之子的共住弟子比丘，正坐在离世尊不远的地方。于是，世尊对那位比丘说：“比丘，你觉得粪扫衣可意吗？”

“尊者，我并不觉得粪扫衣可意。”

“那你为什么是个穿粪扫衣的呢？”

“尊者，我的亲教师是穿粪扫衣的，所以我也就成了穿粪扫衣的。”于是，世尊对具寿伍巴塞那·旺甘德之子说：“伍巴塞那，你这徒众真是令人悦意。你是怎样教导徒众的呢？”

“尊者，如果有人向我请求达上，我就对他说：‘贤友，我是住在林野的、常乞食的、穿粪扫衣的。如果你也能成为住在林野的、常乞食的、穿粪扫衣的，那我就为你授达上。’如果他答应，我就为他授；如果他不答应，我就不授。如果有人向我请求依止，我就对他说：‘贤友，我住在林野，常行乞食，穿粪扫衣。如果你也住在林野，常行乞食，穿粪扫衣，我才给你依止。’如果他答应，我就给他依止；如果他不答应，我就不给。尊者，我就是这样教导徒众的。”

“萨度（sādhu，古译：善哉），萨度，伍巴塞那。伍巴塞那，你教导徒众教导得好。不过，伍巴塞那，你知道舍卫城僧团的约定吗？”

“尊者，我不知道舍卫城僧团的约定。”

“伍巴塞那，舍卫城的僧团作了这样的约定：‘贤友们，世尊想独处三个月。除了那位送食物的以外，任何人不得去见世尊。谁去见了世尊，就应当叫他忏悔巴吉帝亚。’”“尊者，舍卫城的僧团自然会知道他们自己的约定。我们是不会去制定还没制定的学处，也不会去废除已经制定的学处；我们会依止着已经制定下来的那些学处来奉行。”

“萨度，萨度，伍巴塞那。确实不应制定还没制定的，也不应废除已经制定的，应当

依止着已制定的学处来奉行。伍巴塞那，我允许那些住在林野的、常乞食的、穿粪扫衣的比丘，可以随他们的意愿来见我。”

566 那时，有一些比丘站在外门边，心里想：“我们要让具寿伍巴塞那·旺甘德之子去忏悔巴吉帝亚。”而这时，具寿伍巴塞那·旺甘德之子正带着他的徒众站起来，礼敬世尊，右绕之后便离开了。那些比丘就对具寿伍巴塞那·旺甘德之子说：“贤友伍巴塞那，你知道舍卫城僧团的约定吗？”

“贤友们，世尊刚才也这样问我：‘伍巴塞那，你知道舍卫城僧团的约定吗？’我说：‘尊者，我不知道舍卫城僧团的约定。’”“伍巴塞那，舍卫城的僧团作了这样的约定：‘贤友们，世尊想独处三个月。除了那位送食物的以外，任何人不得去见世尊。谁去见了世尊，就应当叫他忏悔巴吉帝亚。’”“我说：‘尊者，舍卫城的僧团自然会知道他们自己的约定。我们是不会去制定还没制定的，也不会去废除已经制定的。我们会依止着已经制定下来的那些学处来奉行。贤友们，世尊已经允许了：“那些住在林野的、常乞食的、穿粪扫衣的比丘，可以随他们的意愿来见我。”’”

那些比丘听了，心想：“具寿伍巴塞那说得没错——不应制定还没制定的，不应废除已制定的，应当依止着已制定的学处来奉行。”后来诸比丘听说世尊确实允许了：“那些住在林野的、常乞食的、穿粪扫衣的比丘，可以随他们的意愿来见我。”于是，这些比丘因为渴望见到世尊，就把坐卧具丢得到处都是，然后开始受持“林野住支”“常乞食支”“粪扫衣支”。世尊和众多比丘一起巡视僧房时，看见坐卧具被到处乱丢。看过后，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这些到处被丢弃的坐卧具是谁的？”诸比丘便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世尊。于是，世尊便以这件事为因缘、为由头，讲了与法相关的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那么，诸比丘，我就要为诸比丘制定学处了，这是基于十种理由：为了僧团的良好状态，为了僧团的安乐……（中略）……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读这条学处：

> 567 比丘制作新坐垫时，应从旧敷具取一块宽一善逝拃的料，使新坐垫颜色不鲜明。如果比丘不取这样一块旧料就另做新坐垫，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68 所谓“坐具（坐垫布）”，是指带边（有流苏）的。

所谓“敷具”，是将纤维铺开制成、不经编织的毡具。

所谓“建造时”，是指自己做或令他人做。

所谓“旧衣”，指哪怕只穿过一次作下衣，或只披过一次作上衣的衣。

“应取一块宽一善逝抟的料，使颜色不鲜明”：为了牢固，可以剪取圆形或方形的一块，铺在新坐垫的一处，也可以把旧料拆散后铺入。

意思是：不取一块宽一善逝抟的旧敷具料，自己做新坐垫、或者叫人做。每做一个动作，犯恶作罪；拿到坐垫时，犯尼萨耆亚罪。应当舍给僧团、或者给一群比丘、或者给一个人。诸比丘，应当这样舍：‘尊者，这个新坐垫，我没有取一块宽一善逝抟的旧敷具料，就叫人做了，是应当舍的。我现在把它舍给僧团。’……应当给还……：‘我把它给你，具寿。’

569 自己没做完的，自己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自己没做完的，叫别人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别人没做完的，自己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别人没做完的，叫别人把它完成，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如果为了别人而做或叫人做，犯恶作罪。

570 无犯的情况是：从旧敷具取一块宽一善逝抟的料，然后做；如果得不到，就取比一善逝抟稍少一点，然后做；如果完全得不到，就不取也可以做；得到别人做好的，拿来用；做天篷、地毡、布幕墙、床垫或枕头；以及精神错乱者和最初犯行者。

坐具覆学处第五终

6. 羊毛学处 Eḷakalomasikkhāpadaṃ

571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当时，有一位比丘在憍萨罗国（Kosala）旅行，要前往舍卫城，在半路上得到了一些羊毛。于是，那位比丘用上衣把那些羊毛捆成一小包，带着走。人们看到这位比丘后，就取笑他：‘您花了多少钱买的啊？能赚多少啊？’那位比丘被那些人取笑得狼狈不堪。后来，那位比丘到了舍卫城，站着就把那些羊毛扔掉了。诸比丘对他说：‘贤友，你怎么站着就把这些羊毛给扔了？’‘贤友，就是因为这些羊毛，我被人取笑了。’‘贤友，那你带着这些羊毛走了多远的路呢？’‘超过三由旬了，贤友。’那些少欲的比丘……非难、责备、批评道：‘一个比丘怎么能携带羊毛走超过三由旬的路呢！’然后，那些比丘用各种方式呵责了那位比丘后，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比丘，听说你携带羊毛走了超过三由旬的路，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道……‘你这个愚蠢的人！怎么能携带羊毛走超过三由旬的路呢！你这个愚蠢的人，这既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起信……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这个学处——’

> 572 任何比丘，若在路途中得到羊毛，愿意就可以接受。接受后若无人代携，最远可自携三由旬；若超过，即使无人代携，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73 所谓“比丘在旅途中行走时”，即对于在路上行走的比丘。

这些羊毛可能来自僧团、团体、亲戚、朋友，也可能是拾得的弃物，或是用自己的财物所得。

如果想要，就可以接受。

接受之后，最远不超过三由旬，应由自己亲手携带。

没有其他任何携带者，无论是女人、男人，在家人还是出家人。

当第一只脚跨过三由旬的界限时，犯恶作罪。当第二只脚跨过时，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如果人站在三由旬范围内，却将羊毛抛到范围外，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将羊毛放在别人的车或货物中，在物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运过了三由旬，这些羊毛也成为应舍之物。应将该羊毛舍给僧团、团体或个人。诸比丘，应当这样舍：……“尊者，这些羊毛是我运过了三由旬的，属于应舍之物。我将它们舍给僧团。”…（僧团）应该给还… “给还…” … “我给具寿。”

574 在超过三由旬时，心里也认为超过了，带过去，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在超过三由旬时，心里有疑惑，带过去，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在超过三由旬时，心里误认为没超过，带过去，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

对于不足三由旬却认为超过，犯恶作罪。对于不足三由旬而心存疑惑，犯恶作罪。对于不足三由旬而知道不足，无犯。

575 无犯的情况：运送三由旬；运送不足三由旬；运送三由旬后又带回来；本打算在三由旬处居住，到了那里之后再继续携带；取回被夺走的羊毛后携带；取回已舍出的羊毛后携带；让别人携带羊毛；携带已制成的物品；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

羊毛学处第六终

7. 洗羊毛学处 Eḷakalomadhovāpanasikkhāpadaṃ

576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释迦（Sakka）国迦毗罗卫城（Kapilavatthu）的尼拘律园（Nigrodhārāma）。当时，六群比丘让比丘尼们洗羊毛、染羊毛、梳理羊毛。那些比丘尼因为忙于洗羊毛、染羊毛、梳理羊毛，荒废了诵经、问难、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的学习。这时，大爱道·果达弥（Mahāpajāpati Gotamī）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行礼，站在一边。世尊对站在一边的大爱道·果达弥这样说：“果达弥

（Gotamī），比丘尼们是否不放逸、精进努力、坚定地安住呢？”

“尊者，比丘尼们哪来的不放逸啊！那些六群比丘尊者们让比丘尼们洗羊毛、染羊毛、梳理羊毛。那些比丘尼因为忙于洗羊毛、染羊毛、梳理羊毛，荒废了诵经、问难、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的学习。”

其时，世尊用佛法开示教导、鼓励、激励、令大爱道·果达弥欢喜。那时，大爱道·果达弥被世尊用佛法开示教导、鼓励、激励、令欢喜后，向世尊行礼，右绕之后便离开了。那时，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件事情召集比丘僧团，审问六群比丘：“诸比丘，你们确实让比丘尼们洗羊毛、染羊毛、梳理羊毛了吗？”“确实是这样，世尊。”“诸比丘，她们是你们的亲属还是非亲属？”“是非亲属，世尊。”“愚蠢的人啊，非亲属不知道什么是适当、不适当，什么是得体、不得体。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竟然让非亲属的比丘尼洗羊毛、染羊毛、梳理羊毛！愚蠢的人啊，这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生起信心……而且，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577 任何比丘，让非亲属的比丘尼洗、染或梳理羊毛，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78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所谓（非亲属），是指从母系或父系追溯，一直到七代祖先之间，没有关联的。

所谓（比丘尼），是在两众僧团中都受了具足戒的。

如果比丘命令：“洗吧”，犯恶作；洗过的羊毛成为应舍的。如果命令：“染吧”，犯恶作；染过的羊毛成为应舍的。如果命令：“梳理吧”，犯恶作；梳理过的羊毛成为应舍的。应舍给僧团、或给数位比丘、或给一位比丘。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舍：……“尊者，这些羊毛是我让非亲属比丘尼洗过的，成为应舍物。我将这些舍给僧团。”……“应给还。”……“应给还。”……“我给具寿。”

579 对非亲里比丘尼有非亲里想，让洗羊毛，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对非亲里比丘尼有非亲里想，让洗又让染羊毛，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加一个恶作。对非亲里比丘尼有非亲里想，让洗又让梳理羊毛，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加一个恶作。对非亲里比丘尼有非亲里想，让洗、让染又让梳理羊毛，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加两个恶作。

对非亲里比丘尼有非亲里想，让染羊毛，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对非亲里比丘尼有非亲里想，让染又让梳理羊毛，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加一个恶作。对非亲里比丘尼有非亲里想，让染又让洗羊毛，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加一个恶作。对非亲里比丘尼有非亲里想，让染、让梳理又让洗羊毛，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加两个恶作。

对非亲里比丘尼有非亲里想，让梳理羊毛，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对非亲里比丘尼有非亲里想，让梳理又让洗羊毛，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加一个恶作。对非亲里比丘尼有非亲里想，让梳理又让染羊毛，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加一个恶作。对非亲里比丘尼有非亲里想，让梳理、让洗又让染羊毛，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加两个恶作。

580 对非亲里比丘尼有疑惑……对非亲里比丘尼有亲里想……让洗别人的羊毛，犯恶作。让在一部僧团受具足戒的比丘尼洗羊毛，犯恶作。对亲里比丘尼有非亲里想，犯恶作。对亲里比丘尼有疑惑，犯恶作。对亲里比丘尼有亲里想，无犯。

581 无犯的情况：亲里比丘尼在洗羊毛时，非亲里比丘尼作为帮手在场；没有指使而她自己洗；让洗尚未使用过的制成品；让学法女或沙弥尼洗；精神失常者；最初的犯戒者。

洗羊毛学处第七终

8. 金钱学处 Rūpiyasikkhāpadaṃ

582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的竹林松鼠喂养处。当时，具寿伍巴南达（Upananda）释迦子常到一户人家去，常受那家供饭。那户人家无论生起什么嚼食或啖食，都会分出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的一份收好。那时，有天傍晚，那户人家生起了一些肉。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的那份就被收好了。那户人家的小男孩在夜晚将尽、黎明时分醒来，哭着说："给我肉吃！"于是，那男子便对妻子说："把尊者的那份拿给孩子吧。我们会再买别的东西来供养尊者。"

那时，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于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持钵与衣，前往那户人家；到了以后，在备好的座位上坐下。于是，那男子便走近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走近后，礼敬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后，那男子对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这么说：'尊者，昨天傍晚有肉，尊者的那份就因此被收了起来。尊者，这孩子天快亮时醒来，哭着说："给我肉吃！"尊者的那份就给了孩子。尊者，用一枚迦哈波那给您买什么来呢？'（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问：）'朋友，那枚迦哈波那是为我舍出的吗？'（男子说：）'是的，尊者，是为您舍出的。'（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说：）'那你就把那个迦哈波那的钱给我吧。'

其时，那男子给了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一个迦哈波那后，就埋怨、指责、非难道：'我们就这样收取金钱，这些释子沙门也同样收取金钱！'那些比丘们听到了那男子埋怨、指责、非难的话。那些少欲的比丘……也埋怨、指责、非难说：'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怎么能收取金钱呢！'然后，那些比丘用种种方式呵责具寿伍巴南达释

迦子后，便将此事告知世尊……（世尊问）‘伍巴南达，你确实收取了金钱吗？’（伍巴南达答：）‘是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愚痴的人，你怎么能收取金钱呢！愚痴的人，这既不能让未信者生信……（也不能让已信者增信）……诸比丘，应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583 任何比丘，亲手拿取金银，或叫人拿取，或同意接受别人为他存放的金银，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84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所谓“金”，指色泽如导师肤色的金属。

“钱”指的是：迦哈波那、铜摩萨迦、木摩萨迦、树胶摩萨迦等，凡是能在世间流通使用的。

所谓“拿取”，是指亲自收取，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所谓“叫人拿取”，是指指使他人接受[金银]，也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

所谓“同意接受别人为他存放的金银”，是指有人说“这个给尊者”，为他放下金银，他同意接受，这金银就应当舍出。应在僧团中舍出。诸比丘，要这样舍：那位比丘应当走到僧团那里，把上衣搭在一肩，顶礼长辈诸比丘的脚，蹲坐下来，合掌，然后这样说：“圣者们，我接受了金银。这是我的尼萨耆亚物。我把这舍给僧团。”舍出之后，应当忏悔罪过。应当由一位贤能、有能力的比丘接受那罪过的陈白。如果这时有净人或者居士过来，应当告诉他：“朋友，请你处理这个。”如果他说：“用这个买些什么带回来？”不应当说“买这个、买那个”。应当说明许用的东西：熟酥、油、蜂蜜、糖浆。如果他通过交易把这些带回来，除了那个接受金银的人外，其他所有人都可以用。如果能够这样，那很好；如果不行，应当告诉他：“朋友，把这个扔了吧。”如果他扔了，那很好；如果他不扔，应当委任一位具足五法的比丘做丢弃金银者：他不会因贪欲而偏私，不会因嗔恨而偏私，不会因愚痴而偏私，不会因恐惧而偏私，而且知道什么是已丢弃、什么是未丢弃。诸比丘，应当这样委任。先要请求那位比丘。请求之后，由一位贤能、有能力的比丘这样告知僧团：

585 “圣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时机合适，僧团应当委任某某比丘做丢弃金银者。这是动议。”

“圣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委任某某比丘做丢弃金银者。哪位圣者同意这位某某比丘作为丢弃金银者的委任，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某某比丘已被僧团委任为丢弃金银者。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住了。”

受委任的比丘应当把金钱丢掉，不去辨认落处。若在丢弃时留意落处作记认，犯恶作罪。

586 对金银有金银想，接受金银，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对金银有疑，接受金银，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对金银有非金银想，接受金银，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

对非金银有金银想，恶作罪。对非金银有疑，恶作罪。对非金银有非金银想，无犯。

无犯的情况是：在寺院内或在住处内，收取或叫人收取后存放起来，心想“这东西属于谁，谁就会把它带走”；精神失常者；最初犯戒者。

金钱学处第八终

9. 金钱交易学处 Rūpiyasaṃvohārasikkhāpadaṃ

587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当时，六群比丘从事各种金钱交易。人们对此感到不满，批评指责道：“怎么这些沙门释子也从事各种金钱交易，就像那些享受欲乐的在家人一样！”诸比丘听到了那些人不满、批评、指责的声音。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也对此感到不满，批评指责道：“怎么这些六群比丘竟然从事各种金钱交易！”于是，那些比丘以各种方式斥责了六群比丘之后，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道：“诸比丘，据说你们确实从事各种金钱交易，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道……“你们这些愚痴人，怎么能从事各种金钱交易呢！愚痴人，这既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生起信心……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588 任何比丘，做种种金钱交易，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89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所谓“种种”，包括已制成饰物的、未制成饰物的，以及两者兼有的。已制成饰物的，指佩戴在头、颈、手、脚或腰上的饰物。未制成饰物的，指仅制成块状的。两者兼有，指既有饰物又有块料。

所谓“金钱”，指色泽如导师肤色的黄金，以及可用于交易的迦哈波那、铜摩萨迦、木摩萨迦、树胶摩萨迦。

用饰物换取饰物，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用饰物换取块料，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用饰物换取饰物及块料，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用块料换取饰物，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用块料换取块料，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用块料换取饰物及块料，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用饰物及块料换取饰物，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用饰物及块料换取块料，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用饰物及块料换取饰物及块料，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应当在僧团中舍出。诸比丘，应当这样舍出：那位比丘应到僧团去，将上衣搭在一肩，向长老诸比丘顶礼双足，蹲坐，合掌，应当这样说：“尊者，我从事了各种金钱交易。这件东西我应当舍出。我将它舍给僧团。”舍出之后，应当忏罪。应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接受忏罪。如果在场来了净人或居士，应当对他说：“贤友，请你处理这个。”如果他问：“用这个能换取什么来？”不要说：“你换来这个，换来那个。”应当建议如法之物：熟酥、油、蜜、糖浆。如果他通过交易换取如法之物后带回来，除了那位经手换取金钱的人之外，所有比丘都可以受用。如果能这样做，这样是好的；如果不能这样做，应当对他说：“贤友，把这丢掉。”如果他丢掉，这样是好的；如果他不丢掉，应当委任一位具备五项条件的比丘为弃钱者：不因偏爱而偏私，不因嗔恚而偏私，不因愚痴而偏私，不因恐惧而偏私，并且知道哪些已经丢掉了、哪些没丢掉。诸比丘，应当这样选出。首先应当请求一位比丘。请求之后，应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向僧团通告：

590 “圣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时机合适，僧团应当委任某某比丘做丢弃金银者。这是动议。”

“圣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委任某某比丘做丢弃金银者。哪位圣者同意这位某某比丘作为丢弃金银者的委任，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某某比丘已被僧团委任为丢弃金银者。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住了。”

受委任的比丘应当把金钱丢掉，不去辨认落处。若在丢弃时留意落处作记认，犯恶作罪。

591 在金钱中，作金钱想而去买金钱，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在金钱中，心有疑惑而去买金钱，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在金钱中，作非金钱想而去买金钱，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在非金钱中，作金钱想而去买金钱，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在非金钱中，心有疑惑而去买金钱，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在非金钱中，作非金钱想而去买金钱，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

对非金银有金银想，恶作罪。对非金银有疑，恶作罪。对非金银有非金银想，无犯。

592 无犯：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

金钱交易学处第九终

10. 买卖学处 Kayavikkayasikkhāpadaṃ

593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具寿伍巴南达（Upananda）释迦子擅长做衣。他用许多旧布片做成一件桑喀帝，染成漂亮的颜色，做工精致，穿在身上。那时有一个游方者，穿着一件贵重的布料，来拜访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到了之后，他对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说：“贤友，你这件桑喀帝真好看，用那块布换给我吧。”具寿伍巴南达说：“贤友，你可想好了。”游方者回答：“是的，贤友，我想好了。”具寿伍巴南达说：“拿着吧，贤友。”就把桑喀帝给了游方者。游方者穿上那件桑喀帝，回到游方者们的住处。其他游方者对他说：“贤友，你这件桑喀帝真好看，从哪里得来的？”他说：“贤友们，是用我的布换来的。”游方者们说：“贤友，你这件桑喀帝能穿几天？你那块布才是更好的。”

那个游方者心想：“这些游方者说得对——‘这件桑喀帝能穿几天？那块布对我来说才是更好的。’”于是他又去拜访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到了之后，对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说：“贤友，桑喀帝还给你，把布还给我吧。”具寿伍巴南达说：“贤友，我难道没跟你说‘你可想好了’吗？我不还。”那个游方者便抱怨、责备、到处说闲话：“在家人尚且肯把东西还给一个反悔的在家人，一个出家人怎么就不肯还给另一个出家人呢？”诸比丘听到了那个游方者抱怨、责备、说闲话的声音。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也抱怨、责备、说闲话：“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怎么可以跟游方者做买卖交易呢？”那些比丘们用各种方式呵责了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后，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伍巴南达，你确实跟游方者做买卖交易了吗？”伍巴南达回答：“确实如此，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愚痴人，你怎么可以跟游方者做买卖交易呢？愚痴人，这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也不能让已生信者增长信心……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594 任何比丘，从事各种买卖交易者，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595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所谓“种种”，是指：衣、钵食、住所、病时所需的医药资具，乃至一小团粉、一根齿木、一根衣边的流苏线。

所谓“从事买卖”，是指这样提出交换：用这个给我那个，用这个拿那个来，用这个换那个，用这个买那个。开口这样要求，犯恶作罪。当从别人那里换来的物品到了自己手里，自己的物品到了别人手里时，换得的物品即应舍出。必须舍给僧团、或数位比丘、或一位比丘。诸比丘，应当这样舍：“尊者，我从事了种种买卖交易。这件物品是应舍的。我将它舍给僧团。”……之后僧团应当还给他……或者对那位比丘说：“我把它给你。”

596 在买卖交易时，以为自己是在做买卖交易，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在买卖交易时，心存疑惑，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在买卖交易时，以为自己不是在做买卖交易，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

非买卖时，以为是买卖，犯恶作罪。非买卖时，心有疑惑，犯恶作罪。非买卖时，知道不是买卖，无犯。

597 无犯的情况是：询问价格，告知净人，说“这是我们有的，我们需要这个和那个”，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

买卖学处第十终

蚕丝品第二

其摄颂：

蚕丝、纯黑、二分、六年、坐垫，

两条羊毛学处、收取金钱，以及两条关于种种交易的学处。

3. 钵品 Pattavaggo

1. 钵学处 Pattasikkhāpadaṃ

598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六群比丘积存了好多钵。人们在各寺院之间游走，看见以后，便讥嫌、批评、指责说：“沙门释子怎么能积存这么多钵！难道沙门释子要做钵生意，还是要开陶器店！”诸比丘听到那些人在讥嫌、批评、指责。那些少欲的比丘……他们也讥嫌、批评说：“六群比丘怎能持有额外的钵呢！”于是那些比丘用种种方法训斥六群比丘之后，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你们真的持有额外的钵吗？”

“是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愚痴人，你们怎能持有额外的钵！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诸比丘，你们应该这样诵这条学处——”

> 599 任何比丘，持有多余的钵者，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就这样，世尊为诸比丘制定了这条学处。

600 那时候，具寿阿难（Ānanda）有了一个多余的钵。具寿阿难想把这个钵送给具寿舍利弗（Sāriputta）。而具寿舍利弗住在娑鸡帝（Sāketa）。当时，具寿阿难心里这样想：“世尊已经制定了学处——不得存放多余的钵。我现在有了这个多余的钵，而我想把这个钵送给具寿舍利弗，但具寿舍利弗住在娑鸡帝。我该怎么处理才好呢？”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问：“阿难啊，舍利弗还要多久才回来？”阿难回答：“世尊，第九天，或者第十天。”于是，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件事说了法义的开示，然后告诉诸比丘：“诸比丘，我允许你们最多存放多余的钵十天。而且，诸比丘，你们要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601 多余的钵最多可以存放十天；超过这个期限，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602 所谓“以十日为限”，是指最多可存放十天。

所谓“多余的钵”，指既未决意也未净施的钵。

钵有两种：铁钵和陶钵。

钵按容量分为大、中、小三种。大钵能容半阿罗迦米煮成的饭，中钵能容一那利迦米煮成的饭，小钵能容一钵他米煮成的饭。每种钵还须容得下相当于饭量四分之一的嚼食，以及相应的菜肴。超过大钵容量或不足小钵容量的，都不算这里所说的钵。

所谓“超过期限便应舍出”，是指第十一天破晓时，这只钵就应舍出。这件物品应当舍给僧团、或给数位比丘、或给一位比丘。诸比丘，应当这样舍：那位比丘来到僧团跟前，把上衣搭在一肩，向长老诸比丘顶礼双足之后，蹲坐着，合掌，这样说道：“尊者们，我这件钵已经超过了十天，成了应当舍出的物品。我现在将它舍给僧团。”舍出之后，再忏悔罪过。应当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接受这忏悔。然后，这件被舍出的钵应当归还给他。

603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是某甲比丘那件应当舍出的、已经舍给僧团的钵。如果僧团觉得合适，就请僧团把这只钵交给某甲比丘。”

604 那位比丘应当到几位比丘跟前，将上衣搭在一肩，向年长的诸比丘顶礼双足，然后蹲下，合掌，这样说：“尊者们，我这个钵超过十天了，是应舍的。我现在把它

舍给诸位尊者。”舍出之后，应当忏悔过错。应当由一位能干、有能力的比丘接受忏悔，并把所舍的钵还给他。

605 “请诸位尊者听我说。这个钵是某某比丘的应舍物，他已舍给诸位尊者。如果诸位尊者觉得合适，请将这个钵还给某某比丘。”

606 那位比丘应到一位比丘跟前，将上衣搭在一肩，蹲下，合掌，这样对他说：“贤友，我这个钵超过十天了，是应舍的。我现在把它舍给尊者。”舍出之后，应当忏悔过错。那位比丘应当接受忏悔，并把所舍的钵还给他说：“我把这个钵给尊者。”

607 超过十天，自己知道已超过，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超过十天，心存疑惑，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超过十天，自己以为未超过，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对未决意的钵，自己以为已决意，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对未净施的钵，自己以为已净施，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对未舍出的钵，自己以为已舍出，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对没有丢失的钵，自己以为丢失了，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对没有毁坏的钵，自己以为毁坏了，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对没有破损的钵，自己以为破损了，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对没有被抢的钵，自己以为被抢了，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

把应舍的钵不舍出而继续使用，犯恶作罪。未超过十天，自己以为超过了，犯恶作罪。未超过十天，心存疑惑，犯恶作罪。未超过十天，自己以为未超过，无犯。

608 在十天之内完成决意、净施、舍出，或者钵丢失、毁坏、破损、被人强行拿走、出于信任而拿走，以及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这些情况都无犯。

那时，六群比丘不归还所舍的钵。他们向世尊报告了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所舍的钵不可以不归还。如果不归还，犯恶作罪。”

钵学处第一终

2. 不足五条补缀学处 Ūnapañcabandhanasikkhāpadaṃ

609 那时候，佛陀世尊住在释迦（Sakka）族国的迦毗罗卫城（Kapilavatthu）尼拘律园（Nigrodhārāma）。那时，有位陶匠对诸比丘发出邀请：“哪位尊者需要钵，我来做钵供养。”那时，诸比丘不知节制，乞求了很多钵。那些钵小的人，就乞求大钵。那些钵大的人，就乞求小钵。那位陶匠因为要替诸比丘做很多钵，没办法做其他贩卖的商品，连自己都维持不了生计，妻儿也陷入困苦。人们开始指责、批评、非议：“这些释迦族的沙门怎么能这样不知节制，乞求这么多钵！这个人为了替他们做这么多钵，没办法做其他贩卖的商品，连自己都维持不了生计，妻儿也陷入困苦。”

那些比丘听到了人们在指责、批评、非议。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也开始指责、批评、非议：“诸比丘怎么能这样不知节制，乞求那么多钵呢！”于是，这些比丘用种种方式呵责之后，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听说诸比丘不知节制，乞求了很多钵，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了……“诸比丘，这些愚痴人怎么能这样不知节制，乞求那么多钵呢！诸比丘，这既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产生信心……也不能让已有信心的人增长信心……”呵责之后，世尊作了法语开示，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许乞求钵。若乞求，犯恶作罪。”

610 那时候，有一位比丘的钵破了。于是，这位比丘心想：“世尊禁止了乞求钵。”因为有所顾虑，他就不敢乞求。他直接用手托着食物挨家挨户乞食。人们指责、批评、非议：“这些释迦族的沙门怎么用手托着食物乞食，就像外道一样呢！”诸比丘听到了人们在指责、批评、非议。于是，这些比丘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那时，世尊以此因缘、以此契机作了法语开示，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在钵丢失或钵破损的情况下，可以乞求钵。”

611 那时候，六群比丘心想：“世尊已经允许在钵丢失或钵破损的情况下乞求钵了。”他们就以一点点小破损、一点点小缺口、一点点小刮痕为由，乞求了很多钵。那位陶匠因为要替诸比丘做很多钵，同样地没办法做其他贩卖的商品，连自己都维持不了生计，妻儿也陷入困苦。人们同样地指责、批评、非议：“这些释迦族的沙门怎么能这样不知节制，乞求那么多钵！这个人为了替他们做这么多钵，没办法做其他贩卖的商品，连自己都维持不了生计，妻儿也陷入困苦。”

诸比丘听到了人们在指责、批评、非议。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也开始指责、批评、非议：“六群比丘怎么能凭一点点小破损、一点点小缺口、一点点小刮痕为由，乞求那么多钵呢！”于是，这些比丘用种种方式呵责了六群比丘之后，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听说你们凭一点点小破损、一点点小缺口、一点点小刮痕为由，乞求了很多钵，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了……“你们这些愚痴人，怎么能凭一点点小破损、一点点小缺口、一点点小刮痕为由，乞求那么多钵呢！愚痴人，这既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产生信心……也不能让已有信心的人增长信心……”呵责之后，世尊作了法语开示，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612 任何比丘，自己的钵还不到五处裂补、还能用，却向人求取另一个新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这位比丘应把这个钵在比丘众中舍出。比丘众依次分钵后剩下的最后一个钵，应当给这位比丘，说‘比丘，这个钵给你，用到破为止’。这才是如法的做法。

613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所谓“补缀不足五处的钵”，指未补缀的钵、补缀一处的钵、补缀二处、三处或四处的钵。所谓“无补缀处”，是指钵上没有两指长的裂纹；所谓“有补缀处”，是指钵上有两指长的裂纹。所谓“新钵”，是依乞求而言的。

向人索求时，每做一次努力就犯恶作罪。一旦得到所求的钵，这只钵就应舍出，必须在僧团中舍掉。所有比丘都要带着自己决意过的钵集合。不能为了想得到昂贵的钵，而故意决意使用一个劣钵。如果抱着“我要得到昂贵钵”的心思，却用劣钵去决意，那就犯恶作罪。诸比丘，应该这样舍：那位比丘要来到僧团前，把上衣搭在一肩，向长老诸比丘顶礼，然后蹲着，合掌，这样说：“尊者，我原有的钵补缀不足五处，又求得这只钵。这只钵应当舍出。我现在把它舍给僧团。”舍了之后，要忏悔罪过。应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接受这忏悔。应该选任一位具足五法、不会因贪、嗔、痴、恐惧而偏离，并且知道已给与未给的比丘当分钵人。诸比丘，应该这样选任：先要请一位比丘。请了之后，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614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时机合适，应选任某某比丘为分钵人。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选任某某比丘为分钵人。哪位尊者同意选任某某比丘为分钵人，请保持沉默；不同意的请说。

僧团已选任某某比丘为分钵人，僧团同意，所以保持沉默。我这样记住了。

615 由那位被选任的比丘来分钵。应该对长老说：“尊者长老，请您拿钵。”如果长老拿了，就把长老原来的钵分给第二位比丘。不能因为怜悯他就不拿。如果不拿，就犯恶作罪。不应该把钵分给没有钵的人。就用这个方法，一直分到僧团里最新受戒的比丘。那位比丘所属的僧众中分到最末尾的钵，应该交给那位比丘，并对他说：“比丘，这个钵你要保管到它破了为止。”

那位比丘不能把这个钵放在不恰当的地方，不能漫不经心地用它吃饭，也不能把它随意扔掉，心想：“怎么样才能让这个钵丢失、毁坏或者破掉呢？”如果放在不恰当的地方，或用它吃饭时不注意，或把它扔掉，就犯恶作罪。

所谓“这是此处应有的做法”，指这样处理合乎法。

616 原钵未经补缀，又求取未经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原钵未经补缀，又求取已有一处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原钵未经补缀，又求取已有两处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原钵未经补缀，又求取已有三处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原钵未经补缀，又求取已有四处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原钵已有一处补缀，又求取未经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原钵已有一处补缀，又求取已有一处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原钵已有一处补缀，又求取已有两处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原钵已有一处补缀，又求取已有三处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原钵已有一处补缀，又求取已有四处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原钵已有两处补缀，又求取未经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原钵已有两处补缀，又求取已有一处补缀的钵……求取已有两处补缀的钵……求取已有三处补缀的钵……求取已有四处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原钵已有三处补缀，又求取未经补缀的钵……求取已有一处补缀的钵……求取已有两处补缀的钵……求取已有三处补缀的钵……求取已有四处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原钵已有四处补缀，又求取未经补缀的钵……求取已有一处补缀的钵……求取已有两处补缀的钵……求取已有三处补缀的钵……求取已有四处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原钵未经补缀，又求取没有可补的裂纹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原钵未经补缀，又求取有一处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两处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三处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四处可补的裂纹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原钵已有一处补缀，又求取没有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一处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两处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三处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四处可补的裂纹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原钵已有两处补缀，又求取没有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四处可补的裂纹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原钵已有三处补缀，又求取没有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四处可补的裂纹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原钵已有四处补缀，又求取没有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一处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两处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三处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四处可补的裂纹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原钵没有可补的裂纹，又求取未经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原钵没有可补的裂纹，又求取已有一处补缀的钵……求取已有两处补缀的钵……求取已有三处补缀的钵……求取已有四处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原钵有四处可补的裂纹，又求取未经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原钵有四处可补的裂纹，又求取已有一处补缀的钵……求取已有两处补缀的钵……求取已有三处补缀的钵……求取已有四处补缀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原钵没有可补的裂纹，又求取没有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一处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两处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三处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四处可补的裂纹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原钵有四处可补的裂纹，又求取没有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一处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两处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三处可补的裂纹的钵……求取有四处可补的裂纹的钵，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617 无犯的情况：钵丢失者、钵破损者、向亲属求钵、向已表示愿意供养的人求钵、为他人代办、用自己的财物、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

不足五条补缀学处第二终

3. 药学处 Bhesajjasikkhāpadaṃ

618 那时，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候，具寿毕林达·瓦恰（Pilindavaccha）在王舍城（Rājagaha）清理山坡，想要造一个洞窟。这时，摩揭陀国（Magadha）频婆娑罗王（Bimbisāra）来到具寿毕林达·瓦恰这里，走近后礼敬具寿毕林达·瓦恰，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对具寿毕林达·瓦恰这样说：“尊者，长老在做什么呢？”

“大王，我在清理山坡，想造一个洞窟。”

“尊者，圣者需要一位净人吗？”

“大王，世尊尚未允许有净人。”

“那么，尊者，请您问过世尊后告诉我吧。”

“好的，大王。”具寿毕林达·瓦恰这样回答了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接着，具寿毕林达·瓦恰以法语教示、激励、鼓舞、令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欢喜。那时，摩揭陀国频婆

娑罗王被具寿毕林达·瓦恰以法语教导、激励、鼓舞后，便从座起身，礼敬具寿毕林达·瓦恰，右绕之后离去。

619 那时，具寿毕林达·瓦恰派人传信给世尊：“尊者，摩揭陀的频婆娑罗王想送一位净人。尊者，我该怎么做呢？”那时，世尊就这个因缘、就这件事作了法谈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接受净人。” 第二次，摩揭陀的频婆娑罗王来到具寿毕林达·瓦恰那里，到了以后，向具寿毕林达·瓦恰问讯，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后，摩揭陀的频婆娑罗王对具寿毕林达·瓦恰说：“尊者，世尊允许接受净人了吗？”“是的，大王。”“那么，尊者，我要给尊长一位净人。” 于是，摩揭陀的频婆娑罗王答应了给具寿毕林达·瓦恰净人，但后来忘了，过了很久才想起来，就对一位管事的大臣说：“喂，我说要给尊长的净人，给了吗？”“大王，尊长的净人还没给。”“喂，离那时到现在有多久了？” 于是那位大臣算了一下天数，对摩揭陀的频婆娑罗王说：“大王，五百天了。”“喂，既然如此，就给尊长五百位净人吧。”“遵命，大王。”那位大臣答应了摩揭陀的频婆娑罗王，就给了具寿毕林达·瓦恰五百位净人，他们单独住了一个村。人们称那个村为净人村，也称它为毕陵达村（Pilindagāma）。

620 那时候，具寿毕林达·瓦恰在那个村里是受恭敬供养的常客。一天上午，具寿毕林达·瓦恰穿好下衣，拿着钵和衣，进入毕陵达村去托钵。那时，村里正在举行庆典，孩子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戴着花环玩耍。具寿毕林达·瓦恰在毕陵达村次第地托钵，来到了一位净人的家。到了以后，就在已铺好的座位上坐下。那时，那位净人妻子的女儿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戴着花环，就哭闹着说：“给我花环，给我装饰品！” 于是，具寿毕林达·瓦恰对那位净人的妻子说：“这小女孩为什么哭？”“尊者，这女孩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戴着花环，就哭闹说：‘给我花环，给我装饰品！’像我们这样穷苦的人，哪来的花环，哪来的装饰品呢？” 于是，具寿毕林达·瓦恰拿起一个草环，对那位净人的妻子说：“来，把这个草环戴在那女孩的头上。” 那位净人的妻子接过那个草环，把它戴在了女儿的头上。那草环立刻变成了金花环，美丽悦目，令人欢喜。连国王后宫里的金花环也没有这样的。人们就去报告摩揭陀的频婆娑罗王：“大王，某净人的家里有一个美丽悦目、令人欢喜的金花环。连大王您后宫里的金花环也没有那样的。他那么穷，哪里来的？想必是偷来的！” 于是，摩揭陀的频婆娑罗王就叫人把那个净人全家绑了起来。 第二次，具寿毕林达·瓦恰又在上午，穿好下衣，拿着钵和衣，进入毕陵达村去托钵。他在毕陵达村次第地托钵，又来到了那个净人的住处。到了以后，就问邻居：“这净人一家到哪去了？”“尊者，因为那个金花环的事，被国王绑起来了。”

621 其时，具寿毕林达·瓦恰就来到了摩揭陀的频婆娑罗王的住处。到了以后，在已铺好的座位上坐下。摩揭陀的频婆娑罗王来到具寿毕林达·瓦恰那里，到了以后，向具寿毕林达·瓦恰问讯，然后坐在一边。具寿毕林达·瓦恰就对坐在一边的摩揭陀的频婆娑罗王说：“大王，为什么把那净人一家绑起来？”“尊者，那个净人的家里有一个美丽悦目、令人欢喜的金花环。连我们后宫里的金花环也没有那样的。他那么穷，哪来的？想必是偷来的！” 那时，具寿毕林达·瓦恰就将摩揭陀的频婆娑罗王的宫殿，以神变力令其呈现为纯金的。他便问：“大王，你哪有这么多金子呢？”“我明白了，尊者，这全都是尊长您的神通威力所致。” 国王便释放了那个净人一家。人们知道了“据说尊长毕林达·瓦恰对国王及其眷属示现了上人法的神通神变”，都很欢喜，心生净信，就给具寿毕林达·瓦恰送去了五种药，即：酥、生酥、油、蜂蜜、糖浆。具寿毕林达·瓦恰本来也就常常得到这五种药的供养。他每次收到后，就分给身边的人。而他的那些随从人员却很贪多，把收到的药装满瓶瓶罐罐收藏起来，装进滤囊和布袋挂在窗户上。这些东西或滴或漏，搞得精舍里到处都是老鼠乱窜。人们在寺院里走动时看见了，就讥嫌、批评、指责说：“这些沙门释迦子就像存了好多东西在库房里一样，简直跟摩揭陀的频婆娑罗王似的！” 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听到了人们的讥嫌、批评、指责，也讥嫌、批评、指责说：“诸比丘怎么可以热衷于这样的贪多囤积呢！” 其时，那些比丘用种种方法呵责后，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 “诸比丘，据说诸比丘确实热衷于这样的贪多囤积吗？”“确实如此，世尊。” 佛陀世尊呵责说……“诸比丘，那些愚痴的人怎么能热衷于这样的贪多囤积呢！诸比丘，这不能令未生信者生信…… 再者，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学处：”

> 622 病比丘可以服用的那些药——就是酥、生酥、油、蜜、糖——接受后最多可储存服用七天；超过这个期限，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623 “酥”是指：牛酥、山羊酥、水牛酥等那些肉可以吃的动物的酥。“生酥”是指那些同样动物的生酥。“油”是指：芝麻油、芥子油、蜜树油、蓖麻油、兽脂油。“蜂蜜”是指：蜜蜂酿的蜜。“糖浆”是指：从甘蔗提炼出来的。

所谓“接受后可储存服用，最多七日”，是指服用以七日为限。

所谓“超过期限便应舍出”，是指第八天破晓时，这药就应舍出。应舍给僧团、数位比丘或一位比丘。再者，诸比丘，应当这样舍弃：…… “尊者，我这药已超过七日，应当舍出，我现在把它舍给僧团。”……“应当给与”……“应当给与”……“我把它给具寿。”

624 于超过七日，有超过想，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于超过七日，有疑，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于超过七日，有未超过想，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于未决意，有已决意想，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于未分发，有已分发想，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于未失去，有已失去想，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于未毁坏，有已毁坏想，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于未烧掉，有已烧掉想，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于未失窃，有已失窃想，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罪。

比丘取回自己已舍出的药，不得用于身体，也不得吞服，应转作点灯或制作黑色颜料之用。其他比丘可将它用于身体，但不得吞服。

七日未过而持“已过”想，犯恶作罪。七日未过而心疑，犯恶作罪。七日未过而持“未过”想，无犯。

625 以下情形无犯：七日内决意另作他用、把药舍给别人，或药物遗失、毁坏、烧毁、被人抢走，或有人因彼此信任而取走。若已将药完全舍给未受具足戒者，无意索回，后来又得到而使用，也无犯。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无犯。

药学处第三终

4. 雨季浴衣学处 Vassikasāṭikasikkhāpadaṃ

626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林给孤独（Anāthapiṇḍika）的园。当时，世尊已允许诸比丘使用雨季浴衣。六群比丘心想“世尊已允许雨季浴衣了”，雨季还没到，他们就预先去寻求雨季浴衣布料，预先缝制好穿在身上；等浴衣破旧了，就赤身裸体任由雨淋。那些少欲的比丘……他们不满、批评、指责说：“六群比丘怎么能在雨季还没到时，就预先寻求雨季浴衣布料，预先缝制好穿在身上；等浴衣破旧了，就赤身裸体任由雨淋呢！”那时，那些比丘从种种角度呵责了六群比丘之后，将此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听说你们确实在雨季还没到时，就预先寻求雨季浴衣布料，预先缝制好穿在身上；等浴衣破旧了，就赤身裸体任由雨淋，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你们这些愚蠢的人，怎么能在雨季还没到时，就预先寻求雨季浴衣布料，预先缝制好穿在身上；等浴衣破旧了，就赤身裸体任由雨淋呢！愚蠢的人，这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呵责后）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此学处——

627 热季还剩一个月时，比丘可以寻求雨季浴衣的衣料；还剩半个月时，可以把衣做好穿用。若热季还剩一个多月便寻求衣料，或还剩半个多月便把衣做好穿用，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628 所谓“热季还剩一个月时，比丘可以寻求雨季浴衣的衣料”，是说：对那些先前也供养雨季浴衣布料的人们，比丘可以前往他们那里如此而说：“现在是雨季浴衣的时候，是雨季浴衣的时机，其他人也在供养雨季浴衣布料了。”但不得这样说：“把雨季浴衣布料给我，为我拿雨季浴衣布料来，为我换取雨季浴衣布料，为我买雨季浴衣布料。”

所谓“还剩半个月时，可以把衣做好穿用”，是指在热季的最后半个月可以做好穿用。

若热季还剩一个多月便寻求雨季浴衣的衣料，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热季还剩半个多月时缝制后穿着，这件衣便应舍出。应当舍给僧团、或数位比丘、或一位比丘。诸比丘，应当这样舍：……‘尊者，我这件雨季浴衣是在热季还剩一个多月时寻求的，在热季还剩半个多月时缝制后穿着的，是应舍的。我现在把这件衣舍给僧团。’……‘应该给’……‘应该给’……‘我给具寿。’

629 在热季尚余超过一个月时，认为尚余超过而寻求雨衣，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在热季尚余超过一个月时，心存疑虑而寻求雨衣，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在热季尚余超过一个月时，认为不足而寻求雨衣，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在热季尚余超过半个月时，认为尚余超过而缝制后穿着，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在热季尚余超过半个月时，心存疑虑而缝制后穿着，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在热季尚余超过半个月时，认为不足而缝制后穿着，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有雨衣却光着身子让雨淋湿身体，犯恶作。在热季尚余不足一个月时，认为尚余超过，犯恶作。在热季尚余不足一个月时，心存疑虑，犯恶作。在热季尚余不足一个月时，认为不足，无犯。

在热季尚余不足半个月时，却认为尚余超过半个月，犯恶作。在热季尚余不足半个月时，心存疑虑，犯恶作。在热季尚余不足半个月时，认为不足，无犯。

630 无犯：认为“热季还剩一个月”而寻求雨衣；认为“热季还剩半个月”而缝制后穿著；认为“热季剩下不到一个月”而寻求雨衣；认为“热季剩下不到半个月”而缝制后穿著；寻求了雨衣之后，雨季的开始推迟了；缝制并穿著了雨衣之后，雨季的开始推

迟了；洗好后应当存放起来，到了时节再穿著；衣服被夺走的；衣服丢失的；遭遇灾祸时；精神失常者；最初的犯行者。

雨季浴衣学处第四终

5. 夺衣学处 Cīvaraacchindanasikkhāpadaṃ

631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具寿伍巴南达（Upananda）·释迦子对他兄弟的同住弟子、一位比丘这样说：‘来吧，贤友，我们去乡间游方吧。’那位比丘说：‘尊者，我不去了，我的衣服太单薄了。’伍巴南达就说：‘来吧，贤友，我给你衣服。’于是把衣服给了他。后来，那位比丘听说：‘听说世尊要出发去乡间游方了。’他心想：‘我不跟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一起去游方了，我要跟着世尊去游方。’后来，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对那位比丘说：‘来吧，贤友，现在我们出发去乡间游方吧。’那位比丘说：‘尊者，我不跟你一起去游方了，我要跟着世尊去游方。’伍巴南达说：‘我给你那件衣服，就是为了让你跟我一起去游方的！’他心里又气又恼，就把那件衣服夺了回去。

那位比丘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比丘。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纷纷指责批评：‘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怎么能这样！自己亲手把衣服给了比丘，心里一气恼就夺回去！’他们用各种方式呵责了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之后，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伍巴南达，听说你亲手把衣服给了一位比丘，后来心里气恼，又夺回去了，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愚人！你怎么能亲手把衣服给了一位比丘，心里一气恼就夺回去呢！愚人，这样做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生起信心……’接着，佛陀说：‘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632 任何比丘，自己把衣送给了别的比丘，后来生气、不满，又把衣抢回来，或叫人抢回来，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633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这里的“比丘”指另一位比丘。

所谓“自己”，是指自己给了。

所谓“衣”，指六种衣中的任何一种，大小至少达到可以净施的最低限度。

所谓“生气、不满”，是指心中不悦，满怀恼怒，心肠变得冷硬。

所谓“抢回”，是指亲自抢夺，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所谓“叫人夺回”，是指命令别人夺回，下令时犯恶作。受命者即使只受命一次而夺回多件，夺回的衣也都应舍出。应舍给僧团、数位比丘或一位比丘。诸比丘，应当这样舍：……

“尊者，这件衣是我亲自给了一位比丘后又抢回来的，属于应舍之物。我现在把它舍给僧团。”……

“应当给与。”……

“应当给与。”……

“我交给具寿您。”

634 对已受具足戒者，有已受具足戒想，把衣给他之后，因生气、不高兴而自己抢夺，或叫人抢夺，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对已受具足戒者，有疑惑，把衣给他之后，因生气、不高兴而自己抢夺，或叫人抢夺，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对已受具足戒者，有未受具足戒想，把衣给他之后，因生气、不高兴而自己抢夺，或叫人抢夺，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把其他资具给了别人之后，因生气、不高兴而自己抢夺，或叫人抢夺，犯恶作。把衣或其他资具给了未受具足戒者之后，因生气、不高兴而自己抢夺，或叫人抢夺，犯恶作。对未受具足戒者，有已受具足戒想，犯恶作。对未受具足戒者，有疑惑，犯恶作。对未受具足戒者，有未受具足戒想，犯恶作。

635 若受衣者自行归还，或因彼此信任而取回，无犯。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也无犯。

夺衣学处第五终

6. 求线学处 Suttaviññattisikkhāpadaṃ

636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竹林园迦兰陀鸟林。那时候，六群比丘在做衣的时候，化缘索要了很多线。衣做好了之后，还有很多线剩下来。这时，六群比丘心里想：“来，贤友们，我们再去化缘索要些别的线，找织布工把这些线织成衣吧。”于是，六群比丘又化缘索要了别的线，找织布工织成了衣。衣织好了之后，还有很多线剩下来。第二次，六群比丘又化缘索要了别的线，找织布工织成了衣。衣织好了之后，还有很多线剩下来。第三次，六群比丘又化缘索要了别的线，找织布工织成了衣。人们讥嫌、批评、到处抱怨说：“这些沙门释子怎么能自己化缘索要了线，还找织布工织成衣呢！”

那些比丘听到了这些人的讥嫌、批评和抱怨。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也讥嫌、批评、抱怨说：“六群比丘怎么能自己化缘索要了线，还找织布工织成衣呢！”之后，那些比丘用种种方式呵责了六群比丘，然后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诸比丘，你们真的自己化缘索要了线，还找织布工织成衣吗？”

“是真的，世尊。”

佛陀世尊呵责说：……“愚痴的人们！你们怎么能自己化缘索要了线，还找织布工织成衣呢！愚痴的人们！这件事不能令未生信者生信……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这条学处——

> 637 任何比丘，自己乞来线，叫织工织成衣，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638 “凡……者”，是指凡是这样的、如此这般的……（中略）……“比丘”，是指……（中略）……此处所指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比丘。

所谓“自己”，是指自行乞求。

有六种线：亚麻线、棉线、丝线、羊毛线、麻线、粗麻线。

所谓“让织工织”，是指叫织布工织衣。每作一次促成织衣的努力，犯恶作；得到衣时，这件衣便应舍出。应舍给僧团、数位比丘或一位比丘。而且，诸比丘，应这样舍：……“尊者，这件衣是我自己乞求线后、让织布工纺织而成的，是尼萨耆亚（的物品）。我将其舍给僧团。”……（僧团）应给与……（彼）应给与……“我交给具寿。”

639 实际是自己叫人织的衣，以为是自己叫人织的，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实际是自己叫人织的衣，心有疑惑，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实际是自己叫人织的衣，以为并非自己叫人织的，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实际并非自己叫人织的衣，以为是自己叫人织的，犯恶作。实际并非自己叫人织的衣，心有疑惑，犯恶作。实际并非自己叫人织的衣，以为并非自己叫人织的，无犯。

640 为缝衣，或为制作系带、腰带、肩带、钵袋、滤水囊而求线，无犯。向亲属求助、向已表示愿意供养者求助、为他人办理，或用自己的财物办理，也无犯。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无犯。

求线学处第六终

7. 大织匠学处 Mahāpesakārasikkhāpadaṃ

641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当时，有一位男子要出远门，临行前对妻子这样说：“你把线称好，交给某某织布匠，让他织成衣存放起来。等我回来后，我要用这件衣供养具寿伍巴南达（Upananda）。”有位乞食的比丘听见了那男子正在说的这番话。于是，那位比丘就去拜见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到了之后，他对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这样说：“伍巴南达尊者，你真是有大福德啊！在某某地方，有位男子要出远门前对他妻子这样说：‘你把线称好，交给某某织布匠，让他织成衣存放起来。等我回来后，我要用这件衣供养具寿伍巴南达。’”伍巴南达说：“贤友，他是我的护持者。”而那位织布匠也正好是伍巴南达的护持者。于是，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就去找那位织布匠。到了之后，他对那织布匠这样说：“贤友，这件衣是为我而织的吧？你要把它织得长一些，宽一些，做得紧密些，而且织得平整、整齐、光滑、柔和。”织布匠回答：“尊者，夫人是把这些线交给我说：‘用这些线织一件衣。’尊者，用这些线我没法织得更长、更宽，或做得更紧密。不过，我倒可以把它织平整、整齐、光滑、柔和。”伍巴南达说：“哎呀，贤友，你尽管织得长一些、宽一些、紧密一些，不会被这些线限住的。”

于是，那位织布匠就把送来的线在织机上纵向铺开之后，去找那位妇女。到了之后，他这样对那位妇女说：“夫人，还需要线。”妇女说：“先生，我不是跟你说了‘用这些线织一件衣’吗？”织布匠说：“是的，夫人，您确实跟我说了‘用这些线织一件衣’。但是，伍巴南达尊者这样对我说：‘来吧，贤友，你把它织得长一些、宽一些、紧密一些，不会被这些线限住。’”于是，那位妇女便又给了与最初所给等量的线。后来，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听说那位男子已经从外地回来了，就前往那位男子的住处。到了之后，在铺设好的座位上坐下。那位男子就去拜见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顶礼之后，在一旁坐下。坐在一旁后，那位男子对妻子说：“衣织好了吗？”妻子回答：“是的，夫君，衣织好了。”男子说：“拿来，我要供养具寿伍巴南达衣。”于是，那位妇女将衣拿出来交给丈夫，并说明了事情经过。那位男子就把衣供养给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然后心里不满，抱怨、指责说：“这些沙门释子贪求无厌，不知满足。这些人实在难以用衣供养。为何具寿伍巴南达在我未邀请的情况下，前往织布匠处，对衣作了安排呢？”

诸比丘听见了那位男子的不满、抱怨和指责。那些少欲的比丘……他们也这样不满、抱怨、指责说：“怎么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会在事先未受邀请的情况下，就去

一位居士的织布匠那里，对衣的做法提出额外要求呢！”于是，那些比丘用种种方式呵责了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之后，就把事情禀告了世尊。……世尊问：“伍巴南达，听说你确实在事先未受邀请的情况下，去一位居士的织布匠那里，对衣的做法提出额外要求，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伍巴南达，那位居士是你的亲属，还是非亲属？”“是非亲属，世尊。”“愚人！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不知道对方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有些什么、缺些什么？你竟在事先未受邀请的情况下，去一位非亲属居士的织布匠那里，对衣的做法提出额外要求！愚人，这不是令未生信者生信……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这个学处——

> 642 如果有非亲属的居士或女居士，叫织工为某位比丘织衣；这位比丘事先没有受到邀请，就跑到织工那里对织衣提要求，说‘朋友，这件衣是为我织的，请织得长一些、宽一些、密实、织好、刮净、梳理整齐；这样我们也会给你们一点什么’。这位比丘这样说后，真的给了一点什么，哪怕只给一点钵食，也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643 所谓“专为一位比丘”，是指为了他，以他为受施者，想给他衣穿。

所谓“非亲属”，是指母系或父系向上追溯七代祖先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联结的。

所谓在家人男性，是指任何一个居住在俗家的男子。

所谓“女居士”，是指任何在家居住的女子。

所谓“织工”，是指织布工。

所谓“衣”，指六种衣中的任何一种，大小至少达到可以净施的最低限度。

所谓“令织”，是指令人织造。

为哪位比丘而织衣，那位比丘就是所指的比丘。

所谓“事先未受邀请”，是指事先未有人这样问他：“尊者，您需要什么样的衣？我让人给您织什么样的衣呢？”

去了住宅后，无论何处，靠近之后。

所谓“对织衣另提要求”，是指这样说：“贤友啊，这衣是为我而织的，请你们把它做得又长又宽，再织得紧密、织得细致、织得匀整，理得平顺，修整得光滑。说不定我们也会给尊者们一点什么的。”

所谓“这位比丘这样说后，给织工一点东西，哪怕只给一点钵食”，这里的“钵食”包括粥、饭、嚼食，乃至一小团粉、一根齿木、一根衣边的流苏线；甚至给织工说法也算。

如果织工依这位比丘的话把衣加长、加宽或织得更密，比丘即因这番作为犯恶作。比丘得到衣时，这件衣便应舍出。应将此衣舍给僧团、或数位比丘、或一位比丘。再者，诸比丘，应当这样来舍：“尊者，这件衣是我先前未受邀请，便到非亲戚居士的织工那里对衣提出了修改要求而犯的，应当舍出。我将此衣舍给僧团。”（僧团应如此说）

“应该给与。”……“应该给与。”……“我给与具寿。”

644 施主是非亲戚，心里也明知是非亲戚，先前未受邀请，便到居士的织工那里对衣提出修改要求而犯，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施主是非亲戚，心里有疑惑，先前未受邀请，便到居士的织工那里对衣提出修改要求而犯，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施主是非亲戚，心里却误以为是亲戚，先前未受邀请，便到居士的织工那里对衣提出修改要求而犯，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施主是亲戚，心里却误以为是非亲戚，犯恶作。施主是亲戚，心里有疑惑，犯恶作。施主是亲戚，心里也明知是亲戚，无犯。

645 无犯的情况是：对亲戚、对已经邀请过自己的人、为他人而做、用自己的财物去做、施主本想让人织一件贵重的衣，比丘请织工改织较便宜的衣、对精神失常者、对最初犯戒者。

大织匠学处第七终

8. 急施衣学处 Accekacīvarasikkhāpadaṃ

646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当时，有一位高官正要出征，他派了信使到诸比丘那里，说：“请尊者们前来，我要供养雨安居衣。”诸比丘心想：“世尊允许已度过雨安居的比丘受雨安居衣”，因此心有疑虑，没有前往。那位高官便埋怨、批评、责备说：“怎么我派了信使去请，这些尊者们竟然不来呢！我这是要随军出征了。活着难料，死亡难料啊。”诸比丘听到了那位高官在埋怨、批评、责备。于是，那些比丘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便以此事为因缘，说法后告诉诸比丘：“诸比丘，允许你们接受急施衣并存放起来。”

647 那时，诸比丘心想：“世尊允许接受急施衣并存放起来了”，于是接受了急施衣之后，却让其超过了衣时。那些衣就被一捆捆地放在衣架上。具寿阿难（Ānanda）在巡视住处时，看见了那些一捆捆放在衣架上的衣。看见后，就问那些比丘：“贤友们，这些一捆捆放在衣架上的衣是谁的？”

“是我们的急施衣，贤友。”

“贤友们，这衣存放了多久了？”于是，那些比丘就把存放了多久如实告诉了具寿阿难。具寿阿难便埋怨、批评、责备说：“这些比丘怎么可以接受了急施衣，却又让它超过了衣时呢！”接着，具寿阿难以种种方式呵责了那些比丘后，将此事告诉了世尊……世尊问道：“诸比丘，听说有比丘确实接受了急施衣后，让其超过了衣时吗？”

“确实如此，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了他们……“这些愚痴的人，怎么可以接受了急施衣后，又让其超过了衣时呢！诸比丘，这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而要这样做：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648 自三个月雨安居期满的迦提迦月满月前十日起，比丘若得到急施衣，知道是急施衣，便可接受。接受后可以存放到衣时结束；超过这一期限仍存放，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649 所谓“还有十天”，是指在自恣前十天。

所谓“三个月雨安居期满的迦提迦月满月”，此处指举行自恣的迦提迦月满月。

所谓“急施衣”，是指有人将要随军出征、或欲远行、或生病、或怀孕、或无信者生起信心、或原无净信者生起净信，而派遣信使到诸比丘那里说：“请尊者们来，我将供养雨安居衣”，这称为急施衣。

所谓“知道是应急的就可以接受；接受后，可以存放到衣时为止”，是指应作标记后存放，标记为：“这是急施衣”。

所谓“衣时”，若未举行咖提那仪式，是雨季的最后一个月；若已举行，则为五个月。

所谓“超过期限仍存放”，是指未举行咖提那仪式而存放过雨季最后一天，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若已举行咖提那仪式，存放过咖提那特许解除之日，这件衣就应舍出。应将衣舍给僧团、或给数位比丘、或给一位比丘。诸比丘，应这样舍：“尊者，这件急施衣，我已超过了衣时，是应舍的。我把这件衣舍给僧团。”……应给与……应给与……“我给与具寿。”

650 对急施衣有急施衣想，超过了衣时，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对急施衣有疑想，超过了衣时，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对急施衣有非急施衣想，超过了衣时，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对未决意有已决意想……对未净施有已净施想……对未舍弃有已舍弃想……对未遗失有已遗失想……对未损坏有已损坏想……对未被烧有已被烧想……对未被夺有已被夺想，超过了衣时，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对于应舍的衣，如果未舍弃而使用，犯恶作。对于非急施衣而有急施衣想，犯恶作；对于非急施衣而有疑惑，犯恶作；对于非急施衣而有非急施衣想，无犯。

651 无犯的情况是：在时限内决意、净施、舍去；衣丢失、毁坏、烧掉、被强夺而取、以亲厚想而取；疯癫者、最初犯者。

急施衣学处第八终

9. 有疑惧学处 Sāsaṅkasikkhāpadaṃ

652 那时，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那时，诸比丘在雨安居后，住在林野的坐卧处。卡提卡月的盗贼认为“这些比丘得到了利养”而侵扰他们。诸比丘将此事告知世尊。于是，世尊以此事为缘、以此为因由，做过法说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住在林野坐卧处的比丘，将三衣中的一件衣存放在村舍内。”

那时，诸比丘心想：“世尊已经允许住在林野坐卧处的人，把三衣中的一件存放在村舍内。”于是他们把三衣中的一件寄放在村舍里，自己离开这件衣，到别处住宿，超过六夜。那些衣有的丢失，有的损坏，有的被烧掉，有的被老鼠咬啮。那些比丘的衣服变得破旧，衣着粗劣。其他比丘问道：“道友们，为什么你们的衣服破旧、衣着粗劣呢？”于是，这些比丘把此事告诉其他比丘。那些少欲的比丘……他们讥嫌、非难、指责说：“诸比丘怎么可以把三衣中的一件寄放在村舍里，自己离开这件衣，到别处住宿超过六夜呢！”那时，那些少欲比丘以种种方式呵责他们之后，把此事告知世尊。世尊问道：“诸比丘，据说你们把三衣中的一件寄放在村舍里，自己离开这件衣，到别处住宿超过六夜，这是真的吗？”他们回答：“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愚痴的人啊，你们怎么可以把三衣中的一件寄放在村舍里，自己离开这件衣，到别处住宿超过六夜呢！这不能使未生信者生信……”并说：“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诵此学处——”

> 653 迦提迦月满月安居之后，比丘住在那些被认为有危险、有恐怖的林野住处时，愿意的话可以把三衣中的一件存放在村舍里；如果这位比丘有什么因缘要离开那件衣，最多可以离衣六夜。如果超过六夜，除非得到僧团许可，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654 这是关于已出雨安居者的。

所谓“迦提迦月满月”，是指迦提迦月四月期的满月日。

所谓（林野）住处，是指距有人居处至少五百弓者。

所谓“有疑惧”，是指在园内或园地附近，可见盗贼安营之处、进食之处、站立之处、坐着之处、躺卧之处。

所谓“有危险”，是指在园内或园地附近，可见有人被贼所杀、被劫掠、被殴打。

比丘身处这样的住处中。

若是希望的话。

所谓“三衣中的一件衣”，指桑喀帝衣、上衣、下衣中的任何一件。

所谓“存放在村舍内”，是指可以寄存在附近的乞食村。

或有因缘，或有应做之事。

所谓“比丘离开那件衣住宿最多六夜”，是指离衣住宿以六夜为限。

所谓“除非得到比丘们的许可”，指已获僧团许可的情形除外。

所谓“如果离衣住宿超过六夜”，是指第七天破晓时，那件衣便应舍出。应当将衣物舍给僧团、或数位比丘、或一位比丘。诸比丘，应当这样舍：“尊者，这件衣服是我离宿超过六夜的，未经僧团许可，应当舍出。我将它舍给僧团。”……（僧团）应给还……（数位比丘）应给还……“我给具寿。”

655 在超过六夜时，作超过想而离宿，未经僧团许可，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在超过六夜时，心生疑惑而离宿，未经僧团许可，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在超过六夜时，作未超过想而离宿，未经僧团许可，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尚未撤销对衣的决意，却以为已经撤销……未放弃时作已放弃想……未丢失时作已丢失想……未毁坏时作已毁坏想……未烧时作已烧想……未被抢时作被抢想而离宿，未经僧团许可，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使用应舍而未舍的尼萨耆亚衣，犯恶作罪。在未满六夜时作超过想，犯恶作罪。在未满六夜时心生疑惑，犯恶作罪。在未满六夜时作未满想，无犯。

656 无犯的情况：离宿六夜、离宿不满六夜、离宿六夜之后再次进入村落界内住下然后离开、在六夜之内撤销对衣的决意、将衣舍给别人、衣物丢失、毁坏、烧毁、被强行夺走、由亲厚者取走、得到比丘僧团的许可、对于精神失常及最初犯行者。

有疑惧学处第九终

10. 转施学处 Pariṇatasikkhāpadaṃ

657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树给孤独园。当时，舍卫城里有某一群体为僧团准备了有衣供食的施舍，心想：“供养饮食后，我们将以衣服供养他们。”这时，六群比丘就去到了那个群体那里，到达后，对这些群体成员这样说：

“贤友们，把这些衣服给我们吧。”他们回答：“尊者，我们不能给。这是我们为僧团设立的每年一度的有衣供食。”六群比丘又说：“贤友们，僧团的施主很多，供养僧团饮食的人也很多。而我们是因为依靠你们、看着你们，才住在这里的。如果你们都不给我们，那还有谁会给我们呢？贤友们，把这些衣服给我们吧。”于是，那个群体在六群比丘的逼迫下，把已经准备好的衣服给了六群比丘，然后只用饮食供养了僧团。那些比丘们知道有为僧团准备的、带有衣服的供养，却不知道已经给了六群比丘，他们就这样说：“贤友们，把给僧团的衣服拿出来吧。”那些群体成员回答：“尊者，没有了。原本准备好的衣服，已被六群圣者们转为自己所有了。”那些少欲的诸比丘……纷纷不满、批评、指责：“怎么可以这样！六群比丘明知是僧团的利养，已经指定给僧团了，竟还转给自己！”于是，那些比丘用种种方式呵责了六群比丘之后，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世尊。世尊问道：“诸比丘，你们真的这样做了吗？明知是僧团的利养，已经指定给僧团了，竟还转给自己？”他们回答：“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了他们……然后说：“愚痴的人们！你们怎么能明知是僧团的利养，已经指定给僧团了，还转给自己呢！愚痴的人们，这种行为不会让没信心的人产生信心……诸比丘，应该这样诵出这条学处：”

> 658 任何比丘，明知是已经指定要给僧团的利养，却把它转归自己，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659 “任何比丘”是指：无论何种……即……在此意义上所说的比丘。

知道，是指自己知道，或是他人告诉了他，或是由他告知他人。

“属于僧团”的意思是：已施与僧团、已舍弃。

所谓“种种”，是指：衣、钵食、住所、病时所需的医药资具，乃至一小团粉、一根齿木、一根衣边的流苏线。

所谓“已经指定”，是指施主已开口说：“我们会供养，我们会置办。”

设法把利养转给自己，着手时犯恶作。得到利养时，所得之物应舍给僧团、数位比丘或一位比丘。诸比丘，应该这样舍：“尊者，我明知这份利养已经指定给僧团，却把它转给自己。这是我应舍出的。我将此舍给僧团。”……僧团应还给……应还给……“我给具寿。”

660 利养已指定给僧团，比丘知道已如此指定，却把它转给自己，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对于已指定受施者的物品，心有疑惑却转为己用，犯恶作。对于已指定受施者的物品，却认为尚未指定受施者而转为己用，无犯。将已指定给僧团的东西，转给其他僧团或支提，犯恶作。将已指定给支提的东西，转给其他支提、僧团或个人，犯恶作。将已指定给个人的东西，转给其他个人、僧团或支提，犯恶作。对于尚未指定受施者的物品，却认为已经指定受施者而处理，犯恶作。对于尚未指定受施者的物品，心有疑惑，犯恶作。对于尚未指定受施者的物品，也认为尚未指定受施者，无犯。

661 无犯：当被问“我该给哪里”时，说：“你的供养物，在哪里能得到受用，或能得到修补，或能长久保存，或者你的心在哪里生起净信，便给那里。”这是无犯的。还有精神失常者、最初犯者，也无犯。

转施学处第十终

钵品第三。

其摄颂：

两条钵学处、药、雨季浴衣，第五是夺回已施的衣，

亲自求线、令织工织衣、急施衣、有疑惧的住处，以及把指定给僧团的利养转给自己。

662 尊者们，三十条尼萨耆亚巴吉帝亚法已经诵出。在此，我请问尊者们：“你们对此清净吗？”第二次我问：“你们对此清净吗？”第三次我问：“你们对此清净吗？”尊者们对此清净，因此默然。我这样知解。

尼萨耆亚篇终

巴拉基格部终

巴拉基格部

Pārājikapāḷi

本书仅供学习、研究与免费流通使用
允许个人阅读、非商业分享、寺院与公益团体免费结缘
未经许可不得销售、牟利印刷或改编出版

CC BY-NC-ND 4.0

https://www.tipitaka.cn

© 2026 三藏之路